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忏悔录

〔古罗马〕奥古斯丁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忏 悔 录

〔古罗马〕奥 古 斯 丁 著

周 士 良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忏 悔 录

〔古罗马〕奥古斯丁 著

周士良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560-4/B·78

1963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年1月北京第9次印刷　　字数 219 千

印数 16 000 册　　印张 $10^{1}/_{2}$ 插页 5

定价：11.9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编辑部

1981 年 1 月

关于本书的作者和内容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是古代基督教主要作家之一，与中世紀的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同为基督教神学的两大师。

奥氏于 354 年 11 月 13 日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即今阿尔及利亚的苏克阿赫拉斯（Souk Ahras），当时北非已入罗馬帝国版图，完全在罗馬文化籠罩之下。父名巴特利西烏斯，是本城的一个普通市民，母名莫尼加，是信奉基督教的，奥氏自幼受母氏的熏陶，但沒有正式領受洗礼。幼年在本城讀书，以后先后至馬都拉（即今阿尔及利亚的末达烏路赫 Mdaourouch）和迦太基攻讀文法和雄辯术（当时罗馬教育分三級制，启蒙小学是識字和书算，十二至十六岁入文法学校，讀文法、詩、文、历史，十六至二十岁入雄辯术学校，讀修辞和哲学）。十九岁，开始爱好哲学，由于探索恶的来源問題，因而皈依了摩尼教。毕业后，先在本城执教，后至迦太基任雄辯术教授八年。因不滿迦太基的学风，便渡海至罗馬，任米兰城雄辯术教授。奥氏在迦太基时，对摩尼教教义已感觉不滿，至米兰后，受該城基督教主教安布罗西烏斯（Ambrosius）的影响，正式脫离了摩尼教，一度醉心于新柏拉图派的著作，对一切怀疑，但在思想上已逐漸和基督教接近。終于經过一次剧烈的思想斗争，于 386 年秋决定信奉基督教；便辞去教职，預备献身教会。次年在米兰領受了洗礼，启程回乡，至梯伯河口，母亲病逝。因此延迟一年回至非洲。

391 年，在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彭城 Bone）升为神甫。395 年該城主教病卒，奥氏便受任为希波主教。从此开始他在教会中的一系列活动，与教內各宗派展开剧烈的論战，成为当时基督教学术界的中心人物。430 年汪达人(Vandali)侵入北非，是年 8 月 28 日，希波城被围的第三个月，奥氏病逝。

奥氏是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中著述最多的一人，据奥氏本人提出«修訂»的著作，至 427 年，已有 93 种，而书札和布道言論尙不在內。他著作中最被传誦的，便是这一本«懺悔录»。

«懺悔录» 原名“Confessiones”，古典拉丁文本作“承认、认罪”解，但在教会文学中，轉为承认神的伟大，有歌頌的意义。奥氏本来着重后一意义，即叙述一生所蒙天主的恩澤，发出对天主的歌頌；但一般都注重了第一义，因此我国过去都称此书为“懺悔录”，在欧洲則“懺悔录”已成为自传的另一名称。

本书共十三卷，以內容言，可分为两部分，卷一至卷九，是記述他出生至三十三岁母亲病逝的一段历史。卷十至卷十三，則写出作者著述此书时的情况（对于懺悔录的成书年代，据学者考証，应在 400 年左右，在奥氏升任主教之后，即 395 或 396 年，至 401 年之間）。

第一部分：卷一，歌頌天主后，記述初生至十五岁的事迹。卷二、三，記述他的青年和在迦太基求学时的生活。卷四、五，記述他赴米兰前的教书生涯。卷六、七，記述他思想轉变的过程。卷八則記述他一次思想斗爭的起因、經过与结果。卷九是他皈依基督教后至母亲病逝一段事迹。

第二部分：卷十是分析他著书时的思想情况。卷十至十三，則

詮释«旧約創世紀»第一章，瞻仰天主六日創世的工程，在歌頌天主中結束全书。

奥氏在书中不仅流露出眞摯的情感，而且对自己的行动和思想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文笔細膩生动，别具风格，成为晚期拉丁文学中的代表作，列为古代西方文学名著之一。

在中古时代，欧洲印刷术尙未发明，本书传抄极多，欧洲天主教本篤会隐修院中所藏旧抄本尤为繁夥。1506 年始有奥氏全集出版，以后重要的版本有：1576—1577 年出版的比利时罗文大学本，1679 年法国巴黎出版的本篤会本（后收入米涅輯的«拉丁教父集» Migne: Patrologia Latina）和 1896 年奥地利維也納出版的«教会拉丁作家丛书»本。至 1926 年法国拉布利奥勒(Labriolle)教授复据維也納本，参考了十八种第七至十一世紀的古抄本和四种印本校訂，出版了合校本，收入«法兰西大学丛书»，成为最完美的本子。现在此书即据此合校本迻譯的。

譯者識

1962 年 8 月 28 日

目　　次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一

一

“主，你是伟大的，你应受一切贊美；你有无上的能力、无限的智慧。”①

一个人，受造物中渺小的一分子，願意贊颂你；这人遍体带着死亡，遍体带着罪恶的証据，遍体証明“你拒絕驕傲的人”。②

但这人，受造物中渺小的一分子，願意贊頌你。

你鼓动他乐于贊頌你，因为你造我們是为了你，我們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

主啊，請使我得知并理解是否应先向你呼吁而后贊頌你，或是先认識你然后向你呼吁。但誰能不认識你而向你呼吁？因为不认識你而呼吁，可能并不是向你呼吁。或許向你呼吁是为了认識你？但“既然不信，怎会呼吁？无人传授，怎会相信？”③“誰追寻主，就将贊頌主”，④因为追寻主，就会获得主；获得主，也就会贊頌主。

---

① 见《旧約•詩篇》144首3节；146首5节。譯者按：奥氏所引《新旧約》文字与天主敎《通行拉丁文譯本》相合，而与我国通行基督敎（新敎）譯本，卷数文字略有出入，故书中引文，据拉丁文直譯。又《詩篇》，通行拉丁文譯本，以9、10两首，合为一首，147首分为两首，故自第10至147首，与基督敎本相差一首。

② 见《新約•彼得前书》5章5节。

③ 见《新約•罗馬书》10章14节。

④ 见《詩篇》21首7节。

主，請使我向你呼吁，同时追求你；使我相信你，同时向你呼吁，因为你已經传授給我們。主，我的信仰要向你呼吁；你所給我的信仰，你通过你的“圣子”① 的人性，通过布道者的工作而灌輸給我的信仰向你呼吁。

二

向天主呼吁，就是請天主降至我身，那末我将怎样向我的天主，向我的主、天主呼吁？我心中是否有地方足以使我的天主降临，使創造天地的主宰降至我身？主、我的天主，我身上眞的有可以容納你的地方嗎？你所造的天地，复載我們的天地能容納你嗎？是否由于一切存在沒有你便不能存在，为此凡存在的便容納你：这样，我旣然存在，何必要求你降至我身？因为除非你在我身上，否則我便无由存在。我不在黃泉，而你在那里；即便“我进入地獄，你也还在那里”。②

我的天主，假如你不在我身，我便不存在，絕对不存在。而且“一切来自你，一切通过你，一切在你之中”③，是否更可以說，我除非在你之中，否則不能存在？主，确然如此，确然如此。那末旣然我是在你之中，我更从何处向你呼吁？你从何处降至我身？我的天主，你曾說：“我充塞天地”④，我岂将凌跨天地之外，使你能降来我身？

---

① 天主教教义，天主有三位，第二位圣子，降世成人，是为耶稣基督。

② 见《詩篇》138 首 8 节。

③ 见《新約•罗馬书》11 章 36 节。

④ 见《旧約•耶利米书》23 章 24 节。

三

既然你充塞天地，天地能包容你嗎？是否你充塞天地后，还有不能被天地包容的部分？你充塞天地后，余下的部分安插在哪里？是否你充塞一切，而不須被任何东西所包容，因为你充塞一切，亦即是包容一切？一只瓶充滿了你，并沒有把你固定下来，瓶即使破碎，你并不散溢。你傾注在我們身內，但并不下墜，反而支撑我們；你并不渙散，反而收斂我們。

但你充塞一切，是否你全体充塞一切？是否一切不能包容你全体，仅能容納你一部分，而一切又同时容納你的同一部分？是否各自容納一部分，大者多而小者少？这样你不是有大的部分和小的部分了？或是你不論在哪里，便整个在哪里，而别无一物能占有你全体？

四

我的天主，你究竟是什么？我問：你除了是主、天主外，是什么呢？“除主之外，誰是天主？除了我的天主外，誰是天主？”①

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使驕傲者不自知地走向衰亡”②；行而不息，晏然常寂，总持万机，而一无所需；負荷一切，充裕一切，維护一切，創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虽万物皆备，而仍不弃置。你爱而不偏，嫉而不憤，

① 见《詩篇》17首32节。

② 见《旧約·約伯記》9章5节。

悔而不怨，蘊怒而仍安；你改变工程，但不更动計划；你采納所获而未有所失；你从不匱乏，但因所获而欢乐；你从不慳吝，但要求收息。誰能对你格外有所貢献，你便若有所負，但誰能有絲毫不屬于你呢？你幷无亏欠于人，而更为之偿；你免人債負，而仍无所損。我能說什么呢？我的天主，我的生命，我神圣的甘飴，談到你，一人能說什么呢？但誰对于你默而不言，却是禍事，因为即使这人談得滔滔不絕，还和未說一样。

五

誰能使我安息在你怀中？誰能使你降入我的心灵，使我酣暢，使我忘却忧患，使我抱持你作为我的唯一至宝？

你对我算什么？求你怜憫我使我能够說出。我对你算什么，而你竟命我爱你？如果我不如此，你就对我发怒，幷用严重的灾害威胁我。如果我不爱你，这仅仅是小不幸嗎？我的主，天主，請因你的仁慈告訴我，你和我有什么关系。請告訴我的灵魂說：“我是你的救援。”[1] 請你說，让我听到。我的心傾听着，請你启我心灵的双耳，請你对我的灵魂說：“我是你的救援”。我要跟着这声音奔馳，我要抓住你。請你不要对我掩住你的面容。让我死，为了不死，为了瞻仰你的圣容。

我的灵魂的居处是狹隘的，不相称你降来，請你加以扩充。它已經毁敗，請你加以修葺。它眞是不堪入目：我承认，我知道。但誰能把它清除呢？除了向你外，我向誰呼号呢？“主啊，求你清除

① 见《詩篇》34首3节。

我的隐慝，不要由于我因他人而犯下的过恶加罪于你的仆人。”①“我相信，因此我說”。② 主啊，你完全了解。我向你承认我的过恶后，“你不是就赦免我心的悖謬嗎？”③ 你是眞理，我絕不和你爭辯，我也不願欺騙我自己，“不要让我的罪恶向自己撒謊。”④ 我决不向你爭辯，因为，“主、主，你若考察我們的罪孽，誰能站得住？”⑤

六

請允許我，請允許尘埃糞土的我向你的慈爱說話：請允許我說話，因为我是向你的慈爱，不是向譏嘲我的人說話。可能你也笑我，但不久即轉而矜怜我。主，我的天主，我想說什么呢？我只能說我不知道从那里来到此世，我要說，来到这死亡的生活中，或是生活的死亡中。我并不知道。你的慈爱收納撫慰我，一如我从生身的父母那里听到的，是你用了他，在她身內形成了我，使我生于此世。我自己也不能記忆。

从此有人乳养着我，我的母亲，我的乳母，并不能自己充实她們的乳房，是你，主，是你按照你的安排，把你布置在事物深处所蘊藏的，通过她們，給我孩提时的养料。你又使我在你所賜予之外不再有所求，使乳养我的人願意把你所給予她們的給我，她們本着天賦的感情，肯把自你处大量得来的东西給我。我从她們那里获得滋养，这为她們也有好处；更应說这滋养并不来自她們，而是通过

① 见《詩篇》18首14节。
② 同上，115首1节。
③ 同上，31首5节。
④ 同上，26首12节。
⑤ 同上，129首3节。

她們，因为一切美好来自你天主，我的一切救援来自我的天主。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是你用了你所給我身內身外的一切向我呼喊說明的。那时我只知道吮乳，舒服了便安息，什么东西碰痛我的肉体便啼哭，此外一无所知。

稍后，我开始笑了，先是睡着笑，接着醒时也会笑。这些都是别人告訴我的，我相信，因为我看见其他嬰孩也如此，但对于我自己的这些情况，一些也記不起来。逐漸我感觉到我在什么地方，并要向别人表示我的意願，使人照着做；但是不可能，因为我的意願在我身內，别人在我身外，他們的任何官感不可能进入我的心灵。我指手划脚，我叫喊，我尽我所能作出一些模仿我意願的表示。这些动作并不能达意。别人或不懂我的意思，或怕有害于我，沒有照着做，我恼怒那些行动自由的大人們不順从我，不服侍我，我便以啼哭作为报复。照我所观察到的，小孩都是如此，他們虽則不識不知，但比养育我的、有意識的人們更能告訴我孩提时的情况。

我的幼年早已死去，而我还活着。主啊，你是永永地生活着，在你身上沒有絲毫死亡，在世紀之前，在一切能称为以往之前，你存在着，你是主，你所創造的万物的主宰、在你身上存在着种种过往的本原，一切变和不变的权輿，一切暫时的无灵之物的永恒原因；天主，求你告訴我，求你的慈爱矜怜我，告訴我是否我的孩提之年继續前一时期已經消逝的我，是否我在母胎之时度着这一时期的生命？因为有人向我談到这一段生命，而我自己也看到妇人的怀孕。我的天主，我的甘飴，在这个时期以前我是怎样？是否我曾生活在某一地方，曾是某一人？因为沒有一人能答复我，我的父母，别人的經驗，我的記忆，都不能作答。你是否要哂笑我向你提

出这些問題？你不是命我照我所領悟的贊美你、歌頌你嗎？

我歌頌你，天地的主宰，我以我記忆所不及的有生之初和孩提之年歌頌你；你使人們从别人身上推测自己的过去，并从妇女的証实中相信自身的許多前尘影事。这时我已經存在，已經生活着，在我幼年結束之时，已經在寻求向别人表达意識的方法了。

主，这样一个动物不来自你能从哪里来呢？誰能是自身的創造者？除了你創造我們之外，哪里能有存在和生命的泉源流注到我們身上呢？主，在你，存在与生命是二而一的，因为最高的存在亦即是最高的生命。

你是至高无上、永恒不变的；在你，从不会有过去的今天，而在你之中今天則悄然而逝，因为这一切都在你掌持之中，除非你把持它們，便沒有今古。“你的年岁終无穷尽”，[①] 你的年岁永远是现在；我們和我們祖先的多少岁月已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了，过去的岁月从你的今天得到了久暫的尺度，将来的岁月也将随此前规而去。“你却永不变易”[②]：明天和将来的一切，昨天和过去的一切，为你是今天将做，今天已做。

有人懂不了，我也沒有办法。希望这人会詢問：“这是什么？”[③]而感到兴奋。希望他为此而兴奋时，宁願不理解而找到你，不要专求理解而找不到你。

七

天主，請你俯听我。人們的罪恶眞可恨！一个人說了这話，你

① 见《詩篇》101首38节。

② 同上。

③ 见《旧約·出埃及記》16章15节。

就怜悯他，因为你造了他，但沒有造他身上的罪恶。

誰能告訴我幼时的罪恶？因为在你面前沒有一人是純洁无罪的，即使是出世一天的嬰孩亦然如此。誰能向我追述我的往事？不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嗎？在他們身上我可以看到記忆所不及的我。

但这时我犯什么罪呢？是否因为我哭着要飲乳？如果我现在如此迫不及待地，不是飲乳而是取食合乎我年龄的食物，一定会被人嘲笑，理应受到斥責。于此可见我当时做了应受斥責的事了，但我那时旣然不可能明了别人的斥責，准情酌理也不应受此苛責；况且我們长大以后便完全鏟除了这些状态，我也从未看到一人不分良莠而一并芟除的。但如哭着要有害的东西，对行动自由的大人們、对我的父母以及一些审愼的人不順从我有害的要求，我发怒，要打他們、損害他們，責罰他們不曲从我的意志这种种行动在当时能視为是好事情嗎？

可见嬰儿的純洁不过是肢体的稚弱，而不是本心的无辜。我见过也体驗到孩子的妬忌：还不会說話，就面若死灰，眼光狠狠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誰不知道这种情况？母亲和乳母自称能用什么方法来加以补救。不让一个极端需要生命粮食的弟兄靠近丰滿的乳源，这是无罪的嗎？但人們对此都迁就容忍，并非因为这是小事或不以为事，而是因为这一切将随年龄长大而消失。这是唯一的理由，因为如果在年龄較大的孩子身上发现同样的情况，人們决不会熟視无睹的。

主，我的天主，你給孩子生命和肉体，一如我們看见的，你使肉体具有官能、四肢、美丽的容貌，又滲入生命的全部力量，使之保持

全身的和諧。你命我在这一切之中歌頌你，“贊美你，歌頌你至高者的圣名”，① 因为你是全能全善的天主，即使你仅仅創造这一些，也沒有一人能够做到：你是万有的唯一真原，化育万类的至美者，你的法則制度一切。

主啊，我記不起这个时代的生活，仅能听信别人的話，并从其他孩子身上比較可靠地推測这一段生活，我很慚愧把它列入我生命史的一部分。这个时代和我在胚胎中的生活一样，都已遺忘于幽隐之中。“我是在罪业中生成的，我在胚胎中就有了罪”，② 我的天主，何时何地你的僕人曾是无罪的？现在我撇开这时期吧；既然我已記不起一些踪影，則我和它还有什么关系？

八

是否我离开了幼年时代而到达童年时代，或童年到我身上替代了幼年？但前者并沒有离去，它能往何处去呢？可是它已經不存在了。我已經不是一个不言不語的嬰儿，已經成为呀呀学語的孩子了。据我記忆所及，从此以后，我开始学語了，这也是我以后注意到的。并不是大人們依照一定程序教我言語，和稍后讀书一样；是我自己，凭仗你，我的天主賦給我的理智，用呻吟、用各种声音、用肢体的种种动作，想表达出我內心的思想，使之服从我的意志；但不可能表达我所要的一切，使人人領会我所有的心情。为此，听到别人指称一件东西，或看到别人隨着某一种声音做某一种动作，我便記下来：我記住了这东西叫什么，要指那件东西时，便发

① 见《詩篇》91首2节。
② 同上，50首7节。

出那种声音。又从别人的动作了解别人的意願，这是各民族的自然語言：用面上的表情、用目光和其他肢体的顾盼动作、用声音表达內心的情感，或为要求、或为保留、或是拒絕、或是逃避。这样一再听到那些語言，按各种語句中的先后次序，我逐漸通解它們的意义，便勉强鼓动唇舌，借以表达我的意願。

从此，我开始和周围的人們使用互相达意的信号，在父母的約束下、在尊长的指导下，更进一步踏入人类生活翻复动蕩的社会。

九

天主、我的天主，这时我經受了多少忧患、多少欺騙！当时对童年的我提示出正当生活是在乎听从教誨，为了日后能出人头地，为了擅长于为人間荣华富貴服务的詞令。因此，我被送进学校去讀书，那时我还不識讀书的用处，但如果讀得懈怠，便受責打。大人們都贊成这种办法，并且以前已有許多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为我們准备了艰澀的道路，强迫我們去走，增加了亚当子孙的辛劳与痛苦。

但是，主，我們也碰到了向你祷告的人，从他們那里，我們也尽可能地学习到、从而意識到你是一个伟大人物，你虽则未尝呈现在我們面前，却能傾听我們、帮助我們。因为我在童年时已开始祈求你，作为我的救援和避难所，我是滔滔不絕地向你呼吁，我年龄虽小却怀着很大的热情，求你保佑我在学校中不受夏楚。每逢你为了我的好沒有听从我时，大人們、甚至决不願我吃苦的父母們都笑受扑責：这在当时是我重大的患难。

主啊，是否有人怀着如此伟大的精神，以无比的热情依恋着

你，我說，是否有人——因为有时由于愚昧无知也能到此地步——虔誠依恋着你，抱着宏伟的毅力，身受世界上誰都惊怖战慄、趋避惟恐不及的木馬刑、鉄爪刑等楚毒的刑罰，而竟处之泰然，甚至还热爱着战慴失色的人們，一如我們的父母嘲笑孩子受老师的扑責？我是非常怕打，切求你使我避免責打，但我写字、讀书、溫課，依旧不达到要求，依旧犯罪。

主啊，我并不缺乏你按照年龄而賦畀的記忆和理解力；但我欢喜游戏，并受到同样从事游戏者的責罰。大人們的游戏被认为是正經事，而孩子們游戏便受大人們責打，人們既不可怜孩子，也不可怜大人。但一个公正的人是否能贊成别人責打我，由于我孩子时因打球游戏而不能很快讀熟文章，而这些文章在我成年后将成为更恶劣的玩具？另一面，責打我的人怎样呢？假如他和同事吵架，被同事打敗，那他便发出比我打球輸給同学时更大的嫉恨！

十

我是在犯罪，主、天主，自然万有的管理者与創造者，但对于罪恶，你仅仅是管理者。主、我的天主，我违反父母师长的命令而犯罪。不論他們要我讀书有何用意，以后我却能好好用我所学。我的不服从，不是因为我选择更好的，而是由于喜欢游戏，喜欢因打架胜人而自豪，喜听虛构的故事，越听耳朵越痒心越热，逐渐我的眼睛对大人們看的戏剧和竞技表演也发出同样的好奇心了。招待看戏的人，用这种豪举来增加声望，他們差不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日后也能如此，但假如孩子因看戏而荒废学业，他們是宁願孩子受扑責的。

主啊，請你用慈爱的心看看这一切，請你挽救已經向你呼吁的我們，也挽救那些尚未向你呼吁的人們，使他們也能发出呼吁而得救。

十一

我童年时代已經听到我們的主、天主謙逊俯就我們的驕傲而許諾給与的永生。我的母亲是非常信望你的，我一出母胎便已給我划上十字的記号，并受你的盐的調理。①

主，你也看到我童年时，一天由于胃痛，突然发热，瀕于死亡；我的天主，你既然是我的守护者，你也看到我怀着多大热情和多大信心，向我的母亲，向我們全体的母亲、你的教会要求給我施行你的基督、我的主和我的天主的“洗礼”。

我的生身之母，忧心如搗，更願意用她純洁的心灵将我永久的生命誕生于你的信仰之中；她急急筹备为我施行使人得救的“洗礼”，希望我承认你、主耶稣而获得罪恶的赦免。但我的病霍然而愈，“洗礼”亦因此中止，好像我仍然活着，則必須仍然沾受罪恶，因为顾虑我受洗后如再陷入罪秽，則罪責将更严重，危害性也更大。

这时我、我的母亲和合家都已有信仰，只有父亲一人除外；但他并不能胜过慈母在我身上的权力，使我和他一样不信基督；因为我的母亲是竭力使你、我的天主，使你成为我的父亲，她宁願你做我的父亲；你也帮助她使她优越于她的丈夫，更好地服侍丈夫，因

① 譯者按：这是指当时对“望教者”（即有志奉基督教者）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并非正式入教时举行的“洗礼”。奥氏在所著《論怎样向不明教义的人讲授教义》一书中，也提到这仪式。现代天主教“洗礼”的第一部分尙保留着这仪式的痕迹，主要是主礼者以手指在望教者的額上和胸前划一“十字”，并以少許食盐置于望教者口中。

为你命她如此，她这样做也就是服侍你。

我求你，我的天主，我願知道为何使我延期受洗礼，是否为了我的利益而放松犯罪的羈絆？为何我至今还到处听到对于某人、某人說这样的話："听凭他，由他做去，他还沒有受洗礼。"但对于肉体的健康，我們不說："让他再受些伤，因为他还沒有痊愈。"倘我灵魂早些治愈，則我自己和家人定必更努力使得救后的我在你的庇护中获得安全，这岂不是更好嗎？

这当然更好。但在我童年之后，险恶的风波胁迫我、考驗我，母亲早已料到，她宁願让泥土去遭受风波，以后再加搏塑，不願已經成形的肖像遭受蹂躪。

十二

旁人对我青年时代的担心过于童年。我童年不欢喜讀书，并且恨别人强迫我讀书；但我仍受到强迫，这为我是好的，而我并不好好地做：不受强迫，我便不讀书。虽是好事，不情願做也不会做好。况且强迫我的人也并不做得好；但我的天主，你却使之有益于我。因为他們除了想滿足对儻来的财富与可耻的光荣貪得无饜的欲壑之外，何尝想到强迫我讀书有什么其他目的。"你对我們每人头发的数目也清楚的"，[①] 你利用一切催促我讀书的人的錯誤使我得益，又利用我怠于学业的錯誤而加之懲罰；我年龄虽小，但已罪大恶极，确应受懲罰。你利用那些不为我利益打算的人来造就我，又使犯罪的我受到应受的处分。你促使一切不正常的思想化成本

① 见《馬太福音》10章30节。

人的罪刑,事实确然如此。

十三

我自小就憎恨讀希腊文,究竟什么原因,即在今天我还是不能明白。我酷爱拉丁文,当然不是启蒙老师教的,而是所謂文法先生教的拉丁文,因为学习閱讀、书写、計算时所讀的初步拉丁文,和一切希腊文一样,在我是同样感到艰澀而厌倦。什么緣故?当然是随着罪恶和渺茫的生命而来的:“我是血气,不过是一陣去而不返的风。”[1] 我过去和现在所以能閱讀各种书籍和写出我所要写的文字都靠我早年所讀的书;这些最早获得的学識,比了逼我背誦的不知哪一个埃涅阿斯的流浪故事[2],当然更好、更可靠。当时我为狄多的死,为她的失恋自尽[3]而流泪;而同时,这可怜的我,对那些故事使我离弃你天主而死亡,却不曾流一滴泪。

还有比我这个不知可怜自己的可怜人,只知哭狄多的殉情而不知哭自己因不爱你天主、我心灵的光明、灵魂的粮食、孕育我精神思想的力量而死亡的人更可怜嗎?我不爱你,我背弃你而趋向邪途,我在荒邪中到处听到“好啊!好啊!”的声音。人世間的友誼是背弃你而趋于淫乱,“好啊!好啊!”的喝采声,是为了使我以不随波逐浪为可耻。对这些我不痛哭,却去痛哭:

“狄多的香消玉隕,以剑自刎”。[4]

---

① 见《詩篇》77首39节。

② 埃涅阿斯(Aeneas)是罗馬詩人味吉尔(公元前70--19)所著《埃涅依斯》史詩中的主角。

③ 《埃涅依斯》詩中迦太基女王。

④ 见《埃涅依斯》卷六,457句。

我背弃了你，却去追逐着受造物中最不堪的东西；我这一团泥土只会钻入泥土，假如有人禁止我閱讀，我便伤心，因为不能閱讀使我伤心的书本。当时认为这些荒誕不經的文字，比起我閱讀书写的知識，是更正經、更有价値的文学。

现在，請我的天主，請你的眞理在我心中响亮地喊吧："不是如此，不是如此。最先受的教育比較好得多！"我宁願忘掉埃涅阿斯的流浪故事和类似的文字，不願忘掉閱讀书写的知識。文法学校門口挂着門帘，这不是为了保持学术的珍秘，却更好說是掩盖着那里的弊病。他們不必嘩然反对我，我已不再害怕他們，我现在是在向你、我的天主，向你訴說我衷心所要說的，我甘願接受由于我过去流連歧途应受的譴責，使我热爱你的正道。請那些买卖文法的人們不用叫喊着反对我，因为如果我向他們提一个問題："是否眞的如詩人所說，埃涅阿斯到过迦太基？"学問差一些的将回答說不知道，明白一些的将說沒有这回事。如果我問埃涅阿斯的名字怎样写，凡讀过书的人都能正确答复，写出依据人与人之間約定通行的那些符号。如果我再問：忘掉閱讀，忘掉书写，比起忘掉这种虛构的故事詩，哪一样更妨害生活？那末誰都知道凡是一个不完全丧失理智的人将怎样答复。

我童年时爱这种荒誕不經的文字过于有用的知識，眞是罪过。可是当时"一一作二、二二作四"，在我看来是一种討厌的歌訣，而对于木馬腹中藏着战士啊，大火烧特洛伊城啊，"克利攸塞的阴魂出现"[1]啊，却感到津津有味！

[1] 见《埃涅依斯》卷二，772句。

十 四

为何当时我对于謳歌这些故事的希腊文觉得憎恨呢？的确荷馬很巧妙地編写了这些故事，是一个迷人的小說家，但对童年的我却眞討厌。我想味吉尔对于希腊儿童也如此，他們被迫讀味吉尔，和我被迫讀荷馬一样。讀外国文字眞是非常艰苦，甜蜜的希腊神話故事上面好像撒上了一层苦胆。我一个字也不識，人們便用威吓責罰来督促我讀。当然拉丁文起初我也不識，但我毫无恐惧，不受磨折地，在乳母們哄逗下，在共同笑語之中，在共同游戏之时，留心学会了。我識字是沒有遇到也沒有忍受强迫責罰，我自己的意志促引我产生概念，但不可能不先学会一些話，这些話，不是从教师那里，而是从同我談話的人那里学来的，我也把我的思想說給他們听。

于此可见，識字出于自由的好奇心，比之因被迫而勉强遵行的更有效果。但是，天主啊，你用你的法律，从教师的戒尺到殉教者所受的酷刑，使胁迫約束着好奇心的奔放，你的法律能滲入有益的辛酸，促使我們从离間你我的宴安酖毒中重新趋向到你身畔。

十 五

主，請你俯听我的祈祷，不要听凭我的灵魂受不住你的約束而堕落，也不要听凭我倦于歌頌你救我于迷途的慈力，請使我感受到你的甘飴胜过我沉醉于种种佚乐时所感受的况味，使我坚决爱你，全心全意握住你的手，使我有生之年从一切誘惑中获得挽救。主，你是我的君王，我的天主，請容許我将幼时所获得的有用知識为你

服务，說話、书写、閱讀、計算都为你服务。我讀了虛浮的文字，你便懲罰我，又宽赦了我耽玩这些虛浮文字的罪过。的确我在其中讀到不少有用的字句，但这些字句也能在正經的典籍中求得，这是稳妥的道路，是儿童們所应走的道路。

十六

人世間习俗的洪流眞可怕！誰能抗御你？你几时才会枯竭？你几时才停止把夏娃的子孙卷入无涯的苦海，即使登上十字架宝筏也不易渡过的苦海？我不是在你那里讀到了驅策雷霆和荒唐淫乱的优庇特嗎？当然他不可能兼有这两方面；但这些故事却使人在虛幻的雷声勾引之下犯了眞正的奸淫时有所借口。

哪一个道貌儼然的夫子肯认眞地听受一个和他們出于同一泥沼的人的呼喊："荷馬虛构这些故事，把凡人的种种移在神身上，我宁願把神的种种移在我們身上？"[1] 說得更确切一些：荷馬編造这些故事，把神写成无恶不作的人，使罪恶不成为罪恶，使人犯罪作恶，不以为仿效坏人，而自以为取法于天上神灵。

可是你这条地獄的河流，人們带了贄仪把孩子投入你的波涛之中为学习这些东西！而且这还列为大事，在市場上，在国家制度私人的束修外另給薪金的法律之前公开进行！你那冲击岩石的声浪响喊着："在那里求得学問，在那里获得說服别人和发揮意见所必要的詞令。"假如不是鉄伦提烏斯描写一个浪漫青年看见一幅繪着"优庇特把金雨落在达那埃怀中，迷惑这妇人"[2] 的壁画，便

① 罗馬作家西塞罗（公元前 106--43）語，见所著《多斯古伦别墅辯論集》(Fusculanae Disputationes)1 章 6 节。

② 见鉄伦提烏斯（公元前 195—159）詩剧《太监》，585, 589, 590 句。

奉优庇特为奸淫的榜样，我們不会知道詩中所用：金雨、怀中、迷惑、天宫等詞句。瞧，这青年好像在神的誘掖之下，鼓励自己干放誕风流的勾当：

“这是哪一路神道啊？他說。
　竟能发出雷霆振撼天宫。
我一个凡夫，不这样做嗎？
　我已經干了，真觉自豪。”①

这些詞句并非通过淫褻的描写而更易記忆，这些詞句不过更使人荒淫无度。我并不归罪于这些文詞，它們只是貴重精致的容器，我只归罪于迷人的酒，被沉醉的博士先生們斟在器中要我們喝，不喝便打，而且不許向一个清醒的法官申訴。

但是我的天主啊，在你面前，我毫无顾虑的回想过去，我自己是讀得爱不释手，我可怜地醉心于这些文字，然恰因此而有人說我这孩子是前程无量呢！

十七

我的天主，請許我一談你所賜与我的聪慧和我滥用聪明而做出的傻事。有人給我一項使我灵魂不安的功課，做得好可得荣誉，不好則失顏面，并以鞭撻威吓我。这課文是叫我写朱諾女神因不能“阻止特洛伊人的国王进入意大利”② 憤怒痛心而說的話。我知道朱諾并未說这类話，但我們不得不想入非非，追随着神話詩歌的踪迹，把原是用韵的詩，另用散文敷演。誰能体会角色的身份，用

① 参看19頁注②。
② 引味吉尔《埃涅依斯》卷一，38句。

最适当的詞句描摹出哀憤的情緒，这人便算高才。

我朗誦时，听到极盛的喝采声，胜过其他許多同学和竞賽者。唉，我眞正的生命、我的天主，这为我有什么用处？这一切不是烟云嗎？为訓练我的聪明和口才，沒有其他方法嗎？主，对你的贊頌，圣經中对你的贊頌之辞，本該支撑我心苗所长的枝叶，不至于被浮华所攫去，为飞鳥所啄食；因为祭祀叛逆之神不仅限于一种方式。

十八

当时教我奉为模范的是那些談到自己的常事时因措詞不善或文法錯誤而受到譏評，便深感慚愧，演述自己的輕薄行径时却有伦有脊、情文相生、淋漓尽致，受到人家称贊而引以自豪的人。我墮入虛浮之中离开了你，又何足为奇？

主，你是种种覩得明白，但默而不言，你眞是"能忍的，慈祥而眞实的"。[1] 但你是否始終沉默呢？现在我的灵魂追求你、渴望你的甘飴，我的心灵向你說："我已追寻你的容光，主，我还将追寻你的容光"，[2]因为处于情欲的暗影之中，就远离你的容光；你便把我从不測深淵中挽救出来。离开你或重新趋向你身畔，不是在双足的步履上，也不是在空間的距离上。你的次子，是否跨馬或乘車搭船，或生了双翅而飞行，或徒步而去，别居于辽远的地区，揮霍你在临行时所給他的財物？[3] 你是一位溫良的父亲，你給他財物；等他貧无立錐而回家时，你更是溫良。因此，都是由于纵情恣欲才陷入

① 见《詩篇》102首8节；85首15节。

② 同上，26首8节。

③ 用《新約·路加福音》15章蕩子回头的比喻。

黑暗，才远离你的容光。

主、天主，請你看、請你和經常一样耐心地看：人的子孙多么留心遵守前人說話时通行的有关文字字母的规律，却忽視你所传授的有关永生的永恒规律；以致一个通晓或教授讀音规則的人，如果违反文法，把带有气音的 homo① 讀成沒有气音的 omo，比起自身为人，违反你的命令而仇視他人，更使人不快。这无异认为仇人本身比我憎恨仇人的怨毒之心更有害于我，或以打击别人而加給别人的損伤过于本身因仇視別人而內心所受的損伤。在我們心中，学問知識鐫刻得一定不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良知更深。

天主，唯一的伟大者，你深邃静穆地高居天上，你用永行不废的法律对违反者撒下懲罰性的愚昧：一个人，在群众围繞之中，当法官之前，热狂地企求雄辯的声誉，怀着最不人道的怨毒攻击仇人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要一时失口，說出“inter omines”，②但絕不想到，由于內心的怒火，能把一个人从人群中剔出去。

十 九

我童年时可怜地躺在这些风尚的門口，那里是我鏖战的沙場，那里我更怕违犯文法，不怕因自己犯文字錯誤而妒忌不犯錯誤的人。

我的天主，我向你訴說以往种种，并向你懺悔我当时获得贊揚的往事，而当时我的生活标准便是使那些称道我的人滿意，我尚未看出垢污的深淵，“我失足于其中，远远离开了你的双目”。③

① 按 homo 拉丁文义为人。

② 按 omines 字首漏去吐气音 H；“inter homines”义为“在人們中間”。

③ 见《詩篇》30 首 23 节。

在你眼中还有什么人比我更恶劣呢？由于我耽于嬉游，欢喜看戏，看了又急于依样葫芦去模仿，撒了无数的謊，欺騙伴讀的家人，欺騙教师与父母，甚至連那些称道我的人也討厌我。我还从父母的伙食間中，从餐桌上偷东西吃，以滿足我口腹之欲，或以此收买其他儿童从事彼此都喜爱的游戏。在游戏中，我甚至挾持了求胜的虛荣心，往往占夺了欺騙的胜利。但假如我发现別人用此伎俩，那我絕不容忍，便疾言厉色地重重責备，相反，我若被人发觉而向我交涉时，却宁願飽以老拳，不肯退让。

这是儿童的天眞嗎？不是，主，不是，請許我如此說，我的天主。因为就是这一切，从对伴讀家人、老师，对胡桃、彈子、麻雀是如此，进而至于对官长、君主，对黃金、土地、奴隶也就如此；随着年龄一年一年伸展，一如戒尺之后继之以更重的刑具。

因此謙逊的征象仅存于儿童的娇弱：我們的君主啊，你說："天国属于此类"，① 即是此意。

二十

但是，主、万有最完备最美善的創造者和主持者，我們的天主，即使你要我只是一个儿童，我也感謝你。因为这时我存在，我有生命，我有感觉，我知道保持自身的完整，这是我来自你的深沉神秘的純一性的迹象；我心力控制我全部思想行动，在我微弱的知觉上，在对瑣細事物的意識上，我欣然得到眞理。我不願受欺騙，我有良好的記忆力，我学会了說話，我感受友誼的撫慰，我逃避痛苦，

① 见《馬太福音》19章，14节。

耻辱、愚昧。这样一个生灵上,哪一点不是可惊奇、可赞叹的呢?但这一切都是我天主的恩赐,不是我给我自己的;并且这一切都是良好的,这一切就是我。造我者本身原是美善,也是我的美善,我用我童年的一切优长来歌颂他。

我的犯罪是由于不从他那里,而独在他所造的事物中、在我本身和其他一切之中,追求快乐,追求超脱,追求真理,因此我便陷入于痛苦、耻辱和错谬之中。我感谢你、我的甘饴、我的光荣、我的依赖、我的天主;感谢你的恩赐,并求你为我保持不失。你必定会保存我,而你所赐与我的一切也将日益向荣;我将和你在一起,因为我的存在就是你所赐与的。

奥古斯丁忏悔录卷二

一

我願回忆我过去的污秽和我灵魂的纵情肉欲，并非因为我流連以往，而是为了爱你，我的天主。因为我喜爱你的爱，才这样做：怀着滿腔辛酸，追溯我最险恶的經历，为了享受你的甘飴，这甘飴不是欺人的甘飴，而是幸福可靠的甘飴；为了請你收束这支离放失的我、因背弃了独一无二的你而散失于許多事物中的我。我青年时一度狂热地渴求以地獄的快乐为滿足，滋长着各式各样的黑暗恋爱，我的美丽雕謝了，我在你面前不过是腐臭，而我却沾沾自喜，并力求取悦于人。

二

这时我所欢喜的，不过是爱与被爱。但我并不以精神与精神之間的联系为滿足，不越出友誼的光明途径；从我粪土般的肉欲中，从我勃发的青春中，吹起陣陣浓雾，籠罩并蒙蔽了我的心，以致分不清什么是晴朗的爱、什么是阴沉的情欲。二者混杂地燃烧着，把我軟弱的青年时代拖到私欲的悬崖，推进罪恶的深淵。

你的憤怒愈来愈沉重的压在我身上，而我还不知道。死亡的鉄鏈震得我昏昏沉沉，这便是我驕傲的懲罰；我远离了你，而你却袖手旁观；我在淫乱之中，勇往直前，滿溢着、四散着、沸騰着，而你

却一言不发。

唉，我的快乐来得太晚了！你这时不声不响，而我則远远离开了你，散播着越来越多的、只能带給我痛苦的种子，对我的堕落傲然自得，在困倦之中竭力挣扎。

誰能减輕我的煩恼呢？誰能把新奇事物的虚幻美丽化为有用，确定享受溫柔的界限，使我青年的热潮到达婚姻的彼岸，至少为了生男育女的目的而平静下来？主啊，你的法律如此规定，你教死亡的人类传宗接代，你用溫和的手腕来消除"乐园"外的荆棘。因为即使我們远离了你，你的全能仍不离我們左右；另一面，我不能比較留心些傾听你从云际发出的大声疾呼嗎？"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但我願意你們避免这些苦难"，①"不接触女性是好事"，②"沒有妻室的人能专心事主，惟求取悦于主；有妻室的則注意世上的事，想取悦于妻子"。③如果我比較留心一些，一定能听到这些声音，能"为天国而自閹"，④能更幸荣地等待你的拥抱。

但是可怜的我，在沸騰着，随着內心的冲动背弃了你，越出了你的一切法律，但不能逃避你的惩罰。哪一个人能逃过呢？你时时刻刻鉴临着，慈爱而严峻，在我的非法的享乐中，撒下了辛酸的滋味，促使我寻求不带辛酸的快乐。但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快乐？除非在你身上，主啊，除非在你身上，"你以痛苦滲入命令之中"，⑤"你的打击是为了治疗"，⑥你杀死我們，为了不使我們离开你而死

① 见《新約·哥林多前书》7章28节。
② 同上，1节。
③ 同上，32—33节。
④ 见《馬太福音》19章12节。
⑤ 见《詩篇》93首20节。
⑥ 见《旧約·申命紀》32章39节。

亡。

我十六岁时在哪里呢？我离开了你的安乐宫，流放到辽远的区域。这时，无耻的人們所纵容的而你的法律所禁止的纵情作乐，疯狂地在我身上称王道寡，我对它也是唯命是从。家中人并不想用婚姻来救我于堕落，他們只求我学到最好的詞令，能高談闊論說服别人。

三

就在那一年上我停学了。我去在邻近的馬都拉城中开始攻讀文章与雄辯术。这时我离城回乡，家中为我准备更远的到迦太基留学的費用。这是由于父亲的望子成龙，不是因为家中富有：我的父亲不过是塔加斯特城中一个普通市民。

我向誰叙述这些事情呢？当然又是向你、我的天主；我願在你面前，向我的同类、向人类讲述，虽则我的著作可能仅仅落在极少数人手中。可是为什么要讲述呢？为了使我和所有的讀者想想，我們該从多么深的坑中向你呼号。而且如果一人真心懺悔，遵照信仰而生活，那末还有誰比这人更接近你的双耳呢？

这时誰不称道我的父亲，說他不計較家庭的經济力量，肯担負儿子留学远地所需的費用？許多远为富裕的人家不肯为子女作此打算。但那时我的父亲并不考虑到我在你面前如何成长，能否保持純洁；他只求我嫻于詞令，不管我的心地、你的土地是否荒蕪不治，天主啊，你是这心地的唯一的、真正的、良善的主人。

我十六岁这一年，由于家中經济拮据而輟学，閑在家中，和父母一起生活，情欲的荆棘便长得高出我头頂，沒有一人来拔掉它。

相反，我的父亲在浴室中看见我发育成熟，已經穿上青春的苦悶，便高兴地告訴我母亲，好像从此可以含飴弄孙了；他带着一种醉后的狂喜，就是这种狂喜使世界忘却自己的創造者，不爱你而爱受造物，这是喝了一种无形的毒酒，使意志傾向卑鄙下流。但你在我母亲心中已經开始建造你的宫殿，准备你的居处。我的父亲不过是一个"望教者"，而且还是最近的事。为此，虽則我这时尚未奉教，我母亲却怀着虔誠的忧惧惊恐，为我担心，怕我"不面向你，而是背着你"① 踏上歧途。

唉！只能怨我自己！我远离着你而前进，我的天主，我敢說你緘默不語嗎？这时你真的一言不发嗎？你通过我的母亲、你的忠心的婢女，在我耳边再三叮嚀。可是这些話一句也沒有进入我的心房，使我照着做。她教我，我記得她曾非常关切地私下告誡我，不要犯奸淫，特别是不要私通有夫之妇。

我认为这不过是妇人的嘮叨，听从这种話是可耻的。其实这都是你的話，而我不知道，我还以为你不声不响，这不过是她饒舌；你却通过她对我讲話，你在她身上受到我、受到"你的僕人，你的婢女的儿子"② 的輕蔑。但我不知道；我如此盲目地奔向墮落，以致在同輩中我自愧不如他們的无耻，听到他們夸耀自己的丑史，越秽亵越自豪，我也乐于仿效，不仅出于私欲，甚至为了博取别人的贊許。除了罪恶外有什么值得讉責呢？我却为了不受讉責，越加为非作歹，并且由于我缺乏足以和那些敗类媲美的行径，便捏造我沒有做过的事情，害怕我越天真越不堪，越純洁越显得鄙陋。

① 见《旧約·耶利米书》2章271节。

② 见《詩篇》115首16节。

瞧，我和那些伙伴們行走在巴比伦的广場上，我在污泥中打滚，好像进入玉桂异香丛中。无形的敌人要我胶着在这个泥沼內，越来践踏我、誘惑我，因为我极易受誘惑。她、我的生身之母，虽則已經逃出巴比伦城，但尙在城郊踽踽而行；她諄誡我要純洁，但听到丈夫所說关于我的种种，虽則觉察到情形不妙，前途危险，却并不設法用夫妇之爱来加以限制，即使不能根本解决。她不願如此做，因为害怕妻室之累妨碍了我的前途，所謂前途，并非我母亲所希望的、寄托在你身上的、身后的前途，而是学問上的前途。我的父母都渴望我在学問上有所成就：父亲方面，他几乎从不想到你，对我却抱着許多幻想；母亲呢，則认为传統的学問不仅沒有害处，反而为我日后获致你能有不少帮助。

这是据我記忆所及，回想父母的性情作如此猜測。他們从此对我不但不严加管束，反而放松羈絆，任我纵情嬉戏。我的天主，我周围全是浓雾，使我看不见眞理的晴天，而"我的罪恶恰就从我的肉体中长起来"。①

四

主，你的法律懲罰偷窃，这法律刻在人心中，連罪恶也不能把它磨灭。哪一个窃贼自願让另一个窃贼偷他的东西？哪一个富人任凭一个迫于貧困的人偷窃？我却願意偷窃，而且眞的做了，不是由于需要的胁迫，而是由于缺乏正义感，厌倦正义，恶貫滿盈。因为我所偷的东西，我自己原是有的，而且更多更好。我也并不想享

① 见《詩篇》72首7节。

受所偷的东西，不过为了欣賞偷窃与罪恶。

在我家葡萄园的附近有一株梨树，树上结的果实，形色香味并不可人。我們这一批年輕坏蛋习惯在街上游戏，直至深夜；一次深夜，我們把树上的果子都摇下来，带着走了。我們带走了大批赃物，不是为了大嚼，而是拿去喂猪。虽則我們也尝了几只，但我們所以如此做，是因为这勾当是不許可的。

請看我的心，我的天主啊，請看我的心，它跌在深淵的底里，你却怜憫它，让我的心现在告訴你，当我作恶毫无目的，为作恶而作恶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罪恶是丑陋的，我却爱它，我爱墮落，我爱我的缺点，不是爱缺点的根源，而是爱缺点本身。我这个丑恶的灵魂，掙脫你的扶持而自趋灭亡，不是在耻辱中追求什么，而是追求耻辱本身。

五

美好的东西，金銀以及其他，都有动人之处；肉体接触的快感主要带来了同情心，其他官能同样对物质事物有相应的感受。荣华、权势、地位都有一种光耀，从此便产生了报复的饥渴。但为获致这一切，不应該脫离你、违反你的法律。我們賴以生存于此世的生命，由于它另有一种美，而且和其他一切較差的美相配合，也有它的吸引力。人与人的友誼，把多数人的心灵結合在一起，由于这种可貴的联系，是溫柔甜蜜的。

对于上列一切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假如漫无节制地向往追求这些次要的美好而抛弃了更美好的，抛弃了至善，抛弃了你、我們的主、天主，抛弃了你的眞理和你的法律，便犯下了罪。世間的

事物果然能使人快心，但絕不像你、我的天主、創造万有的天主，正义的人在你身上得到快乐，你是心地正直者的欢忭。

如果追究一下所以犯罪的原因，一般都以为是为了追求或害怕丧失上文所謂次要的美好而犯罪。这些东西的确有其美丽动人之处，虽则和天上的美好一比較，就显得微賤不足道。一人杀了人。为何杀人？因为貪恋人家的妻子或财产；或是为了生活想偷东西，或是害怕他人搶走自己的东西，或是受了損害憤而报仇。是否会沒有理由而杀人，欢喜杀人而杀人？誰会相信？据說有这样一个毫无心肝、残暴至极的人，① 是凶恶残暴成性的，但也有人指出其中原因："他担心閑着不动，手臂和精神都会松弛。"② 但为何担心呢？他的横行不法，是企图搶得罗馬城后，光荣、权势、财富便唾手可得，不再会因手头拮据和犯罪后良心的不安而恐惧經济困难和法律制裁了。因此卡提里那也并不爱罪恶本身，是爱通过犯罪而想达到的目的。

六

唉，我这一次偷窃，我十六岁上所犯的罪行，这可怜的我究竟爱你什么？既然是偷窃，能有美丽动人之处嗎？有什么值得我談的呢？我們所偷的果子是美丽的，因为是你造的，我的好天主、万有中最美善的，万有的創造者，我的至善，我真正的至宝。的确，果子是美丽的，但我可怜的心灵并不貪那些果子，因为我有更多更好的；我摘这些果子，純然是为了偷窃，因为我到手后便丢掉，仅仅

① 指下文的卡提里那(公元前108？—62)。

② 见罗馬史家撒路斯提烏斯(公元前86—35)所著《卡提里那的阴謀》，16章。

飽餐我的罪恶，享受犯罪的乐趣。即使我丢下一两枚，这也不过作为罪恶的调味而已。

现在，我的主、天主，我要問偷窃有什么使我欢喜的呢？絕无可人之处。我不談在公平和明智中所看到的那种美？或在人的思想、記忆、官感、生长中所看到的美，也不談天上星辰光耀燦烂的美，或充滿着生生不息的动物的大地和海洋的美；它連騙人的罪恶所具有虛假的美也沒有。

因为驕傲模仿伟大，独有你天主是凌駕一切之上；貪婪追求地位光荣，但尊荣永远是属于你的；有权势者的暴虐企图使人畏惧，但惟有你天主才能使人敬畏，一人在何时何地，用什么方法、凭借什么能越出你的权力？輕薄的巧言令色想博得爱怜，但什么也不能比你的慈爱更有撫慰的力量，比你美丽光明的眞理更有实益地值得爱恋；好奇心仿彿在追求知識，你却洞悉一切事物的底蘊。愚蠢也挂上純約质朴的美名，但有什么比你更純一、更純洁，因为你的行动和罪恶完全对立。懶惰自詡为恬靜，但除了主以外，什么是眞正的恬靜？奢侈想赢得充盈富裕的称号，而你才是涵有一切不朽甘飴的无尽庫藏。揮霍弋取了慷慨大量的影子，而你才是一切美好的宽綽的施主。慳吝希望多所积聚，而你却具备一切。妒忌妄想高人一等，但誰能超过你呢？憤怒渴求报复，但誰比你的报复更公正呢？恐惧害怕意外的变故损害心爱的东西？担心自己的安全，但在你能有不测的遭遇嗎？能使你所爱的和你脫离嗎？除了在你左右，还有可靠的安全嗎？悲伤是因丧失了所貪求的东西而憔悴，它想和你一样不可能有所丧失。

这样，灵魂叛离你而貪图淫乐，想在你身外寻求洁淨无瑕的东

西，但这些东西仅有返回你身边才能获得。人們远离了你，妄自尊大地反对你，便是倒行逆施地模仿你。但即使如此模仿你，也显示出你是大自然的創造者；为此，决沒有使人完全脫离你的方法。

但在这次偷窃中，我究竟爱上什么？是否我在这件事上錯誤地、倒行逆施地模仿我的主呢？是否想违犯法律而无能为力，便自欺欺人想模仿囚徒們的虛假自由，荒謬地曲解你的全能，企图犯法而不受懲罰？瞧，这样一个逃避主人而追逐阴影的奴才！唉，眞是臭腐！唉，眞是离奇的生活，死亡的深淵！竟能只为犯法而犯法！

七

我追溯以往种种，我的心灵能一无忧惧，“主啊，我怎样报答你的恩澤？”① 我要热爱你、感謝你、歌頌你的圣名，因为你赦免了我如許罪恶。我的罪恶所以云消霧散，都出于你的恩賜与慈爱，而我所以能避免不犯，也出于你的恩賜，我能为罪恶而爱罪恶，那末还有什么干不出来呢？

我认識到不論是我自动犯的罪，或由于你的引导而避免不犯的罪，一切都已获得赦免。誰想到自己的軟弱无能，敢把純洁天眞归功于自己的努力，敢少爱你一些，好像你对待回头改过者的宽大慈爱对他并不那么需要？誰听从你的呼喚，随声而跟从你，避免了我所回忆而懺悔的罪恶，請他不要譏笑我病后受到这位良医的治疗而痊愈；他的不害病，或至少不生这样的重病，也应归功于这位良医；希望他看到我罪恶的痼疾霍然而愈，看到自身沒有染上罪恶

① 见《詩篇》115首12节。

的沉疴，能同样爱你，能更热爱你。

八

这个不堪的我，从那些现在想起还使我面紅耳赤的事件，特别从这次因爱偷窃而干的偷窃，得到什么果实呢？什么也得不到，因为偷窃本身就是虛无；这不过更显出我的可怜。但假如我是单独一人，我便不会如此——据我回忆，我当时的心情是如此——我单独一人，决不会干这勾当。可见我还欢喜伙伴們的狼狽为奸，因此說我只爱偷窃不爱其他，是不正确的，但也能說是正确的，因为狼狽为奸也不过是虛无。

但究竟如何呢？除了驅除阴霾、照耀我心的天主外，誰能指点我？誰促使我追究、分析、思考？假如我欢喜所偷的果子，想享受这些果子，那末为满足我的欲望，我单独也能干这勾当，不需要同謀者的相互激励，燃起我的貪心，使我心痒难忍。但由于我的喜爱不在那些果子，因此是在乎罪恶本身，在乎多人合作的犯罪行为。

九

这是什么心情呢？当然齷齪不堪，怀着这种心情的人眞是可耻。但究竟是怎样的呢？“誰能了解罪恶？”①

想到我們能欺騙那些絕对料不到我們有此行径而且竭力反对我們如此做的人們，我的心好像忍俊不禁了。但为何我单独干不会如此兴高采烈呢？是否一个人不容易发笑？的确一个人不容易

① 见《詩篇》18首13节。

笑；但即使是独自一人，沒有其他人在側，看到或想到太可笑的事情，也会破顏而笑的。可是如果我是单独一人，是不会做的，絕对不会做的。

我的天主，这是我的心灵在你面前活生生的回忆。我单独一人不会干这一次只为爱偷窃而不貪赃物的偷窃勾当。我独自一人絕对不会欢喜这行径，絕对不会干的。唉，害人不浅的友誼，不可思議的思想誘惑，从游戏玩笑，进而产生了为自己一无所得，而且不出于报复之心的損害他人的欲望：只消别人說：“走，干一下！”便慚愧自己有羞耻之心！

十

誰能揭穿其中曲折复杂的内幕？丑恶不堪，我不願再去想它、看它了。我现在需要的是你，具有純洁光輝的、使人乐而不厌的、美丽燦烂的正义与純洁，在你左右才是无比的安宁与无忧无虑的生活。誰投入你的怀抱，“进入主的福乐”，① 便不再忧虑，在至善之中享受圓滿的生活。我的天主，我青年时曾远离了你，远离了你的扶持，深入歧途，我为我自己成为一个“饥饉的区域。”②

① 见《馬太福音》，25章21节。
② 见《路加福音》，15章14节。

奥古斯丁忏悔录卷三

一

我来到了迦太基，我周围沸腾着、振响着罪恶恋爱的鼎鑊。我还沒有爱上什么，但渴望爱，并且由于內心的渴望，我更恨自己渴望得还不够。我追求恋爱的对象，只想恋爱；我恨生活的平凡，恨沒有陷阱的道路；我心灵因为缺乏滋养的粮食，缺乏你、我的天主而饥渴，但我并不感觉这种饥渴，并不企求不朽的粮食，当然并非我已飽飫这种粮食；相反，我越缺乏这粮食，对此越感到无味。这正是我的心灵患着病，滿身創伤，向外流注，可怜地渴求物质的刺激，但物质如果沒有灵魂，人們也不会爱的。

爱与被爱，如果进一步能享受所爱者的肉体，那为我更是甜蜜了。我把肉欲的垢秽沾污了友誼的清泉，把肉情的阴霾掩盖了友誼的光輝；我虽如此丑陋，放蕩，但由于滿腹蘊藏着浮华的意念，还竭力装点出溫文尔雅的态度。我冲向爱，甘願成为爱的俘虏。我的天主、我的慈爱，你的慈祥在我所认为甜蜜的滋味中撒上了多少苦胆。我得到了爱，我神秘地带上了享受的桎梏，高兴地戴上了苦难的枷鎖，为了担受猜忌、怀疑、忧惧、憤恨、争吵等烧紅的鉄鞭的鞭打。

二

我被充滿着我的悲惨生活的写照和燃熾我欲火的炉灶一般的

戏剧所攫取了。人們願意看自己不願遭遇的悲惨故事而伤心，这究竟为了什么？一人願意从看戏引起悲痛，而这悲痛就作为他的乐趣。这岂非一种可怜的变态？一个人越不能摆脱这些情感，越容易被它感动。一人自身受苦，人們說他不幸；如果同情别人的痛苦，便說这人有恻隐之心。但对于虛构的戏剧，恻隐之心究竟是什么？戏剧并不鼓励观众帮助别人，不过引逗观众的伤心，观众越感到伤心，編剧者越能受到贊賞。如果看了历史上的或竟是捕风捉影的悲剧而毫不动情，那就败兴出場，批評指摘，假如能感到迴腸蕩气，便看得津津有味，自觉高兴。

于此可见，人們欢喜的是眼泪和悲伤。但誰都要快乐，誰也不願受苦，却願意同情别人的痛苦；同情必然带来悲苦的情味。那末是否仅仅由于这一原因而甘願伤心？

这种同情心发源于友誼的清泉。但它将往何处？流向哪里呢？为何流入沸騰油膩的瀑布中，倾泻到浩蕩燥热的情欲深淵中去，并且自觉自願地离弃了天上的澄明而与此同流合污？那末是否应該屏弃同情心呢？不，有时应該爱悲痛。但是，我的灵魂啊！你該防止淫秽，在我的天主、我們祖先的天主、永受贊美歌頌的天主保护之下，你要防止淫秽的罪。

我现在并非消除了同情心，但当时我看到剧中一对恋人无耻地作乐，虽则不过是排演虛构的故事，我却和他們同感愉快；看到他們恋爱失败，我亦觉得凄惶欲絕，这种或悲或喜的情味为我都是一种乐趣。而现在我哀怜那些沉湎于欢場欲海的人，过于哀怜因丧失罪恶的快乐或不幸的幸福而惘然自失的人。这才是比較眞实的同情，而这种同情心不是以悲痛为乐趣。怜悯不幸的人，是爱的

責任，但如果一人怀抱眞摯的同情，那必然是宁願沒有怜憫別人不幸的机会。假如有不怀好意的慈悲心腸，——当然这是不可能有的——便能有这样一个人：具有眞正的同情心，而希望別人遭遇不幸，借以显示对这人的同情。有些悲伤果然是可以贊許的，但不应說是可以喜爱的。我的主，你热爱灵魂，但不像我們，你是以无限純洁、无穷完美的眞慈怜憫着世人的灵魂，你不受任何悲痛的侵袭。但哪一个人能如此呢？

但那时这可怜的我貪爱哀情的刺激，追求引致悲伤的机会；看到出于虛构的剧中人的不幸遭遇，扮演的角色越是使我痛哭流涕，越称我心意，也就越能吸引我。我这一头不幸的牲口，不耐煩你的看护，脫离了你的牧群，染上了可耻的、齷齪不堪的疥癘，这又何足为奇呢？我从此时起爱好痛苦，但又并不爱深入我內心的痛苦——因为我并不眞正願意身受所看的种种——而仅仅是爱好这种耳聞的、凭空結构的、犹如抓着我浮皮肤的痛苦，可是一如指甲抓碎皮肤时那样，这种爱好在我身上也引起了发炎、肿胀、化脓和可憎的臭腐。

这是我的生活。唉，我的天主，这可能称为生活嗎？

三

你的慈爱始終遙遙复庇着我。我沉湎于怎样的罪恶之中！我背弃了你，听凭褻圣的好奇心引导我走向极度的不忠不信，成为魔鬼的狡獪僕从，用我的罪行歆享魔鬼，而你便用这一切来鞭打我！我竟敢在举行敬事你的典礼时，在圣殿之內，覬覦追营死亡的果实。你重重懲責我，但和我的罪过相比可算什么？唉，我的天主、

我的无边的慈爱，你复庇我不受灾眚的侵袭，而我在危险之中还意气洋洋，到处游蕩，远离了你，从我所好的行径而不趋向你的道路，我只知流連于轉瞬即逝的自由。

当时所推崇的学問，不过是通向聚訟的市場，我希望在此中显露头角，而在这个場所越会信口雌黄，越能获得称誉。人們的盲目到达这样程度，竟会夸耀自己的謬见 我在雄辯术学校中名列优等，因此沾沾自喜，充滿着虚荣的气概；但是，主，你知道我还是比較循规蹈矩的，絕不参預那些"搗乱鬼"——这个下流的、魔鬼的称号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的恶作剧；我生活在这些人中間，在无耻之中还带着三分羞恶之心，因为我不和他們同流合污；我和他們在一起，有时也欢喜和他們結交，虽則我始終厌恶他們的行动、他們的恶作剧：欺侮胆怯的新学生，毫无理由地戏弄他們，取笑作乐。沒有再比这种行动更相像魔鬼的行动了！称为"搗乱鬼"，眞是再恰当沒有了。他們自身先已暗受欺人的恶魔搗乱、誘惑、嘲笑，先已陷入他們作弄别人的陷阱！

四

血气未定的我和这些人一起，讀雄辯术的課本，希望能有出众的口才：这不过为了享受人間荣华的可鄙而浮薄的目的。遵照规定的課程，我讀到一个名西塞罗① 的著作，一般人更欣賞他的詞藻过于領会他的思想。书中有一篇劝人讀哲学的文章，篇名是«荷尔頓西烏斯»。②

① 西塞罗（M. T. Cicero，公元前106—43），罗馬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② 西塞罗的哲学論文之一，原书已佚。

这一本书使我的思想轉变，使我的祈祷轉向你，使我的希望和志願彻底改变。我突然看到过去虛空的希望眞是卑不足道，便怀着一种不可思議的热情，向往着不朽的智慧，我开始起身归向你。我钻研这本书，不再着眼于詞令——我母亲寄給我的錢好像专为购买这一点，那时我已十九岁，父亲已在两年前去世，——这本书的吸引我，已是由于內容，而不是为了詞藻了。

我的天主，那时我怀着很大的热情，想脫离人世种种而飞到你身边！但我不知道你对我作何安排，因为智慧是屬于你的。爱好智慧，在希腊語名为哲学，这本书引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有人假借哲学的名义来迷惑他人，利用伟大的、动人的、高尚的名义来粉飾他們自己的謬說；对于当时和以前这一类人物，此书都有論列，印証了你的精神通过你的忠良僕人所貽留的有益忠告："你們应該小心，勿使他人用哲学、用虛誕的妄言把你們擄走，这种种只是合乎人們的传統和人世的經綸，不合乎基督，而天主的神性却全部寓于基督之身。"①

我心灵的光明，你了解我当时并不知道使徒保罗这一段話。我所以爱那一篇劝諭的文章，是因为它激励我，燃起我的热焰，使我爱好、追求、获致并坚持智慧本身，而不是某宗某派的学說。但有一件事不能使我热情勃发，便是那篇文章中沒有基督的名字。主啊，依照你慈爱的計划，我的救主、你的"圣子"的名字，在我哺乳之时，被我孩提之心所吸食，深深蘊蓄于心坎中，一本书，不論文字如何典雅，內容如何翔实，假如沒有这个名字，便不能掌握住整个

① 见《新約·歌罗西书》2章8—9节。

的我。

五

为此，我决心要讀圣經，看看內容如何。我现在懂得圣經不是驕傲者所能体味，也不是孩子們所能領会的，入門时觉得隘陋，越朝前越觉得高深，而且四面垂着奥妙的帷幕，我当时还沒有入門的資格，不会曲躬而进。我上面說的并非我最初接触圣經时的印象，当时我以为这部书和西塞罗的典雅文笔相較，眞是瞠乎其后。我的傲气藐視圣經的质朴，我的目光看不透它的深文奥义，圣經的意义是随孩子的年龄而俱增，但我不屑成为孩子，把我的满腔傲气視为伟大。

六

因此，我蹈入了驕傲、狂妄、巧言令色的人們的圈子中，他們口中藏着魔鬼的陷阱，含着杂有你的圣名和耶穌基督、“施慰之神”、“圣神”① 等字样的誘餌。他們語語不离这些名字，但不过是掉弄唇舌而发出虛音，心中毫无眞理。他們口口声声：“眞理、眞理”，不断和我談論眞理，却沒有一絲一毫的眞理；他們不仅对于身为眞理的你，而且对于你所創造的世界也发出种种荒謬的論調：关于世界，即使哲学家們所論确切，我为爱你的緣故，也应置之不顧，你是我最慈爱的父亲，万美之美。

唉，眞理，眞理，那时我怎样从心坎的最深处向往着你，那时这

① 譯者按：天主教教义称天主三位：第一位圣父，第二位圣子，降世成人，是为耶穌基督，第三位圣神，四福音中也名为“施慰之神”。

些人經常用各种方法在长篇累牍的书本中向我高呼着你的名字！可惜这仅仅是空洞的声音。我渴求着你，而拿来供我充饥的肴饌，不是你而是太阳、月亮；这些美丽的产品是你創造的，但不是你，也不是最好的工程，因为你所創造的精神体，胜过天空燦烂的星辰。

我如饥如渴想望的也不是那些精神体，而是眞理，是你本身、"永无变易，永无晦蝕"① 的你。供我大嚼的肴饌不过是华丽的幻象，这些虛幻通过耳目而蒙蔽思想，爱这些虛幻还不如爱肉眼确实看到的太阳。但我以为这一切就是你，就充作我的食料，但并不是恣意飽啖，因为我口中尝不到像你那样的滋味——当然你并非那些凭空虛构的东西——为此，我非但不能解饥，反而更餓了。

梦中的飲食和醒时的飲食相仿，但不能使睡者果腹，因为他睡着。上述种种絲毫不像你眞理，不像现在和我讲話的眞理，这些都是幻象，都是空中楼閣；我們目睹的天空和地面的物体比这些幻象来得实在；我們看到的物体和禽兽看到的一样，也比我們想像的更实在。甚至我們想像中的物体也比我們依据这些物体而虛拟的茫无边际的东西更形实在。那时我便以这些幻象充饥，却不能因此果腹。

但是，你、我的爱、孱弱的我所依恃而汲取力量的，你不是我們肉眼所看见的天际星辰，也不是我們看不见的物体，这一切都是你創造的，而且还不是你最好的工程。你与我所虛构的幻象、絕不存在的幻象有多大的差别！一切实在物体的形象，一切实在的物体——但不是你——也比这些幻象更眞实。你也不是使物体具有生

① 见《新約·雅各书》1章17节。

命的灵魂——物体的生命比物体更好、更实在——你是灵魂的生命，生命的生命；你以自身生活，你絕不变易，你是我灵魂的生命。

为我，你当时在哪里？在多么遙远的地方！我离开了你迢迢远行，甚至找不到喂猪的橡子来充饥。文章家和詩人們的故事也远优于那些欺人的妖言，詩歌与“密提阿飞行”[1]的故事比毒害信徒的“五元素化身大战黑暗五妖洞”[2]荒誕不經之說也远为有用。因为我从这些詩歌中能汲取到眞正的滋养：我虽則唱着“密提阿飞行”故事，但我并不說实有其事，即使我听别人唱，也不会信以为眞的。而对于后者我却拳拳服膺了，眞是言之痛心！我怎会一层一层滚到地獄底里的呢？由于缺乏眞理而心煩慮乱，我追寻你、我的天主，——我现在向你懺悔：在我怙恶不悛的时候，你已經怜憫我——但是仅仅用肉体的感觉，而不是用你所賦与我們足以制服毒虫猛兽的理智。你幽邃沉潜，在我心坎深处之外，你又高不可及，超越我心灵之巅。这时我遇上了所罗門箴言中的那个“坐在自家門口的懵懂无耻的妇人，她說：快快吃这些神秘的餅，喝那杯偷来的甘液”。[3]她看见我在外浪蕩，在細嚼着用我肉眼找到吞食的东西，便把我迷住了。

七

我并不想到另一眞正存在的眞理，因此，人們向我提出：“罪恶来自何处？神是否限制在一个物质的躯体內，是否有头发和手指？

---

① 希腊神話中帮助哲松取得金羊毛的女巫。

② 指摩尼教教义。

③ 见《旧約·箴言》9章17节。

多妻的、杀人的、祭祀禽兽的人能否列为义人？"种种問題后，我如受到針刺一般急忙贊成那些狂妄騙子的见解。这些問題使无知的我忐忑不安；我背着眞理，还自以为面向眞理；我不懂得"恶"不过是缺乏"善"，彻底地說只是虛无。那时我的肉眼已为外物所蔽，我的精神只能见到魑魅魍魎，当然我不会懂得这一点。

那时我不知道天主是神体，沒有长短粗細的肢体，沒有体积，因为一有体积，局部必然小于整体；即使是无限的，但为空間所限制的一部分必然小于无限，便不能成为神体，如天主的无所不在，在在都是整个天主。至于我們本身凭什么而存在，为何圣經上称我們是"天主的肖像"①，这一切都不知道。

我也不认識眞正的、內心的正义，不依据习俗而依据全能天主的金科玉律权衡一切的正义；天主的法律一成不变，不随时間空間而更改，但随时代地区的不同而形成各时代各地区的风俗习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② 以及为天主亲口贊許的人，依照天主的法律都是正义的人；但这些无知之徒随从世人的褒貶毀誉，以个人的經驗去衡量人类的全部风俗习慣，断定他們是不正义的，这犹如一人不識武装，不知盔与甲的用度，加甲于首，裹盔于足，便认为不适于用；或是某日规定下午休假，这人强調上午旣然容許营业，抱怨下午为何不能进行卖买；又如在某人家中见某一奴隶手持的东西不准另一个进酒肴的奴隶接触，或在馬廄后做的工作不准在餐厅进行，便指斥同居一室、同属一家，为什么待遇不同。

同样，这些人听到现代正义的人所禁行的事，古代正义的人却

① 见《旧約·創世紀》1 章 27 节。

② 指这些人都是《旧約》中的圣哲。

不在此例，天主权衡时宜，对古人制定那样法令，对今人制定这样法令，古往今来都适应着同一的正义，他們却对此憤憤不平。不知同一人、同一日、在同一屋中，使用某一肢体时，不能代之以另一肢体；某时准許做的，换一个时辰即行禁止；在某一角落許可或命令做的，在附近的另一角落便不許做，做了要受責罰。那末，正义成为变化多端了？不然，这是正义所統攝的时代有所不同，旣然是时代，便有先后。人生非常短促，不能以为本身有了經驗，便对經驗所不及的古今四方的事物因革都融会貫通；反之，在同一人身上、同一天內、同一屋中，很容易看出某一时刻、某一地点或某一肢体应做何事，因此对前者感到抵触，而对后者便毫无异議。

以上种种，我一无所知，也絕不措意；虽然这些事理从各方面透进我的双目，我还是熟視无睹。我誦詩时，音节的輕重不能随意配置，一种詩体有一种格律，在同一詩句中也不能都用同一的音节；但文章的规律，不是随地而异的，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我并沒有看到圣賢們所服膺的正义，是把所命令的一切合成一个高妙万倍的整体：正义本质絕无变易，也不把全部条例施行于任何一个时代，而是因时制宜，为每一时代制定相应的法令。我却盲目批評虔誠的祖先們不独遵照天主的命令和启示調配当前的一切，甚且秉承天主的默牖，对将来发出預言。

八

那末“全心、全灵、全意爱天主和爱人如己”① 在某时某地能不能也成为非正义的呢？凡违反天性的罪行，如所多瑪人所做的，不

① 见《新約·馬可福音》12章30节。

論何时何地都应深恶痛絕，即使全人类都去效尤，在天主的定律之前，也不能有所宽纵，因为天主造人，不是要人如此自瀆。天主是自然的主宰，淫欲玷污了自然的紀律，也就破坏了我們和天主之間应有的关系。

至于违反风俗习惯的罪行，应随不同的习俗加以禁遏，某一城市或某一国家，或因习慣或由法律所訂定的规章，不应为市民或侨民随意破坏。任何部分如与整体不合即是缺陷。但如天主所命令的和一地的习慣规章抵触，即使从未执行，应即实施，若巳废弛，应予恢复。君王有权在所統治的城邑中頒布前人或本人从前未曾制訂的新法，凡是服从新法，并不违犯本城的旧章，而不服从恰就违反本城的制度，因为服从君王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准則，那末对万有的君王、天主的命令更应該毫不犹豫地服从。人类社会中权力有尊卑高下之序，下級服从上級，天主則凌駕一切之上。

对于侮辱他人，或对人施行暴力，二者都是蓄意损害他人的罪行，則和违反天性的罪行相同。这两种罪行的起因，或是为了报复，如仇人的陷害仇人；或为夺取别人所有，如强盗的搶劫行旅；或为逃避禍患，如一人恐惧另一人；或出于妒忌，如不幸者妒忌另一人的幸福，如得势者畏恨别人势力与自己相埒；或仅仅出于幸灾乐禍，如观看角斗的观众，或戏弄嘲笑别人。

这些是主要的罪行，根源都由于争权夺利，或为了耳目之娛，或为逞情快意，有时源于二者，甚至兼有以上三种根源。我的至尊至甘的天主，生活于这些罪恶，便是侵凌了你的“十弦琴”、你的“十誡”。你是不可能有所朽坏，有所損蝕，哪一种罪恶能影响你，哪一种罪行能損害你？但人們犯罪，你便加懲罰，因为即使是为了反对

你而犯罪,也就是亵瀆了人們自己的灵魂,罪恶在欺騙自身,或是毁坏你所創造、所調攝的天性;或漫无节制、过度享受你所賦畀的事物;或违反天性、追求违禁的事物;或故触鋒芒,思想上、言語上侮辱你;或越出人类社会的范围,横行不法,随自己的好恶,挑拨离間,以快自己的私意。这种种的产生都由于抛弃了你生命的泉源、万物唯一眞正的創造者和統治者;由于师心自用,錯誤地爱上了一部分,而以部分为整体。

因此,只有謙虛的虔誠能引导我們回到你身边,使你淸除我們的恶习,使你赦免悔过自新者的罪业,使你俯听桎梏者的呻吟,解脫我們自作自受的鎖鏈,只要我們不再以貪得无饜而結果丧失一切、更爱自身过于爱你万善之源的私心,向你竪起假自由的触角。

九

在損己損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罪恶中,也有进德修业的人所难免的过失;这些过失,如依严正的論断,自可作求全的責备,但同时有結成善果的希望,如萌芽之至于收获,則又应受贊許。有些近似上述两类的罪恶,而又实非是罪,因为旣不侵犯你、我們的主、天主,也不危害社会;譬如一人儲藏生活所需而且符合时势要求的某些物品,同时又不能确定他是否出于占有的欲望,又如为了糾正一人的錯誤,行使合法权加以处分,同时也不能确定其是否有損人之心。

因此有許多行为,在常人視为应受譴責,而你却不以为非,也有許多人所贊許的事,而你却不以为是。往往行事的外表和其人的內心大相悬絕,而当时的环境也不是常人所能窺測。但如果你

突然发出一項特殊的、出人意外的命令，而且你过去曾加禁止的，你又不宣布发令的原因，即使这命令抵触人类社会的約章，也沒有一人敢怀疑是否应該服从，因为惟有服从你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社会。誰能确知你的命令，那眞有福！因为你的僕人們一切行动，或为适应目前的需要，或为預示将来。

十

由于我不了解这些原則，因此我訕笑你的圣美的僕人們和先知們。我訕笑他們，其实你也得訕笑我；我不知不觉地墮落到如此愚蠢的境界，以致相信人們摘无花果时，果子和树在流着乳一般的泪水；一位“圣人”[1]吃了这只无花果——当然摘的人犯罪，圣人沒有罪——是把許多天使，甚至神的分子吞入腹中，圣人在祷告中呻吟太息时，吐出天使甚至神的分子，这些无上眞神的分子本被囚禁在果子之中，这时被圣人的齿腹解放出来。我认为更应該同情地上的果子过于所以产生果子的原因、人，因为一个非摩尼教徒向你要一点食物解飢，如果你給他吃，便应受死刑。

十一

你自天垂手，把我的灵魂从黑暗的深淵拯救出来，我的母亲、你的忠心的婢女为了我向你痛哭，远过于母亲痛哭死去的子女。她看见我在她所得自你的信仰和精神方面已經死去。主，你应允她的祈祷，你应允她，并沒有輕視她在各处祈祷时流下的眼泪，你应允她的祈祷。因为她所得的梦从哪里来的呢？你在梦中安慰她，

① 按摩尼教内分“圣人”和一般信徒“听讲者”两类。

她因此重新收撫我，許我在家中和她同桌飲食。她初起对我侮慢神圣的罪行是深恶痛絕的。她梦中见她自己站在一条木尺上，又见一位容光煥发的青年含笑走到她跟前。这时她痛不自胜，那位青年詢問她何故悲伤天天哭泣——这样的詢問往往是为了劝导，不是为了探听——她回答說是痛心于我的丧亡，那位青年請她放心，教她留心看，她在那里，我也在那里，她仔細一看，看见我在她身边，站在同一木尺上。

这梦是哪里来的呢？一定是你傾听她的心声，全能的好天主啊！你照顾着每一人，仿佛只照顾一个人，你照顾全人类，犹如照顾一人。

还有一点：她向我談梦中情形时，我竭力向她解說，教她不要失望，說她日后也会成为我当时那样，她竟毫不犹豫地說："不，他不对我說："他在那里，你也将在那里"；[①]而是說："你在那里，他也将在那里。"

主啊，据我記忆所及我向你懺悔，我已屡次說过：当时你借我母亲的口所給我的答复，我母亲不为我的似是而非的解釋所迷惑，并且能迅速看出应該看到的意义——如果她不說，我当时的确看不出——这种种比那場梦更使我感动。这个梦为安慰我母亲当前的忧虑，預示了她經过很长时期后才能实现的快乐。

因为我在垢污的深坑中、在錯誤的黑暗中打滾，大約有九年之久！我屡次想站起来，而每次使我陷得更深一层，但我的母亲，一如你所喜爱的貞靜、誠敬、朴素的节妇，虽則抱着滿怀希望，但依旧

---

① 譯者按："他不对我說"，"他"指梦中的青年，"我"指莫尼加（奥氏之母）；"他在那里，你也将在那里"，"他"指奥古斯丁、"你"指莫尼加。

痛哭呻吟，在祈祷时继續为我向你发出哀号，她的祈祷达到你面前，你却让我继續在黑暗中旋轉。

十二

我記得你还給我另一个答复。我现在略去許多支节，为了早已迫不及待地要向你懺悔我所欲懺悔的事情，同时我也忘却了不少情节。

你通过你的祭司，通过一个在教会內成长的、精通圣經的主教，給我另一个答复。我的母亲請他来和我作一次談話，駁斥我的錯誤，誘导我去恶从善——因为他如遇到合适的对象是如此做的——他拒絕了，事后我才懂得他这一决定的明智。他回答說，我还不肯受教，因为，一如我母亲告知他的，我由于新近接受了这异端，还是意气洋洋，曾用一些狡獪的問題难倒了好些知識比較浅薄的人。接着又說："让他去。你只要为他祈求天主；他自会在书本中发现自己的錯誤和狂妄。"他还告訴我母亲，他的母亲也受摩尼教的迷惑，他幼时被送給摩尼教徒，該教所有书籍他几乎都讀过，甚至抄写过，他沒有和任何人爭論过，也未受任何人的劝說，是他自己发觉这一教門是多么应受深恶痛絕的，因此他放弃了这教門。我的母亲听了这些話，依旧不放心，更加苦苦哀求，痛哭流涕，請他来看我，說服我。纏得他有些不耐煩而生气了，便說："去吧，这样生活下去吧！你为你的儿子流下如許眼泪，这样一个儿子是不可能死亡的！"

我的母亲和我談話时，屢次提到这事，說她听到这話，恍如听到来自天上的声音。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四

一

我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九年之久，陷溺于种种恶业之中，自惑惑人，自欺欺人，公开是教授所謂“自由学术”，暗中則使用虛伪的宗教幌子，前者是出于驕傲，后者則由于迷信，而二者都是虛妄。我一面追求群众的渺茫名誉，甚至剧場中的喝采，詩歌竞賽中柴草般的花冠、无聊的戏剧和猖狂的情欲，而另一面却企图澡雪这些污穢：我供应那些所謂“优秀分子”和“圣人們”① 飲食，想从他們的肚子里泡制出天使和神道来解救我們。我和那些受我欺騙或同我一起受人欺騙的朋友們从事于这种荒謬絕伦的勾当。

我的天主，那些尚未蒙受你的屈辱抑制而得救的驕傲者，任凭他們訕笑吧；我願向你懺悔我的耻辱，为了你的光荣。我求你，請容許我用现在的記忆回想我过去錯誤的曲折过程，向你献上“欢乐之祭”。如果沒有你，我为我自己只是一个走向毁灭的向导：即使在我生活良好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飲你的乳、吃你的不朽的食物的人：一个人，不論哪一个人，只要是人，能是什么？任凭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嘲笑吧：我們，孱弱、貧困的我們，願意向你懺悔。

① 按指摩尼教徒。

二

在这些年代中，我教授着雄辯术，我身为私欲的敗将，却在出卖教人取胜的爭訟法术。主啊！你是知道我希望教些好学生、当时所称的好学生；我一片好意地教他們騙人之道，不是要他們陷害无辜，但要他們有时去救坏蛋。天主啊，你远远望见我在斜坡上摇摇欲墜，我在浓雾中射出一些善意的閃光，你看见我在教导那些爱好浮华、追求謊言的人时，虽則我和他們是一丘之貉，但还能表现出一些良知。

在这些年代中，我和一个女子同居着，我們两人不是經过当时所謂合法的婚姻而結合的，而是由于苦悶的热情，我忘却了理智而結識的。但我仅有她一人，我对她是始終如一，并无其他外遇。在她身上，我亲自体驗到为子嗣而黽勉同心的婚姻与肉欲冲动的結合有很大的差别，后者违反了双方的意願而生育子女，但对所生的也不得不加以爱护。

我还記得一次参加詩剧比賽，一个巫师問我如赢得胜利，給他多少錢作为酬报，我是非常憎恨这种齷齪的邪术，我回答說，即使能赢得一只不朽的金冠，我也不願为我的胜利而杀一只蒼蠅，因为这巫师将杀牲祭祀魔鬼，认为如此則可以为我获致魔鬼的助力。但是，我心灵的天主，我的所以拒絕，并非出于你所喜爱的貞純，因我当时只能想像物质的光华，还不知道爱你。一个灵魂向往这种虛幻，不是"离弃你而犯奸淫"①嗎？不是在信任謊言，"飼喂狂风"②嗎？因我虽不願为我而举行淫祀，但我的迷信却天天在享祭

① 见《詩篇》72首27节。

② 见《旧約·何西阿书》12章1节。

魔鬼 魔鬼以我們的错誤为乐趣，为嘲笑的目标，我們在飼喂魔鬼不就是在“飼喂狂风”嗎？

三

为此，我是继續向当时名为算术家的星士請教，因为他們的推演星命似乎并不举行什么祭祀，也不作什么通神的祝告。但是基督教眞正的、合乎原則的虔誠必然加以排斥。

本来最好是向你、主懺悔說：“求你可怜我，冶疗我的灵魂，因为我获罪于你”；[①] 不应依恃你的慈爱而放肆，恰应牢記着你的話：“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才能避免遭遇更不幸的事。”[②]

这些星士們都竭力抹杀你的告誡，对我說：“你的犯罪是出于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金星、或土星、火星所主的。”这不过为卸脫一团血肉、一个臭皮囊的人的罪責，而归罪于天地日月星辰的創造者与管理者。这創造者与管理者不是你是誰呢？你是甘飴和正义的根源，你“将按照每人的行为施行賞罰”，“你絕不輕視忧伤痛恨的心”。[③]

当时有一位具有卓见之士，[④] 并且也精于医道，在医学上負有盛名，他曾以总督的名义，不是以医生的名义，把竞賽优胜的花冠戴在我患病的头上。这病症却是你診疗的，因为“你拒絕驕傲者，而賜恩于謙卑的人”。[⑤] 况且，通过这位丈人，你何曾停止过对我的

① 见《詩篇》40首5节。
② 见《約翰福音》5章14节。
③ 见《馬太福音》16章27节；《詩篇》50首19节。
④ 按即卷七，第六章所說的文提齐亚努斯，是当时的名医。
⑤ 见《新約·彼得前书》5章5节。

照顾，对我灵魂的治疗？

我和他比較亲厚之后，經常尽心听他談論。他的談論不重形式，但思想敏銳，既有风趣，又有內容。他从我的談話中知道我在研究星命的书籍，便以父执的态度諄諄告誡我，教我抛开这些书本，不要以精神耗于这种无益之事，应該用于有用的事物；他說他也研究过星命之学，而且年輕时，曾想以此为終生的职业。他既然能讀希波革拉第①的著作，当然也能理解这些书。他的所以捐弃此道而从事医道，是由于已經覷破星命术数的虛妄，像他这样严肃的人，不願作騙人的生涯。他又对我說："你自可以教授雄辯术在社会上占一位置；你研究这种荒誕不經之說，并非为了生計，而且出于自由的爱好。你应該相信我的話，因为我对这一門曾經刻苦鉆研，已可以此为业。"我問他为什么許多預言真的会应驗。他照他的能力答复我，认为这是散布在自然界的偶然的力量。他說譬如翻閱某一詩人的詩集，一首詩的內容写的完全是另一件事，但可能有一句詩和某人的情境吻合，那末一人的灵魂凭着天賦的某种直觉，虽則莫名其妙，但偶然地、不經意地說了一些話，和詢問者事实竟相符合，这也不足为奇。

这是你从他口中，或通过他給我的忠告，并且在我的記忆中划定了我此后研究学术的方向。但在当时，这位长者，甚至和我最知己的內布利提烏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純洁的青年，最反对占卜的——都不能說服我使我放弃此种术数。对于我影响最深的，是这些书的作者的权威，我还沒有找到我所要求的一种可靠的証据，能确无可疑地証明这些星命家的話所以应驗是出于偶然，而不

① 紀元前第五世紀的希腊名医。

是出于推演星辰。

四

在这些年代中，我在本城开始我的教书生涯时，結識了一个非常知己的朋友，他和我一起研究学問，又同在旺盛的青年时代。他本是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就学、一起游戏的。但幼时我們两人还沒有深切的爱情，虽則后来也不能謂是眞正的友誼，因为只有你把那些具有“因我們所領受的圣神而傾注于我們心中的爱”[1] 而依附你的人联結在一起的友誼才是眞正的友誼。但那时我和他的交誼眞是无比甜蜜，同时，因嗜好相同，更增加了我們的投契。我又使他放弃了他青年时代尙未眞誠彻底认識的眞正信仰，把他拖到了我母亲为我痛哭的荒誕危险的迷信之中。他的思想已經和我一起走上了歧途，而我的心也已經不能沒有他。你是复仇的天主，同时也是慈爱的泉源，你紧紧追赶着逃避你的人，你用奇妙的方式使我們轉向你；这溫柔的友誼为我說来是超过我一生任何幸福，可是还不到一年，你便使他脫离了人世。

任何人，即使仅仅根据个人內心的經驗，也不能縷述你的慈爱。我的天主，这时你做什么？你的判断眞是多么深邃 他患着高热，好久不省人事，躺在死亡的汗液中；病势看来已經絕望，便有人給这个失去知觉的病人行了“洗礼”，我也并不措意，认为他的灵魂一定保持着所得于我的思想，而不是得于別人在他失去知觉的肉体上的行动。岂知远远出于我意料之外，病势轉好，沒有危险了当我能和他讲話时——只要他能說話，我即能和他談話，因为我

[1] 见《新約·罗馬书》5章5节。

日夜不离，我們两人眞是相依为命——我想把他在昏迷中領受“洗礼”一事向他打趣，以为他也将自哂这回事的。岂知他已經知道自己受了洗礼。这时他惊怖地望着我，如对仇人一般，用突然的、异乎寻常的坚决态度警告我，如果我願意和他交朋友，不能再說这样的話。我愕然失色，竭力压制我的情緒，让他保养精力，以为等他恢复健康之后，我对他又能为所欲为了。但是他从我疯狂的計划中被搶走，保存在你的身边，作为我日后的安慰。几天后，我又在他身边时，寒热重新发作，便溘然长逝了。

这时我的心被极大的痛苦所籠罩，成为一片黑暗！我眼中只看见死亡！本乡为我是一种刑罰，家庭是一片难言的凄凉。过去我和他共有的一切，这时都变成一种可怕的痛苦。我的眼睛到处找他，但到处找不到他。我憎恨一切，因为一切沒有他；再也不能像他生前小别回来时，一切在对我說：“瞧，他回来了！”我为我自身成为一个不解之謎：我問我的灵魂，你为何如此悲伤，为何如此扰乱我？我的灵魂不知道怎样答复我。假如我对我的灵魂說：“把希望寄托于天主”，它不肯听我的話，这很对，因为我所丧失的好友比起我教它寄予希望的幻象是一个更眞实、更好的人。为我，只有眼泪是甜蜜的，眼泪替代了我心花怒放时的朋友。

五

主啊，这一切已經过去，时間已經减輕了我的伤痛。我能不能把心灵的耳朵靠近你的嘴，听听你給我解释为何眼泪为不幸的人是甜蜜的。你虽則无所不在，但是否把我們的苦难远远抛在一边？是否你悠悠自得，任凭我們受人生的簸弄？可是我們除了在你耳

际哀号外，沒有絲毫希望。煩恼、呻吟、痛哭、叹息、怨恨能否在此生摘到甜蜜的果实？是否因为我們希望你俯听垂怜，才感到甜蜜？对于祷告，的确如此，因为祷告时，抱着上达天听的願望。但因死别而伤心，而悲不自胜，是否也同样有此願望？我并不希望他死而复生，我的眼泪也并非要求他再来人世，我是仅仅因伤心而痛哭，因为我遭受不幸，丧失了我的快乐。眼泪本是苦的。是否由于厌恶我过去所享受的事物，才感觉到眼泪的甜味？

六

我为何要說这些話？现在不是提問題的时候，而是向你懺悔的时候。那时我眞不幸。任何人，凡爱好死亡的事物的，都是不幸的：一旦丧失，便会心痛欲裂。其实在丧失之前，痛苦早已存在，不过尙未感觉到而已。那时我的心境是如此。我滿腹辛酸而痛哭，我停息在痛苦之中。我虽則如此痛苦，但我爱我这不幸的生命，过于爱我的朋友。因为我虽則希望改变我的生命，但我不願丧失我的生命，宁願丧失朋友；我不知道我那时是否肯为了他而取法传說中的奥萊斯得斯和彼拉得斯，如果不是虛构的話，他們两人願意同生同死，不能同生，則不如同死。但当时我的內心产生了一种与此完全相反的情緒：一面我极度厌倦生活，一面却害怕死。我相信我当时越爱他，便越憎恨、越害怕死亡，死亡搶走了我的朋友，死亡犹如一个最残酷的敌人，既然吞噬了他，也能突然吞下全人类。我記得我当时的思想如此。

这是我的心，我的天主啊，我的內心是如此；請看我的記忆。你是我的希望，你清除了我情感的污秽，使我的眼睛轉向你，你解

除了絆住我双足的罗网。那时，我奇怪别人为什么活着，旣然我所爱的、好像不会死亡的好友已經死去；我更奇怪的是他旣然死去，而我，另一个他，却还活着。某一詩人論到自己的朋友时，說得很对，称朋友如“自己灵魂的一半”①。我觉得我的灵魂和他的灵魂不过是一个灵魂在两个躯体之中，因此，生命为我成为可怖的，因为我不願一半活着，也可能我因此害怕死，害怕我所热爱的他整个死去。

七

唉，眞是一种不懂以人道爱人的疯狂！一个滿腹委屈忍受人生的傻瓜！我当时确是如此。因此，我憤憤不平，我叹息痛哭，我心煩虑乱，不得安宁，我一筹莫展。我背負着一个破裂的、血淋淋的、不肯被我背負的灵魂，我也不知道把它安置在哪里。无論在优美的树林中，在娛乐歌舞中，在清香四溢的田野中，在丰盛的筵宴中，在书籍詩文中，都得不到宁靜。一切，連光明也成为可憎的；一切，除了呻吟和痛哭外，只要不是他，便使我难堪，討厌；只有寄顿在呻吟和痛哭之中；但只要我的灵魂一离开呻吟和痛哭，那末痛苦的担子更觉重重压在我身上。

主啊，我知道只有你能减輕我的負担，能治疗我，但我旣不願，也不可能；我意想中的你并非什么稳定实在的东西，因为这不是你，而是空洞的幻影，我的錯誤即是我的天主。我想把我的灵魂安置在那里，让它休息，它便墮入虛測之中，重又压在我身上；我自身

① 罗馬詩人荷拉提烏斯(公元前65—8)的詩句，见所著《詩歌集》卷一，第3首第8句。

依旧是一个不幸的場所，既不能停留，又不能脫离，因为我的心怎能避开我的心，我怎能避开我自身？那里我能不追随我自身？

但我逃出了我的故乡，因为在过去不經常看见我朋友的地方，我的眼睛又会像在本乡一样找寻他。我离开了塔加斯特城，来到了迦太基。[①]

八

时間幷不閑着，幷非无所事事的悠然而逝：通过我們的感觉，时間在我們心中进行着令人惊奇的工作。时間一天又一天的来来去去，在它来时去时，把新的希望、新的回忆注入我心中，逐渐恢复我旧时的寻欢作乐，迫使痛苦撤退；但替代的虽不是新的痛苦，却是造成新痛苦的因素。何以这痛苦能輕易地深入我內心呢？原因是由于我爱上一个要死亡的人，好像他不会死亡一样，这是把我的灵魂洒在沙滩上。

这时最能恢复我的生气的，是其他朋友們給我的安慰，我和他們一起都爱着我当时所奉为眞神的一連串神話和荒渺之言，我們这顆痒痒的心，用这些邪僻的东西来搔爬着，让它們腐蝕我們的心灵。一个朋友能死去，神話却不会死。此外，在那些朋友身上还有更能吸引我的东西：大家談論，嬉笑，彼此善意的亲暱，共同閱讀有趣的书籍，彼此玩笑，彼此体貼，有时意见不合，却不会生出仇恨，正似人們对待自身一样；而且偶然的意见不同，反能增加經常意见一致的韵味；我們个个是老师，也个个是学生；有人缺席，便一心挂

① 按这是公元376年的事。奥氏在所著《駁学園派》一书中，对此次出游补充了一些細节。

念着，而欢迎他的回来：所有以上种种，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形都出于心心相印，而流露于談吐顾盼之間，流露于千万种亲厚摯热的情款；这一切正似鎔炉的燃料，把許多人的心灵融而为一。

九

朋友之間彼此相爱便是如此，甚至可以到达这样的程度：如果对朋友不以爱还爱，会觉得良心的譴責；对朋友只要求善意的表示。因此，一个朋友死去，便会伤心，蒙上痛苦的阴影，甜蜜变成辛酸，心灵完全沉浸在泪水中，死者的丧失生命，恍如生者的死亡。

誰爱你，在你之中爱朋友，为你而爱仇人，这样的人眞是幸福！一人能在你身上泛爱众人，既然不会丧失你，也不会丧失所爱的人；除了你、我們的天主，創造天地并充塞天地，充塞天地而創造天地的天主外，能有不会丧失的东西嗎？沒有一人能丧失你，除非他离弃你，而离弃了你能走往哪里，能逃往哪里去呢？不过是离弃了慈祥的你，走向憤怒的你。在你的懲罰的范围中那里能避得开你的法律？"你的法律即是眞理"，而"眞理即是你"。[1]

十

全能的天主，"求你使我們轉向你，請显示你的圣容，我們便能得救"。[2] 一人的灵魂不論轉向哪一面，除非投入你的怀抱，否則即使傾心于你以外和身外美丽的事物，也只能陷入痛苦之中，而这些美好的事物，如不来自你，便不存在。它們有生有灭，由生而长，由

① 见《詩篇》118首140节；《約翰福音》14章16节。

② 见《詩篇》79首4节。

长而灭，接着便趋向衰老而入于死亡；而且还有中途夭折的，但一切不免于死亡。或者生后便欣欣向荣，滋长愈快，毁灭也愈迅速。这是一切事物的规律。因为你仅仅使它們成为一个整体的部分，事物的此生彼灭，此起彼仆，形成了整个宇宙。譬如我們的談話，也有同样的过程：一篇談話是通过一連串的声音，如果一个声音完成任务后不让另一个声音起而代之，便不会有整篇談話了。

天主，万有的創造者，使我的灵魂从这一切贊頌你，但不要让它通过肉体的官感而陷溺于对这些美好的爱恋之中。这些事物奔向虚无，它們用传染性的欲望来撕裂我們的灵魂，因为灵魂願意存在，欢喜安息于所爱的事物群中，可是在这些事物中，并无可以安息的地方，因为它們不停留，它們是在飞奔疾馳，誰能用肉体的感觉追赶得上？即使是近在目前，誰又能抓住它們？肉体的感觉，正因为是肉体的感觉，所以非常迟鈍，这是它的特性。它所以造成的目的，是为了另一种事物，为这些事物已經綽有余裕；但对于从規定的开端直到規定的終点，飞馳而过的事物，感觉便无法挽留。因为在你創造它們的"言語"之中，事物听到这样的决定："由此起，于此止！"

十一

我的灵魂啊，不要移情于浮华，不要让你的耳朵为浮华的喧嚷所蒙蔽；你也傾听着。天主的"道"[①]在向你呼喊，叫你回来，在他那里才是永无紛扰的安乐宫，那里誰不自动抛弃爱，爱决不会遭到遺

① 譯者按："道"即天主第二位，见《新約·約翰福音》第1章，拉丁文为"Verbum"，或譯为"圣言"。

弃。瞧，事物在川流不息地此去彼来，为了使各部分能形成一个整体，不管整体是若何微小。天主之“道”在說：“我能离此而他去嗎？”我的灵魂，至少你对欺騙也已感到厌倦了，你应該定居在那里，把你所得自他的托付給他；把得自眞理的一切，托付于眞理，你便不会有所丧失；你的腐朽能重新繁荣，你的疾病会获得痊愈，你的败坏的部分，会得到改造、刷新，会和你紧密团結，不会再拖你堕落，将和你一起坚定不移地站在永恒不变的天主身边。

你为何脫离了正路而跟随你的肉体？你应改变方向，使肉体跟随你。你通过肉体而感觉的一切，不过是部分，而部分所組成的整体，你看不到，你所欢喜的也就是这些部分。如果你肉体的官感能包罗全体，如果不是由于你所受的懲罰，官感不限制于局部，那末你一定希望目前的一切都过去，以便能欣賞全体。譬如我們說的話，你是通过肉体的器官听到的，你一定不願每一字停留着，相反，你願意声音此去彼来，这样才能听到整篇談話。同样，构成一个整体的各部分并不同时存在，如果能感觉到整体，那末整体比部分更能吸引人。但万有的創造者当然更加优于这一切。他就是我們的天主，他不会过去，因为沒有承替他的东西。

十 二

如果你欢喜肉体，你該因肉体而贊頌天主，把你的爱上升到肉体的創造者，不要因欢喜肉体而失欢于天主。如果你欢喜灵魂，你应在天主之中爱灵魂，因为灵魂也变易不定，惟有固着于天主之中，才能安稳，否則将走向毁灭。因此你該在天主之中爱灵魂，尽量爭取灵魂，拉它們和你一起归向天主；你該对它們說：“爱天主，

是天主創造了一切，天主并不遥远。天主并非創造万物后便功成身退；万有来自天主，就存在于天主之中。哪里聞到眞理的气息，天主就在哪里。天主在人心曲中，而心却远远离开天主。"叛逆的人，回心轉意吧！"① 依附于創造你們的天主。和他一起，你們便能站住，获得安宁。为何你們要走上崎岖的道路？你們要上哪里去呢？你們所爱的美好都来自他，但惟有归向他，才是美好甘飴，否則即变成苦澀。这是理所必然的，因为美好旣来自天主，如放弃天主而爱上这些美好，当然是不合理的。为何你們始終奔逐于艰苦的途径？你們想在哪里找到憩息之处，哪里也找不到。你們找寻吧；决不在你們找寻的地方。你們在死亡的区域中找寻幸福的生命，幸福的生命并不在那里。那里連生命都沒有，怎能有幸福的生命呢？

他，② 我們的生命，却惠然下降，他負担了我們的死亡，用他充沛的生命消毁了死亡，用雷霆般的声音呼喊我們回到他身边，到他神秘的圣殿中，他本从此出发来到人間，最先降到童女的怀中，和人性、和具有死亡性的人身結合，使吾人不再永处于死亡之中，"他如新郎一般，走出洞房，又如壮士欣然奔向前程"。③ 他毫不趦趄地奔走着，用言語、行动、生活、死亡、入地、上天，呼喚我們回返到他身边。他在我們眼前隐去，为了使我們退回到自己內心，能在本心找到他。他不願和我們長期在一起，但并不抛开我們。他返回到他寸步不离的地方，因为"世界是凭借他而造成的，他本在世界上，

① 见《旧約·以賽亚书》46章8节。

② 按指上文的"道"。

③ 见《詩篇》18首6节。

他又现身于这世界上为了拯救罪人”。[1] 我的灵魂得罪他，向他懺悔，他便治疗我的灵魂。“人的子孙們，你們的心顾虑重重到何时为止？”[2] 生命降到我們中間，你們还不願上升而生活嗎？但上升到哪里呢？你們不是已高高在上嗎？“你們的口不是在侮辱上天嗎？”[3] 要上升，要上升到天主面前，你們先該下降，因为你們为了反抗天主而上升，才墮落下来的。

我的灵魂啊，把这些話告訴它們，使它們在“涕泣之谷”中痛哭，带領它們到天主跟前，如果你本着热烈的爱火而說話，那末你的話是天主“圣神”启发你的。

十 三

这一切，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所爱的只是低級的美，我走向深淵，我对朋友們說：“除了美，我們能爱什么？什么东西是美？美究竟是什么？什么会吸引我們使我們对爱好的东西依依不舍？这些东西如果沒有美丽动人之处，便絕不会吸引我們。”我观察到一种是事物本身和諧的美，另一种是配合其他事物的适宜，犹如物体的部分适合于整体，或如鞋子的适合于双足。这些见解在我思想中，在我心坎醞釀着，我便写了《論美与适宜》一书，大概有两三卷；天主啊，你完全清楚，我已記不起来了。我手中已沒有这书，我也不知道怎样亡失的。

---

① 见《約翰福音》1 章 10 节。
② 见《詩篇》40 首 3 节。
③ 同上，72 首 9 节。

十 四

主、我的天主，我为何要把这本书献給罗馬的演說家希埃利烏斯？我和他并不相識，他的学識在当时极負盛名，因此对他崇拜；我听到他的一些言論，使我很佩服，但主要还是由于各方面对他的褒揚标榜，我欽佩他本是叙利亚人，先精通希腊的雄辯术，以后对拉丁文又有惊人的造詣，同时对于有关哲学的各种問題也有淵博的知識。人們贊揚他，虽則不见其人，而对他表示敬爱。这种敬爱之忱是否从贊揚者传入听者之心？不然，这是一人的热情燃烧了另一人的热情。听到別人贊揚一人，因为相信是眞心的贊揚，自然会对那人产生敬爱之忱，換言之，对一人的贊揚是出于內心的情感。

为此，我是依据人們的判断而爱重一人，不是依照你天主的判断，但惟有你不会欺騙任何人。

但为何人們的贊揚希埃利烏斯和贊賞一个賽車的有名御者，或群众所称道的猎手大不相同，而是怀着尊敬的心意，一如我也希望受到同样的贊揚？为何我虽則贊賞、崇拜舞台上的脚色，却不願別人贊我、爱我像伶人一样？我宁願沒沒无聞，却不願得到这种名誉，我宁願別人恨我，不願別人这样崇拜我。在同一的灵魂，怎会分列着輕重不等各式各样的爱好呢？为何我欢喜别人身上的某种优长，而在自己身上，即使不深恶痛絕，至少表示討厌而不肯接受？我們不都是人嗎？一个爱良馬的人，即使可能变成馬，也决不願自己变成馬。可是对于优伶不能如此說，因为优伶和我同屬人类。然而我所不願的，却欢喜别人如此，虽則我也是人。人眞是一个无底的深淵！主啊，你知道一人有多少头发，沒有你的許可，一根也不

会少；可是計算头发，比起計算人心的情感活动还是容易！

至于那位演說家是属于我所敬仰的人物，我希望也能和他一样；我的傲气使我徬徨歧途，随风飘蕩，但冥冥之中，我仍受你的掌握。我眞不知道，也不能肯定地向你承认我对他的敬仰，是由于人們对他的推重，还是由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受到推重的优长？如果那些人介紹同样的事迹，不贊揚他而带着指斥輕蔑的口吻批評他，我对他便不会如此热烈尊崇；事实并沒有改变，改变的不过是介紹者的态度。看，一个灵魂不凭借坚定的眞理，便会这样奄奄一息地躺着，随議論者胸中所吐出的气息而俯仰反复，光明就被蒙蔽起来，分辨不出眞理了。其实眞理就在我們面前。

当时为我最重要的是設法使这位大人物看到我的言論和著作。如果得到他的贊許，那末我更是兴致勃勃；如果他不贊成，那末我这顆习于浮华、得不到你的支撑的心将受到打击。但我自己却很得意地欣賞着我献給他的那部《論美与适宜》的著作，即使沒有人贊賞，我也感到自豪。

十 五

我还沒有看出这个大問題的关鍵在于你的妙化之中，惟有你全能天主才能創造出千奇万妙。我的思想巡視了物质的形相，給美与适宜下了这样的定义：美是事物本身使人喜爱，而适宜是此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和諧，我从物质世界中举出例子来証明我的区分。我进而研究精神的性质，由于我对精神抱着錯謬的成见，不可能看出精神的眞面目。眞理的光芒冲击我的眼睛，可是我使我跃跃欲試的思想从无形的事物轉向綫条、顏色、大小；旣然在思想中

看不到这种种，我便认为我不能看见我的精神。另一面，在德行中我爱內心的和平，在罪恶中我憎恨內心的混乱，我注意到前者具有純一性而后者存在分裂，因此我以为理性、眞理和至善的本体即在乎純一性。同时糊涂的我认为至恶的本体存在于无灵之物的分裂中，恶不仅是实体，而且具有生命，但并不来自你万有之源。

前者，我名之为"莫那特斯"，作为一种无性别的精神体；后者我名之为"第亚特斯"，如罪恶中的憤怒，放浪中的情欲等，我眞不知道在說什么。原因是我当时并不懂得，也沒有人告訴我，恶并非实体，我們的理智也不是不变的至善。

犹如憤怒来自內心的冲动，內心动作失常，毫无忌憚地倒行逆施，便犯罪作恶；情欲起源于內心的情感，情感如毫无节制，便陷于邪僻；同样如果理性敗坏，則詖辞邪說沾污我們的生命。当时我的理性即是如此。我并不知道我的理性应受另一种光明的照耀，然后能享受眞理，因为理性并非眞理的本体。"主啊，是你燃点我的心灯；我的天主啊，你照明我的黑暗"；[1]"你的滿盈沾匄了我們"。[2]因为"你是眞光，照耀着进入这世界的每一人"，[3]"在你身上，沒有变化，永无晦蝕"。[4]

我企图接近你，而你拒絕我，要我尝着死亡的滋味，因为你拒絕驕傲的人。我疯狂至极，竟敢称我的本体即是你的本体，再有什么比这种論調更驕傲呢？我明知自己是变化无常的，我羡慕明智，希望上进，但我宁願想像你也是变易不定，不願承认我不同于你。

① 见《詩篇》17首29节。

② 见《約翰福音》1章16节。

③ 同上，9节。

④ 见《雅各书》1章17节。

为此，你拒絕我，你拒絕我的頑强狂悖。我想像一些物质的形象，我身为血肉，却責怪血肉；我如一去不返的风，我尙未归向你，我踽踽而行，投奔至旣非你又非我、也不屬于物质世界的幻象，这些幻象并非你眞理为我創造的，而是我的浮夸凝滞于物质而虛构的。我責問你的弱小的信徒們——他們本是我的同胞，我不自知的流亡在外，和他們隔离——我糾纏不清地責問他們：“为何天主所造的灵魂会有錯誤？”但我不願別人反問我：“为何天主会有錯誤？”我宁願坚持你的不变的本体必然錯誤，却不願承认我的变易不定的本性自願走入歧途，担受錯誤的惩罰。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六七岁，当时滿脑子是物质的幻象。这些幻象在我心灵耳边噪聒着。但甜蜜的眞理啊，在我探究美与适宜时，我也側着我心灵之耳聆听你內在的乐曲，我願“肃立着靜听你”，“希望听到新郎的声音而喜乐”，[①] 但我做不到，因为我的錯誤叫喊着把我拖到身外，我的驕傲重重压在我身上把我推入深淵。你“不使我听到欢乐愉快的声音，我的骸骨不能欢跃”，因为尙未“压碎”。[②]

十 六

我大約二十岁时，手头拿到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論》，我讀后即能領会，但这种聪明为我有什么用处？我的老师，迦太基的雄辯术教授，提到范疇，便动容贊叹，当时的所謂博士先生們也都交口称道，我也想望羡慕，看作一种不知如何伟大而神圣的著作。有些

① 见《約翰福音》3章29节。

② 见《詩篇》50首10节。

人自称非但听到明师的口头讲解，而且还得见老师們在灰沙中描摹刻划，才勉强領会；我和他們談起来，除了我自学心得之外，他們也談不出什么。

我以为这本书中相当清楚地談到“实体”，如人，以及屬于实体的一切，如人的外貌如何，身长几尺，是誰的弟兄或亲屬，住在哪里，生在哪一年，立着或坐着，穿鞋的或武装，在做什么，或忍受什么，总之都屬于其余九范畴，上面我仅仅举一些例子，即使在实体一类，便有无数例子。

这一切为我有什么用处？沒有，反而害了我：我以为这十項范畴包括一切存在，我企图这样来理解你天主的神妙的純一不变性，好像你也附屬于你的伟大与你的美好，以为这两种屬性在你身上好像在一个主体上，在一个物质上，其实你的本体即是你的伟大与美好，而其他物体却不因为是物体即是伟大美好，因为如果比較小一些，比較差一些，也依旧是物体。因此我对你的种种看法，都是錯誤，并非眞理，都是我可怜的幻想，而不是对于你的幸福的正确概念，你曾命令过：“地要生出荆棘蒺藜”，[1] 我們原靠劳动才能得食，这命令在我身上执行了。

当时像我这样一个听命于各种私欲的坏奴才，能閱讀一切所謂自由艺术的著作，能无师自通，有什么用处？我讀得津津有味，但并不能辨别出书中所有正确的論点来自何处。我背着光明，却面向着受光明照耀的东西，我的眼睛看见受光照的东西，自身却受不到光明的照耀。我不靠别人的讲解，不費多少劲，能理解一切有关修詞、論辯、几何、音乐、数学的論著，主、我的天主，你都清楚，因为

① 见《創世紀》3章18节。

我的聰明，我思想的敏鋭，都是你的恩賜；但我并不以此为牺牲而祭献你。所以这些天賦不仅沒有用，反而害了我。我爭取到我的产权中最好的一部分，我不想在你身边保守我的力量，反而往远方去，揮霍于荒淫情欲之中。良好的賦禀，不好好使用，为我有什么用处？因为一般勤学聪敏的人认为极难理解的那些問題，为我毫无困难，只有向他們解释时，才能感觉到疑难之处，他們中間最聪明的，也不过是最先能領会我的解释的人。

但这为我有什么用处？当时我认为你，主、天主和眞理，不过是一个浩浩无垠的光明物体，而我即是这物体的一分子。唉，眞是荒謬絕伦！但我当时确是如此；旣然我当时恬不知耻地公开对别人传授我的謬說，向你狂吠，现在我也不顾愧赧而向你天主懺悔，縷述你对我的慈爱，向你呼吁。当时我一无师承讀通了难解的著作，但对于有关信仰的道理，却犯了丑恶不堪、褻瀆神圣的錯誤，那末我的聪明为我有什么用处？相反，你的孩子們，始終依恋在你膝下，在你教会的巢中，有純正的信仰作为飲食，安稳地等待羽毛丰滿，长出爱德的双翅，即使思想拙鈍，能有多大害处呢？

主、我的天主，我們希望常在你的羽翼之下，請你保护我們，扶持我們；你将怀抱我們，我們从孩提到白发将受你的怀抱，因为我們的力量和你在一起时才是力量，如果靠我們自身，便只是脆弱。我們的福利，在你身边，才能保持不失；一离开你，便走入歧途。主啊，从今起，我們要回到你身边，为了不再失足，我們的福利在你身边是不会缺乏的，因为你即是我們的福利。我們不必担心过去离开你，现在回来时找不到归宿，因为我們流亡在外时，我們的安宅并不坍毁·你的永恒即是我們的安宅。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五

一

你賦畀我唇舌，你督促我的唇舌歌頌你的圣名；請你收納我唇舌所奉献的懺悔之祭。請治疗我全身骸骨，使我的骸骨說："主，誰能和你相似？"① 一人向你懺悔自身的情况，并沒有告訴你什么，因为一顆心即使关閉着，也瞞不过你的眼睛，人們的頑强也掙不脫你的掌握；你或出于慈爱，或为了报复，能随意軟化我們的頑强，"沒有一人能逃脫你的熏炙"。②

使我的灵魂为爱你而歌頌你，为歌頌你而向你誦說你的慈爱。你所創造的一切始終在歌頌你，从不間断，从不緘默：一切精神体是通过已經归向你的口舌歌頌你；一切动物，一切物质是通过观察者的口舌歌頌你；請使我們的灵魂，凭借你所造的万物，能擺脫疲懶，站立起来走向你，到达这些千奇万妙的創造者的身边，那里才能眞正恢复元气，才是眞正的力量。

二

任凭那些徬徨不定和怙恶不悛的人逃避你吧！你依旧注視着，洞烛他們的黑暗。即使这些人是丑恶不堪，即使万有包括这些人

---

① 见《詩篇》34首10节。

② 同上，18首7节。

在內,但万有依旧是美丽的。这些人能損害你嗎?他們能破坏你的統治嗎? 从天涯到地角你的統治是公正而完善。他們力图逃避你的圣容,但能逃往何处?哪里你会找不到他?他們所以遁逃是为了不要看见鉴临他們的你,他們閉上了眼睛冲撞你——因为你幷不放弃你所創造的任何部分——这些不义的人冲撞你,受到了正义的处分;他們自願置身于你的慈恵之外,触犯你的正义,領受你严峻的处分。显然,他們是不知道你是无所不在,不受空間的限制,你是始終鉴临着远离你的人。希望他們回身寻你;他們叛离了創造的主宰,但你幷不放弃他們。希望他們自觉地回身寻你,你就在他們心中:誰向你懺悔,誰投入你的怀抱,誰因困頓风尘而在你怀抱中流泪痛哭,你就在他心中;你会和藹地擦干他們的眼泪;因为,主,你不是一个血肉的人,你是創造他們的天主,你现在又再造他們,撫慰他們。但在我追求你的时候,我自己究竟在哪里呢?你在我面前,我則远离我自己,我不曾找到我自己,当然更找不到你了。

三

我将在我天主之前,談談我二十九岁那一年了。

这时有一个摩尼教的主教来到了迦太基。这人名福斯图斯,是魔鬼的一张巨大罗网,許多人被他优美的詞令所吸引而堕入网中。我虽則贊賞他的詞令,但我能把詞令和我所渴求的事物眞理区分开来;我对于人們交口称道的福斯图斯,不着眼于盛詞令的器皿,而着眼于他对我的知識能提供什么栥肴,因为我先已听到他学識淵博幷擅长自由艺术的声誉。

我已經讀了許多哲学家的著作,幷已記在心头。我还把有些

論点和摩尼教的冗长神話作了比較，我认为那些"多材多艺，能探索宇宙秘奥，却不識宇宙主宰"①的人們所論列的比摩尼教可信。但你、"伟大的天主，垂怜卑微的人而藐視驕傲的人"，② 你俯就誠心自怨自艾的人。那些驕傲的人，即使他們嗜奇而专精，能計算星辰与沙礫的数字，度量天体，窺測星辰运行的軌道，却找不到你。

他們凭自己的理智和你所賦畀的才能，探求以上种种，确有很多发明；他們能在好几年前預言某日某时某刻有日月蝕，他們所預測的数字絲毫不爽的应驗了。

人們对这些成就表示贊叹，沒有这种知識的人感到惊愕，那些行家却沾沾自喜。目无神明的驕傲使他們和你的无限光明隔絕；他們能預測日蝕，却看不到自身的晦蝕。原因是他們不能本着宗教精神探求他們所以能探求以上种种的才能来自何处。即使他們发现是你創造他們，也不肯把自己貢献于你，使你保持着所創造的工程：他們祭祀自己，却不肯以自身祭祀你，他們不肯宰杀和"空中飞鳥"一样的好高騖远的意願、和"海中鱗介"一样的"潛行深淵"的好奇心，以及和"田野的牲畜"③一样的佚乐，使你天主能以銷鑠一切的烈火烧毁他們导致死亡的欲望，賦予他們不朽的生命。

他們不认識"道路"，不认識你的"道"：你是通过"道"而創造了他們所計算的万类，創造了能計算的人类，創造了他們观察万物的官感和所以能計算的理智。"你的智慧是无限无量的。"④ 你的"独

---

① 见《旧約·智慧书》13章9节。譯者按該卷仅见于天主教本《旧約》，基督教新教列为"次經"，不收。

② 见《詩篇》137首6节。

③ 同上，8首8节。

④ 同上，146首5节。

子”“成为我們的智慧、正义与圣德”，① 成为我們中間的一員，向凱撒納税。他們不认識这一条从自身下降到“圣子”，再通过“圣子”而上升到“圣子”的道路。他們不认識这条道路，自以为高高在上，与星辰一样光明；因此墮落到地上，他們冥頑的心便昏瞎了。他們对于受造物有許多正确的见解，但不能以虔誠的心寻求眞理、寻求造物的主宰，因此一无所获；即使找到，“认識了天主，但不能以崇奉天主的敬礼光荣他”，感謝他；他們的思想流于虛妄，反自以为聪明，把本属于你天主的占为己有，为此之故，他們既狂且瞽，竟然以自身种种强加于你天主，即是以虛妄归于你眞理本身，“把不朽天主的光荣比于朽坏的人，比于禽兽蛇虫一般的偶像，以你的眞理变为邪說，他們不崇拜奉事造物的主宰，反而崇奉受造之物”。②

我記取了他們观察受造物所得出的正确論点，我也領会他們推算时辰季节并用观測星辰相互印証的理論，拿来和摩尼教关于这一方面的大批痴人說梦般的論著比較后，看出教外哲学著作有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日蝕月蝕以及类似现象所給我的知識，在摩尼教的著作中都无从找到。摩尼教只命令我們相信，可是这种信仰和有学术根据的推算，以及我所目睹的事实非但不符，而且截然相反。

四

主、眞理的天主，是否只要通晓这些事理，就能使你愉悅？一人精通这一切而不认識你，是不幸的，相反，不知道这一切而能认識

① 见《新約·哥林多前书》1章30节。

② 见《新約·罗馬书》1章21-25节。

你，是有福的。一人旣认識你，又明白这一切，并不因这些知識而更有福。相反，如果能认識你，能以敬事天主之礼光荣你，感謝你，不使思想陷于虛妄，那末他的幸福完全得之于你。

一人有一棵树，虽則不知道这树高几肘，粗几肘，却能享用这棵树而感謝你，比了另一人知道有多少高，有多少椏枝，并不占有这树，也不认識这树的創造者，一定更好。对于信徒也如此，世間一切財富都属于他，"似乎一无所有，却一切都有"[①]；他归向你，一切为你服务，即使連北斗星的軌道也不知道，但毫无疑义，这人比起一人能計算天体星辰，称量元素，却忽視了"用尺度、数字、衡量处置万物"[②]的你，一定更好。

五

但誰要求一个摩尼教徒論撰这些事物呢？即使不知道这些事，也能是一个虔誠的信徒。你对人說过："誠信即是智慧"。[③]有人即使精通这些学問，也能不知誠信为何物；但一人对此种学問一无所知，却敢无耻地教导别人，这人不可能是虔誠的信徒。标榜那些尘世間的学問，即使确有心得，也是虛妄；而誠信則在乎运用这些学識来贊頌你。于此可见，摩尼教人违反了此項原則，对那些事物信口雌黃，已由精于此道者証明他不学无术，那末更能清楚看出他对于其他比較深邃的問題也是一窍不通。但这人又不願别人小覰他，力图使人相信那賦畀信徒恩宠的"圣神"、"施慰之神"，威权神力都

---

① 见《新約·哥林多后书》6章10节。
② 见《旧約·智慧书》11章20节。
③ 见《旧約·約伯书》28章28节。

附在他身上。有人揭发了他关于天体日月星辰运行的謬論，这一切本与宗教无关，但他的狂妄依旧敢公然褻瀆神明，因为他不仅談論所不知的事情，甚至恬不知耻地发揮他不經的言論，还自称有神圣的威权。

我听到某一基督徒錯誤百出談論他不懂的事情，我能耐心地听他的见解，我认为这种錯誤无害于他，因为即使他不懂物质世界中受造物的位置和性质，但对于你万有的創造者未尝抱有不正确的信仰。相反，如果他认为这些問題关系到信仰的道理，而且敢于固执他錯謬的成见，那末便有害于他了。但即使有这样的弱点，在信仰的搖籃中时，有母亲的慈爱扶持着，从新生成长为“完人”，便“不再随各种学說的风气而飘搖动蕩了”。①

至于那一个在信徒之前以博士、权威、領导自居的人，竟敢宣称誰相信而跟随他，不是跟随一个凡人，而是跟随他身上的“圣神”。这人的荒謬旣已确然有徵，那么对这样的疯狂，誰能不表示深恶痛絕呢？

但我尙未能确定根据他的話，对于其他书籍所載的日夜潜运、星辰明晦等现象能不能得到解释；如果他所說是有可能，那末我对于事物的眞相依旧疑而不决，我仍将相信他具有圣德，仍将奉他的理論作为我信仰的圭臬。

六

在近乎九年之中，我的思想徬徨不定；我听信他們的話，怀着

① 见《新約·以弗所书》4章13节。

非常热烈的願望等待那位福斯图斯的蒞临。因为我偶然接触到一些教徒,他們不能答复我所提出的問題,便捧出福斯图斯,据說只要他来,我和他一談,这些問題便迎刃而解,即使有更重大的問題,他也能清楚解答。

他終于来了。我觉得他确是一个很有风趣、善于詞令的人物,一般老生常談出于他的口中便觉非常动听。可是这位彬彬有礼的斟酒者递給我一只名貴的空杯,怎能解我的酒渴呢?我的耳朵已經听够了这些濫調,我认为并不能因說得更妙而更好,說得更詳細而更眞实,我并不认为福斯图斯相貌端好口才伶俐便有明智的灵魂。向我吹嘘福斯图斯的人并沒有品藻人物的本領,不过因他娓娓的談論,便以他为有慧根、有卓见。

我还接触到另一类人;他們以为敷陈眞理,如通过粲花妙論,便认为可疑,不能傾心接受。我的天主啊,你用奇妙隐秘的方式教导我,我的所以相信,是因为你的教誨都是正确的,不論在什么地方,凡眞理照耀之处,除了你,别无其他眞理的导师。我受你的教导,已能懂得一件事不能因为說得巧妙,便成为眞理,也不能因言語的朴拙而視为錯誤;但也不能因言語的粗率而視为眞理,因言語典雅而視为錯誤;总之,智与愚,犹如美与恶的食物,言語的巧拙,不过如杯盘的精粗,不論杯盘精粗,都能盛这两类食物。

我对这人企望已久,这时听他热烈生动的議論并善于运用适当的詞令来表达他的思想,的确感到佩服。我和許多人一样佩服他,而且比别人更推重他;但我感到不耐煩的是他常被听众包围,我无法同他作一問一答的亲切談話,向他提出我所关心的問題。机会終于来到,我和朋友数人能和他叙談,而且时間也适宜于互

相酬答，我便向他提出一些使我不安的問題，我发现这人对自由学术除了文法外，是一无所知，而对文法也不过是寻常的造詣。但由于他讀过几篇西塞罗的演說，一两部塞內卡的著作，一些詩集和摩尼教用良好的拉丁文写成的几本书，加上日常口头的訓练，因此获得了应对的口才，而且由于他善于利用自己的优点和某种天賦的风度，因此更有风趣，更吸引人。

主、我的天主，我良心的裁判者，据我記忆所及，是否如此呢？我在你面前，揭露我的心和我的記忆，当时你冥冥之中在引导我，把我可耻的錯誤臚列在我面前，使我见后感到悔恨。

七

我明白看出他对于我以为他所擅长的学問是一无所知，我本来希望他能解决我疑难的問題，至此我开始絕望了。如果他不是摩尼教徒的話，那末即使他不懂这些学問，也可能具有眞正的虔誠信仰。但摩尼教的书籍，滿紙是有关天象日月星辰的冗长神話：我希望的是福斯图斯能参照其他书籍所載根据推算而作出的論証，为我作明确的解答，使我知道摩尼教书中的論点更可取，至少对事实能提出同样使人滿意的解答；这时我已不相信他有此能耐。

但我依旧把問題提出，請他研究和討論。他很謙虛地推却了，他不敢接受这个任务。他知道自己不懂这些問題，而且能坦白承认。他并不像我所遇到許多大言不慚者，竭力想說服我，却不知所云。他确有心計，虽則他的心并“不坦坦蕩蕩的对着你”①，但眞有

① 见《新約·使徒行传》8章21节。

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学識不够，不願貿貿然辯論他毫无把握并将使他陷入絕境的問題。他的誠实更使我同情他。因为虛心承认的美德比了我所追求的学問更屬可嘉。对于一切疑难的、微妙的問題，我觉得他始終抱此态度。

从此我研究摩尼教著作的兴趣被打碎了。我对教中其他博士們日益觉得失望，因为他們中間首屈一指的人物对于我疑惑不解的問題尚且不能取决。我开始和福斯图斯結交，专为研究他酷爱的文学，因为我那时已担任迦太基的雄辯术教授，教导青年文学。我和他一起閱讀他早已耳聞而願意閱讀的、或我认为适合于他的才能的书籍。总之，我原来打算在該教中作进一步的研究，自从认識这人后，我的計划全部打銷了。但我并不和他們完全决裂；由于我找不到更好的学說，我决定暫时滿足于我过去盲目投入的境地，除非得到新的光照，使我作更好的选择。

那个福斯图斯，本为許多人是"死亡的罗网"① 却不知不觉地解脫了束縛我的罗网。我的天主啊，这是因为在你隐我的計划中，你的双手并沒有放弃我；我的母亲从她血淋淋的心中，用日夜流下的眼泪为我祭献你。你用奇妙的方式对待我。我的天主，这是你的措施。因为"主引导人的脚步，规定人的道路"。② 不是你双手再造你所創造的东西，怎能使我得救呢？

八

你又促使我听从别人的意见，动身赴罗馬，宁願在罗馬教书，

① 见《詩篇》17首6节。

② 同上，36首23节。

不願继續在迦太基教书。

至于我所以作此决定的原因，我不能略过，不向你懺悔，因为在这些經历中，你的高深莫測的計划和对我們关切备至的慈爱是应得我們深思和称頌。

我的所以願意前往罗馬，不是由于劝我的朋友們所許給我的較优的待遇和較高的地位，——虽则当时我对二者并非无动于衷——主要的，几乎唯一的原因，是由于我听說罗馬的青年能比較安靜地讀书，受比較严格的紀律的約束，不会乱哄哄地、肆无忌憚地冲进另一位教师的教室，沒有教师的許可，絕不容許学生闖进去。相反，在迦太基，学生的恣肆眞是令人痛恨，无法裁制，他們恬不知耻地横冲直撞、近乎疯狂地扰乱为每一学生的利益而制定的秩序。他們带着一种令人惊奇的冥頑不灵干出种种不正当的行为，如果不是有习慣纵容他們，竟应受法律的处分。这种习慣更显示出他們的不堪，因为他們做了你的永恒的法律所絕不容許的事，还行所无事地自以为逍遙法外；其实他們的盲目行动即是一种懲罰，他們所身受的害处远过于加給别人的害处。

我在讀书时期，便不願染上这种习气，可是我做了教师，却不能不加含忍，因此我願根据一个熟悉情况的人介紹而到沒有这种行径的地方去。可是惟有你才是"我的希望，我在人世間的福分"，①你为了拯救我的灵魂使我易地而居，使我在迦太基如受針刺而想出走，又通过人們摆出罗馬的嫵媚风光来吸引我；这些人都爱着死亡的生命，有的在沉沉醉梦之中，有的則作出虛妄的諾言，

① 见《詩篇》141首6节。

你却暗中利用我和这些人的腐朽来糾正我的步伐。因为那些搗乱我的安閑生活的人，是被一种可耻的疯狂所蒙蔽，另一方面，这些劝我改变环境的人，也只是出于尘俗之見，我則厌恶我在此地所受的眞正痛苦，因而追求那边虚假的幸福。

天主啊，你是知道我为何离此而他往，可是你并不向我点明，也不指示我的母亲；我的出走使她悲痛欲絕，她一直跟我到海滨。她和我寸步不离，竭力要留住我，或跟我一起动身；我欺騙她，推說有朋友等候順风开船，在他出发之前，我不願离开他。我說謊，欺騙了我的母亲，欺騙了这样一位母亲：我竟出走了。你的慈爱宽赦了我这一罪行，因为你保留了满身丑恶的我不被海水淹沒引导我到你恩宠的泉水中洗滌我，并擦干了我母亲每天在你面前为我流在地上的泪水。

我的母亲不肯独自回去，后来勉强听我的劝說，答应那一夜留在离我們泊船不远的一所紀念西普利亚努斯[①]的教堂中。可是就在那一夜，我偷偷地溜走了，她还在堂中祈祷痛哭。

风起了，扯足了我們的布帆，海岸在我們的視綫中消失。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彼岸的母亲悲痛得如痴如狂，她的埋怨声、呻吟声上彻你的双耳，而你并不理睬她；你为了扫除我的私欲，使我的欲望攫我而去；你用痛苦的鞭子懲罰我母亲偏于骨肉的爱，因为她欢喜我在她身边，如寻常母亲的心情，而且远过于寻常母亲，但她想不到我的出走，是你为她准备莫大的快乐。因她不会想到，所以只有痛哭、悲号；这种苦况說明夏娃传給她的遺产，她在呻吟中生育

① Cyprianus，基督教早期教父之一，迦太基主教，在258年上殉教。

了我，又用呻吟来寻觅我。但她埋怨了我的欺騙，埋怨了我的忍心后，又轉而为我向你祈祷，回到家中继續她的日常生活，我則继續我前往罗馬的行程。

九

我到罗馬了，迎接我的是一頓疾病的鞭子，我正走向着地獄，带着我一生对你、对我、对别人所犯的罪业，这罪业旣多且重，加重了使"我們在亚当身上死亡"①的原罪的鉄鏈。这些罪恶，你尙未在基督之中寬赦我，基督也尙未用十字架解除我犯罪后和你結下的仇怨。因为我当时所信仰的基督不过是一个幻象，幻象怎能用十字架解除仇怨呢？我的灵魂已陷于眞正的死亡，而我当然还以为基督肉体的死亡是虛假的；基督的肉体眞正死亡过，我这个不信基督肉体死亡的灵魂也只有虛假的生命。

我的热度越来越高，已經瀕于死亡。如果我那时死去，我将到哪里去呢？只能到烈火中去，按照你的眞理的法則，接受我一生罪恶应受的极刑。我的抱病，我母亲并沒有知道，但她虽則不在，却为我祈祷；你是无所不在，不論她在哪里，你俯听她的祈祷；我虽身在罗馬，你却怜憫我，恢复我身体的健康，虽則我叛逆的心依旧在痼疾之中。

我处于如此严重的危险中，并不想領受"洗礼"。童年的我眞的比当时的我好，我童年时曾要求热心的母亲为我举行"洗礼"，这一点上文已經回忆而懺悔过。我所度的岁月不过增加我的耻辱；

① 见《新約·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

你不使如此不堪的我灵与肉双双死亡，而我的狂妄反而讥笑你忠告的药石。如果我母亲的心受此打击，这創伤将永远不会痊愈。我真是无法写出我母亲对我所抱的心情，她的精神生养我所担受的劬劳，远过于她肉体生我时顾复的勤苦。

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猝然死去，必将使慈母肝腸寸断，我不知道这創伤将如何治疗。她作了如許的祈祷，她連續不断的祈祷到哪里去了？不会到别处去，只能到你那里。你，慈爱的天主，能輕視一个节妇的“忏悔謙抑的心”①嗎？她是乐善好施，服从并伺候你的圣賢們，她从不間断的每天到你的祭台前参与献礼，从不間断的每天早晚两次到你的圣堂中，不是去听些无稽之談，或老太婆們的饒舌，而是听你的圣訓，你也听她的祈祷。她的流泪，不是为了向你要求金銀，或人世間飘浮脆弱的东西，而是要救护自己儿子的性命，她的所以能如此，是出于你的恩賜，你能輕視她的眼泪，拒絕而不援手嗎？主啊，当然不会的，相反，你在她身边，答应她的要求，按照你預定的步驟而实行。你在梦中給她的答复，上文我已提到的和沒有提到的，她是念念不忘，在日常祈祷中，奉为你授給她的左劵，你决不会欺騙她。因为“你的慈爱是永永不匱的”②，你寬免了一人的負債后，你对这人許諾什么，反而如你自己負有債务。

十

你治疗我的疾病，你使你婢女的儿子恢复肉体的健康，为了能給他另一种更好、更可靠的健康。

① 见《詩篇》50首19节。

② 同上，117首1节。

这时我在罗馬依旧和那些騙人的伪"圣人"保持联系：因为我不仅和一般教徒、"听讲者"①——我的居停主人即是其中之一，我在他家中患病而痊愈的——还和他們所謂"选徒"交游。

那时我还以为犯罪不是我們自己，而是不知道哪一个劣根性在我們身上犯罪，我即以置身于事外而自豪；因此，我做了坏事，不肯认罪，不肯求你治疗我犯罪的灵魂，我专爱推卸我的罪責，而归罪于不知道哪一个和我在一起而并非我的东西。其实这完全是我，我的狂妄把我分裂为二，使我与我相持，我既不承认自己是犯罪者，这罪更是无可救药了；我是如此无賴凶悍，宁願你全能天主在我身上失败而任我毁灭，不願你战胜我而挽救我。

你尙未"为我的口設下遮拦，为我的唇装置关鍵，使我的心不傾向于邪恶的言語，使我不和作恶的人同恶相济"②，因此我依旧和他們的"选徒"往来，但我对于这种錯謬学說已不再希望深造；在我尙未找到更好的学說之前，我决定暫时保留，但已較为冷淡松弛了。

这时我心中已产生了另一种思想，认为当时所称"学园派"③哲学家的識见高于这些人，他們主张对一切怀疑，人不可能认識眞理。我以为他們的学說就是当时一般人所介紹的，其实我尙未捉摸到他們的眞正思想。

我也毫不掩飾地批評我的居停主人，我觉得他过于相信摩尼教书中所充斥的荒唐不經之說。但我和他們的交誼依旧超过其他

① 指摩尼教的普通信徒。

② 见《詩篇》140首3–4节。

③ 按即阿尔塞西拉斯(Arkesilas 公元前375–240)等所創的"新柏拉图派"。

不参加摩尼教的人。我已不像过去那样热心为該教辯护，可是由于我只和他們熟稔——有許多教徒匿居罗馬——我便懶于探求其他宗教，我也不再希望在你天地主宰、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創造者的教会內寻获他們先前使我脫离的眞理。我以为相信你具有人的肉体，相信你和我們一样方趾圓顱，是太荒謬了。想到我的天主，我只能想像一团物质——我以为凡存在的东西都是如此——这是我所以坚持我不可避免的錯誤的主要而几乎唯一的原因。

为此我也相信存在着恶的本体，是一团可怖的、丑陋的、重浊的东西——摩尼教名之为“地”——或是一种飄忽輕浮的气体，这是他們想像中在地上爬行的恶神。由于我尚有一些宗教情感，我不得不相信善神不能創造恶的本体，因此我把这团东西和善对峙着，二者都是无限的，恶的势力比較小，善的势力比較大；从这个害人的原則上，产生了其他一切侮辱神明的謬論。

我的思想每次企图返回到“公教”①信仰时，总觉障碍重重，因为我理想中的公教信仰，并非公教的信仰。我以为設想你天主——我向你誦說你的慈爱的天主——除了和恶神对立的部分我认为必然有限度外，其余部分都是浩浩无限，比了設想你各部分都限制于人的形体之中，一定更符合虔誠的宗教精神。我以为相信你沒有創造恶——由于我的愚昧无知，我心目中的恶是一个实体，甚至是物质的实体，因为我只能想像精神是一种散布于空間的稀薄物体——比了相信恶的本体来自你，也比較好。至于我們的救主，你的“独子”，② 我以为他为了拯救我們，从你光明的庞大体质中分出，

① 按天主教也称公教。

② 按指耶穌基督。

除了我的凭空想像外，我对他什么不相信。因此，我以为这样的性体不可能生自童女瑪利亚，否则必然和肉体混淆；而按照我的想像，我看不出怎样能混合而不受玷污。因此我害怕相信他降生成人，因为我将不得不相信他受血肉的玷污。

现在，凡蒙被你的宠光的人讀我的懺悔，将善意地、亲热地哂笑我；可是我当时的确是如此。

十一

其次，在我看来，摩尼教中人对你的圣經所提出的批評，是无法辯駁的。但我有时很希望能和一位精通圣經的人討論每一問題，听取他的见解。

有一位名埃尔比第烏斯的人曾对摩尼教徒作过演讲和辯論，我在迦太基时，他的言論已給我一些印象，因为他引用了圣經上几段很难解答的文字。摩尼教徒的答复，我认为是軟弱无力的。所以他們也不輕易公开发表，仅仅私下对我們提出。他們說新約文字已經不知道由那些人竄改，竄改的目是把犹太人的法律羼入基督教教义，但他們却又拿不出一本未經竄改的本子。而我一方面，也只能想像物质，被那些"庞然大物"所掌握，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使我无从呼吸你的眞理的清彻纯净的空气。

十二

我开始在罗馬从事于教授雄辯术的工作，这是我所以来此的目的。我先在家中招收一些学生，由于他們的宣传，外界开始对我注意了。

我听到罗馬有一种不见于非洲的情况。别人告訴我非洲那些敗坏青年的搗乱行为这里的确沒有，但“为了賴学費，許多学生串通好，会突然轉到另一个教师那里，錢財重于信义，以致不惜违反公道”。

我便也憎恶他們这种行径，但不能說是出于一种正当的憎恨，因为我的所以怀恨他們，与其說是为了他們損害别人的非法行为，不如說是为了直接加于我的損失。

这种人哪里还有人格，他們“远离你而犯奸淫”[①]，流連于时間所玩弄的浮影，貪嗜着沾污他們双手的粪土般的利益，拥抱着这个消逝的世界，却蔑視永久存在的你，正在呼喚并宽恕一切失身于邪恶而能迷途知返者的你。现在我一面是憎恨这种人的敗坏无耻，一面却爱他們，希望能糾正他們，使他們能爱所鉆研的学問过于金錢，爱你眞理的天主，更爱眞正幸福的泉源与純洁的和平过于学問。但那时我只为自身打算，不願忍受他們的恶劣行为，不能为你打算，希望他們改过迁善。

十 三

这时米兰派人到罗馬，請罗馬市长委任一位雄辯术教授，并授予他公費旅行的权利。我通过那些沉醉于幻想的摩尼教徒——我从此将和他們脫离关系，但我們双方都不知道——謀这职务。我写了一篇演說稿上呈于当时的市长西瑪庫斯，他表示滿意，便派我去米兰。[②]

---

① 见《詩篇》118首77节。

② 这是384年秋天的事，奥氏在罗馬仅几个月。

我到米兰后，便去拜謁安布罗西烏斯主教[1]，这是一位举世聞名的杰出人物，也是一个虔敬你的人。他的坚强有力的言論把你的“麦子的精华”、你的“欢愉之油”[2]和你的“和醇的酒”[3]散发給你的子民。我不自知地受你引导走向他，使我自觉地受他引导归向你。

这位“天主的人”慈父般接納我，并以主教的风度欢迎我来此作客。

我开始敬爱他，但最先并不把他作为眞理的明师——我已絕不希望在你的教会內找到眞理——不过把他視为一个对我和藹可亲的人物。我很用心地听他对群众所作的談論，但不抱着应有的目的，而好像是为了測驗他的口才是否符合他的声誉，是过还是不及；我全神貫注地諦听着，已被他的詞令所吸引，但对于內容并不措意，甚至抱着輕視的态度；我欣賞他吐属的典雅，觉得他比福斯图斯淵博，但論述的方式，則福斯图斯更有风趣，更容易感动人。至以內容而論則两人是无可比拟的，一个是沉溺于摩尼教的謬說，一个是以最健全的生命之道传給大众。

救恩还远离着像我这样的罪人，但我漸漸地、不知不觉地在近上去。

十四

我不注意他所論的內容，仅仅着眼于他論述的方式，——我虽

① 安布罗西烏斯(340--397)是古代基督教教父之一，374年任米兰大主教。

② 見《詩篇》80首17节；44首8节。

③ 引用安布罗西烏斯的一句詩。

则不希望导向你的道路就此暢通，但总抱着一种空洞的想望——我所忽視的內容，随着我所欽爱的詞令一起进入我的思想中。我无法把二者分别取舍。因此我心門洞开接納他的滔滔不絕的詞令时，其中所涵的眞理也逐漸灌輸进去了。

我开始觉得他的见解的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此以前，我以为公教信仰在摩尼教徒的責难之前只能捫口无言，这时我觉得公教信仰并非蛮不讲理而坚持的，特别在一再听了安布罗西烏斯解答«旧約»上一些疑难的文字之后；我觉得我过去是拘泥于字面而走入死路。听了他从文字的精神来詮释«旧約»中許多記載后，我后悔我的絕望，后悔我过去相信摩尼教对«旧約»律法先知书的讕議排斥是无法反駁的。

但我并不因此而感觉到公教的道路是应該走的，因为即使公教有博学雄辯之士能詳尽地、合理地解答难题，我认为并不因此而应該排斥摩尼教信徒，双方是旗鼓相当。总之，在我看来，公教虽不是战敗者，但还不是胜利者。

这时我竭力思索、找寻足以証明摩尼教錯誤的可靠証据。如果我当时能想像出一种精神体，则我立即能駁斥摩尼教的凿空之説，把它从我心中抛出去；但我做不到。可是对于官感所能接触的物质世界和自然界，通过观察、比較后，我看出許多哲学家的见解可靠得多了。

因此，依照一般人所理解的"学园派"的原则，我对一切怀疑，在一切之中飄飖不定。我认为在我犹豫不决之时，既然看出許多哲学家的见解优于摩尼教，便不应再留連于摩尼教中，因此我决定脫离摩尼教。至于那些不識基督名字的哲学家，我也并不信任他

們，請他們治疗我灵魂的疾病。

为此，我决定在父母所囑咐的公教会中继續做一名“望教者”，等待可靠的光明照耀我，指示我前进的方向。

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六

一

“我自少即仰望你”，[1] 但为我，你究竟在哪里？你退藏到哪里去了？不是你造了我，使我异于走兽，灵于飞禽嗎？我瞎中摸索于倾斜的坡路上，我在身外找寻你，我找不到“我心的天主”，我沉入了海底。我失去了信心，我对于寻获眞理是絕望了。

我的母亲已追踪而来了，她凭着堅定的信心，不辞梯山航海来找寻我，她一心依恃着你而竟能履险如夷。在渡海时的惊涛駭浪中，她反而安慰船上的水手們；凡是初次航海的人，一有恐惧，往往需要水手們的慰藉；她却保証他們旅程安全，因她在梦中已經得到你的指示。

她见我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见我对寻求眞理已經绝望。我告訴她我已不是摩尼教徒，但也不是基督公教徒，她听了并不像听到意外的喜事而欢欣鼓舞。她仅仅对我可怜的处境部分的稍感安心，使她在你面前痛哭我犹如哭死去而应該复活的人，她把意象中躺在棺柩上的我奉献于你，希望你对寡妇之子說：“少年，我命你起来”，希望“死人坐起来，开始說話，交还給他的母亲。”[2] 她听到她每天向你哀求的事已大部分实现，并不表示过度的喜乐。我虽未

---

① 见《詩篇》20首5节。

② 见《新約·路加福音》7章12节。

曾获得眞理，但已从错誤中反身而出。不仅如此，她确信你已允許整个賜給她，目前未完成的部分一定也会給她的，所以她安定地、滿怀信心地对我說，她在基督中相信她在去世之前，一定能看到我成为热心的公教徒。她对我是如此說，而对你、慈爱的泉源，她是加紧祈祷，哭求你加速你的援助，照明我的黑暗。她是更热切地到圣堂中，全神貫注的聆听安布罗西烏斯的言論，犹如仰吸“流向永生的泉水”。[①] 她敬爱安布罗西烏斯无异天主的使者，因为她知道是安布罗西烏斯引导我进入这种徬徨的境界，她坚信我从疾病回复到健康正应如医学上所謂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

二

她展謁圣人的坟墓时，依照在非洲的习惯，带了酒羹面包去的，但受到守門者的阻止，她知道了这是主教的禁令，就虔誠地、虛心地服从，她非常自然地承认自己的不良习慣，絕不抱怨禁令，这种态度眞使我惊奇。她所以能如此，正是由于她的思想不为酒困，能泰然捐弃旧习而絕无仇視眞理之心，不似許多男女听到提倡节制的歌曲时和酒徒們对着一杯薄酒那样感到兴味索然。她带着一籃寻常菜肴，除了自己吃一些外，其余分食别人；为了不在众人前标奇立异，她也合乎节制地仅飮一小杯淡酒，如果依照旧例，向几位死者的坟墓致敬，她就斟酒一盞向各墓遍致敬意，就以这淡酒和水分酌在場的人，自己則奉陪着仅飮少許。她所以如此，旣合于虔誠的礼数，也是严于嗜飮的克制。

① 见《新約·約翰福音》4章14节。

她一旦知道这位著名的讲道者，这位热心的主教禁止这种方式，即使有节制的人也在所不准，一面为了防止造成酗酒的机会，一面亦因这种类于祭祀祖先的仪式，未免近似外教的迷信，她便翕然地服从。她知道把一瓣心香清淨地供奉于殉教者的墓前，即可以替代盈筐的人間羞饌；一面对貧穷的人，她是尽力施舍，同时他在那里参加了分食"主的圣体"的礼仪，[①] 因为殉教者效法主的受难而牺牲，因之获得花冠。

主、我的天主，——这是我的心在你面前对这事的猜想——我以为如果发此禁令的不是她所敬爱的安布罗西烏斯，要使我的母亲去除这个习慣，可能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她为了我的得救，所以特别敬重安布罗西烏斯，而安布罗西烏斯看见她如此虔誠生活，如此热心于各种善举，如此經常地参拜圣堂，对她也自敬重。安布罗西烏斯对我往往称誦她的懿行，祝賀我有这样一位母亲，可是他不知道她有这样一个对一切怀疑，不想找寻生命之道的儿子。

三

在我祈祷时，我还不知道呻吟，向你乞援，我却专心致志地探求，我的思想为辯論而輾轉反側。我眼中的安布罗西烏斯不过是一个世俗場中得到許多大人先生們尊敬的幸运人物。惟有他的独身不娶，我认为我是办不到。至于他所抱的希望，他由声望高而遭受的考驗，所作的奋斗，他在困难中所享到的安慰，他心灵的口舌

---

① 按指天主教的"弥撒"与"領圣体"。

咀嚼你的“餅”时所尝到的滋味，对于这一切，我是毫无概念，也一无經驗。

同样，他也不知道我內心的动蕩，我所面临的危险深淵，我不可能照我的願望向他請教我所願請教的事情。他門庭若市，都是有要事有困难請他帮助的人，不容許我和他細談，向他請益。至于沒有人找他的一些余暇，他为了維持身体，进必要的飲食，或为維持精神而从事閱讀。

在閱讀的时候，他的眼睛一頁一頁浏览下去，他的心体味意义，他的口舌不出声而休息。往往我們到他那里——因为他从不禁止任何人入內，也沒有事先传达的习慣——见他在凝神閱讀，我們在靜默中坐了片刻，便退出了（因为看见他如此全神貫注于书中，誰敢打扰他？）。我們猜想他仅仅得到这片刻的空暇，摆脫事务的紛扰，不作它用，专用之于調养精神，便不应該冒昧打扰他。可能他的不出声，是为了避免听者注意，遇到晦澀的文字要求他解释，或討論疑难的問題，因而耽誤了时間，不能讀完他所預定要讀的书。另一方面，他的声音很容易嘶哑，为了調养声息，也更有理由默讀了。总之，不論他如此做有什么用意，像他这样的人，用意一定是好的。

除了和他作簡短的談話外，我确实沒有机会請教駐在他胸中的神圣指导者。我想找寻他空暇的时間，向他傾吐我的郁結，可是找不到。每逢星期日，我去听他对群众正确地討論眞理之言，我日益相信过去那些欺騙我的騙子用狡獪污蔑的方法，对圣經造成一系列的症结，都是可以消解的。

我一朝发现你通过慈母公教会賦予恩賜而使之再生的精神子

女們，对于《創世紀》上"人是依照你的肖像而創造的"① 一节的解释，并不教人相信或想像你具有人的肉体的形状，虽則我对于精神体的性质还是絲毫捉摸不到，但我已很高兴地感到惭愧，我多年来的狂吠，不是反对公教信仰，而是反对肉体想像出来的幻影。一个本該研究学习的問題，我却先予肯定而加以攻击，在这一点上，我过去眞是太卤莽、太放肆了！你是高高在上而又不违咫尺，深奥莫測而又鉴临一切，你幷无大小不等的肢体，你到处充盈却沒有一处可以占有你的全体，你不具我們肉体的形状，但你依照你的肖像造了人，人却自頂至踵都受限于空間之中。

四

我既然不懂"你的肖像"所指何物，应該推究、探索这一端信仰的意义，不应悍然加以抨击，似乎信仰仅是我所猜想的。我的心越被尖銳的疑虑消蝕，催促我接受眞理，我也越悔恨自己如此长期被一个眞理的諾言所玩弄欺騙，犯了幼稚的錯誤和盲从，把許多謬論說成是眞理。至于这些謬論，我以后才明白看出。我从此也确切知道，在我盲目地攻击你的公教会时，是以不可靠的见解視为确实可靠。我虽尙未认識公教会所教导的都是眞理，但至少认識到我过去竭力攻击的幷非公教会的道理。为此，我的天主，我感到惭愧，思想有了轉变，我高兴看到你的唯一的教会，你的独子的妙体，我幼时教給我基督名字的教会，幷不使人意味到幼稚的废話，它的純正的教义幷沒有把你万有的創造者約束在空間——虽則是广大

① 见《創世紀》9章6节。

无边的空間——之中，限制在人的肉体的形状之中。

还使我高兴的，是我不再用过去的眼光讀«旧約»的律法和先知书了，过去看到許多矛盾荒謬之处，指責你的圣賢們有这样的思想，而其实他們幷无这种思想。我很高兴听到安布罗西烏斯在对群众布道时一再提出要我們謹守的金科玉律："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①；对有些記載，单从字面看，好像錯謬，他移去神秘的帷幕，揭出其精神意义，虽則我对于他的见解还不能辨别眞伪，但听后幷不感到抵触。我执持着我的心，不敢輕易相信，害怕墮入深淵，可是我的趑趄眞害死我。我希望对于我所不了解的問題，能像"三加七等于十"一样的明确起来。当然我不会如此狂妄說这一点也不能理解，但我要求其他一切，凡我耳目所接触不到的物质，或我思想只能悬拟为物质的精神体，也都能同样地明确起来。

我本来能够用信仰来治疗我的疾病，澡雪我的思想，使之趋向你永久存在而沒有絲毫欠缺的眞理；可是犹如一人受了庸医的害，往往对良医也不敢信任，同样我灵魂的病，本来只能靠信仰来治疗的，但由于害怕信仰錯誤，便不願治疗，拒絕你亲手配制的、施送世界各地的病人的、具有神效的信仰良医。

五

从这时起，我已經认为公教教义是比較可取、比較审愼、而且絕不用欺騙手段命令人相信未經証明的——或是可能証明而不是任何人都能領会的，或是不可能証明的——道理，不像那些摩尼教

① 见«哥林多后书»3章6节。

人冒失地标榜科学，訕笑信仰，却以无法証明为借口，强令人相信一大批的荒唐神話。

主啊，你用非常溫柔非常慈祥的手逐漸搏塑我的心，我注意到有无数事物，我既未目睹，又未亲历，而我相信了：譬如各国历史上的許多事迹，有关某地某城的許多事件，我并未看见，我听信朋友們，医生們，以及許多人的話，因为不如此，我們生活于此世便不能有所作为。最后，对于父母生我，我不是毫无疑义嗎？而这一点，我只能凭耳聞而相信，否則我不能知道。你又使我认識到应受譴責的不是那些相信你在世界上树立了无上权威的圣經的人們，而是那些不信圣經的人們，如果他們对我說："你怎样知道这些书是唯一天主的眞实而絕不虛言的圣神传授人类的？"我决不能听信他們，因为正是这一点特別屬于信仰的范围：因为各式汚蔑性的責难論战，我所讀过的許多哲学家的辯論都不能拔除我对你的存在，——虽則我不懂你的存在的性质——对你的統攝世界的信仰。

对于这方面，我的信仰有时比較坚强，有时比較薄弱，但我始終相信你存在并照顾我們，虽則我还不知道对于你的本体应有什么看法，也不知道哪一条道路通向你或重返到你身边。

由于我們的能力薄弱，不能单靠理智来寻获眞理，便需要圣經的权力，从此我也开始看出如果你不是要人們通过圣經而相信你、寻获你，你决不会使圣經在全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权。

至于圣經中往往和我的见解抵触矛盾，在我听了許多正确的解释后，我以为这是由于其含义的奥妙高深。为此，圣經的威权更显得崇高，更配合神圣的信仰，一方面为一般讀者是明白晓暢，而同时又保留着深奥的內蘊，使人能作更深刻的研究；一面文字浅近

通俗，使人人可解，而同时使不是“心地輕浮”① 的人能致力研究；一面怀抱群众，而同时又让少数人通过狭窄的口子到达你身边；但如果圣經沒有如此崇高的威权，如果不吸收群众到它謙虛神圣的怀抱中，进入的人将更为稀少。

我在如此思索时，你就在我身边；我叹息时，你傾听着；我在飘蕩时，你掌握我；我走在世俗的大道上，你并不放弃我。

六

我热中于名利，渴望着婚姻，你在笑我。这些欲望使我遭受到辛酸的困难，但你的照顾却远过于放任我享受那种不属于你的乐趣。

主，你願意我回忆往事并向你懺悔，請你看看我的心。你把我胶粘于死亡中的灵魂洗拔出来。希望它从此能依附于你。

我的灵魂是多么可怜！你刺它的創伤，使它抛弃一切而轉向超越万有、万有賴以存在的你，希望它轉向你而得到痊愈。我是多么可怜！你采取什么办法促使我感觉到处境的可怜呢？这是在我准备朗誦一篇歌頌皇帝的文章的那一天。文中說了許多謊言，而这些謊言会获得知音的激賞。这时我的心惦念着这件事，燃烧着狂热的思想。我走过米兰某一条街道时，看见一个貧窶的乞丐，大概喝飽了酒，欣欣然自得其乐。我不禁叹息着对同行的几个朋友說起，我們醉生梦死带来了多少痛苦，在欲望的刺激下費尽心机作出如許努力，而所背負的不幸的包袱却越来越沉重的压在我身上，

① 见《旧約·德訓篇》19章4节。譯者按《德訓篇》仅见于天主教本《旧約》，基督教新教列为“次經”，不收。

我們所求的不过是安稳的快乐，这乞丐却已先我而得，而我們还可能終无所获。这个乞丐花得几文錢，便获得当前的满足，而我正在艰辛困頓中百般追寻。果然他所得的快乐并非真正的快乐，可是我所貪求的比这更属渺茫。总之他是兴高采烈，我是神情頹丧，他是无忧无虑，我是顾虑重重。如果有人問我："你願意快乐呢，还是願意忧患？"当然我回答說："願意快乐。"如果再問我："你願意和那个乞丐一样，还是像你现在这样？"我却仍願在徊徨疑虑中与我周旋。这是由于错誤的偏见，并非由于真理。因我不应自以为学問富裕而比他优越，我的学問并不給我快乐，不过是取悦于他人的一套伎俩，不是为教育人們，只是討人們的欢喜。为此，你要用紀律的杖"打碎我的骸骨"。①

如果有人对我的灵魂說："关鍵在乎快乐的趣向。乞丐之乐，志在酣醉，你則志在光荣。"希望我的灵魂避开这样的人。主啊，所謂光荣，是什么光荣？并不是在你怀中的光荣。所謂快乐，并非真正的快乐，这光荣也不是真正的光荣，只会更搗乱我的精神。那一夜，乞丐醺醺熟睡，我則带着我沉醉的心情而入睡，睡而又起，起而再睡。你知道，多少天在这般情况下过去了！的确，关鍵在乎快乐的趣向，我知道神圣的希望所带来的快乐，和这种虛空的快乐有天壤之别。但在当时，我們两人也有差别，无疑地他是更幸福，不仅因为他是一团高兴，我是滿怀愁緒，而且他是祝望别人幸福而获得了酒，我是用謊言去追求虛名。

那天，我在这一方面对朋友們說了很多話，而且遇到类似的情

---

① 见《詩篇》41首11节。

况，我往往反省自身的处境，看到生活的不协而使我感觉痛心，倍增我的苦悶，遇到幸运的机会，我也懒于伸手，因为机会入我掌握之前，便已飞跃而去了。

七

我和意气相契的朋友們談到这些問題，都是感慨交集。我特别和阿利比烏斯与內布利提烏斯两人談得最投机。阿利比烏斯是我的同乡，他出身是城中望族，年龄比我小。我在本乡和迦太基教书时，阿利比烏斯从我受业。他见我待他好，又认为我有学問，非常敬爱我；我见他年紀虽輕，却具有杰出的天赋德性，所以也喜爱他。但迦太基风行着輕浮的戏剧，这种风气的巨浪吞噬他，使他沉湎于竞技游戏中。他自暴自弃流連于嬉戏中时，我正执教于公立的雄辯术学校中。由于我和他的父亲意见不合，他不来听我的課了。我听說他染上对竞技的嗜好，为他非常忧急，认为他势必丧失或已經丧失了美好的前途。我既不能用朋友的名义，也不能用师长的权力，劝告他或約束他使他回头，因为我认为他和他的父亲对我抱着同样的见解，而事实他并不如此。他不顾父亲对我的意见，开始来向我問候，到我的教室中听課，但过了一些时候又中止了。

我并不想对他进行些工作，使他不至于被这种荒唐游浪的盲目嗜好毁了他良好的賦禀。可是你天主統御着所造的万有，你并不忘記他将在你的子女中間成为施行你的“圣事”的主教①；为了使他的改过迁善明显地归功于你，你便通过不知不觉的我进行这

① 阿利比烏斯于394或395年成为塔加斯特城主教。

項工作。

有一天，我坐在讲席上，面对着学生的座位，阿利比烏斯来了，他向我致敬后，坐下来用心听我的讲論。适巧我手中拿着一篇文章，我解释时，偶然想起用竞技游戏作为比喻，为了使听者更有趣味、更清楚了解我的意思，我尖銳地諷刺了那些为此种不良嗜好所俘虏的人們；我的天主啊，你知道我那时絕不想治疗阿利比烏斯所染上的疾疫。可是他把我的話拍在自己身上，认为我是为他而发的；别人听了会对我憤恨，而这位正直的青年听了却憤恨自己，反而更热烈地敬爱我。

从前你已經說过，而且記录在你的圣經中："責备具有智慧的人，他必然爱你。"[①] 我并不責备阿利比烏斯，但你利用一切若有意若无意的人，随从你預定的程序——这程序也是公正的——使我的心和唇舌成为通紅的火炭，炙除这个具有良好希望的灵魂的腐烂部分，使之痊愈。誰不体会到我从肺腑中傾述的你的慈爱，就任凭他沉默而不歌頌你！

阿利比烏斯听了我的話，便从他自願墮入而且感觉无比乐趣的黑暗深坑中跳出来。他用坚强的自制，刷新了自己的心灵，摆脫了竞技游戏带来的污秽，不再涉足其間了。后来他消解了父亲的意见，仍欲从我，他的父亲也依他的願望，重使他就学，但也和我一起陷入迷信的罗网；他敬重摩尼教徒們所衒耀的苦行，以为眞是如此卓絕。其实这种刻苦不过是疯狂和欺骗；一些尚未接触到高深道德的人，容易被伪装的道行所迷惑，以致优秀的灵魂也会墮入他

① 见《旧約·箴言》9章8节。

們的圈套。

八

阿利比烏斯并不放弃他的父母向他夸耀的世俗場中的前途，因此先我到罗馬，攻讀法律；在那里，又不可思議地、怀着一股不可思議的热情被角斗表现所攫取了。

开始他对此只觉得厌恶。有一次，他的朋友們和同学們飯前在路上偶然碰到他，不管他的竭力拒絕和反对，用一种友好的暴力，把他拖到圓形剧場，場中这几天正在表現这种残酷慘厉的竞賽。他說："你們能把我的身体拉到那里，按在那里，可是你們能强迫我思想的眼睛注視这种表现嗎？我身在而心不在，仍是战胜你們和这些表现！"虽則他如此說，朋友們依旧拉他去，可能想看看他是否言行一致。

入座以后，最不人道的娛乐正在蓬勃地展开。他閉上眼睛，严禁思想去注意这种慘剧。可惜沒有将耳朵堵塞住！一个角斗的場面引起全場叫喊，特别激动他，他被好奇心战胜了，自以为不論看到什么，总能有把握地予以輕視，鎮定自己；等到他一睁开眼睛，突然在灵魂上受到了比他所见的角斗者身上所受更重的創伤，角斗者受創跌倒所引起的叫喊，使他比斗敗者更可怜地倒下了。叫喊声从他的耳朵进去，震开了他的眼睛，打击他的灵魂，其实他的灵魂是外强中干，本該依仗你，而现在越依靠自己，越显得軟弱。他一看见鮮血直流，便暢飲着这残酷的景色，非但不回过头来，反而睁大眼睛去看，他不自觉地吸下了狂热，爱上了罪恶的角斗，陶醉于残忍的快乐。他已不再是初来时的他，已成为观众之一，成为

拖他来的朋友們的眞正伙伴了。还有什么可說呢，他目不轉睛地看着，他大叫大嚷，他带走了催促他再来的热狂，他不仅跟随过去拖他来的人，而且后来居上，去拉别人了！

你用非常坚强而又非常慈悲的手腕把他挽救出来，教他懂得依靠你，不应依靠自己。但这日子还远着呢！

九

这次經驗保留在他的記忆中，作为日后的良药。他还有一件事。他在迦太基在我門下讀书时，一天中午，他在中央广場上思索着，准备学生們經常练习的一篇演讲，你容許广場的看守者把他当作窃賊而将他逮捕。我的天主，我以为你所以容許此事，是为了另一个原因，使日后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的他，这时就开始懂得在处理案件时，不应貿貿然听信别人而处罰一人。

他独自一人带着蜡板与鉄笔在法院前散步。他沒有注意到这时有一个青年，也是一个学生，眞正的窃賊，偷偷地带了一把斧头想斫下錢庄大街上面鉛栏杆的鉛，街上的錢庄职員听见斧声，喊起来了，派人来巡查捉賊。这个青年听到人声，害怕被捕，丢下斧头逃跑了。阿利比烏斯沒有见他进来，只见他急忙忙地跑出去，想知道什么事情，便走到那里，发现一把斧头，他站定了观看，有些納悶。这时捉賊的人来了，见他独自一人，拿着刚才斫栏杆作声使他們惊觉的鉄器，便抓住他，这时住在广場四周的人都已走来，他們拖着阿利比烏斯，自詡为当場捉住窃賊，預备拉他到法庭审問。

阿利比烏斯所受的教訓，至此为止。因为主，你来救援这无罪的人，惟有你是无罪的见証。当人們拉他上监獄或受刑罰去时，途

中遇见負責公共建筑的建筑师。人們很高兴遇见他，因为他經常怀疑广場上失去的东西是这些人偷的，人們希望他这次可以明白过去的窃案是誰干的。

这位建筑师經常去探訪一位元老，而在这位元老处屡次遇见阿利比烏斯。他立刻认出阿利比烏斯，便上前拉了他的手，把他从人群中解救出来，詢問这不幸事件的原因。他听了經过后，便命那些嚷成一片、叫喊恐吓的人群跟自己来。他們走到干这事的青年家中。門口有一个小奴隶，年紀很輕，不会为小主人担心后果如何，自然很容易吐露一切。这奴隶是跟随主人到广場上去的。阿利比烏斯一见就认識他，便告知建筑师。建筑师把斧子給孩子看，問他是誰的东西。孩子立即回答說："是我們的"。追問下去，他便說出一切經过。

如此，这案件便落在这一家了，群众本来自以为捉获了阿利比烏斯，至此也很觉慚愧。而阿利比烏斯，你的圣道的未来宣讲师，你的教会內許多案件的审判者，在这一事件中、获得了更多的經驗，更深的教訓。

十

我又在罗馬找到他，他以非常坚强的情誼和我往来，和我一起到米兰，为了不和我分离，也为了能应用他所讀的法律，这与其說是他的志願，不如說是他父母的希望。他已三次担任顾問，他操守廉洁，使人惊奇，而他却更駭怪别人把金錢置于正义之上。人們不仅用利誘，还用威胁来考驗他的性格。

在罗馬时，他担任意大利財政大臣的顾問。当时有一个极有

势力的大老，許多人受他賄賂的籠絡，或被他的威势所胁服，这人自恃权位，常为所欲为，要做法律所不許可的事。阿利比烏斯拒絕了。許給他酬謝，他置之一笑。威吓他，他仍卓立不移。大家都惊奇他具有这种特异的品节，对一个生杀予夺、炙手可热的人物，既不結交，也不畏服。阿利比烏斯是法官的顾問，法官本人对这人虽感不滿，却不敢公然触迕，便把責任推卸在阿利比烏斯身上，只說他不贊成如此——事实确是如此——如果做了，他将投票反对。

只有他的爱好学問几乎使他动搖：如果得到了法官的酬謝費，他能用以使人传抄书籍。但是他仍依据正义的考虑，作出更好的决定，认为禁止犯法的公道，高于纵容非法的权力。这是一件小事。可是"誰忠于小事，也忠于大事；倘若你們在不义的錢財上不忠心，誰还把眞理的錢財托付給你們？倘若你們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誰还把你們自己的东西給你們呢"？① 这些話出自你眞理之口，不能是毫无意义的。

这样一个人和我相契，和我一起考虑着我們应該采取怎样的生活方式。

內布利提烏斯也离开了邻近迦太基的本乡，离开了他經常去的迦太基，离开了他父亲遺传的大批田地，离开了家庭和不願随行的母亲，来到米兰；他的来此，沒有其他原因，不过是为了和我一起生活，共同以最迫切的心情研究眞理和智慧。他热烈地追求着幸福生活，邃密地探索着各种最疑难的問題，也和我一样在呻吟叹息，徬徨不定。我們这三个饥渴之口，彼此都迫切地想吸取所需要

① 见《路加福音》16章10—12节。

的东西，都企望你"赐給他們应时的粮食"。①由于你的慈爱、辛酸紧随着我們世俗的生涯，在辛酸之中，我們探問着担受这些辛酸究竟为了什么；眼前是一片黑暗。我們轉身叹息着問道："这种种到何时为止？"我們屡次如此說，可是我們一面說，一面并不放弃这样的生活，因为我們看不到确切可靠的东西，足以使我們拳拳服膺而放弃目前的种种。

十一

特别使我惊惧的是回想到我十九岁那一年，开始酷爱智慧，准备寻获智慧后便抛撇一切空虛騙人的願望，至今已有这么长的一段时期了。现在我年已三十，依旧在同一泥淖中挣扎，追求着飞馳而过的、消蚀我心的现世事物。我对自己說："明天会找到的。只要明白清楚，我便会紧握不放。福斯图斯就要来了，他会說明一切。那些学园派的大人物！眞的我們不能抓住任何可靠的东西来指导我們的生活嗎？我們更用心追求吧！不要失望。教会书籍中我过去认为矛盾的，现在看出并不矛盾，而且能有另一种合理的解释。我幼时父母安置我在哪里，我便站定在那里，等我寻到明显的眞理。可是哪里去找寻呢？什么时候找呢？安布罗西乌斯沒有时間，我也沒有时間閱讀。哪里去找书籍？哪里去购买？什么时候买得到？向誰借？把时間計算一下，为挽救灵魂，把时間分配一下。巨大的希望起来了：公教信仰并不是我所想像而斥为虛妄的东西。"

① 见《詩篇》144首15节。

“公教中的明哲之士以为相信天主限制于人的肉体形象之內是大逆不道。我还迟疑不决，不肯叩門，使其他眞理也随之而敞开。我上午的时間为学生們所占有。其余时間，我們做些什么？为何不用于該項工作上？可是什么时候去拜訪有势力的朋友呢？我們不是需要他們的帮助嗎？什么时候去准备学生們所要购买的东西？什么时候調养身体呢？我們的精神不是需要摆脫牵挂，稍事休息嗎？”

“这一切都不去管他吧：抛开这些空虛无謂的勾当：我們該专心致志追求眞理。人生是悲慘的，死亡是无从預測的；突然来抓我，我怎能安然而去？再到哪里去探求我现世所忽視的眞理呢？是否将担受我疏忽的懲罰？如果死亡将斬断我的知觉，結束我的一切，将怎么办？对这一点，也应該研究一下。”

“但决不会如此的。基督教信仰传布于全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权，决不是偶然而毫无意义的。如果灵魂的生命随肉体而同归澌灭，神决不会对我們有如許作为。如此，我們为何再犹豫不决，不肯放弃世俗的希望，全心全意去追求天主和幸福生活呢？”

“可是又得思索一下：世間种种也自有可爱之处，也有相当的甜味，不应輕易和它們割断关系，因为以后再想返回到它們那里是可耻的。目前已經差不多就要得到一些地位了。可是在其他方面，我还貪求些什么？我已交上不少有势力的朋友；如果我不是急于想出人头地，至少已能謀得一个主任的职位。娶上一个有些財产的妻子，不致加重我的負担。我的願望不过如此。許多大人物，最值得我取法的人物，不是結婚后依然从事研究智慧嗎？”

我这样自言自语，刮着倏順倏逆的风，我的心便东飄西蕩，光

阴不断过去，我拖延着不去归向天主，我一天一天推迟下去不想生活在你怀中，但并不能推迟每天在我身上的死亡：我爱幸福，却又害怕幸福的所在地；我追求幸福，却又在躲避幸福。因为我担心我沒有一个女子的拥抱，生活可能太痛苦；至于你的慈爱是治疗我这种弱点的良药，我却絕不想到，因为我一无經驗；我以为淸心寡欲全凭自身的力量，而我感覚不到这股力量；我眞糊涂，竟然不知道圣經上明明写着：“除非你賜与，否則誰也不能洁身自守。”[1] 如果我用內心的呻吟，上彻你的耳鼓，以堅定的信心把我的顾虑丟給你，你一定会賜与我的。

十二

阿利比烏斯却阻止我結婚，他一再对我說，我一結婚，我們就絕不能依照許久以来的心願，在安定的时間，为爱好智慧而一起生活。阿利比烏斯在这方面眞是一尘不染，而特別令人惊奇的是他进入青年时也曾一度体驗过男女之爱；可是他絕不留恋，反而更覚悔恶，从此以后，便度着非常純洁的生活。

我提出有些人結婚后服膺智慧、有功于天主，对朋友也始終不渝，作为例子来反駁他。其实这些人的伟大胸襟我是望尘莫及，我不过是肉欲的奴隶，我带着我的枷鎖，还感到死亡的甜蜜，我害怕脫身，拒絕別人的忠告，好像解救我的手碰痛了我的創伤。

不仅如此，长虫还通过我对阿利比烏斯說話，籠絡他，用我的唇舌在他的道路上撒下溫柔的罗网，想絆住他正直而自由的双足。

---

[1] 见《智慧书》8章21节。

他对我也非常詫异，他素来崇拜我，而我竟会陷在这种肉情的胶漆中，我們討論这問題时，我竟然肯定我独身不娶，便不能生活。我见他不胜惊奇，为了替自己辯护，我甚至說他过去那一次搶来的、偷偷摸摸的体驗，几乎已經忘怀，因此很容易对此表示輕蔑，絲毫无所系恋，这和我生活上的乐趣有很大区別。这种乐趣如果再挂上正大光明的婚姻美名，那末便不会詫异我为何不能輕視这种生活。最后他也开始想結婚了，当然不是被肉体的快乐所吸引，而是出于好奇心。他說他是欢喜目前的生活，而我却以为沒有那种乐趣，生活便不成为生活，而是受罪，因此他願意知道这乐趣究竟如何。他的精神本是自由而不受这种束縛，所以奇怪我甘願被奴役，从奇怪进而也想尝試，这尝試可能会使他陷入他所奇怪的奴役中，因为他願意“和死亡訂約”，“誰爱危险，将跌入危险之中”。①

我們两人都很少注意到婚姻的光荣在乎夫妇和諧与养育子女的責任。对于我，主要是貪求情欲的滿足，情欲俘虏我，磨折我；对于阿利比烏斯，則是好奇誘导他步武我的后尘。

我們当时的情况是如此，直至你至尊天主不放弃我們这团泥土，怜憫我們的不幸，用奇妙而隐秘的方式来解救我們。

十三

不断有人催促我結婚。我也向人提出婚姻的請求，对方也已经答应；我的母亲对这件事最热心，她希望我婚后能領受生命的“洗礼”，希望我从此天天向上，她看出我的信仰即是她的願望和你

① 见《旧約·以賽亚书》28章18节；《智慧书》1章16节。

的諾言的实现。

由于我的要求和她自己的願望，她每天向你发出衷心热切的祷告，求你在梦中对于我的婚事作一些指示。你却始終沒有答应她。她见到一些幻觉幻象：人們思想上对一事念兹在兹后，自会有一股力量产生这种现象；她讲給我听，可是不像受你指示那样有信心，对此也并不重視。她自称能在一种不知如何而无法形容的况味中辨別出什么是出于你的指示，什么是出于自己的梦想。

人們对我的婚事催得很紧，已經征得姑娘的同意。她大約两年后才能出嫁。既然我的母亲中意，只有等待着。

十 四

我們这一批朋友，不論思想上或談話中，都討厌人生的扰攘不安，經过討論后，几乎都已拿定主意要去过遁世无悶的生活，我們的計划是如此：把我們所有的都拿出来，作为共有的产业，凭我們眞誠的友誼，不分彼此，将全体所有合而为一，全部产业既属于每一人也属于全体。我們认为这个团体大約有十人，其中有几人比較富裕，最富有的是我們的同乡和我自幼即非常投契的罗瑪尼阿努斯，他由于严重的事故而来到朝中的；他对这件事最热心，由于他雄厚的家产远远超过其余諸人，所以每有建議，余人很是重視。

我們都同意每年推举两人，和在职的官吏一样負責管理一切，其余都可安閑自在。但我們中間，有的已成婚，有的准备結婚，考虑到以后妇女們是否会容許如此办理，我們經过深思熟虑而訂下的全部計划終于跳出我們的手掌而粉碎了。

我們重新回到叹息呻吟之中，重新踏上尘世的坦途；我們心中

的思想是千头万緒，而你的計划永远不变。根据你的永恒計划，你哂笑我們的計划，同时你为我們准备你的計划，将及时地給我們粮食，你将伸出你的手，使我們的灵魂滿受你的祝福。

十五

我的罪恶正在不断增长。經常和我同居的那个女子，視为我結婚的障碍，竟被迫和我分离了。我的心本来为她所占有，因此如受刀割。这創伤的血痕很久还存在着。她回到非洲，向你主立誓不再和任何男子交往。她把我們两人的私生子留在我身边。

但是不幸的我，还比不上一个女子，不能等待两年后才能娶妻，我何尝爱婚姻，不过是受肉情的驅使，我又去找寻另一个对象，一个情妇，好像在习惯的包庇下，継續保持、延长或增加我灵魂的疾疚，直至正式結婚。第一个女子和我分离时所留下的創伤尚未痊愈，在剧痛之后，继以潰烂，疼痛似乎稍减，可是創伤却更深陷了。

十六

贊美归于你，光荣归于你，慈爱的泉源！我的处境越是可怜，你越接近我，你的手已伸到我头上，就要把我从泥坑中拔出来，就要洗濯我，而我还不知不觉。

能阻止我更进一步陷入肉欲的深淵的，只有对死亡与死后审判的恐惧，这种恐惧在种种思想的波动中，始終沒有退出我的心。

我和阿利比烏斯、內布利提烏斯两人討論过善恶問題。倘若我也相信伊壁鳩魯所不信的灵魂不死和人死后按功过受賞罚之

說，則伊壁鳩魯一定在我思想上可占优胜。我提出这一問題：如果我們常生不死，永久生活于肉体的佚乐中絲毫沒有丧失的恐惧，如何还不能算幸福？我們还要求什么？我不懂得我已如此深入迷途，如此盲目，以致不能想像德行与美善本身的光明应該用无私的心情去怀抱的，这光明肉眼看不见，只能在心灵深处看到，这种昏昧正是我的重大不幸。这个可怜的我并不考虑到我能和知己們暢談，即使談的是可耻的事物，这种乐趣从何处得来；如果我沒有这些朋友，即使我尽情享受着肉体的淫乐，在官感方面我也不会感到幸福。我知道我的爱这些朋友，并不杂有自私之心，而他們的爱我也是如此。

多么曲折的道路！一人离开了你，胆敢希望找到更好的东西，这人眞可怜：不管他如何輾轉反側，一切是生硬的，惟有你才能使人舒暢安息。你却就在面前，你解救我們，使我們脫离可恨的歧途，把我們安放在你的道路上，你安慰我們，对我們說："快快跑吧！我将支持你們，我将引导你們，我将抱你們到那里。"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七

一

我敗坏而罪恶的青年时代已經死去，我正在走上壮年时代，我年龄愈大，我思想的空虛愈显得可耻。除了双目經常看見的物体外，我不能想像其他实体。自从我开始听到智慧的一些教訓后，我不再想像你天主具有人的形体——我始終躲避这种錯誤，我很高兴在我們的精神母亲、你的公教会的信仰中找到这一点——可是我还不能用另一种方式来想像你。一个人，像我这样一个人，企图想像你至尊的、唯一的、眞正的天主：我以內心的全副热情，相信你是不能朽坏、不能損伤、不能改变的；我不知道这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怎样来的；但我明确看到不能朽坏一定优于可能朽坏，不能損伤一定优于可能損伤，不能改变一定优于可能改变。

我的心呵叱着一切幻象，我力图把大批繞我飞翔的丑恶影像从我心目中一麾而去。可是随散随集，依然蜂拥我前，遮蔽我的視綫。因之，我虽不再以人体的形状来想像你，但仍不得不設想为空間的一种物质，或散布在世界之中，或散布在世界之外的无限空际，我以为这样一个不能朽坏、不能損伤、不能变易的东西总优于可能朽坏、可能損伤、可能改变的东西，因为一样不被空間所占有的东西，在我看来，即是虛无，絕对虛无，而不仅仅是空虛，譬如一件东西从一处搬走，这地方空无一物，不論地上的、水中的、空际或

天上的东西都沒有，但境界則依旧存在，則是一个空虛之境，是有空間的虛无。

我昏昧的心甚至不能反身看清自己；我以为凡不占空間的，不散布于空間的，不凝聚于空間，不能在空間滋长的，凡不具备或不能具备这些条件的，都是絕对虛无。因为我的眼睛經常在那些形象中出入，我的思想也在其中活动，而我沒有看出构成这些形象的思想和形象的性质迴不相同，如果思想不是一种伟大的东西，便不可能构成这些形象。

为此，我設想你，我生命的生命，是广大无边的，你滲透着整个世界，又在世界之外，充塞到无限的空間；天、地、一切都占有你，一切在你之中都有限度，但你无可限量。犹如空气，地上的空气、并不障碍日光，日光透过空气，并不碎裂空气，而空气充滿着日光；我以为天、地、空气、海洋、任何部分，不論大小，都被你滲透，有你的存在，六合內外，你用神秘的气息，統攝你所造的万物。我只是如此猜測，因我别无了悟的方法。但这种猜度是錯誤的。因为按照这种想法，天地大的部分占有你的大，小的部分占有你的小；万物都充滿了你，則大象比麻雀体积大，因之占有你的部分多，如此你便为世界各部分所分割，随着体积的大小，分别占有你多少。其实并不如此。你还沒有照明我的黑暗。

二

为了駁斥那些自欺欺人、饒舌的哑吧——因为你的“圣道”并不通过他們說話——对我而言，內布利提烏斯早已在迦太基时屢次提出的难题已經足够。这难题我們听了思想上都因此动搖：

尼教徒經常提出一个和你对立的黑暗势力，如果你不願和它相斗，它对你有何办法？倘若回答說：能带給你一些損害，那末你是可能損伤，可能朽坏了；倘若回答說：对你无能为力，那末就沒有对抗的理由，沒有理由說你的一部分，或你的某一肢体，或你本体的产物，被恶势力或一种在你創造之外的力量所滲和，受到破坏，丧失了幸福而陷入痛苦，因此需要你进行战伐而予以援救，为之洗滌；据他們說，这一部分即是灵魂，需要你的“圣道”来解救，则你的“道”，一面是自由而未受奴役，純洁而未受玷污，完整而未受毁坏，一面却是可能朽坏，因为与灵魂出于同一的本体。因此，不論他們說你怎样，如果說你賴以存在的本体是不可能損坏的，则他們的全部理論都是錯誤荒謬，如果說你是可能損坏，則根本已經錯誤，开端就是大逆不道。

該項論証已經足够駁斥那些摩尼教徒了，他們压制我們的心胸，无論如何应受我們吐弃。因为对于你持有这样的論調，抱着这种思想，他們的口舌肺腑无法避免地犯下了可怖的、褻瀆神圣的罪。

三

我虽則承认你是不可能受玷污，不可能改变，不可能有任何变化，虽則坚信你是我們的主、眞天主，虽則坚信你不仅創造我們的灵魂，也創造我們的肉体，不仅創造我們的灵魂肉体，也創造了一切的一切，但对于恶的来源問題，我还不能答复，还不能解决。不論恶的来源如何，我认为研究的結果不应迫使我相信不能变化的天主是可能变化的，否則我自己成为我研究的对象了。我很放心

地进行研究，我是确切认識到我所竭力回避的那些人所說的并非眞理，因为我看到这些人在研究恶的来源时，本身就充滿了罪恶，他們宁願說你的本体受罪恶的影响，不肯承认自己犯罪作恶。

我听說我們所以作恶的原因是自由意志，我們所以受苦的原因是出于你公正的审判，我对于这两点竭力探究，可是我还不能分析清楚。我力图从深坑中提高我思想的視綫，可是我依旧沉下去；我一再努力，依旧一再下沉。

有一点能略略提高我，使我接近你的光明，便是我意識到我有意志，犹如意識我在生活一样。因此我願意或不願意，我确知願或不願的是我自己，不是另一人；我也日益看出这是我犯罪的原因。至于我不願而被迫做的事，我也看出我是处于被动地位，而不是主动；我认为这是一种懲罰，而不是罪恶，想起你的公正后，我很快就承认我应受此懲罰。

但我再追問下去："誰創造了我？不是我的天主嗎？天主不仅是善的，而且是善的本体。那末为何我願作恶而不願从善？是否为了使我承受应受的懲罰？既然我整个造自无比溫良的天主，誰把辛苦的种子撒在我身上，种在我心中？如果是魔鬼作祟，則魔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好天使因意志敗坏而变成魔鬼，那末既然天使整个来自至善的創造者，又何从产生这坏意志，使天使变成魔鬼？"这些思想重新压得我透不过气，但不致于把我推入不肯向你认罪、宁願說我屈服于罪恶而不願承认我作恶的錯誤深淵。

四

我努力找寻其他眞理，一如我先前发现不能朽坏优于可能朽

坏，发现你不論怎样，定必不能朽坏等眞理一样。一人决不能想像出比至尊至善的你更好的东西。旣然不能朽坏确实优于可能朽坏，一如我已經提出的，那末，如果你可能朽坏，我便能想像一个比你更好的东西了。因此，旣然我看出不能朽坏优于可能朽坏，便应从这一方面研究你，进而推求恶究竟在哪里，换言之，那种絕对不能損害你的朽坏从哪里产生的。朽坏，不論来自意志，不論出于必然或偶然，都不能損害我們的天主，因为你旣是天主，天主所願的是善，天主就是善的本体，而朽坏便不是善。你也不能被迫而行动，因为你的意志不能大于你的能力；倘若意志大于能力，那末你大于你本身了，因为天主的意志与能力即是天主的本体。你又无所不知，对于你能有偶然意外嗎？一切所以能存在，都由于你的认識。对于天主本体的不能朽坏，不必多贅了，总之，天主如果可能朽坏的話，便不成为天主了。

五

我探求恶的来源时，我探求的方式不好，我在探求中就沒有看出恶。我把眼前的全部受造物，如大地、海洋、空气、星辰、树木、禽兽，和肉眼看不见的穹蒼、一切天使和一切神灵都排列在我思想之前。我的想像对于神体也分别为之位置，犹如具有形体一般。我把受造之物，或眞正具有形体的，或本是神体而由我虛构一种形体的集合在一起，成为庞大的一群，当然不是按照原来的大小，因为我幷不清楚，而是按照我的想像，但四面都有极限。而你呢，我的天主，你包容、滲透这一群，但各方面都是浩浩无垠的，犹如一片汪洋大海，不論哪里都形成一个无涯的海洋，海洋中有一团海綿，不

論如何大，总有限度，而各方面都沉浸在无限的海洋中。

我是这样設想有限的受造物如此充滿着无限的你。我說：“这是天主以及天主所創造的万物，天主是美善的，天主的美善远远超越受造之物。美善的天主創造美善的事物，天主包容、充塞着受造之物。恶原来在哪里？从哪里来的？怎样钻进来的？恶的根荄、恶的种籽在哪里？是否并不存在？既然不存在，为何要害怕而防范它呢？如果我們不过是庸人自扰，那末这种怕惧太不合理，仅是无謂地刺激、磨折我們的心；既然沒有怕惧的理由，那末我們越是怕惧，越是不好。以此推想，或是我們所怕惧的恶是存在的，或是恶是由于我們怕惧而来的。既然美善的天主創造了一切美善，恶又从哪里来呢？当然受造物的善，次于至善的天主，但造物者与受造物都是善的，則恶确从哪里来的呢？是否創造时，用了坏的质料，給予定型組織时，还遺留着不可能轉化为善的部分？但这为了什么？既然天主是全能，为何不能把它整个轉变过来，不遺留絲毫的恶？最后，天主为何願意从此創造万物，而不用他的全能把它消灭淨尽呢？是否这原质能违反天主的意願而存在？如果这原质是永恒的，为何天主任凭它先在以前无限的时間中存在着，然后以此創造万物？如果天主是突然間願意有所作为，那末既是全能，为何不把它消灭而仅仅保留着整个的、眞正的、至高的、无限的善？如果天主是美善，必須創造一些善的东西，那末为何不銷毁坏的质料，另造好的质料，然后再以此創造万物？如果天主必須应用不受他創造的质料，然后能創造好的东西，那末天主不是全能了！”

这些思想在我苦悶的心中輾轉反側，我的心既害怕死亡，又找不到眞理，被深刻的顾虑重重压着。但是公教会所有对于你的基

督、我們的救主的信仰已巩固地树立在我心中，这信仰虽則对于許多問題尙未參透，依然飄蕩于教义的准則之外，但我的心已能坚持这信仰，将一天比一天更融洽于这信仰之中。

六

我也已經抛弃了星命家的欺人荒誕的預言，我的天主，对于这一事，我願从我心坎肺腑中誦說你的慈爱。因为是你，完全是你——誰能使我脫离錯誤的死亡？只有不知死亡的生命，只有不需要光明而能照彻需要光明的心灵的智慧，統攝世界、甚至风吹树叶都受其操纵的智慧才能如此——是你治疗我不肯听信明智的长者文提齐亚努斯和杰出的青年內布利提烏斯的忠告而执迷不悟的痼疾。前者是非常肯定地，后者則以稍有犹豫的口吻一再对我說，并沒有什么預言未来的法术，不过人們的悬揣往往会有偶然的巧合，一人滔滔汩汩的談論中，果有不少話会应驗，只要不是三緘其口，否則总有談言微中的机会。你給我一个爱好星命的朋友，他并不精于此道，而是如我所說的，由于好奇而去向术者請教，他又从他父亲那里听到一些故事，足以打消他对这一門的信念，可是他并不措意。

这人名斐尔米努斯，受过自由艺术的教育和雄辯术的訓练。他和我很投契，一次他对他的运气抱着很大希望，从而向我請教，要我根据他的星宿为他推算。其时我对于此事已开始傾向于內布利提烏斯的见解，但我并不表示拒絕，只表示我模棱的见解，并附带說明我差不多已經确信这种方法的无稽。他便向我談起他的父亲也酷嗜这一类的书籍，并有一个朋友和他有同样的嗜好。两人

对这种儿戏般的术数热切探究竟似着迷一般。甚至家中牲畜生产也記录时辰，为她观察星辰的位置，用以增加这种术数的經驗。

他听他父亲說，当他的母亲怀孕斐尔米努斯时，朋友家中一个女奴也有妊了。女奴的主人，对家中母狗产小狗尚且細心观察，对此当然不会不注意的。他們一个对自己的妻子，一个对自己的女奴，非常精細地計算了时辰分秒，两家同时分娩了，两个孩子自然属于同一时刻，同一星宿位置。当两家产妇分娩的时候，两人預先約定，特派专人，相互报告孩子生下的时刻。他們既各是一家之主，很容易照此传递消息。当时两个家人恰在中途相遇，所以竟无从分判两小儿星宿时辰的差別。但斐尔米努斯生于显貴之家，一帆风順，席丰履厚，且任要职，那个奴隶，始終沒有摆脫奴隶的軛，仍在伺候着主人們，这是认識这奴隶的人亲口讲的。

我听了完全相信——既然讲述者是这样一个人——使我过去的犹疑亦都消释，便劝斐尔米努斯放弃这种玄想，我对他說，如果我推算星宿的位置，作正确的預言，应該看出他的父母有高貴的身份，他的家庭是城中的望族，他有良好的天賦，受到良好的自由艺术教育；可是倘若那个和他同时出生的奴隶也来請教我，我的推算如果正确，也应該看出他的父母卑賤，身为奴隶，他的种种情况和前者的不同是不可以道里計了。这样，推算同一时辰星宿，必須作出不同的答复才算正确，——如作同一答复，則我的話便成錯誤——因此，我得到一个非常可靠的結論，观察星辰而作出肯定的預言，并非出于眞才实学，而是出于偶然，如果預言錯誤，也不是学問的不够，而仅是被偶然所玩弄。

从此我面前的道路已經打开，我便想去怎样对付那些借此求

利、信口雌黄的人，我已經考虑怎样攻击、取笑、反駁那些人。如果有人这样反駁我，譬如說，斐尔米努斯对我讲的并非事实，或他的父亲对他讲的也不是事实。我便注意到孿生的孩子，脫离母胎往往只相隔极短时間，这短短时間，不論人們推說在自然界有多大影响，但这已不属于推算范围之內，星命家的观察絕对不能用什么星宿分别推演，作为預言未来的根据。这种預言本不足信，因为根据同一时辰星宿而推算，則对以扫和雅各[1]应作同样的預言，可是两人的遭遇截然不同。故知預言属于虛妄，如果确实，則根据同样的时辰星宿，应作出不同的預言。所以預言的应驗，不凭学問，而是出于偶然。

主啊，你是万有最公正的管理者，你的神机默运不是占卜星命的术人所能窺见的。求你使那些推求命运的人懂得应該依照每人灵魂的功过听候你深邃公正的裁夺。任何人不要再說："这是怎么回事？""为何如此？"任何人不要再如此說，因为我們不过是人。

七

我的依靠，你已經解除了我的束縛；虽則我仍在探索恶的来源，虽仍找不到出路，但你已不让我飄搖无定的思想脫出对于你的存在，对于你不变的本体，对于你垂顾的人群、审判万民，对于在你的圣子、我們的主基督之中用公教会的权力核定的圣經启引人类常生之道的信仰。

---

[1] 以扫和雅各是孿生兄弟，事见《創世紀》25章21—26节。

这些信仰已在我的思想由保持而趋于巩固了；我更迫不及待的追究恶的来源。我的天主，我的心經受了多少辛苦折磨，发出了多少呻吟哀号！我却不知你正在傾耳而听。我暗中摸索，向你的慈爱号呼，这是內心无詞的懺悔。我所經受的，除你之外，更无人知。我的口向我最知己的朋友們泄露了多少呢？他們怎能听到我內心的喧哄？我沒有时間也沒有足够的言辞可以尽情傾吐。但一切只有上达到你耳际，“我的心在嗟吁吼叫，我的志願呈露在你面前，我眼睛的光明却不和我在一起”，① 因为这光明在我心內，而我則散逸于身外；这光明不在空間，而我則注視着空間的事物；我找不到安息之境，这些事物既不接納我，使我能說：“够了，很好！”又不让我重返較安的处所。因为我在你下面，但高出于这些事物之上；如果我服从你，你将是我的欢忭，你将使一切次于我的受造物服从我。这是所謂允执其中，是我得救的中庸之道，使我能継續承袭你的肖像，能控馭着我的肉体而奉事你。可惜我妄自尊大，起来反抗你，“我挺着似围了坚盾的頸項”② 向我的主直闖，卑微的受造物便爬在我头上，紧压我，絕不使我松过气来。我举目而望，只见它們成群結队，从各方面蜂拥而前；我想斂攝心神，而那些物质的影像已拦住我反身之路，好像对我說：“你想往哪里去，不堪的丑鬼！”这一切都从我的創伤中爬出来，因为“你屈辱驕傲的人，使之如受重創”；③ 我的鴟张使我和你隔离，我浮肿的脸面使我睜不开眼睛。

① 见《詩篇》37首9—11节。
② 见《旧約·約伯記》15章26节。
③ 见《詩篇》88首11节。

八

主,“你是永永存在”,但“并不永永向我們发怒”,①你怜悯尘埃灰土的我,你願意在你面前,改造我的丑恶。你用內心的錐刺来促使我徬徨不安,直至我心灵看到眞实的信光。我的浮肿因你的灵药而减退了,我昏憒糊涂的心灵之目依仗苦口的瞑眩之药也日漸明亮了。

九

最先你願意使我看到你是怎样“拒絕驕傲的人,把恩宠賜給謙虛的人”,②你以多大的慈爱揭示人們謙虛的道路,既然“你的道成了血肉,寓于人世”,③你使一个滿肚子傲气的人把一些由希腊文譯成拉丁文的柏拉图派的著作介紹給我。

我在这些著作中讀到了以下这些話,虽則文字不同,而意义无別,并且提供了种种論証:“在元始已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这道于元始即与天主同在,万物由此而成,沒有他,便沒有受造;凡受造的,在他之內具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沒有胜过他”;人的灵魂,虽則,“为光作証,但灵魂不是光”,道,亦即天主自己,才是“普照一切入世之人的眞光,他已在世界上,世界本是借他造成的,但世界不认識他。”至于“他来到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人却沒有接納他,凡接受他的人,亦即信他的

① 见《詩篇》32首11节;84首6节。
② 见《新約·雅各书》4章6节。
③ 见《約翰福音》1章14节。

名字的人，他給他們成为天主的子女的权能"①，这些話，我沒有讀到。

同样，我看到："道，亦即天主，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但我讀不到："道成为血肉，寓居于我們中間"。②

我在这些著作中，还看到用不同的字句称："圣子本有圣父的形象，并不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僭越"，因为他的本体是如此；可是，"他反而紆尊降貴，甘取奴僕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旣取人身，就自卑自賤，存心順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天主高举他，使他的圣名超乎万名之上，使天上、人間、地下的一切，聞耶穌之名而屈膝，众口同声称耶穌为主，而归荣于天主圣父"，③这种种都不见于这些著作中。

至于"你的独子是在一切时間之前，超越一切时間，常在不变，与你同是永恒，灵魂必須飫受其丰滿，然后能致幸福；必須分享这常在的智慧而自新，然后能有智慧"，这些都不见于上述著作中。而"他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你不爱惜你的独子，使他为我們众人舍生"，④却找不到。这是因为"你将这些事瞒着明智的人，而启示給稚子"，"使劳苦和負重担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他要使他們安息，因为他是良善心謙的"，⑤他引导溫良的人遵循正义，以自己的

① 见《約翰福音》1章1—12节。

② 同上，13—14节。

③ 见《新約·腓立比书》2章6—11节。

④ 见《新約·罗馬书》5章6节；8章32节。

⑤ 见《馬太福音》11章25,29节。

道路指示善良的人，他看见我們的卑賤、我們的困苦，他宽赦我們的罪。至于那些趾高气揚、自以为出类拔萃的人，便听不到："跟我学习，因为我是良善心謙的，你們将找到你們灵魂的安息"，①"他們虽則知道天主，却不視为天主而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們的思想成为虛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聪明，反成愚蠢。"②

为此，我在这些著作中又看到了："你光荣不朽的性体成为具有凡人禽兽蛇虫等形状的各式偶像"，③成为埃及的肴饌，以扫为此而丧失长子名分的肴饌，④因为你首出的民族，"心向埃及"，⑤不崇敬你，而去崇敬走兽的头顱，使他們的灵魂——你的肖像——膜拜食草的牛像。

我在那些著作中讀到这一切，可是我沒有取食。主，你願意除掉次子雅各的耻辱，使"长子伺候次子"，⑥你又呼召外族来享受你的产业。我正从外族归向你，我爱上了你命你的子民从埃及带走的金子，因为金子无論在哪里，都是屬于你的。你通过你的使徒保罗告訴雅典人說："我們在你之內生活、行动、存在"，⑦該派的有些学者也如此說，其实他們的学說即淵源于此。我并不措意于那些"将天主的眞理变成謊言，不敬事造物主而崇拜受造之物"⑧的人們用你的金子祭祀埃及的偶像。

---

① 见《馬太福音》11 章 25,29 节。
② 见《罗馬书》1 章 21 节。
③ 同上，23 节。
④ 事见《創世紀》25 章。
⑤ 见《新約·使徒行传》7 章 39 节。
⑥ 见《罗馬书》9 章 13 节。
⑦ 见《使徒行传》17 章 28 节。
⑧ 见《罗馬书》1 章 25 节。

十

你指示我反求諸己，我在你引导下进入我的心灵，我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你已成为我的助力"。我进入心灵后，我用我灵魂的眼睛——虽則还是很模糊的——瞻望着在我灵魂的眼睛之上的、在我思想之上的永定之光。这光，不是肉眼可见的、普通的光，也不是同一类型而比較强烈的、发射更清晰的光芒普照四方的光。不，这光并不是如此的，完全是另一种光明。这光在我思想上，也不似油浮于水，天复于地；这光在我之上，因为它創造了我，我在其下，因为我是它創造的。誰认識眞理，即认識这光；誰认識这光，也就认識永恒。惟有爱能认識它。

永恒的眞理，眞正的爱，可爱的永恒，你是我的天主，我日夜向你呻吟。我认識你后，你就提升我，使我看到我应见而尙未能看见的东西。你用强烈的光芒照灼我昏沉的眼睛，我旣爱且惧，屏营战慄，我发觉我是远离了你飘流异地，似乎听到你发自天际的声音对我說："我是强者的食粮；你壮大后将以我为飲食。可是我不像你肉体的粮食，你不会吸收我使我同于你，而是你将合于我。"

我认識到"你是按照人的罪恶而糾正一人，你使我的灵魂干枯，犹如蛛絲"。[①]我問道："既然眞理不散布于有限的空間，也不散布于无限的空間，不即是虛空嗎？"你远远答复我說："我是自有的"。[②]我听了心領神会，已絕无怀疑的理由，如果我再生疑竇，則我更容易怀疑我自己是否存在，不会怀疑"凭受造之物而辨識

① 见《詩篇》39首11节。

② 见《旧約·出埃及記》3章14节。

的"[1] 眞理是否存在。

十一

我观察在你座下的万物，我以为它們既不是絕对"有"，也不是絕对"无"；它們是"有"，因为它們来自你，它們不是"有"，因为它們不是"自有"的。因为眞正的"有"，是常在不变的有。"亲近天主，为我有益"，[2] 因为如果我不在天主之內，我也不能在我之內。而你則"常在不变而更新万物"，"你是我的主，因而你并不需要我的所有"。[3]

十二

我已清楚看出，一切可以朽坏的东西，都是"善"的；惟有"至善"，不能朽坏，也惟有"善"的东西，才能朽坏，因为如果是至善，則是不能朽坏，但如果沒有絲毫"善"的成分，便也沒有可以朽坏之处。因为朽坏是一种損害，假使不与善为敌，則亦不成其为害了。因此，或以为朽坏并非有害的，这违反事实；或以为一切事物的朽坏，是在斫削善的成分：这是确无可疑的事实。如果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因为如果依然存在的話，則不能再朽坏，这样，不是比以前更善嗎？若說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因之进而至于更善，則还有什么比这論点更荒謬呢？因此，任何事物丧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事物如果存在，自有其善的成分。因此，凡

---

① 見《新約·罗馬书》1章20节。

② 見《詩篇》72首28节。

③ 見《智慧书》7章27节；《詩篇》15首2节。

存在的事物，都是善的；至于“恶”，我所追究其来源的恶，并不是实体；因为如是实体，即是善；如是不能朽坏的实体，则是至善；如是能朽坏的实体，则必是善的，否则便不能朽坏。

我认識到，清楚认識到你所創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且沒有一个实体不是你創造的。可是你所創造的万物，并非都是相同的，因此万物分别看，都是好的，而总的看来，則更为美好，因为我們的天主所創造的，“一切都很美好”。①

十 三

对于你天主，絕对談不到恶；不仅对于你，对于你所創造的万物也如此，因为在你所造的万有之外，沒有一物能侵犯、破坏你所定的秩序。只是万物各部分之間，有的彼此不相协調，使人认为不好，可是这些部分与另一些部分相协，便就是好，而部分本身也并无不好。况且一切不相协調的部分則与負載万物的地相配合，而地又和上面风云来去的青天相配合。因此我們决不能說：“如果沒有这些东西多么好！”因为单看这些东西，可能希望更好的东西，但即使仅仅着眼于这些东西，我已經应該称頌你了，因为一切都在贊頌你，“地上所有的蛟龙与諸淵，火与雹，雪与冰，遵行你的命令的狂飈，山岳与諸丘，果树与諸香柏，野兽与諸牲畜，爬虫与飞鳥，人君与万民，首长与諸执法，少年与处女，老人与稚子都在贊頌”② 你的圣名。况且天上也在歌頌你、我們的天主：“你的天使，你的軍旅，太阳太阴，发光的星辰，天上之天与天上之水”，③ 都在贊頌你的圣

① 见《創世紀》1章31节。

② 见《詩篇》148首7—12节。

③ 同上，1—5节。

名。我不再希望更好的东西了，因为我綜观万有之后，虽則看到在上的一切优于在下的一切，但我更进一步的了悟，則又看出整个万有尤胜于在上的一切。

十 四

誰不欢喜某一部分受造物，便是缺乏健全的理智，而我过去就是如此，因为在你所創造的万物中，有許多使我嫌恶。可是我的灵魂，因为不敢对我的天主有所不滿，便不肯把嫌恶的东西視为同出你手，遂不免趋向两种实体的說法，但这也不能使我灵魂安定，因为它只能拾取別人的唾余。等到我回头之后，又为我自己塑造了一个充塞无限空間的神，以为这神即是你，把这神像供养在我心中，我的灵魂重又成为我自己摶塑的而为你所唾弃的偶像的庙宇。但你在我不知不觉之中，撫摩我的头脑，合上我的眼睛，不让我的視觉投入虛幻，我便有些昏沉，我的狂热已使我委頓了；及至苏醒后，便看见了无可限量的天主，迥异于过去的所见，这已不是由于肉体的視力。

十 五

我再看其他种种，我觉它們都由你而存在，都限制于你的本体之內，但这种限制不在乎空間，而在于另一种方式之下；你用眞理掌握着一切，一切以存在而論、都是眞实；如以不存在为存在，才是錯誤。

我又看出每种东西不仅各得其所，亦复各得其时；惟有你是永恒的存在，你的行动不是开始于无量数时間之后，因为无論过去未

来的一切时間，如果沒有你的行动，不因你的存在，这时間便不会去，也不会来。

十 六

我从經驗体驗到同样的面包，健康时啖之可口，抱病时食之无味；良目爱光亮，而病眼則有羞明之苦；这是不足为奇的。你的正义尚且遭到恶人的憎恨，何况你所造的毒蛇昆虫了，毒蛇昆虫本身也是好的，适合于受造物的下层。恶人越和你差异，便越趋向下流；越和你接近，便越适应上层受造物。我探究恶究竟是什么，我发现恶并非实体，而是敗坏的意志叛离了最高的本体，即是叛离了你天主，而自趋于下流，是"委弃自己的肺腑"，[1] 而表面膨胀。

十 七

我詫异我自己已經爱上了你，不再鍾情于那些冒充你的幻像了；但我还不能一心享受天主，我被你的美好所吸引，可是我自身的重累很快又拖我下墜，我便于呻吟中堕落了：这重累即是我肉体的沾染。但对于你，我总記住着，我已絕不怀疑我应該归向于你，可惜我还不能做到和你契合，"这个腐朽的躯壳重重压着灵魂，这一所由泥土摶成的居室压制着泛濫的思想"。[2] 我确切了悟"你的永能和你的神性虽非肉眼所可窺见，但观之于天地万物之中，自能灼然辨識"。[3] 我研求着将根据什么来衡量天地万物的美好，如何

---

① 见《德訓篇》10章9节。

② 见《智慧书》9章15节。

③ 见《罗馬书》1章20节。

能使我对可变的事物作出标准的評价,确定說:“这应該如此,那不应如此”; 我又研究着我根据什么下这样的断語的,我发现在我变易不定的思想之上,自有永恒不变的眞理。

这样我逐步上升,从肉体到达凭借肉体而感觉的灵魂,进而是灵魂接受器官传递外来印象的內在力量,也是禽兽所具有的最高感性。更进一步,便是辨别器官所获印象的判断力;但这判断力也自认变易不定。因此即达到理性本身,理性提挈我的思想清除积习的牵纏,摆脫了彼此矛盾的种种想像,找寻到理性所以能毫不迟疑肯定不变优于可变,是受那一种光明的照耀——因为除非对于不变有一些认識,否则不会肯定不变优于可变的——最后在惊心动魄的一瞥中,得见“存在本体”。这时我才懂得“你形而上的神性,如何能凭所造之物而辨认洞见”,[1] 但我无力凝眸直視,不能不退回到原来的境界,仅仅保留着向往爱恋的心情,犹如对于无法染指的佳肴,只能歆享而已。

十八

我希望能具有享受你的必要力量,我寻求获致这力量的門路,可是无从覓得,一直到我拥抱了“天主与人类之間的中保,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2] 他是“在万有之上,永受贊美的天主”,[3] 他呼喚我們,对我們說:“我是道路、眞理、生命”,[4] 他因为是“道成为血

① 見《罗馬书》1 章 20 节。
② 見《新約·提摩太前书》2 章 5 节。
③ 見《罗馬书》9 章 5 节。
④ 見《約翰福音》14 章 6 节。

肉”,[1] 以自己的血肉作为我們的飲食——但这时我还沒有取食的能力,——使你用以創造万物的智慧哺乳我們的幼年。

我的謙卑还不足以占有我的天主,謙卑的耶穌,这还不能領会他的謙卑所給我的教訓。因为你的道,永恒的眞理,无限地超越着受造物的上层部分,他提拔服从他的人到他身边,他用我們的泥土在下界盖了一間卑陋的居室,为了促使服从他的人克制自己,吸收他們到他身边,治疗他們的傲气,培养他們的爱,使他們不至于依靠自身而走入歧途,使他們目睹卑以自牧的神性在他們脚下,穿着我們的“皮衣”,[2] 因而也能安于微賤,能废然自觉,俯伏于神性之前,神性将起而扶掖他們。

十九

但我幷不作如是想。我以为我的主基督不过是一个具有杰出的智慧、无与伦比的人物;我以为特别由于他神奇地生自童貞女,对于輕視现世和爭取不朽起了示范作用,他在天主对于我們的計划中,享有敎誨人类的非常威权。至于“道成为血肉”,[3] 这一語的含义,我是絲毫未曾捉摸到。我从圣經上有关基督的記載中,仅仅知道他曾經飲食、睡眠、行路、喜乐、忧悶、談話,知道他的肉体必須通过灵魂和思想和你的道結合。凡知道你的道是永恒不变的,都知道这一点,我也照我能力所及知道这一点,幷不有所怀疑。因为随意摆动肢体或靜止不动,有时感受情感的冲动有时感不到,有

① 见《約翰福音》1章14节。
② 见《創世紀》3章21节。
③ 见《約翰福音》1章14节。

时說話表达明智的意见，有时沉默不語，这一切都显示出灵魂和精神的可变性。圣經所載耶穌基督的事迹如有錯誤，則其余一切也有欺誑的嫌疑，人类便不可能对圣經抱有得救的信心了。假使記載确实，则我在基督身上看到一个完整的人，不是仅有人的肉体，或仅有肉体灵魂而无理性，而是一个眞正的人，但我以为基督的所以超越任何人，不是因为是眞理的化身，而是由于卓越的人格，更完美地和智慧結合。

阿利比烏斯以为公教徒的相信天主取了血肉，不过相信基督是天主又是血肉，但沒有灵魂，因此也沒有人的理性；同时阿利比烏斯坚信世世相传的基督一生事迹，如不属于一个具有感觉理性的受造物，便不可能如此；因此他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抱着趦趄不前的态度；以后他认識到过去的看法是阿波利那利斯派异端徒的謬論，因此欣然接受了公教信仰。

至于我呢，我是稍后才知道在“道成为血肉”一語的解释上公教信仰与福提努斯的謬論决裂。公教对异端徒的譴責揭示了你的教会的看法和純正的教义。“需要异端出现，才能使历經考驗的人在軟弱的人中間显示出来”。①

二十

这时，我讀了柏拉图派学者的著作后，懂得在物质世界外找寻眞理，我从“受造之物，辨識你形而上的神性”，② 虽則我尙未通徹，但已认識到我灵魂的黑暗不容許瞻仰的眞理究竟是什么，我已經

① 见《哥林多前书》11章19节。

② 见《罗馬书》1章20节。

确信你的实在，确信你是无限的，虽則你并不散布在无限的空間，确信你是永恒不变的自有者，絕对沒有部分的，或行动方面的变易，其余一切都来自你，最可靠的証据就是它們的存在。对于这种种我已确信不疑，可是我还太軟弱，不能享受你。我自以为明白，我高談闊論，但如果我不在我們的救主基督內寻求出路，我不会貫通，只会自趋灭亡。我遍体是罪恶的懲罰，却开始以智者自居，我不再涕泣，反而以学問自負。哪里有建筑于謙卑的基础、基督上的爱？这些书籍能不能教給我呢？我相信你所以要我在讀你的圣經之前，先钻研这些著作，是为了使我牢記着这些著作所給我的印象；以后我陶熔在你的圣經之中，你用妙手来裹治我的創伤，我能分辨出何者为臆断，何者为服膺，能知道找寻目的而不識途径的人，与找寻通往幸福的天乡——不仅为参观而是为了定居下来——的道路，二者有何区别。

因为假如我先受你圣經的熏陶，先玩味你的圣經，然后接触到这些著作，这些著作可能会推翻我誠信的基础；即使我的情感上能坚持所受到的有益影响，可能我会认为仅仅讀这些著作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

二十一

我以迫不及待的心情，捧讀着你的“圣神”所启示的崇高著作，特别是使徒保罗的著作。过去我认为保罗有时自相矛盾，和«旧約»的律法、先知书抵触；这些疑难渙然冰释之后，我清楚看出这些純粹的言論絕无歧异之处，我学会了“战战兢兢地欢乐”。[1] 我开始下

[1] 见«詩篇»2首11节。

功夫，我发现过去在其他书籍中讀到的正确的理論，都见于圣經，但讀时必須依靠你的恩宠，凡有所见，不应"自夸，仿佛以为不是領受来的"，① 这不仅对于见到的应該如此，为了能够见到，也应如此，——因为，"所有一切，无一不是受之于天主"，① —— 这样，不仅为了受到督促而求享见純一不变的你，也为了治愈疾患而服膺不释。誰远离了你，不能望见你，便应踏上通向你的道路，然后能看见你，占有你。因为一人即使"衷心喜悅天主的法律，可是在他肢体之中，另有一种法律，和他內心的法律对抗，把他囚禁于肢体的罪恶法律之中"，② 他将如何对付呢？主啊，你是公义的，我們背道叛德，多行不义，"你的手沉重地压在我們身上"。③ 我們理应交付于罪恶的宿犯，死亡的首領，因为是他誘惑我們，使我們尤而效之，离弃眞理。这样可怜的人能做什么？"誰能挽救他脫离死亡的肉体？"只有凭借你的恩宠，依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是你的圣子，和你同属永恒，你"在造化之初"④ 創造了他，人世的統治者在他身上找不到应死的罪名，把他处死；"我們的罪状因此一笔勾銷"。⑤

以上种种，那些书籍中都未写出。在那些字里行間，沒有悃款的气色，沒有懺悔的眼泪，也沒有"你所喜爱的祭献，憤悱的精神，悲深痛切的良心"，⑥ 更沒有万民的救援，你所許諾的圣城，"圣神"

① 见《哥林多前书》4章7节。
② 见《罗馬书》7章21,23节。
③ 见《詩篇》31首4节。
④ 见《旧約·箴言》8章22节。
⑤ 见《新約·歌罗西书》2章14节。
⑥ 见《詩篇》50首17节。

的保证，普渡人类的酒爵。所以那些书籍中，当然沒有人歌唱："我的灵魂岂非属于天主嗎？我的救援自他而来，因为他是我的天主，我的救援，我的堡垒；我安然更不飄搖。"[1]讀遍了那些书，誰也听不到这样的号召："劳苦的人到我身边来"。[2]他們藐視他的教誨，因为他是"良善心謙的"，[3]因为"你把这些事瞞住了聪明卓见的人，而启示于弱小者"。[4]从丛林的高处眺望和平之乡而不見道路，疲精劳神，徬徨于壙壤之野，受到以毒龙猛獅为首的逋逃者重重进逼是一回事；遵循着天上君王所掌管的，为逃避天上兵役的人們所不敢拦劫的，——因为他們避开这条道路，犹如逃避刑罰一般——通向和平之乡的道路，是另一回事。

我讀了自称"使徒中最小的一个"，保罗的著作，这些思想憬然回旋于我心神之中，这时仰瞻你的神功伟績，我不禁发出惊奇的贊叹。

① 见《詩篇》61 首 2—3 节。
② 见《馬太福音》11 章 28 节。
③ 同上。
④ 同上，11 章 25 节。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八

一

我的天主，我願回忆、誦說你对我的慈爱，借以表示我的感激。希望你的爱使我浹肌淪髓，使我的骸骨說："主，誰能和你相似？你解除了我的束縛，我要向你献上歌頌之祭。"① 我将叙述你怎样解除我的束縛，希望崇拜你的人們听了我的話，都能說："願主受頌揚于上天下地；他的圣名是伟大而奇妙！"②

你的話已使我銘之肺腑，你已四面围护着我。我已确信你的永恒的生命，虽則我还"如鏡中观物，仅得其仿彿"③；但我对于万物所由来的、你的不朽本体所有的疑团已一扫而空。我不需要更明确的信念，只求其更加巩固。我的暫时的生命依旧在动蕩之中，我的心需要清除陈旧的酵母；我已經爱上我的"道路"，我的救主，可是还沒有勇气面向着崎嶇而举足前进。

你启示我使我以为应向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請益。我认为他是你的忠僕，在他身上显示出你的恩宠。我听說他自幼即热心奉事你。这时他年事已高，他一生恪遵你的道路，我相信他具有丰富的經驗和广博的见識。事实确是如此。因此我願意以我的疑难請他

① 见《詩篇》115首16节。

② 同上，75首2节。

③ 见《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

解决，請他就我当时的心境，指示我适当的方法，为走你的道路。

我看见教会中人才济济，各人有进修的方式。我已經討厌我在世俗場中的生活，这生活已成为我的負担。我先前热中名利，现在名利之心已不能催促我忍受如此沉重的奴役了。由于我热爱你的溫柔敦厚和你美輪美奐的住所，过去的尘情俗趣在我已不堪回首。但我对女人还是輾轉反側，不能忘情。使徒并不禁止我結婚，虽則他劝我們更能精进，希望人人能和他一样。不中用的我却选择了比較方便的行径；仅仅为了这一事，我便为其他一切纏扰得沒精打采，种种顾虑将我磨难，因我既已接受婚約的約束，对于我不願承当的其他負担也必須配合着夫妇生活而加以适应。

我曾听到眞理亲口說过："有些人是为了天国而自閹的；可是誰能領受的，就領受吧！"[①]"那些不认識天主的人，都是昏愚的人，因为他們徒见悅目的东西，而不識物之所从来"。[②] 我已經破除了这种昏愚，已能高出一等，从万有的証据中找到你天主，我們的創造者，找到你的"道"，与你同在的天主，与你同是唯一的天主，你因他而創造万物。

另有一种大逆不道的人，"他們虽然认識天主，却不当作天主去光荣他，感謝他"。[③] 我也曾堕入此种錯誤之中，你的手拯救我出来，把我安放在能治愈疾病的处所，因为你对人說过："誠信即是智慧"；"不要自以为聪明，因为誰自称为聪明，誰就成为愚蠢"。[④] 我已經找到了"明珠"，我本該变卖所有一切将它购进，而我还在迟疑

① 见《馬太福音》19章12节。
② 见《智慧书》13章1节。
③ 见《罗馬书》1章21节。
④ 同上，22节。

不决。

二

我去謁见西姆普利齐亚努斯，对于蒙受你的恩宠而言，他是当时主教安布罗西烏斯的授洗者，安布罗西烏斯也敬爱他犹如父亲一般。我向他讲述了我所犯錯誤的曲折情况。他听到我讀到柏拉图派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是由已故罗馬雄辯术教授維克托利努斯譯成拉丁文的，我曾听說維克托利努斯将近逝世之前信了基督教；当时西姆普利齐亚努斯向我道賀，因为我沒有涉猎其他滿紙讕言的形而下的哲学著作，至于柏拉图派的学說，却用各种方式表达天主和天主的"道"。接着他勉励我效法基督的謙卑，这种謙德是"瞞着明智的人而启示于稚子的"；[1] 他又向我追述維克托利努斯的事迹，他在罗馬时和維克托利努斯非常投契；我将他所讲述的传录出来，因为这事使我們兴奋地贊頌你所賜予的恩宠。这位維克托利努斯，耆年博学，精通各种自由学术，而且批判过許多哲学著作，一时高貴的元老多出于他門下，由于他对教育的卓越貢献，受到举世所公认的最大荣誉：人們在市場上建立他的紀念像；可是一直到那时候，他还敬奉偶像，参加着罗馬貴族和民众們举国若狂的亵瀆神圣的淫祀，如奥賽烈司、各种妖神和犬首人身的阿努俾斯，他們曾和"涅普頓、維納斯、密納发对抗"[2] 交战；罗馬战胜他們后，反而向他們崇拜！老年的維克托利努斯多少年来用他惊人的口才充任他們的护法，但他絕无顧虑地成为你的基督的奴隶，而你的泉

① 见《馬太福音》11章25节。

② 见味吉尔《埃涅依斯》卷8,698句。

水下的婴孩終于引頸接受謙逊的軛，俯首接受十字架的耻辱。

主啊！"你使諸天下垂，你亲自陟降，你一触山，而山岳生烟"，[1] 你用什么方法进入这样一个人的心灵中呢？

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說，維克托利努斯讀了圣經，又非常用心地鉆研基督教的各种书籍。他私下对西姆普利齐亚努斯眞心地說："你知道嗎？我已是基督的信徒了！"西姆普利齐亚努斯回答說："除非我看见你在基督的圣堂中，我不相信、我也不能认为你是信徒。"他便笑着說："那末墻壁能使人成为信徒了！"他屡次說自己是信徒，西姆普利齐亚努斯屡次作同样的答复，而他也屡次重复墻壁的笑話。其实他是害怕得罪朋友們，害怕得罪那些傲慢的魔鬼崇拜者，害怕他們从巴比倫城上，犹如从尙未被天主砍断的黎巴嫩的香柏树梢上对他仇視而加以打击。但他經过熟讀深思，打定了坚定的主意，他担心自己害怕在人前承认基督，基督也将在天主的使者之前不认識他；他觉得自己以你的"道"自卑自賤的奥迹为耻辱，而对于自己效法傲魔，举行魔鬼的淫祀却不以为耻，这种行径眞是荒謬絕伦。因此他对于誕妄之事，便无所惶虑，而在眞理之前深觉慚愧。所以突然对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說："我們一起往圣堂中去；我願意成为基督徒！"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自言这事出乎他意料之外。便喜不自胜，陪他去了。他学习了基本教义后，不久就要求領受使人重生的"洗礼"；此事在罗馬引起了惊愕，教会却只是欢忭。驕傲的人們看到了是憤恨、切齿，怒火中烧；但是，主啊，为你的僕人，你是他的希望，他已不再措意于那种虛妄欺誑的疯狂了。

---

① 见《詩篇》143首5节。

最后信仰宣誓的时刻到了。在罗馬，誓文有一定格式，凡将受洗礼的人事先将誓文記住，屆时站在高处，向教友群众朗誦。那时神职人員請維克托利努斯采用比較隐秘的方式，凡比較胆怯怕羞的人往往得采取这种方式，但維克托利努斯宁願在神圣的群众之前表示自己的得救。他以为他所教的雄辯术与救援无关，尙且公开讲授，不怕在疯狂的人群之前发揮自己的见解，那末更何惮于在你的馴順的羊群前宣布你的言論？因此他上台宣誓了，听众认識他的，都在相互指称他的名字，带着低低的贊叹声。可是誰不认識他呢？在皆大欢喜中，可以听到勉强抑制的欢呼："維克托利努斯！維克托利努斯！"大家一看见他登台，欢欣鼓舞的情緒突然爆发了，但很快就肃靜下来，都聚精会神地傾听着。他带着非常的信心，朗朗誦讀着眞实的信仰誓文。大家都想拥抱他，把他迎接到自己心中。的确大家都用敬爱和欢乐的双手去拥抱他。

三

好天主啊！人們对于一个絕望的灵魂从重大的危险中获得救援，比了始終有得救希望或遭遇寻常危险的灵魂，更觉得快乐，这种心情从何而来的呢？你，慈悲的父亲，你也"对于一个罪人悔改，比較对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欢喜。"[①] 我們怀着极大的喜悦，听得牧人找到迷途的羊，欢欢喜喜的負荷在肩上而归，和妇人在四邻相庆中把找到的一块錢送回你的銀庫中。讀到你家中的幼子"死而复生，失而复得"，我們也为之喜极而涕，来参加你家庭的

① 见《新約·路加福音》15章7节。

大庆。这是你在我們心中，在具有圣爱的神圣天使心中所享的快乐，因为你是始終不变的，你永永不变地注視着一切有起有訖、变化不定的事物。

人們对于所爱的东西失而复得，比了保持不失感到更大的快乐，这种心情究竟从何而来的呢？許多事例証明这一点，一切都提出証据，叫喊說："确然如此"。战胜的元首举行凱旋礼，如果不战，不会胜利；战爭中危险愈大，則凱旋时快乐也愈甚。航海者受风浪的簸弄，受复舟的威胁，都胆战心惊等待与波臣为伍，忽然风浪平息，过去的恐怖換取了这时欣慰。一个亲爱的人害病，脉息显示他病势严重，希望他轉好的人們，心中是和他一起害病。等到病势减輕，虽則元气尚未恢复，还不能行走，但人們所感到的愉快絕不是他未曾患病、健步行走时所能感觉的。人生愉快的心情，不仅来自突然的、出乎意外的遭遇，也来自預定的、自寻的煩恼。一人不先感到饥渴，便享受不到飲食的乐趣。酒鬼先吃些咸澀的东西，引起舌根的不快，然后飲酒时酣暢地消除这种苦味。习慣规定訂婚后不立即結婚，使未婚夫經过一个时期的想望，成婚后对妻子更加爱护。

对于可耻的、卑鄙的乐趣是如此；对于許可的、合法的快乐是如此；对于最眞誠的、正当的友誼也是如此；甚至对于儿子的"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也不例外；无論哪种情况，事前忧患愈重，則所得快乐也愈大。

主，我的天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为你自己是永恒的快乐，而在你周围的受造物也以你为快乐。但为何自然界的一部分有消長逆順的不同？是否上及九天，下至九淵，前乎邃古之初，后

至世紀之末，天使之尊，虫蚁之賤，自第一运动至最后运动，你安排着各类的美好以及一切合理的工程，使之各得其所，各得其时，事物必然有此情况。确然如此，你眞是高于九天，深于九淵！你从不离开我們，可是我們要回到你身边是多么困难！

四

主，請你促醒我們，呼喚我們，熏炙我們，提撕我們，融化我們，使我們心悅誠服，使我怀着熾热的心情向你追踪。不是有許多人从更深于維克托利努斯的昏昧黑暗中回到你身边嗎？他們靠近你，便获得光明，受到照耀；获得了光明，也就获得了成为你的子女的权利。这些人的事迹不如維克托利努斯为大众所熟悉，知道的人也不如那样高兴。因为大家欢喜，于是大家也更加高兴，相互之間能发出声应气求的热情。所以声名赫奕的人能挈带人們趋受得救的恩宠；他們是先觉，别人自会效其所为。为此，比他們更先进的人，当然也感到极大的兴奋，因为他們的快乐并非仅仅为了少数有名望的人。

在你的居处，絕对沒有貧富貴賤的畛域。你反而"拣选了世上的弱者，使那些强有力者自感羞愧，拣选了世上的賤者和世俗所认为卑不足道而視若无物者，使有名无实者归于烏有"。[1] 但使徒中最小的一位，你通过他的喉舌发出上面这些話的，他战胜了总督保罗的驕傲，使之接受你的基督的輕軛，降为天地大君的庶民；他为了紀念这一伟大卓越的胜利，願意把自己的原名扫罗改为保罗[2]。

---

① 见《哥林多前书》1章27节。

② 事见《使徒行传》13章7--12节。

譬如敌人对某一人控制得越厉害，而且利用这人进而控制更多的人，則敌人在这人身上遭到的失敗也越严重。大人先生們，由于他們的声望，更是受敌人控制的目标，敌人正可利用他們控制更多的人。你的孩子們想到維克托利努斯的心过去如何为魔鬼所掌握，視为不可攻克的堡垒，魔鬼利用他的口舌作为銳利的强弩，射死了多少人，而现在目睹我們的君王捆縛了这个力士，把他的器械收繳，洗炼之后，成为“合乎主用，准备盛置各种善事”[①]的宝器，不是更該手舞足蹈嗎？

五

你的僕人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讲完了維克托利努斯的故事后，我是满心想效法他，这正是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讲述这故事的目的。他又附带說，犹利安帝[②]在位时，明令禁止基督徒教授文学和雄辩术，維克托利努斯遵照法令，宁願放弃信口雌黄的教席，不願放弃你“使嬰儿的唇舌伶俐善辯”[③]的圣“道”。我以为他的运气不下于他的毅力，因为他能以全部时間供献于你了。我是叹息想望着这样的安閑时間。我并不为别人的意志所束縛，而我自己的意志却如鉄鏈一般的束縛着我。敌人掌握着我的意志，把它打成一条鉄鏈紧紧地将我縛住，因为意志敗坏，遂生情欲，順从情欲，渐成习慣，习慣不除，便成为自然了。这些关系的連鎖——我名之为鉄鏈——把我紧纏于困頓的奴役中。我开始萌芽的新的意志，即无条

① 见《提摩太后书》2章21节。
② 犹利安（約331—363），361年为罗馬皇帝，世称“叛教者”。
③ 见《智慧书》10章21节。

件为你服务，享受你天主，享受唯一可靠的乐趣的意志，还沒有足够的力量去压伏根深蒂固的积习。这样我就有了一新一旧的双重意志，一属于肉体，一属于精神，相互交綏，这种內哄撕裂了我的灵魂。

从亲身的体驗，我領会了所談到的"肉体与精神相爭，精神与肉体相爭"① 的意义。我正处于双重战爭之中，但我更傾向于我所贊成的一方，过于我所排斥的一方。因为在我所排斥的一方，更可以說我并非自觉自願地做而大部分出于勉强承受。习慣加紧向我进攻，这也未尝不是我自己造成的，因为我是自願走到我所不願去的地方。惩罰跟着罪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誰能提出合法的抗議？我过去往往以为我的不能輕視世俗而奉事你是由于我对眞理认識尙未足够，我也不能用这种假定来推卸罪責，因为我已确切认識眞理。我还和世俗牽連着，不肯投到你麾下，我的害怕消除牽累，无异于人們害怕沾惹牽累。

世俗的包袱，犹如在梦中一般，柔和地压在我身上；我想望的意念，犹如熟睡的人想醒寤时所作的掙扎，由于睡意正浓而重复入睡。誰也不願意沉沉昏睡，凡头脑健全的人都願意醒着。但四体非常疲乏时，往往想多睡片刻。即使起身的时間已到，不宜再睡，可是还有些依依不舍。同样，我已确知献身于你的爱比屈服于我的私欲更好。前者使我服膺，馴服了我；后者使我依恋，纏繞着我。你对我說："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从死中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② 我是沒有一句話回答你。你处处使我看出你所說的都

---

① 见《新約·加拉太书》5章17节。

② 见《以弗所书》5章14节。

眞实可靠，眞理已經征服了我，我却沒有話回答，只吞吞吐吐、懶洋洋的說：“立刻来了！”“眞的，立刻来了！”“让我等一会儿。”但是“立刻”，并沒有时刻；“一会儿”却长长地拖延下去。我的內心喜爱你的法律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我肢体中另有一种法律，和我心中的法律交战，把我擄去，叫我順从肢体中犯罪的法律。”① 犯罪的法律即是习慣的威力，我的心灵虽然不願，但被它挾持，被它掌握；可惜我是自願入其彀中，所以我是負有責任的。我眞可怜，“除了通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依靠你的恩宠外，誰能救我脫离这死亡的肉身？”①

六

我将叙述你怎样解除了紧紧束縛着我的淫欲与俗务的奴役；主啊，我的救援，我的救主，我将称頌你的圣名。

我照常生活着，但我的苦悶有增无已，我天天向你叹息，每逢压在我身上使我呻吟的事务外，一有余暇，便經常到圣堂中去。阿利比烏斯和我在一起，他第三次担任法律顾問后，已經停止这方面的事务，这时正好閑着，等待机会再出售他的法律顾問，和我出售雄辯术一样——如果这种技术可能有人請教的話。內布利提烏斯为了我們的友誼而自願牺牲，担任凡莱公都斯的助教。凡莱公都斯是我們最知己的朋友，米兰人，在米兰教授文法；他希望，而且以朋友的名义要求我們中間有一人能赤胆忠心地帮助他，因为他觉得非常需要。內布利提烏斯的所以如此，并非为了利益，—— 照

① 見《罗馬书》7 章 22—25 节。

他的才学，如果他願意的話，能找到更好的出路——这位非常忠厚、非常和气的朋友，为了体貼我們，不願拒絕我們的要求。他办事非常謹愼，避免世俗場中那些大人物的賞識，因此也避免了这方面可能带来的麻煩，他願意保持精神的自由，尽量取得空余的时間，以便对于智慧进行研究、閱讀或討論。

一天，我和阿利比烏斯在家——內布利提烏斯外出，原因我已記不起来了——有一位客人，名蓬提齐亚努斯，訪問我們；他是非洲人，是我們的同乡，在宮中担任要职：我已記不起他向我們要求什么。我們坐下来交談着。他偶然注意到在我們面前一张安放玩具的桌子上有一本书，他拿了过来，翻开一看，是使徒保罗的书信。当然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他本来想是我教学用的一本书。他含笑望着我，向我道賀，对于他意外发现在我跟前仅有的这一本书表示惊訝。他是一个热心的教友，經常到圣堂中去，跪在你、我們的天主之前作长时的祈祷。我对他說，我现在特别致力研究这书。他便向我讲起埃及隐修士安东尼[①]的事迹，安东尼的名字早已盛传于你的僕人之中，但直到那时，我們还是初次听到。他知道这情况后，即在这題目上，把这样一个伟大人物介紹給我們这些少见多怪的朋友，他也不免詫异我們的孤陋寡聞。我們听了自然不胜惊奇，竟在这样近的时代，就在我們的幷时，你的灵异的迹象在純正的信仰中，在公教会內显示了确切不移的証据。对于如此伟大的事迹，我們大家同声惊叹，而他却納罕我們的懵懂无知。

他談到了許多隐修院，談到隐修士們德行的馨香如何上达天

① 安东尼(約 251- 約 356)，古代基督教著名的隐修士。

庭，如何在曠野中結出丰盛的果实；这一切为我們都是聞所未聞的。而且就在米兰城外，有安布罗西烏斯創办的一所隐修院，院中住滿了热心的隐修士，我們也从未得知。蓬提齐亚努斯讲得娓娓不倦，我們穆然靜听。他又讲到某一天，在特里尔城中，那天午后皇帝来观馬車竞賽，他和同事三人在城墙附近一个花园中散步，他們四人分作两起，蓬提齐亚努斯和一人是一起，其余两人又是一起，各自信步閑行。其余两人走向一間小屋，屋中住着你的几位僕人，是"天国为他們所有"① 的神貧者。这两人进入屋中看见一卷安东尼的传記。其中一人取而閱讀，頓觉惊奇、兴奋，一面讀，一面想度如此生活，預备放弃官职，为你服务。这两人都是皇帝的近臣。而此人竟然勃发神圣的热情，感到眞純的悔恨，睜眼注視着他的朋友說："請你告訴我，我們如此殫心竭力，希望达到什么目标？我們究竟追求什么？我們为誰服务？ 我們在朝廷供职，升到'凱撒之友'②，不是荣宠已极嗎？即使幸获这种职位，也不是朝乾夕惕，充滿着危险嗎？眞的，冒了很大危险，不过为了踏上更大的危险！况且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呢？不如为'天主之友'，只要我願意，立即成功了。"

他說这些話时，正处于新生命誕生的緊张阶段中。他的目光回到书本上，他继續讀下去，他的內心正在变化；只有你能明鉴。他遺世絕俗的意志很快就表现出来。他讀此书时，思潮起伏汹涌，他望准了更好的方向，当机立断，已經成为你的人了。他对他朋友說："我已将我的功名意願毅然斬断，我已决定奉事天主了。此时，

① 见《馬太福音》5章3节。

② "凱撒之友"在罗馬帝制时代，形成一个特殊阶層，往往担任最重要的职位。

此地，我即实行。如果你不同情于我，则不要阻止我。”那一位回答說，願和他同享这种賞报，分担这項工作。他們已經属于你了。他們放弃了所有一切，追随你，用了必要的代价，共同起造救生的宝塔。

这时，蓬提齐亚努斯和另一位正在花园另一部分散步，开始找寻他們两人，找到后，催促他們回去，因为天色已晚。两人便告訴他們自己打下什么主意和計划，又說明了这种願望产生的經过，表示已經下了决心，要求他們如果不願参加，则亦不要阻挠。蓬提齐亚努斯說，他自己和那一位朋友虽与这两人分道揚鑣，但不免泣下沾襟，同时向他两人祝賀，并請他們代为祈祷，便带着一顆人世的功名心回到朝中，那两人却逊心天上，从此栖隐于小屋之中。

那两人都已訂婚，两位未婚妻听到这消息后，便也守貞不字，献身于天主。

七

蓬提齐亚努斯讲了这些事。主啊！在他談話时，你在我背后拉着我，使我轉身面对着自己，因为我背着自己，不願正視自己；你把我摆在我自己面前，使我看到自己是多么丑陋，多么委瑣齷齪，遍体疮痍。我见了駭极，却又无处躲藏。我竭力想逃避我的視綫，而蓬提齐亚努斯还在讲述他的故事，你又把我按在我面前，强我去看，使我猛省而痛恨我的罪恶。我认識了，但我閉上眼睛，强自排遣，于是我又淡忘了。

当时，我越佩服他們两人能激发有益的热情，貢献全身，听凭你治疗，相形之下，越觉得自己的可耻，便越痛恨自己。从我十九

岁那年讀了西塞罗的《荷尔頓西烏斯》一书引起我对智慧的爱好后，多少年月悠悠过去了——大約十二年——我始終留連希冀于世俗的幸福，不致力于覓取另一种幸福，这种幸福，不要說求而得之，即使仅仅寄以向往之心，亦已胜于获得任何宝藏，胜于身践帝王之位，胜于随心所欲恣享淫乐。可是我这个不堪的青年，在我进入青年时代之际已沒出息，那时我也曾向你要求純洁，我說："請你賞賜我純洁和节制，但不要立即賞給。"我怕你立即答应而立即消除我好色之心，因为这种病态，我宁願留着忍受，不願加以治疗。我又走上狂悖迷信的邪路，但对于这种迷信，我本无眞实信心，不过以为較优于其他理論，而所謂其他，我却无意誠求，只不过抱着敌对的态度加以攻击。

我自以为我的趦趄不前，不肯輕視世俗的前途而一心追随你，是由于我沒有找到确切的南針，来指示我的方向。但时間到了；我終于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我的良心在譴責我："你还有什么話說？你一直借口找不到明确的眞理，所以不肯抛弃虛妄的包袱。现在你可明确了，眞理在催迫你，只要你脫卸負累，自会生翅高飞，已不必辛苦探索，更无須再費一二十年的深思熟慮了。"

我的心灵在腐蝕着，蓬提齐亚努斯讲述时，我感到非常可怕的羞愧。他讲完后，办好了应办的事，告辞而去。我以心問心，自怨自艾，我对我自己什么話沒有說过？我思想的鞭策为了催促我努力跟随你曾多少次打将下来？我倔强，我抗拒，并不提出抗拒的理由。理由已經說尽，都已遭到駁斥。剩下的只是沉默的恐惧，和害怕死亡一样，害怕离开习惯的河流，不能再暢飲腐敗和死亡。

八

当我和我的灵魂在我的心境中发生剧烈的争哄时，我的面色我的思想也同样紧张，我冲到阿利比烏斯那里，叫喊道："我們等待什么？你沒有听到嗎？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起来攫取了天堂，我們呢？我們带着滿腹学問，却毫无心肝，在血肉中打滚 是否他們先走一步，我們便耻于跟随他們？不是更应該慚愧自己沒有跟随嗎！"

我对他大概說了这一类的話，我激动的情緒将我从他面前拉走；他不作声，惊愕地望着我。我的話不同于寻常。我的額，我的面頰，我的眼睛，我的气色，我說話的声音，比我的言語更表示出我內心的冲动。

我們的寓所有一个小花园，屋子和花园都听凭我們使用，因为屋主并不住在那里。我內心的风暴把我卷到花园中。那里沒有人来阻止我自己思想上的剧烈斗爭；斗爭的結局，你早巳清楚，我那时并不知道。但这种神經失常有益于我；这种死亡是通向生命。那时我了解我的病根在哪里，却不知道不久就要改善。

我退到花园中，阿利比烏斯是寸步不离地跟在我后面。即使有他在身边，我依旧觉得我是孤独的。况且他看见我如此情形，能离我而去嗎？

我們在离开屋子最远的地方坐定下来。我的內心奔騰澎湃着憤慨的波涛，恨自己为何不追随你的意志，接受你的約法；我的天主，我全身骨胳都对此发出呼号，它們的歌頌声上彻云霄。为达到这目的地，并不需要舟楫車馬，甚至不需要走像从我們所生之处到屋子那样短短的一段路程。因为走往那里，甚至到达那里，只需願

意去，抱有坚强而完整的意志，而不是只有半身不遂，左右摇摆，半起半仆，半推半就，掙扎爭抗的意志。

正在心煩意乱之际，我的手足作出許多动作，这些动作，如果一人手足残缺，或手足被束縛着，或四肢乏力，或因其他原因而不能动弹，則即使要做也沒有这能力。我搔头，敲額，抱膝，这些动作是因为我要，才做出来。假如手足不听我指揮，那末即使我要做也做不到。这一方面，有許多动作，我的意願和动作是不一致的。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做那些我以非常热烈的意願所想望的事，这些事，只要我願意做，立刻就能做；只要我眞正願意，就能如願以偿；这一方面，能力和意願是一致的；願意即是行动。但我并不行动。我的肉体很容易听从灵魂的驅使，念头一轉，手足跟着动了；我的灵魂却不容易听从自己的意志，完成重大的願望。

九

那里来的这种怪事？原因何在？請你的慈爱照耀我，使我盘問一下人类所負担的神秘懲罰，和亚当子孙潛在的苦难，如果它們能答复我的話。这种怪事哪里来的？原因何在？灵魂命令肉体，肉体立即服从；灵魂命令自己，却抗拒不服。灵魂命手动作，手便应命而动，发令和执行几乎不能区分先后，但灵魂总是灵魂，手是屬于肉体的。灵魂命令灵魂願意什么，这是命令自己，却不见动静。这种怪事哪里来的呢？原因何在？我說，灵魂发令願意什么，如果灵魂不願，便不会发令，可是发了命令，却并不执行。

其实灵魂并不完全願意，所以发出的命令也不是完全的命令。命令的尺度完全符合願意的尺度，不执行的尺度也遵照不願意的

尺度，因为意志下令，才有意願，这意願并非另外一物，即是意志本身。于此可见，灵魂不是以它的全心全意发出命令，才会令出不行。如果全心全意发出命令，則即无此命令，意願亦已存在。因此意志的游移，并非怪事，而是灵魂的病态。虽則有真理扶持它，然它被积习重重压着，不能昂然起立。因此可见我們有双重意志，双方都不完整，一个有余，則一个不足。

十

我的天主，有人以意志的两面性为借口，主张我們有两个灵魂，一善一恶，同时并存。让这些人和一切信口雌黄、妖言惑众的人、一起在你面前毁灭！这些人贊成这种罪恶的学說真是敗类。倘使他們能接受正确的见解，和坚持真理的人一心一德，自然会变恶为善。那末我們便能用使徒保罗的話对他們說："从前你們是黑暗，如今在主里面成为光明。"[1] 他們不願"在主里面"，想在自己身内成为光明，以为灵魂的本体即是神的本体，这样便加深了他們的黑暗，他們由于这种滔天的傲慢，所以和你"照耀入世之人"[2] 的真光距离更远了。你們該考虑你們所說的話，該自知慚愧，"快靠攏他，你們必将受到光照，你們便不会面紅耳赤了！"[3]

在我考虑是否就献身于我的主、天主时，我本已有此計划，願的是我，不願的也是我，都是我自己。我既不是完全願意，也不是完全不願意。我和我自己斗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这分裂的形成，

① 见《以弗所书》5 章 8 节。
② 见《約翰福音》1 章 9 节。
③ 见《詩篇》33 首 6 节。

我并不情願；这并不証明另一个灵魂的存在，只說明我所受的懲罰。造成这懲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盘据在我身內的罪”，① 是为了处分我自觉自願犯下的罪，因为我是亚当的子孙。

如果有多少彼此对立的意願，便有多少对立的本性，那末一人身上不仅有两个本性，該有許多本性。一人在考虑是否去开会，② 或是去看戏，他們便說：“那不是两个本性嗎？一个向善，一个向恶。否則这种敌对意願的迷罔从哪里来的呢？”我說，这两个意願，一个要到他們那里去，一个要去看戏，都是坏的。但摩尼教徒认为要到他們那里去是个好主意。那末，假如我們的人也在两种意願对立之下犹豫不决，考虑是否去看戏，还是到圣堂中去，摩尼教徒也将迟疑而难于置答了。因为他們或是承认——他們是不肯承认的——到圣堂中去，和領受了圣事的人經常到圣堂中去一样，是出于好的意志；或是承认一个人身上存在两个对立的坏的本性，两个坏的意志；那末他們所說的一善一恶，是不正确的；或是他們将归向眞理，不再否认一人在考虑时，是一个灵魂在两种意願之間搖摆不定。

因此，希望他們感觉一人身上有彼此对立的双重意志时，不再主张有一善一恶两个对立的灵魂，具有两种对立的本体，来自两个对立的本原。你，眞实无妄的天主，你是反对他們，駁斥他們，揭露他們：一人有两个坏主意，譬如一人考虑用毒药或用武器去杀人；强占这一家或那一家的田地；財色不能兼得时，考虑花大量金錢去享乐，还是一毛不拔做守財奴；又如两种娛乐在同一天举行，考虑

① 见《罗馬书》7 章 17 节。

② 按指摩尼教徒的集会，本节是針对摩尼教而言。

去看戏还是去看赛車;还可以加上第三个主意:如有机会,到別人家中去偷东西;或是第四个主意·如果有同样的机会,去和人幽会;这些机会如果同时来到,都合他的心意,但不能同时进行,这样那人的灵魂就被四种或更多的对立意志所辮割,因为人們的欲望簡直太多了!但摩尼教徒对这一大批不同的本性往往只字不提!

对于好的意志也是如此。如果我問他們:"爱讀使徒的书信好不好?欣賞一篇庄严的圣詩好不好?解释《福音》好不好?"他們一定說:"好。"那末,如果同时欢喜这一切,我們的心不是被不同的意志东拉西扯嗎?这些意願都好,可能彼此相持不让,直至我选择其中之一,使分歧的意志成为統一。

同样,永远的眞福在上提携我們,而尘世的享受在下控引我們,一个灵魂具有二者的爱好,但二者都不能占有整个意志,因此灵魂被重大的忧苦所割裂:眞理使它更爱前者,而习慣又使它舍不下后者。

十一

我被这种心疾折磨着,我抱着不同于寻常的严峻态度責斥我自己,我在束縛我的鎖鏈中翻騰打滚,想把它全部折断。这鎖鏈已經所剩无几,可是依旧系繫着我。主,你在我心坎中催迫我,你严肃的慈爱用恐惧悔恨的鞭子在加倍地鞭策我,不使我再松动不去擰断剩下的細脆的鏈子,任凭它获得新的力量,把我更加牢牢束縛。

我在心中自言自語說:"快快解决吧!快快解决吧!"我的話似已具有决定性,即欲見之行事,可是还不下手;我并不回到过去的

复辙，但站在边缘上喘息。我再鼓足勇气，几乎把握到了，眞的几乎得手了，已經到了手掌之中，入我掌握了。不，不，我并沒有到达，并沒有到手，并沒有掌握；我还在迟疑着，不肯死于死亡，生于生命；旧业和新生的交替，旧的在我身上更觉积重难返；越在接近我轉变的时刻，越是使我惶恐，我虽并不因此却步，但我不免停頓下来了。

拖住我的是那些不堪的、浪蕩虛浮的旧相好；它們輕輕地扯我肉体的衣裾，輕輕地对我說："你把我們抛开了嗎！""从此以后，我們不再和你一起了！""从此起，这些、那些，为你都不許可了！"我把"这些，那些"包括它們所暗示的一切，我的天主啊，它們暗示些什么呢？求你的慈爱把这一切从你僕人的灵魂中全部扫除出去！多么丑恶，多么可耻！它們的声音，我听见的还不到一半，因为它們不是面对着我，肆无忌憚地反对我，而是好像在我背后窃窃私語，见我要走，便偷偷拉我，想叫我回过头来。它們拉住我，因为我犹豫不肯就走，不肯对它們毅然决絕，奔向呼唤我的地方去；我的强悍的习慣在对我說："你以为沒有这一切，你能生活下去？"

但这句話已經說得沒精打采了。因为在我前面，我害怕去的那一面，呈现着純洁庄严的节制，明朗而肃穆地微笑着，庄重地邀請我上前，向我伸出充滿着圣善的双手，准备接納我，拥抱我。那里有多少儿童，多少青年，多少年龄不同的人，有可敬的节妇，有老年的貞女，在这些人身上，节制并非沒有生息，因主的照临，使她儿女成行，欢聚膝下。

节制的美德好似在笑我，这是出于鼓励的嘲哂；它似乎在对我說："这些孩子，这些女子能做的，你不能嗎？他們所以能如此，岂

是靠自己而不是在天主之內？他們的天主把我賞給他們。为何你要依仗自己而不能安定？把你投向天主，不要害怕；天主不会縮手任凭你跌倒；放心大胆地投向他，他自会接納你，治疗你。”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因为我还听见那些不堪的唧唧噥噥的私語，我依然若往若还，游移不决。“节制”好像重新对我說：“对于你在世間所有秽恶的肉体，你不要听其蠱惑，由它去受屈辱，去受磨炼。它所說的乐趣，决不能和你的天主的法律相比。”这些爭执在我心中攪扰，正是我与我的决斗。阿利比烏斯傍我而坐，靜靜地等待着我这次异乎寻常的內心冲动的結局。

十二

我灵魂深处，我的思想把我的全部罪状罗列于我心目之前。巨大的风暴起来了，带着傾盆的泪雨。为了使我能嚎啕大哭，便起身离开了阿利比烏斯，——我觉得我独自一人更适宜于尽情痛哭——我走向較远的地方，避开了阿利比烏斯，不要因他在場而有所拘束。

我当时的情况，他完全看出，因为我不知道說了什么話，說时已是不胜嗚咽。我起身后，他非常詫异，留在我們并坐的地方。我不知道怎样去躺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尽让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向你奉上的，你理应哂納的祭献。我向你說了許多話，字句已記不起，意思是如此：“主啊，你的发怒到何时为止？請你不要記着我过去的罪恶。”[1] 我觉得我的罪恶还抓住我不放。我嗚咽着喊道：“还

① 见《詩篇》78首5，8节。

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嗎？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結束我的罪恶史？”

我說着，我带着滿腹辛酸痛哭不止。突然我听见从邻近一所屋中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我分不清是男孩子或女孩子的声音——反复唱着：“拿着，讀吧！拿着，讀吧！”立刻我的面色变了，我集中注意力回想是否听见过孩子們游戏时有这样几句山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压制了眼泪的攻势，站起身来。我找不到其他解释，这一定是神的命令，叫我翻开书来，看到哪一章就讀哪一章。我曾听說安东尼也偶然讀福音，讀到下面一段，似乎是对他說的：“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給穷人；你积财于天，然后来跟隨我”。[①] 这句話使他立即归向你。

我急忙回到阿利比烏斯坐的地方，因为我起身时，把使徒的书信集留在那里。我抓到手中，翻开来，默默讀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不可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蕩，不可趋于竞爭嫉妒，应被服主耶穌基督，勿使纵恣于肉体的嗜欲。”[②]我不想再讀下去，也不需要再讀下去了。我讀完这一节，頓觉有一道恬靜的光射到心中，潰散了阴霾籠罩的疑陣。

我用手或其他方法在书上作一标記，合上书本，滿面春风地把一切經过告訴阿利比烏斯。他也把他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告訴我。他要求看我所讀的一节。我指給他看。他接着再讀下去，我并不知下文如何。接下去的一句是：“信心軟弱的人，你們要接納他。”[③] 他向我說，这是指他本人而言的。这忠告使他堅定于善

① 见《馬太福音》19章21节。
② 见《罗馬书》13章13节。
③ 同上，14章1节。

願，也正是符合他的优良品性，我早已望尘莫及的品性。他毫不犹豫，一无紛扰地和我采取同一行止。

我們便到母亲那里，把这事报告她。她听了喜形于色。我們叙述了詳情細节，她更是手舞足蹈，一如凱旋而归，便向你歌頌，“你所能成全于我們的，超越我們的意想，”① 因为她看到你所賜与我的远远超过她长时期来哀伤痛哭而祝祷的。你使我轉变而归向你，甚至不再追求室家之好，不再找寻尘世的前途，而一心站定在信仰的金科玉律之中，一如多少年前，你启示她我昂然特立的情景。她的哀伤一反而成为无比的喜乐，这喜乐的眞純可爱远过于她所想望的含飴弄孙之乐。

---

① 见《以弗所书》3章20节。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九

一

“主，我是你的僕人，我是你的僕人，你的婢女的儿子。你解放了我的束縛，我要向你献上謝恩之祭。”[1]請使我的心和我的唇舌歌頌你，使“我的四体百骸說：主，誰能和你相比？”[2]請你答复我，請你“对我的灵魂說：我是你的救援。”[3]

我是誰？我是怎样一个人？什么坏事我沒有做过？即使不做，至少說过；即使不說，至少想过。但你，溫良慈爱的主，你看见死亡深入我的骨髓，你引手在我的心源中疏瀹秽流。我便鐲弃我以前征逐的一切，追求你原来要的一切。

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的自由意志在哪里？从哪一个隐秘的处所刹那之間脫身而出，俯首来就你的溫柔的轅軛，肩胛挑起你的輕松的担子？耶穌基督，“我的依靠，我的救主！”[4]我突然間对于抛弃虛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暢，过去惟恐丧失的，这时却欣然同它断絕。

因为你，眞正的、无比的甘飴，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驅除淨尽，你进入我心替代了这一切。你是比任何乐趣更加浹洽，但不为血

① 见《詩篇》115首16—17节。

② 同上，34首10节。

③ 同上，3节。

④ 同上，18首15节。

肉之躯而言；你比任何光彩更明粲，比任何秘奥更深邃，比任何荣秩更尊显，但不为自高自大的人。这时我的心灵已把觊觎和营求的意念、淫佚和貪猾的情志从万端紛扰中完全摆脱；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財产，我的救援，我的主、天主，我向你傾泻胸臆。

二

“在你鉴临之下”①，我决定不采取众目昭彰的办法，而用柔和的方式摆脱我嚣訟市集上卖弄唇舌的职务，不要再让青年們不“钻研你的法律”②和你的和平，而去钻研狂妄的詞令和市場的論战，从我的口中购买肆行詭譎的武器。

幸而这时距离“秋收假期”③已是不远了，我决定耐过这几天，和寻常一样离校。我既已經你救贖，决不想再蹈出卖自己的复轍。

这是我們在你面前打下的主意，除了家人和几个知己外，别人都不知道。我們相約不要向外随意透露消息，虽則那时我們自“涕泣之谷”④上升，唱着“升阶之歌”⑤，已在你手中領取了“利箭和熾炭，抵御詭詐的口舌”⑥，这些口舌以忠告为名而实行阻挠，似乎滿怀关切，却把我作为食物一般吞噬下去。

你把爱的利箭穿透我們的心，你的訓示和你忠心僕人們的模范已鏤刻在我們的心版上，变黑暗为光明，犹生死而肉骨，在我們

① 见《創世紀》30章27节。
② 见《詩篇》118首70节。
③ 按当时秋收假期始于九月十六日。
④ 见《詩篇》83首6节。
⑤ 同上，119首1节。
⑥ 同上，4节。

思想上燃起炎炎火炬，烧毁了我們的疲弱，使我們不再沉沉下降，而是精神百倍地向上奔騰，凡是从詭詐的唇舌所嘘出挠扰的逆风，不仅不能熄灭我們内心的神火，反而吹得更旺了。

你的圣名已广揚于世界，因之，对我的志願和計划当然也有称許的人，但如果不等待轉瞬即至的假期，未免近于特殊；因不待秋收假期的来到而先辞去众目昭彰的公职，则必然引起人們的注意，将不免議論紛紜，以我为妄自尊大。使别人猜議我的心理，訕謗我們的善行，为我有何裨益呢？

由于夏季教学工作辛劳过度，我的肺部开始感到不适，呼吸困难，胸部隐痛，証明我已有病，不能发出响亮或較长的声音。始而心煩意乱，因为不得不放弃教师的职位，即使能够治愈，也必須暫离讲席。但打定了坚决的主意，要“休息，并看看你是主”[①]之后，——我的天主，你知道这事——我反而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并不撒謊的辞职理由，足以安安那些只为子女打算而要我卖命的人們的心。

我非常愉快地忍受这一段时間，等它过去——大約二十天，我記不清楚了——終于毅然熬过了；以前有名心利心和我共同担負艰难，这时若不是把坚忍来替代名利之心，我眞要委頓得难以自持了。

你的僕人中，我的弟兄中，可能有人认为我既然要一心奉事你，若再在撒謊的讲坛上迟留片刻，便是犯罪。我对此不願申辯。慈爱无量的主啊！你岂非已把这种罪过和其他可怕的、致命的罪

① 见《詩篇》15首11节。

业在神圣的水中①一洗而空嗎？

三

凡莱公都斯对于我們的幸福却是忧心如擣，因为他看到自己由于无法摆脫的束縛，将不得不和我們分离。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的妻子則已受了"洗礼"；他的所以不能和我們同行，最大的阻碍便是他的妻子，他自称惟有一个办法可以奉教，而这办法他却不能采用。

但他誠恳地把房屋借給我們，任我們居住多久。主啊 你将在义人复活的时候賞报他，因为你已經以义人的結局給予他。离别后，他前往罗馬，患了疾病，病中領受洗礼，奄然逝世。这样你不但哀怜他，并且也照顾到我們，使我們不致于想起这位推誠相与的良友竟摒置于你的羊群之外，而感到无尽无极的悲痛。

感謝你，我的天主 我們是属于你的，你的劝告，你的撫慰都証明这一点。旣許必践的你，以万古常春的天堂的溫暖，酬报了凡莱公都斯借給我們避暑的加西齐亚根别墅，你宽赦了他此生的罪业，把他安置于"富饒的山上，你的山上，膏腴的山上"。②

那时凡莱公都斯悶悶不乐，內布利提烏斯却同我們一起高兴。他尙未奉教，而且曾經堕入最危险的荒謬学說的深坑，他认为你的圣子——即眞理本身——的肉体不过是幻象，但此时已抛弃了他的謬见，虽未領受教会的"圣事"，却正在非常热烈地追求眞理。当我們弃邪归正，通过你的洗礼获得更生后不久，他也成为虔誠的公

① 按指基督教中的"洗礼"。

② 见《詩篇》67首16节。

教信徒，全家也跟着他接受了信仰；他和家人一起留住非洲，在淡泊宁靜的完美生活中敬事你，你就召他脫离尘世。

现在他生活“在亚伯拉罕怀中”①——不論此語作何解释——我的內布利提烏斯，我的摯友。主啊，他由奴隶而获得自由，成为你的义子，他现在生活在那里。为这样一个灵魂，能有其他更好的归宿嗎？他生活在那里；关于这个境界，他曾向渺小愚昧的我提出許多問題。现在他已不再側着耳朵靠近我的口边了，现在他的超出尘凡的口舌尽情暢飲着你的灵泉，吸取你的智慧，度着永永无疆的幸福生活。但我想他不会沉沉醉去而把我忘却，因为他暢飲了你，而你是始終顧复我們的。

我們当时的情况是如此，我們竭力安慰凡莱公都斯，他虽則对于我們的归正悶悶不乐，但并不妨碍我們的友誼；我們鼓励他尽好分內的，夫妇生活的責任。对于內布利提烏斯，則我們等待他加入一起，他和我們不过相距咫尺，而且几乎就能实现了。这些日子終于过去，为我眞是度日如年，因为我渴望着空閑自由的时刻，为了能尽情歌唱：“我的心向你說：我曾找寻你的圣容，主，我还要找寻你的圣容。”②

四

正式脫离雄辯术讲席的日子終于到了，虽則我思想上早已脫离。大事告成：你已解放了我的心，现在又解放了我的口。我兴高采烈地感謝你，和亲友一行，启程到別墅中去。

① 见《路加福音》16章22节。

② 见《詩篇》26首8节。

在那里我写了些什么？我的文学已經为你服务，但还带着学校的傲慢气息，一如奔走者停步后呼吸还觉得急促；在我記述和友好談論或在你面前自問自答的語录中以及和外出的內布利提烏斯的通訊中，都流露着此种气息。

我已經急于要轉到更重大的事件了。什么时候我才有充分的时間来追述你尤其在这一阶段中所加給我的一切洪恩厚澤呢？过去种种如在目前。主啊！向你懺悔往事，我还感到溫暖，譬如回想你不知用了哪一种利剑刺我的心灵，降伏了我；你怎样"削平了我思想上的山丘，修直了曲折的道路，填平了崎嶇的峻坂"；[1] 你怎样用你的独子，"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2] 的圣名使我心爱的弟兄阿利比烏斯俯首就范，起初他甚至在我們书札中看到这名字便生憎恶，宁願在我文字中嗅到学校中的、已被"你砍倒的香柏"的气味，不願聞教会內防御毒蛇有奇妙功能的药草。

我的天主啊！我諷誦大卫的詩歌、洋溢着衷心信仰的詩歌、最能扫除我們滿腹傲气的詩歌时，我向你发出哪些呼声？这时我对于真正的爱还是一个学徒，我和阿利比烏斯都是"望教者"，[3] 住在乡間别墅中，母亲和我們在一起，她虽然是个妇女，但在信仰上却是杰出的丈夫，她具有老年的持重，母亲的慈祥，教友的虔誠。我在諷誦这些詩歌时，发出哪些呼声？使我內心燃起对你多么大的爱火？我抱着如此热情，假如可能的話，真想将这些詩篇向全世界朗誦，用以譴責人类的狂妄！可是全世界不是都在諷誦嗎？"沒有一

---

① 见《路加福音》3章4节。

② 见《彼得前书》3章18节。

③ 见《詩篇》28首5节。

人能掙脫你的煦育。"[①] 我是多么痛恨那些摩尼教徒？却又怜憫他們的昏昧，不懂那些奥蹟，不識那些妙剂，反而至死不悟，訾詆續命的药餌。我眞希望他們隐在我身旁；当我心曠神怡諷誦《詩篇》第四首时，希望他們看看我的面容，听听我的声音，希望他們体会到这些詩歌如何为我而发："我的公义的天主啊，我向你呼吁时，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之中，你使我舒暢；求你怜憫我，俯听我的祈祷"。[②] 希望他們窃窃私听，而我則并不觉察；否則他們必以为我誦讀这篇詩是針对着他們的；其实如果我知道有人听着看着，我决不会說話，决不会說那些話；他們呢，也决不认为这些話出于我肺腑，只是在你面前，对我自己說的。

我一面是战慄恐惧，一面却欢欣鼓舞地信慕你的慈爱。当你的慈祥之神对我們說："人的儿子们，你們心事重重何时为止？你們为何要喜爱空虛，寻觅虛伪？"[③] 上述种种心情已自然而然露于目光，流于声息。的确，我喜爱过空虛，寻觅过虛伪。但是主，"你已經显揚你的圣者"，[④]"起之于死中，升之于諸天，位之于己右"，[⑤] 又自天派遣他所許的"施慰之神，眞理之神"。[⑥] 他已經派遣，而我还茫然不知。他已經派遣，因为他已复活升天，受到显揚。在此以前，"圣神"尚未降临，因为耶穌尚未受荣显。先知呼喊说："你們心事重重，何时为止？你們为何喜爱空虛，寻觅虛伪？你們該知道天

① 见《詩篇》18 首 7 节。
② 同上，4 首 2 节。
③ 同上，3 节。
④ 同上，4 节。
⑤ 见《以弗所书》1 章 20 节。
⑥ 见《約翰福音》14 章 16 节。

主已經显揚他的圣者。”他至今在呼喊：“你們該知道，”而我仍長期憒憒，喜爱空虛，寻觅虛伪。为此，我听了不胜惊怖，因为我回忆过去的情况，这些話眞是針对着我这样的人。我奉为眞理的那些幻像，不过是空虛，是虛伪。我回想及此，禁不住痛恨而长太息。希望那些至今还在喜爱空虛、寻觅虛伪的人听听这些話 可能他們也要輾側不安而唾弃前非。如果他們向你呼吁，你一定俯听他們，因为“代我們求你”①的基督，以血肉之身眞的为我們受死。

我讀到：“发怒吧，不要再犯罪！”②我的天主，我多么感动 我已經知道恼怒我以前种种，决定今后不再犯罪；我理应发怒，因为并非另一个黑暗腐敗的天性利用我身而犯罪，一如那些不知道自恨、“为自身积蓄着天主公义审判的忿怒”③的人們所說的。我的財富不在身外，也不是在太阳之下用我肉眼找寻得到。凡以快乐寄托于身外之物的，容易失去操守，沉湎于有形的、暂时的事物，他們的思想饥不择食地去舐那些事物的影子。唉！巴不得他們感到空虛厌倦而喊出：“誰能指示我們幸福？”④我們將回答他們說：“主，你的圣容神光深印在我們心中”。⑤因为我們不是“普照生灵”⑥的眞光，我們是受你的光照：我們“本是黑暗，在你怀中成为光明。”⑦唉，巴不得他們能够看出身內的永恒眞光 我虽已体味到，但无法向人揭示。巴不得他們背着你而注視着外物的眼光能

① 见《新約·罗馬书》8章34节。
② 见《詩篇》4首5节。
③ 见《罗馬书》2章5节。
④ 见《詩篇》4首6节。
⑤ 同上。
⑥ 见《約翰福音》1章19节。
⑦ 见《以弗所书》5章8节。

向我流露出他們的內心，肯对我說："誰能指示我們幸福？"我原来也就在这方寸之間惱怒，就在心坎深处发出悔恨，宰割了"故我"作为牺牲后，我的"新我"开始信賴你而入于深思，也就在此时，你开始使我体味到你的甘飴，"使我心悅懌"。[①]我口誦心維，欢呼雀跃，不願再放情于外物，饕食时間，同时为时間所吞噬，因为我在永恒的純一本体中有另一种"小麦"，另一种"酒"，另一种"油"。[②]

讀到下一节，我的內心禁不住高呼說："啊，在和平中，就在存在本体中，我安臥，我酣睡"。[③]圣經上所說的"死亡被消灭于凱旋之中"[④]一朝实现，誰还敢抵抗我們？始終不变的你就是存在的本体，在你之中足以得到扫除一切忧患的宁靜，因为无人能和你相比，也不須再追求你以外的其他一切。"主，你巩固了我，收斂我于希望之中。"[⑤]

我諷誦着，滿怀是熾热的情緒，但想不出怎样对付那些充耳无聞的死人，过去我也是其中之一，曾經散布疫癘，对流注天上蜜露、映彻你的光輝的圣經，曾經恶毒地、盲目地狂吠；想到那些与圣經为敌的人，眞使我悲不自胜。

什么时候我能追述这次假期中的一切經过？但对于你严厉的鞭策和疾于迅雷的慈爱，我决不会遺忘，决不会默尔而息的。

这时你用牙痛来磨难我，痛得我連話都不能讲。我想起請在場的亲友們代我祈求你一切救援的天主。我写在蜡板上遞給他們

① 见《詩篇》4首7节。
② 同上，8节。
③ 同上，9节。
④ 见《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
⑤ 见《詩篇》4章9节。

看。我們双膝刚刚下跪，热切祷告，我便霍然而愈了。多么剧烈的疼痛！怎样消失的呢？主，我的天主！我真是惶恐不安，我承认，因为我一生从未經历过这样的情况。你的德能滲透到我心坎深处，我在信仰之中感到喜悅，歌頌你的圣名，但这信仰对于我过去未經洗礼赦免的罪恶还不能使我安心。

五

秋收节結束后，我通知米兰人，請他們为自己的学生另聘一位言語販卖者，理由是我已决定献身为你服务，而且由于呼吸困难，胸部作痛，不克担任此項职务。

我又致书于你的圣善的主教安布罗西烏斯，具述我以往的錯誤和现在的志願，請教他我最好先讀圣經中哪一卷，使我更能有充分的准备，为領受洗礼的恩澤。他教我先讀《以賽亚书》这一定是由于这位先知最明白清楚地預言你的福音和外族的归化。可是一开卷我便不解其中意义，以为全书都是如此，便暫时放下，希望等我对你的圣訓比較熟悉后再行閱讀。

六

我登記領受洗礼的日子終于到了。我离开乡村回到米兰。

阿利比烏斯願意和我一起受洗，同沾复生恩宠。这时他已滿怀謙抑，具有領受你的“圣事”的精神；他非常坚强地压制肉身，竟敢在意大利冰冻的土地上赤足步行。

我們两人外，加上我孽海中来的儿子阿得奥达多斯。这个孩子，你給他很好的資质，还不滿十五岁，而聪慧超过許多耆年博学

之士。主，我的天主，我承认这都是你的恩賜，你是万有的創造者，你能斡旋我們的丑行。我在这孩子身上，除了罪业之外，一无所貽。至于我們所以能遵照你的法度教养他，也是出于你的启发，不是别人指导。因此我只能归功于你的恩賜。

在我所著《师說》一书中，記述了他和我的談話。你知道书中所列和我交談者的議論，便是他十六岁时的思想。我記得他还有許多更突出的见解。这样的天賦眞使我惊悚，除了你之外，誰能創造这样的奇迹？

你不久就使他脫离尘世，我对此感到安心，他的童年、青年以及他的一生，我可不必为抱杞忧了。

他和我們同时領受你的恩宠，并将在你的法度中栽培成长。我們受了洗礼，过去生活上种种阴影已是蕩滌无余。

那些时候，我欽仰你为救援众生而制定的高明沉潜的計划，感到无限恬懌，但并不以为已足。听到你的圣堂中一片和平溫厚的歌咏之声，使我涔涔泪下。这种音韻透进我的耳根，眞理便随之而滋潤我的心曲，鼓动誠摯的情緒，虽是泪盈两頰，而此心觉得暢然。

七

不久以前，米兰教会开始采用这样一种慰勉人心的方法，即弟兄們同气同心，热情歌唱。大約一年前，幼主瓦楞提尼亚努斯的太后优斯提那受了阿利阿派教徒①的蠱惑，信从异端，迫害你的安布罗西烏斯。虔誠的群众夜間也留在圣堂中拚与他們的主教，你的

① 阿利阿教派，創自阿利烏斯（Arius 280--336）反对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否定耶穌基督是天主。

僕人同生同死。我的母亲，你的婢女，为了关心此事，彻夜不睡，并且站在最前，一心以祈祷为生活。我們虽則尚未具有你的"圣神"的热情，但和全城居民一样焦急不安。这时惟恐民众因忧郁而精神沮丧，便决定仿效东方的习惯，教他們歌唱圣曲圣詩。这方式保留下来，至今世界各地所有教会几乎都采行了。

也就在这时，你梦示你的主教安布罗西乌斯，指明普罗泰西烏与盖尔瓦西烏斯两位殉教者葬身之处。你在神秘的庫藏中保存两人的遺体經历多少寒暑而不臭不腐，等到这适当时間出而昭示于人，借以抑制一个身为太后的妇人的横暴。遺体掘出之后，以隆重的仪式奉迎至安布罗西烏斯的圣堂中，这时不仅那些受邪魔騷扰的人恢复了平靜，連魔鬼也自己直认失败。更有一个全城知名的、多年失明的人，听到万民欢庆之声，詢悉緣由，便起身請人引导他前去。到了那里，他請求准許他以手帕一触"你所珍視的神圣的死者"①的灵柩，他这样做了，把手帕按在眼上，双目立即复明。这消息轰传远近，便庄严热烈地展开了对你的歌頌。那个一心树敌的妇人虽并未轉向健全的信仰，但她肆虐教会的凶焰不得不被压伏。

感謝你，我的天主。你把我的回忆导向何处呢？我竟会向你訴說这些已被我忘失的重大事件：虽則"你的香膏芬芳四溢"②，我們并不奔波求索，所以现在听到神圣的頌歌之声，更使我涕泪交流；以前我只会向你太息而已，这时才能尽情嘘吸，使我的"茅屋"③中充滿馨香。

---

① 见《詩篇》115首15节。

② 见《旧約·雅歌》1章3节

③ 见《旧約·以賽亚书》40章6节，按此指人的肉体。

八

“你使一心一德的人住在一起”[1]，使我們的同乡青年埃伏第烏斯来与我們作伴。他本是政府大員，先我們归向你，受了洗礼，便辞去职位，轉而为你工作。我們常在一起，而且拿定神圣的主意，要終身聚在一起。

我們研究在什么地方最能为你服务：决定一起回到非洲。到了梯伯河口，我的母亲去世了。

我是匆忙得紧，把許多細节略去不談了。我的天主，关于我不曾提及的、我所身受更僕难数的恩宠，只有請你接受我的懺悔和感謝。但是对于你的婢女，肉体使我生于兹世、精神使我生于永生的母亲，哀恋之情，我不能略而不言。我不談她的遺事，而是追述你給她的恩澤。因为她既非自有此身，也不是自己教养自己，你創造了她；生她的父母也不会預知未来的情形，都是你的基督的鞭策，你的“独子”的法式，使她在你的教会所属的一个良好教友家庭中，受到对你端严崇敬的教育。

我的母亲除了追怀她生身之母劬劳撫育之外，更称道一位老年保姆对她的尽心教导。我的外祖父小时候已由这个女子带領长大，一如姑娘們慣常背負着孩子。因此这个教友家庭中，主人們对这位赤胆忠心的老妇人都很尊重，所有的女孩子都托她管教，她便尽心照顾，必要时用神圣的严规約束她們，而寻常教导她們时也是周詳审慎。

---

[1] 见《詩篇》67首7节。

除了女孩子們和父母同桌进用极俭朴的三餐外，为了不纵容她們沾染不良的习慣，即使极感口渴、也不許她們随便喝水，对她們发出极合情理的告誡："現在你們只喝清水，因为沒有办法喝到酒；将来你們出嫁后，成为伙食儲藏室的主妇，会觉得清水淡而无味，取酒而飲便会成为习慣。" 她这样一面开导，一面监督，禁住了孩童的饕餮，而女孩子們对飲水也就有合理的节制，哪里更会有不合体統的嗜好？

事虽如此，但我母亲仍然漸有酒的爱好。这是你的婢女亲口告訴自己的儿子的。她的父母见她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孩子，往往叫她从酒桶中取酒。她把酒杯从桶口去舀，在注入酒瓶之前，先用舌头舐上一舐，并不多喝，因为她并不想喝。她所以如此，不是为了嗜酒，而是出于孩子的稚气，喜动而好玩，孩子的这种傾向惟有在家长管束下加以糾正。

这样，每天增加一些，——"凡忽視小事，便逐漸堕落"①——习慣而成自然，后来津津有味地要举杯引滿了。

那时，她把这位賢明的老媽和她的严峻禁誡已置之脑后了！主啊，你是常常关心着我們，对于这种隐匿的疾患，除了你的救药外，还有其他有效的方剂嗎？父亲、母亲和保姆都不在旁，你却鉴临着；你創造我們，呼喚我們，潛引默导，甚至通过其他人物，完成有益于灵魂的行动。

我的天主，你那时在做什么？你怎样照顾她呢？你怎样治疗她呢？你不是用别人銳利刺耳的詬駡作为你秘传去疾的砭熨方法

① 见《德訓篇》19章1节。

一下子把腐烂部分消蝕了？

經常陪她到酒窖去盛酒的使女，一次和这位小姐爭吵起来，那时只有她們两人，这使女抓住她的弱点，恶毒地駡她："女酒鬼。"她受了这种刺激，立即振发了羞恶之心，便从此痛改前非，涓滴不飲了。

朋友們的投其所好，往往足以害人，而敌人的凌侮却常能发人猛省。当然你处理这些人，仅凭他們損害别人的意願，而不是依照你利用他們所得的善果。那个使女发怒时，只想使女公子难堪，并不想糾正她的缺点；她或是由于两人吵架的时間和地点别无人在，或是以为历时已久而方始揭发可能对自己反有嫌疑，遂乘着沒有旁人的机会才敢放肆。

但是你，天地的主宰，千仞的悬瀑，时代的洪流，无一不随你的意旨而盘旋、而奔注；你用一个人的积怒治疗了另一人的积习。明察者不应以别人听我的忠告而去恶从善，便自以为出于我的力量。

九

她这样在貞靜俭素之中长大起来，与其说是父母教导她尊奉你，尤应說是你教导她順从父母。到了成年出嫁，便"事夫如事主"，[①] 設法使丈夫归向你，用賢德来向他宣传你，你也用这些懿范增加她的端丽，得到丈夫的敬爱贊叹。她忍受了丈夫的缺点，对于他的行为从未有所忿爭。她只等待你垂怜丈夫，使他信仰你而能束身自爱。

---

① 见《以弗所书》5 章 21 节。

我父亲的心地很好，不过易于发怒，她在丈夫躁性发作时，照常言容溫婉，等待他火气平息，才伺机解释自己所持的理由，指出他可能过于急躁，未加思考。許多夫人們，丈夫的气性不算太坏，但还不免受到毆辱，以致脸上伤痕累累，她們閨中談話往往批評丈夫的行为，我的母亲却批評她們的长舌，带着玩笑的口吻，給她們进尽忠言：在听人讀婚約[1]的时候，她以此为卖身契，因此主张謹守閨范，不应和丈夫抗爭。这些妇女知道她嫁着一个粗暴的丈夫，但传聞中或形迹上，从未听到或看出巴特利西烏斯曾毆打妻子或为家庭瑣事而发生口舌，因此都很詫异，閑談中向她詢問原因，她便把上述的见解告訴她們。凡是受她指导的，琴瑟和好，每来向她致謝；不肯遵照的，依旧遭受折磨。

由于坏丫头的簸弄是非，她的婆婆开始也生她的气，但后来便为她的溫順忍耐所感动，竟把女僕們造成家庭間、姑媳間不和的谗言向儿子和盘托出，命令处罰她們。我父亲听从我祖母的話，并且为了整頓家规，保持家人和睦起见，便鞭責了我祖母所憤斥的女僕；祖母还声言誰再說媳妇的坏話，将同样受責；从此无人再敢妄言，家人之間融融泄泄，值得后人怀念。

“我的天主，我的慈爱”，[2] 你还賦与你忠心的婢女——在她怀中你創造了我——一种可貴的美德：人們发生齟齬争执，她总尽力調解；爭吵的双方都是滿腹怨气，像有不解之仇，人前背后往往会說出种种尖銳毒辣的話，发泄自己的怨恨，她听到任何一方丑詆对

① 当时风俗，女子出嫁时，在証人及父母前讀婚約，见奥氏《讲道集》51篇22节。

② 见《詩篇》58首18节。

方的語句，不但从不宣泄，只有从容劝解。

这种庸德庸言似乎不足称道，但人們刺心的經驗，世間有不少人沾染了广泛流行的罪恶疫癘，不仅把积怨的双方对于仇家所发的言論尽量搬弄，甚至火上添油地加以造說；凡有人道的人，不仅不应該挑拨离間，增剧别人的怨毒，却应尽力劝說，平息双方的怒气。

我的母亲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你在她内心的学校中默导她。

在我父亲去世前一段时期內，她又为你赢得了他。我父亲成为教友后，对他未奉教前她所受的委屈絕不追怨。她眞是你的僕人們的婢女。凡认識她的人，都因她的懿范而贊揚你、热爱你；他們感觉到你是在她心中，她的圣善生活的結果証明这一点。她"以忠貞事夫，以孝順事亲，以誠篤治理家政，有賢德之称。"① 她教养子女，每次看见他們疏远你，便每次进行再造之功。主啊，至于我們，你的僕人們——由于你的慈爱，我們敢这样自称——在她去世前，領受了洗礼的恩澤，我們已同心同德生活在你的怀抱中，而她关心我們，眞是我們一輩的慈母，她服侍我们，又似我们一辈的孝女。

十

相近她去世前的某一天，——她的去世之日你是清楚的，我們并不知道——你冥冥之中安排着，使我們母子两人凭在一个窗口，纵目于室外的花园，这时我們小住于远隔尘嚣的梯伯河口；长途跋涉之后，稍事休息，即欲挂帆渡海。我們两人非常恬适地談着，"撇

---

① 见《提摩太书》5章，9，4，10节。

开了以前种种，向往着以后种种”，[1] 在你、眞理本体的照耀下，我們探求圣賢們所享受的“目所未睹，耳所未聞，心所未能揣度的”[2]永生生命究竟是怎样的。我們貪婪地张开了心灵之口对着“导源于你的生命之泉”[3] 的天上灵液，极望尽情暢吸，对于这一玄奥的問題能捉摸一些踪影。

我們的談話得到这样一个結論：我們肉体官感的享受不論若何丰美，所发射的光芒不論若何燦烂，若与那种生活相比，便絕不足道；我們神游物表，凌駕日月星辰丽天耀地的穹蒼，冉冉上升，怀着更热烈的情緒，向往“常在本体”。[4] 我們印于心，誦于口，目击神工之缔造，一再升騰，达于灵境，又飞越而进抵无尽无极的“膏壤”；[5] 在那里，你用眞理之粮永远“牧养着以色列”，[6] 在那里生命融合于古往今来万有之源，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的眞慧。眞慧既是永恒，则其本体自无所始，自无所終，而是常在；若有过去未来，便不名永恒。我們这样談論着，向慕着，心曠神怡，刹那間悟入于眞慧，我們相与叹息，留下了“圣神的鮮果”，[7] 回到人世語言有起有訖的声浪之中。但哪一种言語能和你常在不灭，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的“道”、我們的主相提并論呢？

我們說：“如果在一人身上，血肉的蠢扰，地、水、气、天的形象都归靜寂，并自己的心灵也默尔而息，脫然忘我，一切梦幻，一切想

① 见《腓立比书》3 章 13 节。
② 见《哥林多前书》2 章 9 节。
③ 见《詩篇》35 首 10 节。
④ 同上，4 首 9 节。
⑤ 《旧約·以西結书》34 章 14 节。
⑥ 见《詩篇》77 首 71 节。
⑦ 见《罗馬书》8 章 23 节。

像，一切言語，一切动作，以及一切倏忽起灭的都告静止——这种种定要向听的人說:“我們不是自造的，是永恒常在者創造我們的”①，言毕也請它們靜下来，只傾听創造者——如果天主直接說話，不凭其他而自己說話，让我們听到他的言語，声音不出于尘間的喉舌，不由于天使的传播，不借云中霹靂的震响，也不用譬喻廋辞来使人揣度，而径自諦听他自己說話；我們本在万物之中爱他，現在离开万物而听他自己，一如我們現时的奋发，一轉瞬接触到超越万有、永恒常在的智慧；如果持續着这种境界，消散了其他不同性质的妙悟，仅因这一种眞觉而控制，而吸取了諦听的人，把他沉浸于內心的快乐之中；如果永生符合于我們所叹息想望的，那时一刹那的眞觉，則不就是所謂“进入主的乐境”②嗎？但何时能实現呢？是否在“我們都要复活，但不是都要改变”③的时候？

我們談話的內容是如此，虽然是用另一种方式、另一种語辞。主啊，你知道就在我母子倆这番談話中觉得世間一切逸乐不值一顧时，她对我說:“我儿，以我而言，此生已毫无留恋之处。我不知道还有何事可为，为何再留在此世；我的願望都已滿足。过去的所以要暫留此世，不过是望你在我去世之前成为基督公教徒。而天主的恩賚超越我本来的願望，使我见到你竟能輕視人世的幸福，成为天主的僕人。我还要做些什么？”

十一

我回答她的話已經記不淸楚了。大約五天之后，她发热病倒

① 见《詩篇》3首5节。
② 见《馬太福音》25章21节。
③ 见《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

了。病中，有一天她失去知觉，辨别不清左右的人。我們赶到后，即覚清醒，她望着我和我的弟弟，似要找什么东西似地問我們說："我刚才在哪里？"接着见我忧急的神情，便說："你們将你們的母亲葬在这里。"我不作声，竭力忍住眼泪。我的弟弟表示最好是回到本乡，不要死在异地。她听了面现忧色，用責备的目光望着他，怪他作如此打算，后又望着我說："你听他說什么。"稍待，又对我們两人說："随便你們葬我在哪里，不要为此操心。我要求你們一件事：以后你們不論到什么地方，在天主台前要想起我。"她勉强說完了这句話，便沉默不語了。病势加剧，痛苦也加甚了。

无形无象的天主，我想到你散播在信徒心中的恩宠結出的奇妙果实，我欣喜，我感謝你；我想起她自知不久于人世，曾亦非常关心死后埋骨之处，預备与丈夫合葬。他們两人和諧的生活，使她怀着生前同心死則同穴的意願——人心眞不易向往神圣的事物！——使后人羡慕她渡海而归后，自己的躯壳还能与丈夫的遺骸同埋于一坏土中。

你在何时以无量慈爱使这种无聊的願望从她心中剔去，我不得而知；但在明了眞相后，我只能贊叹欣慰；其实在我們凭窗談論中，她說："我现在还有何事可为？"的时候，也已經不表示怀有死于故乡的願望了。我又听說我們在梯伯河口时，一天她同我的几位朋友，以慈母的肫摯，論及輕視浮生而重視死亡，那时我不在旁，我的朋友們都惊奇这位老太太的德行——这是你賦畀給她的——因而問她是否忧及歿后葬身远域，她說："对天主自无远近之分，不必顾慮世界末日天主会不认識地方而不来复活我！"

病后第九天，这个具有圣德的至誠的灵魂离开了肉躯，享年五

十有六，这时我年三十三岁。

十二

我給她閉上了眼睛，无比的悲痛涌上心头，化为泪水；我的两眼在意志的强制下，吸干了泪壑的泉源；这样掙扎眞觉非常难受。在她气絕之时，我的儿子阿得奥达多斯嚎啕大哭，我們力加阻止，才不出声。而我幼稚的情感也几乎要放声大哭，却被他的青年的声音、心灵的声音所抑止而不再出声。因为我們认为对于这样的安逝，不宜哀伤慟哭；一般认为丧事中必須哀哭，无非是为悼念死者的不幸，似乎死者已全部毁灭。但我母亲的死亡并非不幸，且自有不死者在。以她的一生而論，我們对这一点抱有眞誠的信念和肯定的理由。

但我为何感到肝腸欲裂呢？这是由于母子相处亲爱溫煦的生活突然决裂而給我的創痛。她在病中见我小心侍候，便撫摩我，叫我“乖孩子”，并且很感动地說，从未听我对她說过一句生硬忤逆的話，想到她这种表示，可以使我感到安慰。

但是，我的天主，創造我們的天主，我的奉养怎能和她对我的劬劳顾复相比？失去了慈母的拊畜，我的灵魂受了重创，母子两人本是相依为命的，现在好像把生命分裂了。

我們阻止了孩子啼哭后，埃伏第烏斯拿了一本《詩篇》开始咏唱圣詩，合家都相应和：“主，我要歌唱你的仁慈与公义。”① 許多弟兄們和热心的妇女們听到我們的丧事也都来了。依照风俗，自有

① 见《詩篇》67首6节。

专务此业的人来办理殯仪，我則依例退处别室，友好們以为不应离开我，都来作陪。我和他們談論遭丧的事情，用眞理的慰藉来减輕我的痛苦；你知道我的痛苦，他們都不知道，都留心听我談話，以为我并不哀毁。我在你的耳际——沒有一人能听到的——正在抱怨我心軟弱，竭力抑制悲痛的激浪，漸漸把它平靜下来：但起伏的心潮很难把持，虽未至变色流泪，終究感觉到內心所受的压力。我深恨自然规律与生活环境必然造成的悲欢之情对我的作弄，使我感觉另一种痛苦，因之便觉有双重悲哀在磨折我。

安葬的时候，一路来回，我沒有流过一滴泪。依照当地风俗，入土前，遺体停放在墓穴旁边，举行贖罪的祭礼，向你祈祷时，我也沒有流泪。但是整天忧伤苦悶，虽尽力哀求你治疗我的痛楚，却不曾获得允許。我相信，即使仅仅这一事，已能使我記住，对于一个已經飫聞不能錯誤的金言的人，习慣的束縛仍复有此作用。这时我想去沐浴，因为听說沐浴一詞，希腊語义为祓除煩悶。但是“孤儿們的父亲”，① 我要面对你的慈爱而忏悔：我浴后，和浴前一样，依然沒有洗刷內心的酸苦。我睡了一觉，醒来时，便觉得輕松了一大半；独自躺在床上，默誦你的安布罗西烏斯确切不移的詩句：

“天主啊，万有的創造者，
穹蒼的主宰，你給白天
穿上燦烂的光明，給黑夜
穿上恬和的睡眠，
使安息恢复疲劳的肢体，

① 见《詩篇》68首5节。

能继續經常的工作，

松弛精神的困頓，

解除忧伤的郁結。"[①]

这样，我又逐漸回想到你的婢女一生对你的虔誠和对我的爱怜，一旦溘然长逝，我忍不住在你面前想到她而为她痛哭，想到我自己而为我自己痛哭。我任凭我抑制已久的眼泪尽量傾泻，让我的心躺在泪水的床上，得到安息，因为那里只有你听到我的哭声，别人听不到，不会对我的痛哭妄作猜測。

主啊，我现在在著作中向你懺悔。誰願讀我所作，請他讀下去，听凭他作什么批評；如果认为我对于在我眼中不过是死而暫别、許多年为我痛哭使我重生于你眼前的母亲，仅仅流了少許时間的眼泪，是犯罪的行为，請他不要嘲笑，相反，如果他眞的有爱人之心，請他在你、基督众弟兄的大父之前，为我的罪恶痛哭。

十三

我这一处可能受人指斥为肉体情感造成的內心創伤，现在已經痊愈了。我的天主，现在我为母亲流另一种眼泪，为一切"死于亚当"[②]的人所面临的危险，忧急而流下的泪。虽則我的母亲肉躯存在之时，已生活于基督之中，能以信光与德业显揚你的圣名，但我不敢說她自受了"洗礼"再生之日起从未有一句話违反你的誡命。你的圣子，眞理本体說过："誰說自己的弟兄是疯子，就应受地

① 见法国米涅氏所輯《拉丁教父集》(Migne: Patrologia Latina)16册103頁。

② 见《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

獄之罰”;[1] 假如一个正人君子撇开你的慈爱而检查自己的生平，也必大可寒心！但你并不苛求我們的过恶，为此我們才能安心希望在你左右得一位置。如果有人想計算自己眞正的功績，那末除了計算你的恩澤外还有什么？唉！如果人們能认識人之所以为人，那末“誰想夸耀，只应夸耀天主！”[2]

为此，“我的光荣，我的生命，我心的天主”，[3] 我撇开了她的懿行——对此我愉快地感謝你——又为我母亲的罪业祈求你，請你顧視高悬十字架、“坐在你右边、为我們代求”、[4] 治疗我們創伤的良医而俯听我。我知道我母亲一生以忠恕待人，常宽免别人所負的債；如果她在受洗获救后悠悠岁月中积有罪債，請你也赦免她。主啊！求你宽赦，求你宽赦，“求你对她免行审判”。[5]“让哀矜胜于决讞”，[6] 你的話眞实不虛，你原許以怜憫对待怜憫。“你要怜憫誰，就怜憫誰；要恩遇誰，就恩遇誰”，[7] 一人所以能够如此，无非出于你的恩賜。

我相信，我所要求的，你已施行了。但是，主，“請你收納我心口相应的献礼。”[8] 我母亲临命之前，絕不关心死后的哀荣，不計較傅体的香料，不希望建立坊表，不要求归葬本乡；她不作这一类的遺囑，而仅叮嚀我們在天主台前紀念她，她一天也不間断的在你

① 见《馬太福音》5章22节。
② 见《哥林多后书》10章17节。
③ 见《詩篇》117首14节；78首26节。
④ 见《罗馬书》8章34节。
⑤ 见《詩篇》142首2节。
⑥ 见《雅各书》2章13节。
⑦ 见《罗馬书》9章15节。
⑧ 见《詩篇》118首108节。

台前侍候着，她知道在台上分发神圣的牺牲，而这牺牲"已經鉤銷了我們的罪状"，[1] 战胜了綜核我們罪恶、穷尽心計控告我們的仇敌，仇敌对我們賴以致胜的基督更无所施其搏击。誰能輸还基督无辜的鲜血？誰能償还基督从敌人手中救贖我們所付出的代价？你的婢女以信仰的鎖鏈把她的灵魂束于救贖我們的奥迹上，防止有人使她脫离你的保护，防止毒龙猛獅用暴力詭計离間你和她；她也不会說自己一无欠缺，使奸猾的控告者无从反駁，无所借口；她将承认自己的罪債已为吾人无法图报的、自身一无欠缺而代人償债的恩主所赦免。

希望我父母安息于和平之中，我母亲从閨女至寡居一直保有貞淑的操守，她侍奉丈夫，把"辛勤得来的果实"[2] 献給你，贏得他归向你。我的主，我的天主，求你启发你的僕人們，我的弟兄們，求你启发你的子女們，我的主人們；我现在以心灵、以言語、以文字为他們服务；求你启发一切讀这本书的人，使他們在你台前紀念我的父母，——我不知道你怎样用他們的血肉生我于此世——你的婢女莫尼加和她的丈夫巴特利西烏斯。希望讀者以虔誠的心情紀念我今生的父母，他們是和我一起同奉你为慈父，和我同是慈母教会內的弟兄，也是同属于永恒的耶路撒冷——你的羁旅中的子民自出发至旋归期間念念不忘的永城——的同胞。这样，通过我的懺悔而获得許多人的祈祷，比了我一人的祈祷能更有力地完成我母亲的最后願望。

---

① 见《歌罗西书》2章14节。
② 见《路加福音》8章15节。

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

一

主，你认識我，我也将认識你，“我将认識你和你认識我一样。”[1] 我灵魂的力量啊，請你渗透我的灵魂，随你的心意搏塑它，占有它，使它“既无瑕疵，又无皺紋”。[2] 这是我的希望，我为此而說話；在我享受到健全的快乐时，我便在这希望中快乐。人生的其他一切，越不値得我們痛哭的，人們越为此而痛哭；而越应該使我們痛哭的，却越沒有人痛哭。但你喜爱眞理，“誰履行眞理，誰就进入光明”。[3] 因此我願意在你面前，用我的懺悔，在我心中履行眞理，同时在許多証人之前，用文字来履行眞理。

二

主，你洞烛人心的底蘊，即使我不肯向你懺悔，在你鉴临之下，我身上能包蘊任何秘密嗎？因为非但不能把我隐藏起来，使你看不见，反而把你在我眼前隐藏起来。现在我的呻吟証明我厌恶自己，你照耀我，撫慰我，教我爱你，向往你，使我自慚形秽，唾弃我自己而选择你，只求通过你而使我称心，使你滿意。

---

① 见《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
② 同上《以弗所书》，5章27节。
③ 见《約翰福音》3章21节。

主，不論我怎样，我完全呈露在你的面前。我已經說过我所以懺悔的目的。这懺悔不用肉体的言語声息，而用你听得出的心灵的言語、思想的声音。如果我是坏的，那末我就懺悔我对自身的厌恶；如果我是好的，那末我只归功你，不归功于自己，因为，主，你祝福义人，是先“使罪人成为义人”。① 为此，我的天主，我在你面前的懺悔，既是无声，又非无声。我的口舌緘默，我的心在呼喊。我对别人說的任何正确的話，都是你先听到的，而你所听我說的，也都是你先对我說的。

三

我和别人有什么关系？为何我要人們听我的懺悔，好像他們能治愈我的一切疾病似的？人們都欢喜探听别人的生活，却不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們不願听你揭露他們的本来面目，为何反要听我自述我的为人。他們听我談我自己，怎能知道我所說的眞假？因为除了本人的內心外，誰也不能知道另一人的事。相反，如果他們听你談論有关他們自身的事，那末决不能說：“天主在撒謊。”因为听你談論他們自身的事，不就是认識自己嗎？一人如果不說謊，那末认識自己后，敢說：“这是假的”嗎？但“爱則无所不信”，② 至少对于因爱而团結一致的人們是如此。因此，主啊！我要向你如此懺悔，使人們听到。虽則我无法証明我所言的眞假，但因爱而傾听我的人一定相信我。

我內心的良医，請你向我清楚說明我撰写此书有何益处。懺

---

① 见《罗馬书》4章5节。

② 见《哥林多后书》13章7节。

悔我已往的罪过——你已加以赦免而掩盖，并用信仰和“圣事”变化我的灵魂，使我在你里面获得幸福——能激励讀者和听者的心，使他們不再酣睡于失望之中，而叹息說：“沒有办法”；能促使他們在你的慈爱和你甘飴的恩宠中苏醒过来，这恩宠将使弱者意識到自己的懦弱而轉弱为强。对于心地良好的人們，听一个改过自新者自述过去的罪恶是一件乐事，他們的喜乐不是由于这人的罪恶，而是因为这人能改过而迁善。

我的天主，我的良心每天向你懺悔，我更信賴你的慈爱，过于依靠我的純洁。但现在我在你面前，用这些文字向人們懺悔现在的我，而不是懺悔过去的我，請問这有什么用处？懺悔已往的好处，我已經看到，已經提出。但許多人想知道现在的我，想知道写这本《懺悔录》的时候我是怎样一个人，有些人认識我，有些人不认識我，有些人听过我的談話，或听别人談到我，但他們的双耳并沒有准对我的心，而这方寸之心才是眞正的我。为此他們願意听我的懺悔，要知道耳目思想所不能接触的我的內心究竟如何；他們会相信我，因为不如此，他們不可能认識我。好人的所以为好人在乎爱，爱告訴他們我所懺悔的一切并非誑語，爱也使我信任他們。

四

但是他們希望得到些什么益处呢？是否他們听到我因你的恩賜而接近你，願意向我道賀，或听到我負担重重，逡巡不前，将为我祈祷？对这样的人，我将吐露我的肺腑。因为，主、我的天主，有許多人代我感謝你，祈求你，为我大有裨益。希望他們以兄弟之情，

依照你的教訓，爱我身上所当爱的，恨我身上所当恨的。

这种兄弟之情，只屬于同类之人，不屬于“口出誑語，手行不义的化外人”；① 一人具有弟兄之情，如贊成我的行为，則为我欣喜，不贊成我，則为我忧伤；不論为喜为忧，都出于爱我之忱。我要向他們吐露肺腑：希望他們见我的好而欢呼，见我的坏而太息。我的好来自你，是你的恩賜；我的坏由于我的罪恶，应受你的审判。希望他們为我的好欢呼，为我的坏太息；希望歌頌之声与叹息之声，从这些弟兄心中，一如在你炉中的香烟，冉冉上升到你庭前。

主，你如果欣悅你的圣殿的馨香，那末为了你的圣名，請按照你的仁慈垂怜我，塡补我的缺陷，不要放弃你的工程。

这是我的懺悔的效果，我不懺悔我的过去，而是懺悔我的现在；不但在你面前，怀着旣喜且惧、旣悲伤而又信賴的衷情，向你懺悔，还要向一切和我具有同样信仰、同样欢乐、同为将死之人、或先或后或与我同时羈旅此世的人們懺悔。这些人是你的僕人、是我的弟兄，你收他們为子女，又命令我侍候他們如主人，如果我願意依靠你、和你一起生活。你的“道”如果仅用言語来命令，我还能等閑視之，但他先自以身作則。我以言語行动来实践，在你的复翼之下实践，因为假如我的灵魂不在你复翼之下，你又不认識我的懦弱，則前途的艰险不堪設想。我是一个稚子，但我有一个永生的父亲，使我有恃无恐；他生养我，顧复我。全能的天主，你是我的万善，在我重返你膝下之前，你是始終在我左右。因此，我将向你所命我伺候的人们吐露肺腑，不是追叙我过去如何，而是訴說我目前如

① 见《诗篇》143首7节。

何，今后如何；但“我不敢自評功过。”①

希望人們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听我的忏悔。

五

因为主，判断我的是你。虽則“知人之事者莫若人之心”，②但人心仍有不知道的事，惟有你天主才知道人的一切，因为人是你造的。虽則在你面前，我自惭形秽，自視如尘埃，但对于我自身所不明了的，对于你却知道一二。当然，“我們现在犹如鏡中观物，仅能见影，尙未覿面”；③因此，在我們远离你而作客尘世期間，虽則我距我自己較你为近；但是我知道你絕不会受損伤，而对我自己能抵拒什么誘惑却无法得知。我的希望是在乎你的“至誠无妄，决不容許我受到不能忍受的試探，即使受到試探，也为我留有余地，使我能定心忍受。”④

因此，我要忏悔我对自身所知的一切，也要忏悔我所不知的种种，因为对我自身而言，我所知的，是由于你的照耀，所不知的，則我的黑暗在你面前尙未轉为中午，仍是无从明彻。

六

主，我的爱你并非犹豫不决的，而是确切意識到的。你用言語打开了我的心，我爱上了你。但是天、地以及复載的一切，各方面都教我爱你，而且不断地教每一人爱你，“以致沒有一人能推

① 见《哥林多前书》4章3节。
② 同上，2章11节。
③ 同上，13章12节。
④ 同上，10章13节。

諉”。① 你对将受哀怜的人更将垂怜，而对于已得你哀怜的人也将加以垂怜，否则天地的歌頌你，等于奏乐于聋聵。

但我爱你，究竟爱你什么？不是爱形貌的秀丽，暫时的声势，不是爱肉眼所好的光明燦烂，不是爱各种歌曲的优美旋律，不是爱花卉膏沐的芬芳，不是爱甘露乳蜜，不是爱双手所能拥抱的躯体。我爱我的天主，并非爱以上种种。我爱天主，是爱另一种光明、音乐、芬芳、飲食、拥抱，在我內心的光明、音乐、馨香、飲食、拥抱：他的光明照耀我心灵而不受空間的限制，他的音乐不随时間而消逝，他的芬芳不随气息而散失，他的飲食不因吞啖而減少，他的拥抱不因久长而松弛。我爱我的天主，就是爱这一切。

这究竟是什么呢？

我問大地，大地說：“我不是你的天主。”地面上的一切都作同样的答复。我問海洋大壑以及波臣鱗介，回答說：“我們不是你的天主，到我們上面去寻找。”我問飄忽的空气，大气以及一切飞禽，回答說：“安那克西美尼斯②說錯了，我不是天主。”我問蒼天、日月星辰，回答說：“我們不是你所追求的天主。”我問身外的一切：“你們不是天主，但請你們談談天主，告訴我有关天主的一些情况。”它們大声叫喊說：“是他創造了我們。”我靜观万有，便是我的諮詢，而万有的美好即是它們的答复。

我捫心自問：“你是誰？”我自己答道：“我是人。”有灵魂肉体，听我驅使，一显于外、一藏于內。二者之中，我問哪一个是用我肉体、尽我目力之所及，找遍上天下地而追求的天主。当然，藏于形

① 见《罗馬书》1章20节。

② 公元前第六世紀的希腊哲学家，以空气为万物之原。

骸之内的我，品位更高；我肉体所作出的一切訪問，和所得自天地万有的答复："我們不是天主"，"是他創造我們"，必須向內在的我回报，听他定夺。人的心灵是通过形体的动作而认識到以上种种；我，內在的我，我的灵魂，通过形体的知觉认識这一切。关于我的天主，我問遍了整个宇宙。答复是："不是我，是他創造了我。"

是否一切具有完备的官觉的都能看出万有的美好呢？为何万有不对一切說同样的話呢？大小动物看见了，但不能詢問，因为缺乏主宰官觉的理性。人能够发問，"对无声无形的天主，能从他所造的万物而心識目睹之"，[1] 但因貪恋万物，为万物所蔽而成为万物的附庸，便不能辨别判断了。万物只会答复具有判断能力的人，而且不能变换言語，不能变换色相，不能对见而不問的人显示一种面目，对见而发生疑問的人又显示另一副面目；万物对默不作声或不耻下問的两类人，显示同样的面目，甚至作同样的談話，惟有能以外来的言語与內在的眞理相印証的人始能了解；因为眞理对我說："天地和一切物质都不能是你天主。"自然也这样說。睜开眼睛便能看到：物质的部分都小于整体。我的灵魂，我告訴你，你是高出一筹，你給肉体生命，使肉体生活，而沒有一种物质能对另一种物质起这种作用；但天主却是你生命的生命。

七

我爱天主，究竟爱些什么呢？这位在我灵魂头上的天主究竟是什么？我要凭借我的灵魂攀登到他身边。我要超越我那一股契

① 见《罗馬书》1章20节。

合神形、以生气貫彻全身的力量。要寻获我的天主，我不能凭借那股力量，否則无知的騾馬也靠这股力量而生活，也能寻获天主了。

我身上另有一股力量，这力量不仅使我生长，而且使我感觉到天主所創造而賦与我的肉体，使双目不听而視，双耳不視而听，使其他器官各得其所，各尽其职；通过这些官能我做出各种活动，同时又維持着精神的一統。但我也要超越这股力量，因为在这方面，我和騾馬相同，騾馬也通过肢体而有感觉。

八

我要超越我本性的力量，拾級而上，趋向創造我的天主。我到达了記忆的領域、記忆的殿廷，那里是官觉对一切事物所感受而进献的无数影像的府庫。凡官觉所感受的，經过思想的增、損、潤飾后，未被遺忘所吸收掩埋的，都庋藏在其中，作为储备。

我置身其間，可以随意征調各式影像，有些一呼即至，有些姗姗来迟，好像从隐秘的洞穴中抽拔出来，有些正当我找寻其他时，成群結队，挺身而出，好像毛遂自荐地問道：“可能是我們嗎？”这时我揮着心灵的双手把它們从記忆面前赶走，让我所要的从躲藏之处出现。有些是听从呼喚，爽快地、秩序井然地魚貫而至，依次进退，一經呼喚便重新前来。在我叙述回忆时，上述种种便如此进行着。

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門別类、一絲不乱地儲藏着，而且各有門戶：如光明、顏色以及各項物象則属于双目，声音属耳，香臭属鼻，軟硬、冷热、光滑粗糙、輕重，不论身内身外的、都属全身的感

觉。記忆把这一切全都納之于庞大的府庫，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屈曲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取用。一切都各依門类而进，分儲其中。但所感觉的事物本身并不入內，庫藏的仅是事物的影象，供思想回忆时应用。

誰都知道这些影象怎样被官觉攝取，藏在身內。但影象怎样形成的呢？沒有人能說明。因为即使我置身于黑暗寂靜之中，我能随意回忆顏色，分清黑白或其他色彩之間的差別，声音絕不会出来干扰双目所汲取的影象，二者同时存在，但似乎分別储藏着。我随意呼召，它們便应声而至；我即使箝口結舌，也能随意歌唱；当我回忆其他官感所收集的庫藏时，顏色的影象虽則在側，却并不干涉破坏；虽則我并不嗅聞花朵，但凭仗記忆也自能辨別玉簪与紫罗兰的香气；虽則不飲不食，仅靠記忆，我知道爱蜜过于酒，爱甜而不爱苦澀。

这一切都在我身內、在記忆的大厦中进行的。那里，除了遺忘之外，天地海洋与宇宙之間所能感觉的一切都听我指揮。那里，我和我自己对晤，回忆我过去某时某地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的心情。那里，可以复查我亲身經历或他人轉告的一切；从同一庫藏中，我把亲身体驗到的或根据体驗而推定的事物形象，加以組合，或和过去联系，或計划将来的行动、遭遇和希望，而且不論瞻前顾后，都和在目前一样。我在滿儲着細大不捐的各式影象的窈深繚曲的心灵中，自己对自己說：“我要做这事，做那事”，“假使碰到这种或那种情况……”，“希望天主保佑，这事或那事不要来……”我在心中这么說，同时，我說到的各式影象便从記忆的府庫中应声而至，如果沒有这些影象，我将无法說話。

我的天主，記忆的力量眞伟大，太伟大了！眞是一所广大无边的庭宇！誰曾进入堂奧？但这不过是我与性俱生的精神能力之一，而对于整个的我更无从捉摸了。那末，我心灵的居处是否太狹隘呢？不能收容的部分将安插到哪里去？是否不容于身內，便安插在身外？身內为何不能容納？关于这方面的問題，眞使我望洋兴叹，使我惊愕！

人們贊賞山岳的崇高，海水的汹涌，河流的浩蕩，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我能談論我并未亲见的东西，而我目睹的山岳、波涛、河流、星辰和仅仅得自传聞的大洋，如果在我記忆中不具有广大无比的天地和身外看到的一样，我也无从談論，人們对此却絕不惊奇。而且我双目看到的东西，并不被我收納在我身內；在我身內的，不是这些东西本身，而是它們的影象，对于每一个影象我都知道是由哪一种器官得来的。

九

但記忆的辽廓天地不仅容納上述那些影象。那里还有未曾遺忘的学术方面的知識，这些知識好像藏在更深邃的府庫中，其实并非什么府庫；而且收藏的不是影象，而是知識本身。无論文学、論辯学以及各种問題，凡我所知道的，都藏在記忆之中。这不是将事物本身留在身外仅取得其影象。也不是轉瞬即逝的声音，仅通过双耳而留遺影象，回忆时即使声息全无，仍似余韵在耳；也不像随风消失的香气，刺激嗅觉，在記忆中留下影象，回忆时如聞香澤；也不比腹中食物，已經不辨滋味，但回忆时仍有余味；也不以肉体所接触的其他东西，即使已和我們隔离，但回忆时似乎尚可

捉摸。这一类事物，并不納入記忆，仅仅以奇妙的速度攝取了它們的形影，似被分儲在奇妙的仓庫中，回忆时又奇妙地提取出来。

十

有人提出，对每一事物有三类問題，即：是否存在？是什么？是怎样？当我听到这一連串声音时，虽則这些声音已在空气中消散，但我已記取了它們的影象。至于这些声音所表达的意义，并非肉体的官感所能体味，除了我心灵外，别处都看不到。我記忆所收藏的，不是意义的影象，而是意义本身。

这些思想怎样进入我身的呢？如果它們能說話，請它們答复。我敲遍了肉体的每一門戶，沒有找到它們的入口处。因为眼睛說："如果它們有顏色的話，我自会报告的。"耳朵說："如果它們有声音，我們自会指示的。"鼻子說："如果有香气，必然通过我。"味觉說："如果沒有滋味，不必問我。"触觉說："如果不是物体，我无法捉摸，捉摸不到，便无法指点。"

那末它們来自何处，怎样进入我的身內呢？我不清楚。我的获知，不来自别人传授，而系得之于自身，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囑咐我自身妥为保管，以便随意取用。但在我未知之前，它們在哪里？它們尙未进入我記忆之中。那末它們究竟在哪里？我何以听人一說，会肯定地說："的确如此，果然如此。"可见我記忆的領域中原已有它們存在着，不过藏匿于邃密的洞穴，假使无人提醒，可能我絕不会想起它們。

十一

于此可见，这一类的概念，不是凭借感觉而攝取的虛影，而是不通过印象，即在我們身內得见概念的眞面目；这些概念的获致，是把記忆所收藏的零乱混杂的部分，通过思考加以收集，再用注意力好似把概念引置于記忆的手头，这样原来因分散、因疎略而躲藏着的，已和我們的思想相稔，很容易呈现在我們思想之中。

我們已經获致的，上文所謂在我們手头的概念，我們的記忆中不知藏有多少，人們名之为学問、知識。这些概念，如果霎时不想它們，便立即引退，好像潛隐到最幽远的地方，必須重新想到它們时，再把它們从那里——因为它們并无其他藏身之处——抽調出来，重新加以集合，才会认識，换言之，是由分散而合并，因此拉丁文的思考："Cogitare"，源于 Cogere(集合)，一如 "agitare" 的源于 "agere"，"factitare"的源于 facere。① 但 cogitare 一字为理智所擅有，专指內心的集合工作。

十二

記忆还容納着数字、衡量的关系与无数法則。这都不是感觉所鐫刻在我們心中的，因为都是无色、无声、无臭、无味、无从捉摸的。人們談論这些关系法則时，我听到代表数字衡量的声音，但字音与意义是两回事。字音方面有希腊語、拉丁語，意义却沒有希腊、拉丁或其他語言的差別。我看见工人划一条細如蜘絲的綫，但

① agitare，义为搖动，agere 义为行动；factitare 义为习于……，facere 义为作为。

綫的概念并非我肉眼所见的綫的形象。任何人知道何謂“直綫”，即使不联系到任何物质，也知道直綫是什么。通过肉体的每一官能，我感觉到一、二、三、四的数字，但計数的数字，却又是一回事，并非前者的印象，而是絕对存在的。由于肉眼看不到，可能有人訕笑我的話，我对他們的訕笑只能表示惋惜。

十三

以上种种，我用記忆牢記着，我还記得我是怎样得来的。我又听到反对者的許多謬論，我也牢記着，尽管是謬論，而我的牢記不忘却并不虛假。我又記得我怎样分別是非，我现在更看出分別是非是一回事，回想过去怎样經过熟思而分別是非又是一回事。这样，我記得屡次理解过，而对于目前的理解分析我又銘刻在記忆之中，以便今后能記起我现在理解过。因此我现在記得我从前曾經記忆过，而将来能想起我现在的記忆。这完全凭借記忆的力量。

十四

記忆又拥有我內心的情感，但方式是依照記忆的性质，和心灵受情感冲动时迥乎不同。

我现在并不快乐，却能回想过去的快乐；我现在并不忧愁，却能回想过去的忧愁；现在无所恐惧、无所覬覦，而能回想过去的恐惧、过去的願望。有时甚至能高兴地回想过去的忧患、或忧伤地回想以往的快乐。

对于肉体的感觉，不足为奇，因为肉体是肉体，灵魂是灵魂。譬如我愉快地回想肉体过去的疼痛，这是很寻常的。奇怪的是記

忆就是心灵本身。因为我們命一人記住某事时，对他說:“留心些，記在心里”；如果我們忘掉某事，便說:“心里想不起来了”，或說:“从心里丢掉了”:称記忆为“心”。

既然如此，那末当我愉快地回想过去的忧愁时，怎会心灵感到愉快而記忆緬怀忧愁？我心灵愉快，因为快乐存在心中，但为何忧愁在記忆之中，而記忆不感到忧愁？那末記忆是否不属于心灵了？这誰也不敢如此說的。

那末記忆好似心灵之腹，快乐或忧愁一如甜的或苦的食物，記忆記住一事，犹如食物进入腹中，存放腹中，感觉不到食物的滋味了。

設想这个比喻，当然很可笑，但二者并非絕无相似之处。

又如我根据記忆，說心灵的感情分：願望、快乐、恐惧、忧愁四种，我对每一种再分門类，加上定义；所有論列，都得之于記忆，取之于記忆，但我回想这些情感时，內心絕不感受情緒的冲动。这些情感，在我回忆之前，已經在我心中，因此我能凭借回忆而取出应用。

可能影象是通过回忆，从記忆中提出来，犹如食物的反刍，自胃返回口中。但为何談論者或回忆者在思想的口腔中感觉不到快乐的甜味或忧愁的苦味？是否二者并不完全相仿，这一点正是二者的差别？如果一提忧愁或恐惧，就会感到忧惧，那末誰再肯談論这些事呢？另一方面，如果在記忆中除了符合感觉所留影象的字音外，找不到情感的概念，我們也不可能談論。这些概念，并不从肉体的門戶进入我心，而是心灵本身体驗这些情感后，交給記忆，或由記忆自动記录下来。

十 五

是否通过影象呢？这很难讲。

我說："石头"，"太阳"；面前并沒有岩石、太阳，但記忆中有二者的影象，供我使喚。我說身上的"疼痛"，我既然觉不到疼痛，疼痛当然不在場，但如果記忆中沒有疼痛的影象，便不知道指什么，也不知道和舒服有什么区别。我說身体的"健康"，我的确无病无痛，因此健康就在身上，但如果健康的影象不存在我的記忆中，我絕对不可能想起健康二字的含义；病人听到健康二字，如果記忆中沒有健康的影象，虽則他身上正缺乏健康，但也不会知道健康是什么。

我說計数的"数字"，呈现在我記忆中的，不是数字的影象，而是数字本身。我說"太阳的影象"，这影象在我記忆之中，我想见的，不是影象的影象，而是太阳的影象，是随我呼召，供我使喚的影象。我說"記忆"，我知道說的是什么，但除了在記忆之中，我哪里去认識記忆呢？那末呈现在記忆之中的，是記忆的影象呢，还是記忆本身？

十 六

我說"遺忘"，我知道說的是什么；可是不靠記忆，我怎能知道？我說的不是遺忘二字的声音，而是指声音所表达的事物，如果我忘却事物本身，便无从知道声音的含义。因此在我回想記忆时，是記忆听記忆的使喚；我回想遺忘时，借以回想的記忆和回想到的遺忘同在我前。但遺忘是什么？只是缺乏記忆。既然遺忘，便不能記

忆，那末遺忘怎会在我心中使我能想见它呢？我們凭記忆来記住事物，如果我們不記住遺忘，那末听到遺忘二字，便不能知道二字的意义，因此記忆記着遺忘。这样遺忘一定在場，否則我們便会忘掉，但有遺忘在場，我們便不能記忆了。

那末，能否作下面的結論：遺忘并非亲身，而以它的影象存在記忆中，如果亲自出場，則不是使記忆記住，而是使記忆忘記！

誰能揭开这疑案？誰能了解眞相？

主，我正在探索，在我身內探索：我自身成为我辛勤耕耘的田地。现在我們不是在探索寥廓的天空，計算星辰的运行，研究大地的平衡；是在探索我自己，探索具有記忆的我，我的心灵。一切非我的事物和我相隔，不足为奇。但有什么东西比我自身更和我接近呢？而我对于記忆的力量便不明了，但如果沒有这記忆力，我将連我自己的姓名都說不出来！我又能記得我的遺忘，这是确无可疑的事实。这怎样讲呢？是否能說我記起的东西并不在我記忆之中？或是說遺忘在我記忆之中，是为了使記忆不遺忘。这两說都讲不通。

对第三种解释有什么看法？我能否說我回忆遺忘时，記忆所占有的不是遺忘本身，而是遺忘的影象？我如此說有什么根据？事物的影象刻在記忆中之前，必須事物先在場，然后能把影象刻下。譬如我記得迦太基或我所到过的其他地方，我記得我所遇见的人物，或其他感觉所介紹的东西，如記得身体的健康或病痛：事物先在場，記忆然后攝取它們的影象，使我能想见它們，如在目前，以后事物即使不在，我仍能在心中回想起来。

因此，如果記忆保留了遺忘的影象，而不是遺忘本身，那末遺

忘必先在場，然后能攝取影象，如果遺忘在場，怎能把影象留在記忆之中？因为遺忘一出場，便勾銷了所认識的一切。但不論如何深奥难明，一点是确无可疑的，便是我記得这个破坏記忆的遺忘。

十 七

我的天主，記忆的力量眞伟大，它的深邃，它的千变万化，眞使人望而生畏；但这就是我的心灵，就是我自己！我的天主，我究竟是什么？我的本性究竟是怎样的？眞是一个变化多端、形形色色、浩无涯际的生命！

瞧，我記忆的无数园地洞穴中充塞着各式各类的数不清的事物，有的是事物的影象，如物质的一类；有的是眞身，如文学艺术的一类；有的則是不知用什么概念标識着的，如內心的情感——即使內心已經不受情感的冲动，記忆却牢記着，因为內心的一切都留在記忆之中——我在其中馳騁飞翔，随你如何深入，总无止境：在一个法定死亡的活人身上，記忆的力量、生命的力量眞是多么伟大！

我的天主，我眞正的生命，我該做什么？我将超越我本身名为記忆的这股力量，我将超越它而飞向你、溫柔的光明。你有什么吩咐？你高高在上照临着我，我将凭借我的心神，上升到你身边，我将超越我身上名为記忆的这股力量，願意从你可接触的一面到达你左右，願意从你可攀附的一面投入你的怀抱。飞禽走兽也有記忆，否則它們找不到巢穴，做不出习慣的动作，因为沒有記忆，便沒有习慣。我将超越記忆而达到你天主，达到使我不同于走兽，使我比飞禽更聪明的天主那里。我将超越記忆而寻获你。但在哪里寻获你，眞正的美善、可靠的甘飴，我将在哪里寻获你？如果在記忆

之外寻获你，那末我已忘掉了你。如果我忘掉你，那末我怎能寻获你呢？

十八

一个妇人丢了一文錢，便点了灯四处找寻，如果她記不起这文錢，一定找不到，即使找到，如果記不起，怎能知道是她的錢？我記得我找到許多丢失的东西，找寻时，别人問我："是否这个？是否那个？"在未获我所遺失的东西之前，我只能回答："不是。"假如我記不起，即使拿到手中，也认不出，找不到。我們每次找寻并寻获失去的东西，都是如此。一件物质的可见的东西在我眼前不见，但并不被我的記忆丢失，記忆抓住了这东西的影象，我們凭此找寻，直至重现在我們眼前为止。东西找到后，根据我們心中的影象，便能认識。假如記不起，便不认識，不认識，便不能說失物已經找到。因此，一样东西在我眼前遺失，却仍被記忆保管着。

十九

但是，如果記忆本身丢失了什么东西，譬如我們往往于忘怀之后，尽力追忆，这时哪里去找寻呢？不是在記忆之中嗎？如果記忆提出另一样东西，我們拒而不納，直至所找寻的东西前来；它一出现，我們便說："就是这个。"我們如果不认識，便不会这样說；如果記不起，便不会认識。可是这东西我們一定已經遺忘过了。

是否这事物并未整个丢失，仅仅保留一部分而找寻另一部分？是否記忆觉得不能如經常的把它整个回想出来，好似残缺不全，因此要寻觅缺失的部分？

我們看见或想到一个熟悉的人而記不起他的姓名，就是这种情况。这时想到其他姓名，都不会和这人联系起来，我們一概加以排斥，因为过去思想中从不把这些姓名和那人相联，直到出现那个姓名和我們过去对那人的认識完全相符为止。这个姓名从哪里找来的呢？当然来自記忆。即使經別人的提醒而想起，也一样得自記忆。因为不是别人告訴我們一个新的东西，我們听信接受，而是我們回忆起来，认为别人說的确然如此。如果这姓名已經完全忘怀，那末即使有人提醒，我們也想不起来的。因此記得自己忘掉什么，正說明沒有完全忘怀。一件丢失的东西，如果完全忘掉，便不会去找寻的。

二十

主啊，我怎样寻求你呢？我寻求你天主时，是在寻求幸福的生命。我将寻求你，使我的灵魂生活，因为我的肉体靠灵魂生活，而灵魂是靠你生活。我怎样寻求幸福生活呢？在我尙未說，在我不得不說："够了，幸福在此"之前，我还沒有得到幸福。为此，我怎样寻求幸福生活呢？是否通过記忆，似乎已經忘怀，但还能想起过去的遺忘？是否通过求知欲，像追求未知的事物，或追求已經忘怀而且已經記不起曾經遺忘的事物？不是人人希望幸福，沒有一人不想幸福嗎？人們抱有这个希望之前，先从哪里知道的呢？人們爱上幸福之前，先在哪里见过幸福？的确，我們有这幸福；但用什么方式占有的？那我不知道了。一种方式是享受了幸福生活而幸福，一种是拥有幸福的希望而幸福。后者的拥有幸福希望当然不如前者的实际享受幸福，但比了既不享受到也不抱希望的人高出一筹；他們

的願意享福是确无可疑的,因此他們也多少拥有这幸福,否則不会願意享福的。他們怎样认識的呢?我不知道,他們不知怎样会意識到幸福。我正在探索这問題。这意識是否在記忆中?如果在記忆中,那末过去我們曾經享受过这幸福。是否人人如此,或仅仅是首先犯罪的那一个人,“我們都在他身上死亡”①,因此生于困苦之中?现在我不討論这个問題。我仅仅問:幸福生活是否存在記忆之中?如果我們不认識,便不会爱。我們一听到这名詞,都承认自己向往幸福生活,而不是这名詞的声音吸引我們,希腊人听了拉丁語便无动于衷,因为不懂拉丁語;如果我們听到了,或希腊人听到希腊語,便心向往之,原因是幸福本身不分拉丁希腊,不論拉丁人、希腊人或其他語言的人都想望幸福本身。于此可见,人人知道幸福,如果能用一种共同的語言問他們是否願意幸福,每一人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說:“願意。”假如这名詞所代表的事物本身不存在他們的記忆之中,便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二十一

这种回忆是否和见过迦太基的人回忆迦太基一样?不是,因为幸福生活不是物质,不是肉眼所能看见。

是否如我們回忆数字那样?不是,对于数字,我們仅有概念,并不追求,而幸福的概念使我們爱幸福,使我們希望获得幸福,享受幸福。

是否如我們回忆辯論的规則那样?不是,虽則我們一听到雄

① 见《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按指亚当。

辯学这名詞就联想到事物本身，而且許多不嫻于詞令的人都希望能擅长此道——这也証明先已存在于我們意識之中——但这是通过感觉而注意、欣賞别人的詞令，从而产生这种願望。当然，欣賞必然通过內在的认識，能欣賞然后有願望。幸福生活却絕不能凭肉体的感觉从别人身上体驗而得。

是否如我們回忆过去的快乐呢？可能如此，因为即使我們现在忧悶，却能回忆快乐，一如我們在苦难之中能回忆幸福生活。我的快乐不能用肉体的官觉去視、听、嗅、聞，体味捉摸，我欢乐时仅在內心領略到，快乐的意識便胶着在記忆之中，以后随着不同的环境回想过去的快乐或感到不屑，或表示向往。譬如过去对于一些可耻的事物感到快乐，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厌恶痛恨；有时怀念着一些正經好事，可能目前办不到，因此带着惋惜的心情回想过去的乐趣。

至于幸福生活，过去我在何时何地体驗过，以致现在怀念不忘、爱好想望呢？这不仅我个人或少数人如此，我們每一人都願享幸福。如果对它沒有明确的概念，我們不会有如此肯定的願望。但这怎么說呢？如果問两人是否願意从軍，可能一人答是，一人答否；但問两人是否願意享受幸福，两人絕不犹豫，立即回答說：希望如此；而这人的願意从軍，那人的不願从軍，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是否这人以此为乐，那人以彼为乐？但两人願得幸福是一致的。同样，如果問两人願否快乐，答复也是一致的，他們称快乐为幸福。即使这人走这条路，那人走那条路，两人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快乐。沒有一个說自己从未体驗过快乐，因此一听到幸福二字，便在記忆中回想到。

二十二

主，在向你懺悔的僕人心中，决不存有以任何快乐为幸福的观念。因为有一种快乐决不是邪恶者所能得到的，只属于那些为爱你而敬事你、以你本身为快乐的人們。幸福生活就是在你左右、对于你、为了你而快乐；这才是幸福，此外沒有其他幸福生活。誰认为别有幸福，另求快乐，都不是眞正的快乐。可是这些人的意志始終抛不开快乐的影象。

二十三

那末，人人願意幸福，这句話不确切了？因为只有你是眞正的幸福，誰不願以你为乐，也就是不要幸福。是否虽則人人願意幸福，但“由于肉体与精神相爭，精神与肉体相爭，以致不能做願意做的事”，① 遂退而求其次，滿足于力所能及的；对于力所不能的，他們的意志不够坚强，不足以化不可能为可能？

我問不論哪一人：宁願以眞理为乐，还是以虛伪为乐？誰也毫不迟疑的說：宁願眞理，和承认自己希望幸福一样。幸福就是来自眞理的快乐，也就是以你为快乐，因为你“天主即是眞理”②，是“我的光明，我生命的保障，我的天主”。③ 于此可见，誰也希望幸福，誰也希望唯一的眞正幸福，誰也希望来自眞理的快乐。

我见到許多人欢喜欺騙别人，但誰也不願受人欺騙。他們在

---

① 见《新約·加拉太书》5章17节。

② 见《約翰福音》14章6节。

③ 见《詩篇》26首1节，41首12节。

哪里认識幸福生活的呢？当然在认識眞理的同时。他們爱眞理，因为他們不願受欺騙。他們旣然爱幸福，而幸福只是来自眞理的快乐，因此也爱眞理，因此在記忆中一定有眞理的某种概念，否則不会爱的。

但为何他們不以眞理为快乐呢？为何他們沒有幸福呢？原因是利令智昏，他們被那些只能給人忧患的事物所控制，对于导致幸福的事物仅仅保留着輕淡的記忆。人間"尙有一綫光明"；前进吧，前进吧，"不要被黑暗所籠罩"。①

旣然人人爱幸福，而幸福即是来自眞理的快乐，为何"眞理产生仇恨"②？为何一人用你的名义宣传眞理，人們便視之为仇敌呢？原因是人們的爱眞理，是要把所爱的其他事物作为眞理，进而因其他事物而仇恨眞理了。他們爱眞理的光輝，却不爱眞理的譴責。他們不願受欺騙，却想欺騙別人，因此眞理显示自身时，他們爱眞理，而眞理揭露他們本身时，便仇恨眞理。結果是：即使他們不願眞理揭露他們，眞理不管他們願不願，依旧揭露他們，而眞理自身却不显示給他們看了。

确然如是，人心确然如是；人心眞的是如此盲目偷惰，卑鄙无耻，只想把自己掩藏起来，却不願有什么东西蒙蔽自己的耳目。結果适得其反，自身瞞不过眞理，眞理却瞞着他。同时，他們虽則如此可怜，却又欢喜眞实，不爱虛伪。假如他对一切眞理之源的唯一眞理能坦坦蕩蕩，不置任何障碍，便能享受幸福了。

---

① 见《約翰福音》12章35节。

② 拉丁詩人戴伦西烏斯（公元前194—159）的詩句。

二十四

主啊！我走遍了記忆的天涯地角找寻你，在記忆之外沒有找到你。从我知道要认識你时开始，凡我找到有关你的东西，都不出乎我的記忆的范围，因为从那时起，我从未忘掉你。哪里我找到了眞理，便找到眞理之源、我的天主；哪一天我认識了眞理，便沒有忘掉眞理。从你认識我时，你就常駐在我的記忆之中，我在記忆中想起你，在你怀中欢欣鼓舞，找到了你。这是我精神的乐趣，也是你哀怜我的貧困而賜与的。

二十五

主啊，你駐在我記忆之中，究竟駐在哪里？你在其中建筑了怎样的屋宇，兴造了哪一种圣堂？你不嫌我記忆的卑陋，惠然肯来，但我要問的是究竟駐在記忆的哪一部分。在我回忆你的时候，我超越了和禽兽相同的部分，因为那里在物质事物的影象中找不到你；我到达了心灵庋藏情感的部分，但也沒有找到你。我进入了記忆为心灵而設的专室——因为心灵也回忆自身——你也不在那里，因为你既不是物质的影象，也不是生人的情感，如忧、乐、願望、恐惧、回忆、遺忘或类似的东西，又不是我的心灵：你是我心灵的主宰，以上一切都自你而来，你永不变易地鉴临这一切；自我认識你时起，你便惠然降駐于我記忆之中。

那末我怎能探問你的居处，好像我記忆中有楼閣庭宇似的？你一定駐在其中，既然从我认識你时起我就想着你；而且我想起你时，一定在記忆中找到你。

二十六

但我想认識你时，哪里去找你呢？因为在我认識你之前，你尚未到我記忆之中。那末要认識你，該到哪里找你？只能在你里面，在我上面。你我之間本无間隔，不論我們趋就你或离开你，中間并无空隙。你是无往而不在的眞理，处处有你在傾听一切就教的人，同时也答复着一切問題。你的答复非常清楚，但不是人人能听清楚。人人能随意提出問題，但不是时常听到所希望的答复。一人不管你的答复是否符合他的願望，只要听你說什么便願意什么，这人便是你最好的僕人。

二十七

我爱你已經太晚了，你是万古常新的美善，我爱你已經太晚了！你在我身內，我馳騖于身外。我在身外找寻你；丑恶不堪的我，奔向着你所創造的炫目的事物。你和我在一起，我却不和你相偕。这些事物如不在你里面便不能存在，但它們抓住我使我远离你。你呼我喚我，你的声音振醒我的聋聵，你发光驅除我的幽暗，你散发着芬芳，我聞到了，我向你呼吸，我尝到你的滋味，我感到饥渴，你撫摩我，我怀着熾热的神火想望你的和平。

二十八

我以整个的我投入你的怀抱后，便感觉不到任何忧苦艰辛了；我的生命充满了你，才是生气勃勃。一人越充满你，越觉得輕快；由于我尚未充满你，我依旧是我本身的負担。我理应慟哭的快乐

和理应欢喜的忧苦，还在相持不下，胜利属于哪一方，我尙不得而知。

主啊，求你垂怜这可怜的我。我的罪恶的忧苦和良好的喜乐正在交綏，我不知胜負誰屬。主啊，求你垂怜这可怜的我。我并不隐藏我的創伤，你是良医，我患着病；你是无量慈悲，我是眞堪怜憫。“人生豈不是一个考驗”嗎？① 誰願担受艰难？你命我們忍受，不命我們喜爱。一人能欢喜地忍受，但誰也不会喜爱所忍受的。即使因忍受而快乐，但能不需忍受則更好。在逆境中希望順利，在順境中担心厄逆。两者之間能有中間嗎？能有不受考驗的人生嗎？世間使人躊躇滿志的事是眞可詛咒的；由于患得患失，由于宴安酖毒，更該受双重的詛咒。世間的逆境也应受詛咒，由于貪恋順境，由于逆境的艰苦，由于耐心所受的磨难，应受三重詛咒。人的一生眞是处于連續不断的考驗中！

二十九

我的全部希望在于你至慈极爱之中。把你所命的賜与我，依你所願的命令我。你命我們淸心寡欲。古人說：“我知道，除非天主恩賜，无人能以貞白自守的；而且能知此恩何自而来，也就是智慧。”② 淸心寡欲可以收束我們的意馬心猿，使之凝神于一。假使有人在爱你之外，同时为外物所誘，便不算充分爱你。我的天主，你是永燃不熄的爱，請你燃燒我。你命我淸心寡欲，便請将所命的賜与我，并依照你的所願而命令我。

① 见《旧約·約伯記》7章1节。

② 见《智慧书》8章21节。

三十

你肯定命令我謹戒"淫欲、声色、荣华富貴"。①

你禁止男女的苟合而不废婚姻，但又指出优于有家有室的生活方式。由于你的賜与，在我成为你的"圣事"的施行者之前，已經选择了这一种生活方式。但上面所述的种种前尘影事仍未免出沒隐见于我記忆中，这是我的根深蒂固的結习。当我清醒的时候，这些影象隐隐約約地现于心目，但一入梦境，它們不仅赢得我的欢悦，甚至博得我的同意，仿佛使我躬行实践。幻象对我的灵魂和肉体，还起着如此作用：我醒时所不为的事情，在梦中却被幻象所顚倒。主、我的天主，是否这时的我是另一个我？为何在我入梦到醒觉的須臾之間，使我判若两人？我醒时抵拒这一类的想像，甚至在事物眞身进攻前所持坚定的理智，梦时到哪里去了？是否和双目一起紧閉了？是否和肉体的感觉一起沉睡了？又为何往往在梦中也会抵抗，也能記起我們的决心而坚持不释，对这一类的誘惑絕不順从呢？但这二者有很大的差別：譬如梦中意志动搖，醒时仍觉問心无愧，則由于二者的界綫分明，我們感觉到刚才在我們身上无端出现的、我們所痛恨的事情并非我們自身的行为。

全能的天主，是否你的能力不足以治愈我所有的瘤疾，还需要你賦畀更充裕的恩宠才能消灭我梦中的綺障？主啊，請你不断增加你的恩賜，使我的灵魂摆脫情欲的粘染，随我到你身边，不再自相矛盾，即使在梦寐之中，非但不惑溺于秽影的沾惹，造成肉体的

① 见《新約·約翰一书》2章16节。

冲动，而且能拒而远之。全能的天主，“你能成全我們，超过我們的意想”，① 要使我不但在此一生，而且在血气方刚的年龄，不受这一类的誘惑，甚至清心寡欲者梦寐之中有絲毫意志即能予以压制的微弱誘惑也不再感受，在你并非什么难事。我已經对我的好天主訴說过，我目前还处于这一类的忧患之中，对你的恩賜，我是旣喜且惧，对自身的缺陷，悲痛流泪，希望你在我身上完成你慈爱的工程，到达完全的和平，等到“死亡被灭沒于凱旋之中”，② 此身內外一切将和你一起享受和平。

三十一

每天还有一种負担，希望这負担够我一天受用：我們需要飮食来补充身体每天的消耗，直到有一天，你止息了我飮啖的机能，用神妙的饜飫来斬断我口腹之欲，使朽坏的躯壳化为永久不朽。

可是目前，这需要为我是一种乐事，为了不被这乐趣俘虏，我和它作斗爭，每天用斋戒作战，鞭韃我的躯体，使它馴伏；但我的痛楚被乐趣所驅除。因为饥渴是一种痛苦，如无飮食的救济，则和寒热病一般，饥火中烧，致人于死。由于你的賜賚照顾，天地水土为我們脆弱的肉躯供应救药，灾难因此成为乐事了。

你教誨我們取用飮食应該作为药物。但当我从饥餓进入飽飫的阶段时，口腹之欲便乘隙而入，向我撒下罗网，因为这个过渡阶段就是一种乐趣，而充腸果腹若非通过这个阶段，别无途径。本来为維持生命而飮食，但危险的乐趣追随不离，而且往往爭先着，以

① 见《新約·約翰一书》《以弗所书》3 章 20 节。
② 同上《哥林多前书》15 章 54 节。

致我声明或願意为了維持生命而做的，轉而为它做了。

二者的方式并不一样：为維持生命本已足够的，为了口腹之乐却嫌不够，往往很难确定是否为了身体的需要而进食，还是受饕餮的引誘而大嚼。我們这个不幸的灵魂对于这种疑团却是正中下怀，乐于看不清什么是維持健康的节制，乘机找寻借口，以养生的美名来掩盖口腹之欲。我每天努力抵抗这一类的誘惑，并且悬求你的帮助。由于我对这点尚未有明确的观念，我把我的疑虑上陈，听候你的指示。

我听到我的天主的命令："你們的心不要沉湎于酒食"。[①] 我絕不酗酒，我求你怜悯，終不要让我嗜酒。但你的僕人有时不免于饕餮，更求你怜憫，使我深恶痛絕。沒有你的恩賜，一人决不能清心寡欲。你傾听我們的祈祷，賜賚有加；即使在祈祷前，我們所蒙受的恩澤来自你，而以后所以能认識你的恩賜也来自你。我从未沉湎于酒，但我认識有些酒徒被你感化成为有节制的人。因此，一人能不染过去未有的恶习，另一人能改絃易轍，先后不同，都是你的工程，而两人能意識到所以然的原因，也是你的工程。

我又听到你另一道命令："不要随从你的欲情，应抑制你的欲望。"[②]由于你的恩賜，我又听到这样一句使我拳拳服膺的話："我們吃也无損，不吃也无益。"[③]意思是：前者并不使我富裕，后者并不使我匱乏。还有一句名言："无論什么境况，我都能知足，我知道如何处宽裕，我也知道如何处貧困。我依靠加給我力量的天主，所

① 见《路加福音》21 章 34 节。
② 见《德訓篇》18 章 30 节。
③ 见《哥林多前书》78 章 8 节。

以能应付一切。”[1] 这眞是天朝战士的气魄，决非身为尘埃的我們所能企及的。但是主啊，請你顧念我們都是灰土，你用灰土造了人类，并且失而复得。使徒保罗所以能如此，并非依靠自身，因为他本身也是灰土，他是在你启发之下道出了我所服膺的至言：“我依靠加給我力量的天主，能应付一切。”求你加給我力量，使我有这样的能力；把你所命的賜給我，然后依照你所願而命令我。保罗承认自己一切得自你：“誰要夸耀，夸耀应归于主。”[2]我又听到另一位要求你說：“請你解除我口腹之欲。”[3]于此可见，我的圣善的天主啊，凡依照你的命命而实践的，都是出于你的賜賚。

我的慈父，你又教誨我：“自处洁淨的人，一切都是洁淨；但如有人因飲食而使人失足，就有罪了；天主所造的都是好的，沒有一物可以抛弃的，但領受时应感謝天主；食物并不使我們见悦于天主；不要使人以飲食来批判我們；吃的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批判吃的人。”[4]

这是我所聆的教訓，我感謝你，贊美你，我的天主、振我聋聵、照我心田的良师。求你救我于一切誘惑。我不怕食物的不洁，只怕嗜好的不洁。我知道你容許挪亚吃一切禽兽的肉；[5] 以利亚食肉后恢复了体力；[6] 約翰惊人的苦行，也以蝗虫为食，并不因食肉

① 见《腓立比书》4章11—14节。

② 同上《哥林多前书》1章31节。

③ 见《德訓篇》23章6节。

④ 见《新約·提多书》1章15节；《罗馬书》14章20节；《提摩太前书》4章4节；《哥林多前书》8章8节；《歌罗西书》2章16节；《罗馬书》14章3节。

⑤ 事见《創世紀》25章36节。

⑥ 事见《旧約·列王紀上》17章6节。

而受带累；[1] 但我也知道以扫因貪一盆扁豆而受欺；[2] 大卫以渴求飲水而自責；[3] 而我們的君王耶穌所受試探，不是酒肉，而是面包；[4] 人民在曠野中所以受到懲罰，不是因为想吃肉，而是为想吃肉而抱怨天主。[5]

我被围于誘惑之中，每天和口腹之欲交战；这种食欲和淫欲不同，不能拿定主意和它毅然决絕，如我对于絕欲的办法；必須执住口腔的羈勒，駕御控纵。主啊，哪一人能絲毫不越出需要的界限？如果有这样的人，眞是伟大，請他贊美你的圣名。我呢，我是一个罪人，我决不能如此。但我也贊美你的圣名。希望战胜世界的耶穌，为我的罪恶代求，希望他把我列为全身残弱的肢体之一，因为“你的双目洞烛它的缺陷，人人都記录在你的表册上。”[6]

三十二

芬芳的誘惑对我影响不大；聞不到，并不追求；嗅到了，也不屏絕；但我准备終身不聞芬芳。至于我有此打算，可能估計錯誤。因为我内心一片黑暗，使我看不出我本身能做什么，以致捫心自問我有什么能力时，我也輕易不敢自信，除了經驗已經証明外，我内心一切往往最难測度。人的一生既是連續不断的考驗，对于生活誰也不能有恃无恐，一人能改恶从善，也能变好为坏。唯一的希望，

---

① 事见《馬太福音》3章4节。
② 事见《創世紀》25章30—34节。
③ 事见《旧約·撒母耳記下》23章15—17节。
④ 见《馬太福音》4章3节。
⑤ 事见《旧約·民数記》11章4节。
⑥ 见《詩篇》138首14节。

唯一的依賴，唯一可靠的保証是你的慈爱。

三十三

声音之娱本来紧紧包围着我，控制着我，你解救了我。现在对于配合着你的言語的歌曲，以优美嫺熟的声音唱咏而出，我承认我还是很爱听的，但不至于留連不舍。这些歌曲是以你的言語为灵魂，本应在我心中占比較特殊的席位，但我往往不能給它們适当的位置。有时好像給它們过高的光荣：听到这些神圣的歌詞，通过乐曲唱出，比了不用歌曲更能在我心中燃起虔誠的火焰，我們內心的各式情感，在抑揚起伏的歌声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音調，似被一种难以形容的和諧而蕩漾。这种快感本不应使神魂顚倒，但往往欺弄我；人身的感觉本該伴着理智，馴順地随从理智，仅因理智的領导而被接納，这时居然要反客为主地超过理智而自为領导。在这方面，我不知不觉地犯了錯誤，但事后也就发觉的。

有时我过分防范受騙，犯了过于严厉的錯誤，有几次我不願听，甚至不要在圣殿中唱配合大卫《詩篇》的經常唱的歌曲，我认为采用相传亚历山大里亚城主教阿塔那西烏斯所采用的方式比較妥善，用这种方式咏唱詩篇，声調极少变化，不像歌唱，更近乎朗誦。

但回想我恢复信仰的初期，怎样听到圣堂中的歌声而感动得流泪，又觉得现在听了清彻和諧的歌曲，激动我的不是曲調，而是歌詞，便重新认識到这种制度的巨大作用。

我在快感的危险和具有良好后果的經驗之間眞是不知如何取舍，我虽則不作定論，但更傾向于贊成教会的歌唱习慣，使人听了悅耳的音乐，但使軟弱的心灵发出虔誠的情感。但如遇音乐的感

动我心过于歌曲的內容时，我承认我在犯罪、应受惩罰，这时我是宁願不听歌曲的。

这是我目前的情况。凡內心有良好意願而能实践的人，請他們和我一起痛哭，为我痛哭；因为內心不作打算的人，对这一切是无动于衷的。主、我的天主，求你俯听、垂視我、惻然医治我；在你眼中，我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解之謎，这正是我的病根。

三十四

最后我将懺悔我双目的享受，希望身为天主的圣殿的人們以友誼的双耳諴听我的懺悔。有关肉情的誘惑，将至此告一段落，这种种誘惑至今正在袭击着"呻吟不輟、渴望得庇于天上的安宅，犹如衣服蔽体"①的我。我的眼睛喜欢看美丽的形象、鮮艳的色彩。希望我的灵魂不要为这种种所俘虏，而完全为天主所占有；这一切美好是天主所創造的，我的至宝是天主，不是它們。每天，只要我醒着，它們便挑逗我，不让我有片刻的安宁，不似悅耳的声音有时入于万籟俱寂之中，使我能享受暫时的恬靜。白天，不論我在哪里，彩色之王、光华燦烂浸潤我們所睹的一切，即使我另有所思，也不断用各种形色向我傾注而撫摩着我。它具有极大的滲透力，如果突然消失，我便渴望追求，如果长期絕迹，我的心灵便感到悒悒不乐。

光明啊！双目失明的多比雅看见了你，他以生活之道教誨儿子，以仁爱的实践自为先导，从未走入歧途②；龙钟而蒙瞀的以撒

① 见《哥林多后书》5章2节。

② 事见《旧約·多比雅书》4章2节。譯者按：《多比雅书》见于天主教本《旧約》，基督教新教斥为"次經"，不录。

也看见了你，他能用祝福来辨識二子，而不是先认清儿子后給予祝福；[1]年迈而失明的雅各也看见了你，他以內心的光芒照明了代表民族前途的諸子，对自己的孙子、約瑟的二子，不照約瑟根据长幼而排列的次序，却凭了心灵的辨别，交叉了双手祝福他們。[2]这才是眞光的照耀，是唯一的光明，使见到此光而油然生爱的人与此光融而为一。

为那些醉心于世俗的瞎子，我所說的物质的光明給生活撒上了逗人的、危险的甜味。但誰能因这种光明而贊頌你天主、贊頌万有的創造者，則已在对你的歌頌中吸取光明，而不是在醉生梦死中被光明所吸取。我也願意如此。我拒絕了眸子的誘惑，不让它們阻碍我的双足走你的道路；我向你睜开了无形的眼睛，盼望你把我双足从罗网中解脫出来。我双足不断蹈入罗网，你是不断地把它們提携起来。逼地是罗网，我經常失足，你不断拯救我，因为你是“以色列的保护者，你是无休无止的清醒着。”[3]

人們对衣、履、器物以及图像等类，用各种技巧修飾得百般工妙，只求悅目，却远远越出了朴素而实用的范围，更违反了虔肅的意义；他們劳神外物，鉆硏自己的制作，心灵中却抛弃了自身的創造者，摧毁了創造者在自己身上的工程。

我的天主，我的光荣，就在这一方面我也要歌頌你，向为我而自作牺牲的祭献者献上歌頌之祭，因为艺术家得心应手制成的尤物，无非来自那个超越我們灵魂、为我們的灵魂所日夜想望的至

① 事见《旧約·創世紀》27 章。
② 事见《創世紀》28, 29 章。
③ 见《詩篇》120 首 4 节。

美。創造或追求外界的美，是从这至美取得审美的法则，但沒有采納了利用美的法則。这法則就在至美之中，但他們視而不見，否則他們不会舍近求远，一定能为你保留自己的力量，不会消耗力量于疲精劳神的乐趣。

我虽則談論分析了以上种种，而我自己却蹈入了美丽的罗网，但是你挽救了我，主啊，你挽救了我，因为你的慈爱常常在我眼前。我可怜地自投罗网，你慈爱地挽救我，有时我搖搖欲墜，你在我不知不觉之际拯拔我；有时我深入陷阱，你便使我忍痛割爱。

三十五

除了上述之外另有一种誘惑具有更复杂危险的形式。肉体之欲在于一切官感的享受，誰服从肉欲，便远离你而自趋灭亡，但我們的心灵中尙有另一种挂着知識学問的美名而实为玄虛的好奇欲，这种欲望虽則通过肉体的感觉，但以肉体为工具，目的不在肉体的快感。这种欲望本质上是追求知識，而求知的工具在器官中主要是眼睛，因此圣經上称之为“目欲”。[1]

“看”，本是眼睛的专职，但对于其他器官，如我們要认識什么，也同样用“看”字。我們不說：“听听这东西怎样发光”，“嗅嗅这东西多么光亮”，“尝尝这东西多么漂亮”，“摸摸这东西多么耀眼”。但对这一切都能通用“看”字。我們不仅能說：“看看什么在发光”，这仅有眼睛能看到；但也能說：“去看看什么在响”，“看看什么在发出香味”，“看看这有什么滋味”，“看看这东西硬不硬”。

---

① 见《新約·約翰一书》2章16节。

因此，从器官得来的一般感觉都名为“目欲”，看的职务主要屬于眼睛，其他器官要探索或需认識一样东西时，因性质类似，所以也袭用“看”的一字。

我們于此能更明显地确定快感与好奇通过感觉有些什么作用：快感追求美丽、和諧、芬芳、可口、柔和，而好奇則在追求相反的感觉作为尝試，不是为了自寻煩恼，而是为了試驗，为了认識。

观看血淋淋的死尸有什么快感呢？可是那里躺着一具尸体，人們便趋之若鶩，看得不寒而慄，觉得凄惨。人們害怕梦见死尸，一似醒时有人强迫他們去看，或听到似有什么好看的情状才被吸引着去看。

对于其他感觉也是如此，不能一一論列。由于好奇的毛病，舞台上便演出种种离奇怪誕的戏剧。好奇心驅使我們追究外界的秘密，这些秘密知道了一无用处，而人們不过为好奇而想知道，别无其他目的。好奇使人們为了同样的虚妄知識，从事巫术。好奇甚至使人們在宗教中試探神明，不为人的幸福，仅仅为了长见識而要求灵迹。

在这个密布着陷阱危险的大森林中，我已經斬断了許多禍根，把它們从我心中鏟除出去，这是你天主、我的救援，賜与我如此做的。但在我日常生活的周围喧鬧着形形色色的事物，什么时候我才敢说没有一样东西能吸引我的注意，攫取我虚妄的好奇心？

的确、戏剧已經勾引过我，我也不再醉心于星辰的运行了，我从未向鬼魅有所卜祝，我痛恨荒誕的迷信。主、我的天主，我本該謹敬质朴地奉事你，但人类的死敌用多少阴謀詭計挑动我的幻想，唆使我向你要求灵迹：通过我們的君王耶穌，通过我們的天乡、純

洁醇朴的耶路撒冷，我恳求你，使我现在如此深恶痛絕，更使我永久如此，且能再接再厉。但我为别人的生死禍福向你祈祷时，那末我仰求你的意志便迥乎不同于此了；你现在賞賜我，将来也乐于賞賜我完全遵照着你的意志与措施。

每天还有許多微不足道的瑣事来考驗我們的好奇心。誰能計算我們失足的次数！多少次我們最初是碍于情面不要使人难堪，勉强听着无聊的閑談，逐漸却听得津津有味了。我不再去竟技場看狗逐兎子，但偶然經过田野，发现走狗猎兎，可能会打断我的沉思，虽則不至于使我的坐騎改換方向，但心神已追随不舍。如果不是立即发觉我的弱点，重新收斂思想，上升到你左右，不再妄行盼視，或是想到这事的无謂，不再停留，那末我会出神地呆在那里。

我在家中閑坐时，壁虎抓蒼蠅，蛛网纏飞虫不是往往会吸引我的注意嗎？是否因为这些都是蕞尔小虫，情况便不一样？我能从此出发，贊頌你創造亭毒万有的奇妙，可是我的注意往往并不从此开始。迅速站立起来是一回事，从不跌倒是另一回事。

我的生活中滿是这种情形。我唯一的、最大的希望是你的慈爱。我的心收藏了如是一大堆的虛幻，因此我們的祈祷也往往受騷扰而中断；在你鉴临之下，我們的心向你呼号时，不知从哪里来的空洞凌乱的思潮汹涌而至，打断了这一項重要功夫。

三十六

我們是否能把这些缺点认为不足挂齿呢？什么能为我們带来希望呢？只有你的慈爱，我們所熟悉的慈爱，因为你已經开始变化我们。变化的过程，你是最清楚的。你先治疗我欢喜报仇的积

习，从此“你赦免了我其他一切罪过，医治我一切病症，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惠和慈爱作为我的冠冕，以美好满足我的欲望”，①你制服我的驕傲，使我的脖子接受你的軛。现在我負着此軛，觉得很輕松，一如你所許諾而实践的。其实本来是輕松的，但那时我不知道，因为我害怕承受羈勒。

主，惟有你統治一切而不驕矜，你是唯一的、眞正的主宰，你自己沒有其他主宰。是否第三类誘惑已經在我身上絕迹，或我有生之日是否可能絕迹？这誘惑是要人們畏而爱之，别无其他目的，只是求逞自己的私意，其实这并无什么乐趣。人生眞是可怜，而它的妄自尊大实是丑恶！人們所以不能爱你、敬畏你，主要原因在乎此。为此，你拒絕驕傲的人，賜恩宠于謙逊的人，你对世間的名利荣华，大声呵斥，山基也为之震撼！

由于人类社会的某些义务，我們必須得到别人的敬爱畏惧，敌人不甘心我們享受眞正幸福，便在各处撒下罗网，喝采叫好，要使我們在貪婪地收拾这种誘餌时，不知不觉地为所擒获，使我們的快乐和你的眞理隔絕，欢喜别人的敬爱畏惧，不是为了你，而是替代了你；这样，他使我們和他相似，占有了我們，不是为了团結于仁爱之中，而是和他同受极刑；他高坐在北方，教我們在黑暗寒冷之中，伺候这个狡猾阴险地模仿你的死敌。

主啊，我們是你一批弱小的羊群，請你保有我們。請展开你的双翅，让我們避到你的翼下。希望你成为我們的光荣，希望我們能为了你而受人的敬畏，为了有你的圣“道”在我們身上而受人敬畏。

---

① 见《詩篇》103 首 3 节。

凡是不管你的譴責而謀求别人的褒奖的人，在受你审判的时候，将得不到别人的辯护，也逃不脱你的懲罰。即使不是“恶人称心如意，受到贊美，也不是作恶的受到祝福”，[①] 而是一人由于你的恩賜而受贊美，这人如果更欢喜自身受贊美，过于所受于你的恩賜，这也是不管你的譴責而受人贊美，这样，贊美他的人优于受贊美的人。因为前者欣幸天主加給别人的恩賜，后者却更欣幸别人給他的恩賜，过于所受于天主的恩賜。

三十七

我们天天受这些誘惑的試探，我們在連續不断地受試探。人們的舌头是每天鍛炼我們的洪炉。在这一方面你也命令我們节制自己。你知道对这方面我的心如何向你哀号，我的眼睛如何涕零如雨。因为我很难确定我是否已完全免于这一种疫癘。我非常害怕我的隐慝，这些隐慝，你虽則明鉴，我却无从看出。对于其他誘惑我已有了一些辨識的能力，对于这种誘惑，我还是一无所知。对于肉体的情欲和空虛的好奇心，只消我的意志不受影响，或它們不出现，我就能看出我有多少力量控制我的心灵，因为我能盘問我自己，不受这种誘惑时是否或多或少感到不痛快。

对于財帛，人們追求錢財是为了滿足上述三种私欲之一二，或同时为三者；如果一人自疑虽已拥有、能否輕視，則可以弃置，作为考驗。

对于所受的荣誉，为了避免荣誉，为了考驗我們的能耐，是否

① 见《詩篇》9首24节。

必須趋向败坏、堕落、放恣的生活，使认識我們的人都唾弃我們？还有什么比这种論調、这种见解更荒謬呢？别人的贊美往往跟随着、而且应該跟随着良好的生活和良好的行动，二者都不能弃置。惟有事物不在目前，才能看出对这事物能否放下或有所系恋。

主，对于这一类誘惑我向你懺悔什么？当然我欢喜听人家的贊美。但我爱慕眞理，过于贊美。因为如果有人向我提示：疯狂謬乱而受到普世的称揚，坚持眞理而受到普世的呵責，我于二者之間知道选择什么。我所不願的是：因我做了一些好事，便把别人的褒奖增加我的快乐。但很可惜，我坦白承认，事实上未免增加我的快乐，犹如受到别人的譴責会减少我的兴致。

我对于这种弱点感到不安时，种种借口便乘隙而入，結果如何，天主啊，你完全明了，因为这情形使我举棋不定。你不仅命令我們操持謹严，对某些事物控制我們的爱情，同时又命令我們服膺于指示我們爱情的正确方向的正义，你不仅要我們爱你，也要我們爱人，为此我听了中肯的贊美而感到欣然，或听到不虞之誉、求全之毁时，我觉得我往往为了别人的进步与希望而高兴，为了另一人的乖舛而叹息。

有时别人的贊美也使我悒悒不乐，原因是别人所称許我的优点恰是我所不取的，或别人对我微薄的优点給予过高的評价。但我又要自問：我怎能确定我的所以不快，不是由于我不願贊美我的人对我的看法和我不合，我的激动不是为了这人的利益，而是因为我本身的优长已使我沾沾自喜，如果得到别人的贊賞，則更使我快心？的确，如果别人不同意我对我自己的評价，或贊賞我所不屑的，或言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自觉并未受到贊美。因此在这

一方面，我对我自己不是还捉摸不定嗎？

但是，眞理啊，我在你身上认識到对待别人的贊美，应該着眼于别人的利益，不应从自身出发。我是否如此呢？我不知道。在这一方面我对于你，比了对我自身了解得更清楚。我的天主，我哀求你，請你把我的眞面目完全揭露給我看，使我能向那些为我代求的弟兄們懺悔我所能发现的創伤。請你促使我更細致地检查自己。假使我眞的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欣然于别人的贊美，那末为何对于别人的无过受毁所感到的憤慨不如自身所遭受的一般呢？为何我自身所受的侮辱，比了别人在我面前受到同样的侮辱更使我憤慨不平呢？这一点我眞的意識不到嗎？总之，是否我在欺騙自己？是否在你面前，我的心灵口舌都不在服膺眞理？主啊！使我远离着这种憒乱悖謬的境界，不要使"我的口舌成为罪恶的膏油傅在我头上"！①

三十八

"我眞是一个貧困无告的人"，②仅仅在我独自呻吟，自恨自怨，追求你的慈爱的时候比較好一些，我将追求你的慈爱，一直到补滿我的缺陷，进入驕傲自滿所看不到的和平的純全境界。出自唇吻的言語和有目共睹的行动带着极危险的誘惑，使我們沽名釣誉，乞求别人的賞識，希望能出人头地，这誘惑就在我拊心自責的时候，就在我批判它的时候，正在試探我；往往人們以更大的虛荣心夸耀自己輕視虛荣，这样实际并非在夸耀自己輕視虛荣，因为既然夸

① 见《詩篇》140首5节。

② 见《詩篇》108首22节。

耀，則并不輕視虛荣。

三十九

在我們內心、在內心深处，倘有同一类型的另一种誘惑，这誘惑使人自滿自足，虽則別人并不欢喜他，甚至討厌他；他也不想使人滿意。这种自滿自足的人最使你討厌，他們不仅以坏为好，而且以你的好处占为己有，或以你的恩賜归功于本身，即使承认你的恩賜，但也不能与人同乐，反而要掠夺他人之所有。在这一类的危险中，你看到我的心是多么战慄恐惧，我不敢希望避免創伤，只希望在受伤后即得到你的治疗。

四 十

眞理啊，哪里你不是和我在一起，指示我行藏取舍？我則尽我所能的向你陈述我浅陋的见解，請你教导。

我尽力之所及用感觉周游了世界，我又观察了肉体賴以生活的生命以及感觉本身。从此我又进入了我的記忆深处，进入充滿着千奇万妙无数事物的高楼大厦，我参观后惊愕不止；沒有你，我可能什么也分辨不出；我发现其中一切都不是你。

我周览以后，用心分析，对每一事物給予适当的評价；通过感觉的传达，我接納了一部分，加以盘詰；我又亲身感觉到和我紧紧相联的一部分；接着我一一分析了传达的器官，最后又检查了記忆的丰富蘊藏，或舍或取。这一切不是我自己能够发现的，我在进行这工作时，或更可說我賴以进行这工作的能力也不是你。因为你是常燃不熄的光明，对于一切事物的存在、性质和价値，我都請示

于你，听从你的教誨和命令。我經常如此做，感到很大乐趣；每逢必要的工作一有空暇，我便躲入这乐趣中。我遵照你的指示，周历已遍，可是除了在你怀中我为我的灵魂不能找到一个安稳的境地：只有在你怀中，我能收攝放失的我，使我絲毫不离开你。有时你带領我进入异乎寻常的心境，使我心灵体味到一种无可形容的溫柔，如果这种境界在我身內圓融通彻，則将使我超出尘凡。可惜我仍堕入困难重重的尘网中，又被結习所纏扰，我被束縛着，我痛哭流泪，可是我紧紧地被束縛着，习慣的包袱是多么沉重啊！我欲罢不能，欲行不可，眞觉进退两难！

四十一

为此，我从三种貪欲中检查我罪恶的病根，并求你伸手挽救我。因为即使用我受伤的心灵，我也看到了你的光輝，我头暈目眩地說：誰能造就到这种境界？“我曾被抛在你視綫之外”，[①] 你是統攝万有的眞理。我呢，由于我的鄙吝，我不願失去你，但我有了你同时又不肯屏絕虛伪，犹如一人旣要說謊，又要知道眞实。为此我失落了你，因为你不屑与虛伪并存。

四十二

我能找誰斡旋使我与你言归于好？是否該請教天使們？說什么話求他們？用什么仪式？許多人力图重返你跟前，自觉气餒，据我所听到的，他們作了种种尝試，墮落到乞灵于荒誕离奇的幻梦，

① 见《詩篇》30 首 29 节。

結果受到欺騙。

他們傲慢地找寻你，衒露着滿腹学問，而不是拊心自訟，因此引来了和他們志同道合的、同样驕傲的“空中妖魔”，[①]受到妖术邪法的欺騙。他們找寻一位中間人来为自己澡雪，可是沒有找到，以至“魔鬼冒充了光明的天使”，[②]魔鬼沒有肉体，所以对于驕傲的肉躯特别有吸引力。

他們都是注定死亡的罪人，他們傲慢地找寻你天主，想和永生不死的、洁淨无瑕的你和好。作为神人之間的中間者，必須具有和神相似的一面，又有和人相似的一面，假如两方面都同于人，則与神距离太远，假如两方面都同于神，則又与人距离太远，都不能担任中間者。那个伪装的中間者，由于你的神妙不測的摆布，捉弄那些驕傲的人，他有一点和人相似，便是罪恶；因为他沒有肉体，便摆出神明的模样，要人奉他为神；但“罪孽的果报是死亡”，[③]他和人受到共同的果报，和人同受死亡的懲罰。

四十三

由于你神妙不測的慈爱，你向人类显示并派遣了一位眞正的中間者，使人們通过他的榜样，学习謙逊。“这位天主与人类的中間者，即是降生为人的耶穌基督”，[④]他站在死亡的罪人与永生至义的天主之間，他死亡同于众生，正义同于天主，正义的賞报既是

---

① 見《新約·以弗所书》2章2节。
② 見《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
③ 同上《罗馬书》6章23节。
④ 見《新約·提摩太前书》2章5节。

生命与和平，他以正义与天主融合，而又甘心与罪人同受死亡，借以消除复皈正义的罪人的永死之罰；他被預示于古代圣賢，使他們信仰他将来所受的苦难而得救，一如我們信仰他已受苦难而得救。他以人的身份担任中間者，若以天主的"道"而論，則不能是中間者，因为他与天主相等，是天主怀中的天主，同时是唯一的天主。

我的慈父，你眞是多么爱我們，甚至"不惜以你的圣子为我們交付于恶人手中"①。你眞是多么爱我們，甚至使"圣子与天主相等而不自居，甘心降为僕人，死于十字架上"，② 惟有他在"死亡的人类中不为死亡所拘束"③，"有权舍弃生命，也有权再取回生命"④；他为了我們，在你面前，是胜利者而又是牺牲，因为自作牺牲，所以成为胜利者；他为了我們，在你面前，是祭司而亦是祭品，因为自充祭品，所以也是祭司；他本是你所生，却成为我們的僕人，使我們由奴隶而成为你的子女。因此我有理由把坚定不移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你将通过这位"坐在你右面，为我們代求"⑤的他治疗我的一切疾病，否則我絕无希望。我的病症既多且重，但你的救药自有更大的效力。你的"道"如果不"降世为人，居住在我們中間"⑥，我們可能想他和人类距离太远，不能和他联系而失望。

想起我的罪恶，使我恐惧不安，我在忧患的重重压迫之下徬徨轉側，想遁入曠野，但你阻止我，坚定我的心，对我說："基督的所

---

① 见《罗馬书》8章32节。
② 见《腓立比书》2章6节。
③ 见《詩篇》87首6节。
④ 见《約翰福音》10章18节。
⑤ 见《罗馬书》8章34节。
⑥ 见《約翰福音》1章14节。

以为罪人受死，是为使人們不再为自己生活，而为代其受死者生活。"[1]主啊，为此"我把我的顾虑都卸給你"，"我将欽仰你法律的奥蘊"。[2]你认識我的愚弱，請你教导我，治疗我，你的独子，"一切智慧的府庫"[3]，用自己的血救贖了我們。驕傲的人們不必再来誣蔑我了，我想到救贖我的代价，我飲食他的血肉，我分施他的血肉，貧穷的我願意因此飽飫，也希望别人分享而同获飽飫："凡追求天主的人，都将贊美天主！"[4]

① 见《哥林多后书》5章15节。
② 见《詩篇》54首23节；118首18节。
③ 见《歌罗西书》2章3节。
④ 见《詩篇》21首27节。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十一

一

主啊，永恒既屬于你有，你岂有不預知我对你所說的話嗎？你岂随时間而才看到时間中发生的事情？那末我何必向你訴說这么一大堆瑣事？当然这不是为了使你因我而知道这些事，而是为了激发我和讀我书的人們的热情，使我們都說："主，你是伟大的，你应受一切贊美。"① 我已經說过，我还要說：我是由于喜爱你的爱所以才如此做。我們也祈祷，而眞理說："你們求你們的父亲之前，他已知道你們的需要。"② 因此，向你訴說我們的忧患和你对待我們的慈爱，是为了向你披露我們的衷情，求你彻底解救我們——因为你已开始解救我們——使我們摆脫自身的煩恼，在你身上找到幸福，因为你已号召我們应該：安貧、溫良、哀痛、饥渴慕义、慈惠待人、純洁、和平。③

我竭我的能力和意志，向你陈述許多事情，这是由于你首先願意我称頌你，我的主，我的天主，称頌"你是美善的，你的慈爱永永不匱"。④

---

① 见《詩篇》95首4节。

② 见《馬太福音》6章8节。

③ 按即《馬太福音》5章3—9节所列的"眞福八端"。

④ 见《詩篇》117首1节。

二

我的笔舌怎能纏述你对我作出的一切教誨、警誡、撫慰和安排，如何引导我向你的子民传布你的圣訓、分发你的“圣事”？如果我能具述这一切經过，那末一点一滴的时間为我也是宝貴的。

我久已渴望能钻研你的法律，向你承认我的所知与所不知，叙述你照耀我的曙光，直至我的昏懦被你的神力所攝取。除了为恢复体力的必要休息和我的研究工作，以及我分內或自願为別人服务的工作外，所余下的空閑时間，我不願再消磨在其他事务上了。

主、我的天主，請你俯听我的祈祷，恳求你的慈爱听取我的志願，我热烈的蕲望并非为我个人，也想为弟兄們的友爱有所貢献；你知道我的衷心的确如此。使我奉献我的思想与言語为你服务，請你賜給我祭献的仪物，因为我是困苦貧寒，“凡求你的，都享受你的宏恩厚澤”，① 你一无忧虑，却尽心照顾我們。請斬断我身內、身外和我唇舌的一切魯莽、一切作伪，使你的圣經成为我純淨的好尙，使我不至于曲解圣經，自誤誤人。主啊，請你俯听我、怜惘我；主、我的天主，瞽者的光明，弱者的力量，但同时也是明者的光明，强者的力量，請你垂視我的灵魂，請你傾听它“发自幽谷的呼号”②；如果你不听到幽深之处，那我們将往何处，将向何处呼号？

“白天是你的，黑夜也是你的”③，光阴随你驅使而流轉。請你給我深思的时間，使我钻研你的法律的奥蘊，不要对敲門者閉而不

① 见《罗馬书》10章12节。

② 见《詩篇》129首1节。

③ 同上，73首16节。

納。你願意写成如許閎深奥衍的篇帙，并非徒然的，这些森林中不是有麋鹿栖伏、漫步、飲食、憩息、反芻于其間嗎？主啊，請你成全我，把书中奥旨启示我。你的声音是我的欢乐，你的声音超越一切欢乐。你賜給我所喜爱的；而我正喜爱这些书，这眞是你的恩賜。不要放弃你所給我的恩賜，不要輕視你这一茎饥渴的草。在你的书中我如有所心得，都将向你称謝："使我听到称謝你的声音"，①使我深深領略你，"瞻仰你一切奇妙的作为"，②从你創造天地的开始，直至和你共生于你的圣城、永远的神国。

主啊，請你怜憫我，听从我的志願；我认为我的志願不在乎尘世的金、銀、宝石、华服、荣誉、权势，或肉体的快乐，也不在乎羈旅生涯中此身必需之物，"这一切自会加于追求天国与你的义德的人們"。③

主啊，請看我的願望是如此。"不义的人們向我讲述他們的乐事，但是，主，这和你的法律不同。"④这便是我願望的眞源。圣父，請你看，請你垂視；請你看，請你俞允；希望在你慈爱的鉴临下，我能得到你的欢心，在我敲門时能敞开你言語的枢奥。通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你的圣子，"坐在你右边的、你所坚固的人子"，⑤你与我們之間的中間者，你用他来找寻那些不追求你的人，你找寻我們使我們追求你，通过你用以創造万物——我是其中之一——的"道"，通过你的独子，你用他来召喚信仰的人民成为你的义子——

① 见《詩篇》25首7节。
② 同上，118首18节。
③ 见《馬太福音》6章33节。
④ 见《詩篇》118首85节。
⑤ 同上，79首18节。

我也是其中之一——通过他我恳求你，他是"坐在你右边，为我們代求"①，是"一切智慧的府庫；我在你的圣經中探求的便是他。摩西所写的是关于他：这是他自己說的，也即是眞理說的。

三

使我听受、使我懂得你怎样"在元始創造了天地"。② 摩西写了这句話。摩西写后，从此世、从你所在的地方到达了你身边，现在摩西已不在我面前了。如果在的話，我一定要拖住他，向他請教，用你的名义請他为我解释，我定要傾听他口中吐出的話。可是如果他說希伯来語，那末他的話徒然地敲我的耳鼓，絲毫不能进入我的思想，如果說拉丁語，我能懂得他說什么。但我怎能知道他所說的是眞是假呢？即使知道，是否从他那里知道的呢？不，这是在我身內，在我思想的居处，并不用希伯来語、希腊語、拉丁語或蛮邦鴃舌之音，也不通过唇舌的动作，也沒有声音的振蕩，眞理說："他說得对"，我立即完全信任他，肯定地說："你說得对。"

但是我不可能詢問摩西，我只能求你眞理——摩西因为拥有滿腹眞理，才能道出眞理——我只能求你，我的天主，求你宽赦我的罪过，你既然使你的僕人摩西說出这些話，也使我理解这些話。

四

天地存在着，天地高呼說它們是受造的，因为它們在变化。凡不是受造而自有，則在他身上不能有先无而后有的东西，不能有变

① 见《歌罗西书》3章1节。

② 见《創世紀》1章1节。天主教以《創世紀》为摩西的著作。

化的东西。

天地也高喊着它們不是自造的:“我們的所以有,是受造而有;在未有之前,我們并不存在,也不能自己創造自己。”它們所說的話即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因此,是你,主,創造了天地;你是美,因为它們是美丽的;你是善,因为它們是好的;你实在,因为它們存在,但它們的美、善、存在,并不和創造者一样;相形之下,它們并不美,并不善,并不存在。

感謝你,这一切我們知道,但我們的知識和你的知識相較,还不过是无知。

五

你怎样創造天地的呢?你用哪一架机器来进行如此伟大的工程?你不像人間的工匠,工匠是以一个物体形成另一个物体,随他灵魂的意願,能以想像所得的各种形式加于物体——灵魂如不是你創造,哪会有这种能力?——以形式加于已存在的泥土、木石、金銀或其他物质。这一切如果不是你創造,从哪里来呢?你給工匠一个肉躯,一个指揮肢体的灵魂,你供給他所需的材料,你賦給他掌握技术的才能,使能从心所欲的从事制作,你賦給他肉体的官感,通过官感而把想像所得施之于物质,再把制成品加以評鉴,使他能在内心咨詢主宰自身的眞理,决定制作的好坏。

这一切都歌頌你是万有的創造者。但你怎样創造万有的呢?天主,你怎样創造了天地?当然,你創造天地,不是在天上,也不在地上,不在空中,也不在水中,因为这些都在六合之中;你也不在宇宙之中創造宇宙,因为在造成宇宙之前,还沒有創造宇宙的場所。

你也不是手中拿着什么工具来創造天地，因为这种不由你創造而你借以創造其他的工具又从哪里得来的呢？哪一样存在的东西，不是凭借你的实在而存在。

因此你一言而万物資始，你是用你的“道”——言語——創造万有。

六

但你怎样說話呢？是否如“有声来自云际說：这是我鍾爱的儿子”① 一样？这声音有起有訖，有始有終，字音接二連三的遞传，至最后一音而归于沉寂，这显然是一种受造物体的振动，暫时的振动，为你的永恒意志服务，传达你的永恒意志。肉体的耳朵听到这一句轉瞬即逝的言語，传达給理智，理智的內在耳朵傾听你永恒的言語。理智把这一句暫时有声响的言語和你永恒的、无声的言語：“道”比較，便說：“二者迥乎不同，前者远不如我，甚至并不存在，因为是轉瞬即逝的，而我的天主的言語是在我之上，永恒不灭的。”②

如果你創造天地，是用一响即逝的言語說話，如果你眞的如此創造了天地，那末在天地之前，已存在物质的受造物，这受造物暫时振动，暫时传播了这些話。可是在天地之前，并沒有任何物体，即使有，也不是用飞馳的声音創造的，而是利用它来传播飞馳的声音，借以創造天地。形成声音的物体，不論是怎样，如果不是你創造，也决不存在。那末要使形成声音的物体出现，你究竟用什么言語呢？

① 见《馬太福音》3章17节；17章15节。

② 见《旧約·以賽亚书》40章8节。

七

你召唤我們，教我們領会你的言語："道"，这"道"是"和你天主同在"① 的天主，是永永不寂的言語，常自表达一切，无起无訖，无先无后，永久而同时表达一切，否則便有时間，有变化，便不是眞正的永恒，眞正的不朽不灭。

我的天主，我认識这一点，幷向你致謝。主啊，我承认我认識这一点，凡不辜負确切的眞理的人，也和我一起认識这一点，幷且贊頌你。我們知道，主啊，我們知道死和生，即是先有而后无，或先无而后有。因此你的"道"既然常生常在，永永无极，則无所謂逝，亦无所謂继。你用了和你永恒同在的"道"，永永地說着你要說的一切，而命令造成的东西便造成了，你惟有用言語創造，别无其他方式；但你用言語創造的东西，既不是全部同时造成，也不是永远存在。

八

主，我的天主，請問原因在哪里？我捉摸到一些，但只意会而不能言传：一切开始存在或停止存在的东西，仅仅在你无始无終的永恒思想中认为应开始或应停止时才开始存在或停止存在，这思想即是你的"道"，这"道"也是"元始，因为他向我們讲了話，"② 他在福音中通过肉体而說話，他的声音自外进入人們的耳朵，教人們信从，教人們在內心追求他，在这位独一无二的良师所教誨門弟子

① 見《約翰福音》1章1节。
② 同上，8章25节。

的永恒眞理中获致他。

主啊，在那里我听到你的声音对我說："凡訓导我們的，才是对我們說話；凡不訓导我們，即使說話，也等于不对我們說。" 除了不变的眞理外，誰訓导我們？即使我們在变易的受造物之前受到教益，也是为引导我們走向不变的眞理，我們立而恭听，庶几眞受其益，所謂"听到新郎的声音而喜乐"，① 因为使我們归向本原。他的所以是"元始"，因为他若非常在，則我們将徬徨而无所归宿。我們的所以能放弃錯誤，当然是认識之后才能迷途知返，而我們的所以能认識，是由于他教导我們，因为他是"元始"，并且向我們說了話。

九

天主，你在"元始"之中，在你的"道"之中，在你的圣子之中，在你的德能、智慧、眞理之中，奇妙地說話、并奇妙地工作。誰能領会其中奥旨？誰能闡述？誰能不断照耀我、敲击我的心而不使受損伤？我既恐惧，又热爱：恐惧，因为我和他有不同之处；热爱，因为我和他有相同之处。智慧，是智慧照耀我，拨开我的烏云，但当我在忧患的阴霾重重压迫下支持不住时，这烏云又从而籠罩我，"我的力量因貧困而損耗，"② 以致不能承担我的富裕，直到你、主，"赦免了我一切罪过，医治了我一切病症，救我的性命脫离死亡，以慈恵仁爱作为我的冠冕，以恩物滿足我的願望，使我返老还童，矫健如鷹"。③ "我們的得救，賴于希望，并用坚忍的信心等待你的諾

① 见《約翰福音》3 章 29 节。

② 见《詩篇》30 首 11 节。

③ 同上，103 首 3—5 节。

言"。① 让每人依照自己的能力，在心灵中听取你潜在的言語吧，我是信賴你的話，我要高喊說："主啊，你所造的多么伟大，你用智慧造成了万有。"② 这智慧便是"元始"而你在这"元始"之中造成了天地。

十

有些人滿怀充塞着成见，向我們詰問："天主在創造天地之前做些什么？如果閑着无所事事，何不常无所为，犹如他以后停止工作一样？如果天主为了創造从未創造过的东西，有新的行动、新的意願，那末怎能說是眞正的永恒？前所未有的意願又从何处发生？天主的意願不由受造而来，而是在乎造物之前，因为創造一物之前，創造者先有意願。所以天主的意願属于天主的本体。天主的本体中如产生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則天主的本体不能說是眞正的永恒；既然天主創造的意願是永远的，那末受造为何不也是永远的呢？"

十一

說这些話的人还沒有了解你，天主的智慧、一切思想的光明。他們还沒有懂得在你之中所由你創造的东西是怎样造成的，他們力求領略永恒的意义，他們的心却沉浮于事物过去和未来的波浪之中，依然无所着落。

誰能遏止这种思想，而凝神佇立，稍一攬取卓然不移的永恒的

① 见《罗馬书》8章24节。

② 见《詩篇》103首4节。

光輝，和川流不息的时間作一比較，可知二者絕对不能比拟，时間不論如何悠久，也不过是流光的相續，不能同时伸展延留，永恒却沒有过去，整个只有现在，而时間不能整个是现在，他們可以看到一切过去都被将来所驅除，一切将来又随过去而过去，而一切过去和将来却出自永远的现在。誰能把定人的思想，使它駐足諦观无古往无今来的永恒怎样屹立着調遣将来和过去的时間？

我的手能不能呢？我的口舌的手能不能通过言語作出这样的奇迹呢？

十二

对于提出："天主創造天地前在做什么？"这样的問題的人，我如此答复。

我不采用那种打趣式的答語来解决这严重問題，說："天主正在为放言高論者准备地獄。"看清楚是一回事，打趣是另一回事。我不作这样的答复。我对不知道的事宁願回答說："不知道"，不願嘲笑探賾索隐的人或贊許解答乖謬的人。

但是，我的天主，我說你是万有的創造者，如果天地二字指一切受造之物，我敢大胆地說：天主在創造天地之前，不造一物。因为如果造，那末除了創造受造之物外，能造什么？巴不得我能知道我所願知道而且知之有益的一切，犹如我知道在一切受造之物造成之前，别无受造之物。

十三

思想肤浅的人徘徊于过去时代的印象中，覺得非常詫异，以为

化成一切和掌握一切的全能天主、天地的創造者，在进行如許工程之前，虛度着无量数的世紀而无所事事；我希望他苏醒过来，认識他的詫异是錯誤的。

你既然是一切时間的創造者，在你未造时間之前，怎能有无量数的世紀过去？能有不經你建定的时間嗎？旣不存在，何謂过去？

旣然你是一切时間的創造者，假定在你創造天地之前，有时間存在，怎能說你无所事事呢？这时間即是你創造的，在你創造时間之前，沒有分秒时間能过去。如果在天地之前沒有时間，为何要問在"那时候"你做什么？沒有时間，便沒有"那时候"。

你也不在时間上超越时間：否則你不能超越一切时間了。你是在永永现在的永恒高峰上超越一切过去，也超越一切将来，因为将来的，来到后即成过去；"你永不改变，你的岁月沒有穷尽"。[①] 你的岁月无往无来，我們的岁月往过来續，来者都来。你的岁月全部屹立着絕不过去，不为将来者推排而去，而我們的岁月过去便了。你是"千年如一日"，[②] 你的日子，沒有每天，只有今天，因为你的今天既不遞嬗与明天，也不继承着昨天。你的今天即是永恒。你生了同屬永恒的一位，你对他說："我今日生你"。[③④] 你創造了一切时間，你在一切时間之前，而不是在某一时間中沒有时間。

十四

于此可见，你絲毫沒有无为的时間，因为时間即是你創造的。

① 见《詩篇》101首28节。
② 见《新約·彼得后书》3章8节。
③ 按指天主第二位圣子。
④ 见《詩篇》2首7节；《新約·希伯来书》5章5节。

沒有分秒时間能和你同屬永恒，因为你常在不变，而时間如果常在便不是时間了。

时間究竟是什么？誰能輕易概括地說明它？誰对此有明确的概念，能用言語表达出来？可是在談話之中，有什么比时間更常见，更熟悉呢？我們談到时間，当然了解，听别人談到时間，我們也領会。

那末时間究竟是什么？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解了。但我敢自信地說，我知道如果沒有过去的事物，則沒有过去的时間；沒有来到的事物，也沒有将来的时間，并且如果什么也不存在，則也沒有现在的时間。

既然过去已經不在，将来尙未来到，則过去和将来这两个时間怎样存在呢？现在如果永久是现在，便沒有时間，而是永恒。现在的所以成为时間，由于走向过去；那末我們怎能說现在存在呢？现在所以在的原因是即将不在；因此，除非时間走向不存在，否則我便不能正确地說时間不存在。

十 五

我們說时間长短，只能对过去或将来而言。长的过去，譬如我們說百年之前，长的将来，譬如說百年之后；短的过去，譬如說十天之前，短的将来，譬如說十天之后。但不存在的时間怎能有长短呢？因为过去已經不存在，而将来尙未存在。为此，我們不要說：时間是长的；对于过去的时間，只能說：曾是长的；对将来的时間，只能說：将是长的。

我的天主，我的光明，这里你是否又要笑世人了？过去的时

間，长在已經过去，还是长在尙未过去之时？一样东西能有长短，才能是长是短。既然过去，已不存在，既不存在，何有长短？

因此，我們不要說：过去的时間曾是长的；因为一过去，即不存在，我們便找不到有长度的东西了；那末我們更好說：这个现在的时間曾是长的。因为时間的长短在乎现在：既然尙未过去，尙未不存在，因此能有长短，过去后就入于无何有之乡，也就沒有长短可言了。

我的灵魂，你該追究一下，现在的时間能不能是长的，因为你有辨别快慢、衡量快慢的能力。你将怎样答复我呢？

现在的一百年是不是长的时間？先研究一下，一百年能否全部是现在？如果当前是第一年，则第一年属于现在，而九十九年属于将来，尙未存在；如果当前是第二年，则第一年已成过去，第二年属于现在，其余属于将来。一百年中不論把哪一年置于现在，在这一年之前的便属于过去，以后的属于将来。为此一百年不能同时都是现在的。

再看当前的一年是否现在呢？如果当前是正月，则其余十一月都属将来；如果当前是二月，则正月已成过去，其余十个月尙未来到。因此，即使当前的一年也并非全部属于现在，既非全部现在，则这一年也不是现在的。因为一年十二个月，当前不論是哪一个月，仅仅这一个月是现在，其余十一个月或已成过去，或属于将来。况且当前的一个月也不能說是现在，只有一天，如是第一天，则其余都属将来，如是末一天，则其余都是过去，如是中間一天，则介乎过去和将来之間。

现在的时間，我們认为仅有可以称为长的时間，已經勉强收縮

到一天。我們再研究一下，就是这么一天也不是整个是现在的。日夜二十四小时，对第一小时而言，其余都属将来，对最后一小时而言，則其余已成过去，中間的任何一小时，則前有过去，后有将来。而这一小时，也由奔走遁逃的分子所組成，凡飞馳而去的，便是过去，留下的則是将来。設想一个小得不能再分割的时間，仅仅这一点能称为现在，但也迅速地从将来飞向过去，沒有瞬息伸展。一有伸展，便分出了过去和将来：现在是沒有絲毫长度的。

那末我們能称为长的时間在哪里呢？是否将来的时間？对于将来我們不能說它是长的，因为可以名为长的时間尙未存在。那末我們只能說：将是长的。但对当前而言，旣然属于将来，不能是长的，因为还不可能有长短。假如說从尙未存在的将来，开始存在，即将成为现在，能有长的属性，这时間才是长的，則我們上面已經听到，现在的时間正在高喊說它不可能是长的。

十六

但是，主，我們觉察到时間的距离，能把它們相互比較，說哪一个比較长，哪一个比較短。我們还度量这一段时間比那一段长短多少，我們說长一倍、两倍，或二者相等。但我們通过感觉来度量时間，只能趁时間在目前經过时加以度量；已經不存在的过去，或尙未存在的将来又何从加以度量？誰敢說不存在的东西也能度量？时間在通过之时，我們能觉察度量，过去后，旣不存在，便不能觉察度量了。

十七

我的慈父，我是在探索，我并不作肯定。我的天主，請你支持我，領导我。

我們从小就有人教我們，时間分现在、过去和将来，我們也如此教儿童。誰会对我說时間并无这三类，仅有现在，过去和将来都不存在？是否过去和将来也都存在？将来成为现在时，是否从某一个隐秘的处所脫身而出；现在成为过去时，是否又进入了隐秘的处所？将来既未存在，預言将来的人从何处看到将来？不存在的东西，誰也看不到。讲述往事的人如果心中沒有看到，所讲述的不会眞实；如果过去不留一些踪迹，便絕不能看到。据此而言，过去和将来都存在。

十八

主啊，我的希望，請容許我进一步探索下去，使我的思想不受任何干扰。

如果过去和将来都存在，我願意知道它們在哪里。假如目前为我还不可能，那末我至少知道它們不論在哪里，决不是过去和将来，而是现在。因为如作为将来而在那里，則尙未存在，如作为过去，則已不存在。为此，它們不論在哪里，不論是怎样，只能是现在。我們讲述眞实的往事，并非从記忆中取出已經过去的事实，而是根据事实的印象而构成言語，这些印象仿佛是事实在消逝途中通过感觉而遺留在我們心中的踪迹。譬如我的童年已不存在，属于不存在的过去时間；而童年的影象，在我讲述之时，浮现于我现

在的回忆中，因为还存在我記忆之中。

至于預言将来，是否也有同样情况呢？是否事物虽則尚未存在，而它們的影象已經存在而呈现出来？我的天主，我承认我不知道。我知道一点：我們往往預先計划将来的行动，計划属于现在，計划的行动既是将来，尙未存在；我們着手时，开始进行我所計划的行动，这时行动出现，不是将来，而是现在了。

对将来的神妙預觉，不管它是怎样，必須存在，才能看见。但既然存在，則不是将来，而是现在。人們所謂預见将来，不是指尙未存在的将来事物，可能是看到已經存在的原因或征兆。因此对看见的人而言，是现在而不是将来，看见后心中有了概念，才預言将来。这些概念已經存在，預言者所看到的是目前存在的概念。

在許多事物中，我举一个例子談談。

我看见黎明，我預言太阳将升。我看见的是现在，而預言的是将来；我不是預言已經存在的太阳，而是預言尙未存在的日出，但如我心中沒有日出的影象，和我现在談日出时一样，我也不能預言。我仰观天空的黎明，虽則是日出的先导，但并非日出，而我心中所形成的影象也不是日出。二者都是现在看到，然后能預言将来。

为此，将来尙未存在，尙未存在即是不存在；既不存在，便絕不能看见；但能根据已經存在而能看见的預言将来。

十九

你是一切受造的主宰，你究竟用什么方式把将来启示于人們？你曾启示先知們。为你并沒有将来，但你怎样启示将来呢？或更

好說，你怎样启示将来事物的现在？因为不存在的事物，不能启示。你启示的方式远远超越我的理解力；它是太高深了：凭我本身，决不能到达，但依靠你可能到达，只要你賜与我，“你是柔和的光明，照耀我昏蒙的双目”。①

二十

有一点已經非常明显，即：将来和过去并不存在。說时間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类是不确当的。或許說：时間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三类，比較确当。这三类存在我們心中，别处找不到；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記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如果可以这样說，那末我是看到三类时間，我也承认时間分三类。

人們依旧可以說：时間分过去、现在、将来三类；既然习慣以訛传訛，就这样說吧。这我不管，我也不反对、不排斥，只要认識到所說的将来尙未存在，所說的过去也不存在。我們談話中，确当的話很少，許多話是不确切的，但人們会理解我們所要說的是什么。

二十一

我上面說过：我們能度量經过的时間，我們能說这一段时間和另一段时間是一与二之比，或二者相等；我們度量时間的时候对每一段时間能作各种比較。

我也說过，我們是在时間經过时度量时間。如果有人問，你怎

① 见《詩篇》37首11节。

样知道的呢？我将回答說：我知道，因为我是在度量时間；不存在的东西，我們不能度量，而过去和将来都不存在。但现在的时間沒有体积，我們怎样度量呢？在它經过之时我們进行度量，过去后便不能度量了，因为沒有度量的可能。

我們度量时間时，时間从哪里来，經过哪里，往哪里去呢？从哪里来？来自将来。經过哪里？經过现在。往哪里去？只能走向过去。从尙未存在的将来出现，通过沒有体积的现在，进入不再存在的过去。

可是度量时間，应在一定的空間中度量？我們說一倍、两倍、相等，或作类似的比例，都是指时間的长度。我們在哪一种空間中度量目前經过的时間呢？是否在它所自来的将来中？但将来尙未存在，无从度量。是否在它經过的现在？现在沒有长度，亦无从度量。是否在它所趋向的过去？过去已不存在，也无从度量。

二十二

我的心渴望能揭穿这个糾纏不清的謎！主、我的天主、我的慈父，請不要堵塞，我通过基督恳求你，請你对我的志願不要堵塞通往这些經常遇到的奧妙問題的途径，許我进入其中，用你慈爱的光輝照明这些問題。对于这些問題，我能向誰請教呢？除了向你外，我能向誰承认我的愚昧无知而更取得进益？只有你不会討厌我热烈鉆研你的圣經。把我所喜爱的賜与我，因为我有此爱好。这爱好也是你的恩賜。我在天之父，你是眞正"知道拿好东西給你的儿女們的"，① 請你賜給我，因为我正在鉆研；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項

① 见《馬太福音》7章11节。

艰难的工作，我要坚持下去，直到你使我豁然开朗。我通过基督，用圣中之圣的名义恳求你，使任何人不来阻挠我。“我相信，因此我說話”。[①] 我的希望便是“瞻仰主的荣华”，[②] 我为此而生活。“你使我的时日消逝”，[③] 时日正在过去，怎样过去的呢？我不知道。

我們說时間、时間，許多时間：“多少时間前，这人說了这話”；“那人做这事花了多少时間”；“已有多少时間我沒有见过这东西”；“这一个音节比那一个短音节时間长一倍”。我們这么說，这么听；別人懂我的話，我也懂別人的話。这是最明白、最寻常的事。但就是这些字句含有深邃莫測的意义，而研究发明是一桩新奇的事。

二十三

我曾听见一位学者說时間不过是日月星辰的运行。我不敢贊同。为何不更好說是一切物体的运行呢？如果星辰停止运行，而陶人执鈞制作陶器，便沒有时間来計算旋轉之数嗎？便不能說每一轉速度相等，或这几轉快一些，那几轉慢一些，这几轉时間长一些，那几轉时間短一些嗎？或是我說这些話，不是在时間中說的嗎？我們言語的語音不是有长有短，声响也不是有长有短嗎？

天主，請你使人們能通过一个小小的例子而理解大小事物的共同概念。天空有星辰和“光体”作为标識，分別日子、季节和年代。事实是如此。我并不說木輪子一轉即是一日，但我也不說輪子的旋轉不代表时間。

---

① 见《詩篇》115首1节。
② 同上，26首4节。
③ 同上，38首6节。

我願知道的是：我們賴以度量物体运动的时間，譬如說这一运动比那一运动时間长一倍，这时間具有什么性质和能力。人們所謂一天，不仅指太阳在大地上空而区分的白天和黑夜，也指太阳自东徂西的整个圓周，为此我們說："过去了多少日子"，这里日子也包括黑夜，并不把黑夜除外。既然一天的完成在乎太阳的运行，在乎太阳自东至西的圓周，我問：是否这运行即是时間，或运动的持續是时間？或包括二者？

假定前者是时間，则太阳即使仅仅用一小时完成这运动，也是一天。假定后者是时間，如果太阳一次升起至另一次升起仅仅相隔一小时，则必須太阳环繞二十四次，才成为一天。如果包括二者，则即使太阳以一小时环繞一圈，不能名为一天；即使太阳停止运行，經过了相当于太阳自早晨至另一早晨运行一圈經常花去的时間，也不能名为一天。

现在我并不問所謂一天是什么，而是問借以度量太阳环行的时間是什么。譬如我們說，如果太阳环繞一周的时間是十二小时，即仅为寻常运行时間的一半，我們把二者一比較，說是一与二之比，即使太阳东西运行的时間有时是一半，有时是一倍。

为此，誰也不要再对我說：时間是天体的运行，因为圣經記載有人祝祷太阳停止，使战爭胜利結束，太阳果然停止不动，① 但时間仍在过去，战爭在他所需要的时間中进行而結束。

因此，我看出时間是一种延伸。但我眞的看清楚嗎？是否我自以为看清楚？眞理、光明，只有你能指点我。

① 《旧約·約书亚記》10章12节，載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交战，约书亚祷告天主，使太阳停止不动。

二十四

是否你命令我贊同时間为物体运动的主张？不，你并未有这样的命令。我听說物体只能在时間之中运动。这是你說的。至于說物体运动即是时間，我沒有听见你說过。物体运动时，我用时間来度量物体从开始运动至停止共历多少时間。如果运动持續不輟，我沒有看见运动的开始，也看不到它的停止，我便不能度量，只能估計我从看见到看不见所历的时間。如果我看见的时間很久，也只能說时間很长。因为要确定多少时間，必須作出比較，譬如說：彼此一样，彼此相差一倍，或类似的話。如果我們能在空間中确定一个物体的运动自哪里开始到达哪里，或者物体在自轉，則确定这一部分至那一部分的脫离，那末我們能說物质，或它的某一部分从这里到那里經过多少时間。

既然物体的运动是一件事，估計运动历时多少是另一件事，那末誰会看不出二者之中哪一样应名为时間？各种物体有时活动，有时靜止，我們不仅估計活动的时間，也估計靜止的时間，我們說："靜止和活动的时間相等"，或"靜止的时間为活动时間的一倍或两倍"，或作其他定断，或作所謂近似的估計。

所以时間并非物体的运动。

二十五

主啊，我向你承认，我依旧不明了时間是什么。但同时我承认我知道是在时間之中說这些話，并且花了很长时間討論时間，而这"很长时間"，如果不是經过一段时間，不能名为"很长"。既然我不

知道时間是什么，怎能知道以上几点呢？是否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所知道的东西？我眞愚蠢，甚至不知道我究竟不知道什么东西！我的天主，你看出我并不說謊：我的心怎样想，我便怎么說。“你将使我的灯发光，主、我的天主，你将照明我的黑暗。”①

二十六

我的灵魂向你承认我在度量时間，我所承认的是否符合事实呢？主、我的天主，我在度量时間时，眞的不知道度量什么嗎？我用时間来度量物体的运动，是否我也同时在度量时間？是否我要度量物体运动自始至終所历的时間，必須度量物体在其中运动的时間本身？

我用什么来度量时間本身呢？是否以較短的时間来度量較长的时間，犹如用一肘之长来量一柱之长？我們用短音来量长音的时間，說长音是短音的一倍；我們用詩句的多少来量一首詩的长短，用音节的数目来量詩句的长短，用字音的数目来量音节的长短，用短音来量长音；度量的方式，不在紙上——如在紙上，則和度量空間的长短一样，不是在度量时間的长短了——而在我們所发出的声音經过时，我們說：“这首詩有多少句，是长詩；这一句有多少音节，是长句；这一音节有多少音，是长音节，这一音是短音的两倍，所以是长音。”

即使如此，依旧得不到时間的准确长度：一句短詩讀得慢一些，可能比一句迅速讀过的长詩时間长。一首詩，一个音节，一个

① 见《詩篇》17首29节。

音都能如此。

根据以上种种，我以为时間不过是伸展，但是什么东西的伸展呢？我不知道。但如不是思想的伸展，則更奇怪了。我的天主，我問你：假如我大約估計說："这一段时間比那一段长"；或正确地說："这一段时間是那一段的一倍"；我在度量什么？当然在度量时間，这一点我知道；但我不量将来，因为将来尚未存在；我不量现在，因为现在沒有长短；也不量过去，因为过去已不存在。那末我量什么？是否量正在經过的时間，不是量过去的时間？这一点我上面已經說过。

二十七

我的灵魂，你再坚持一下，努力集中你的注意力。"天主是我們的帮助"，"是他造了我們，不是我們自己造自己的"①。瞧，眞理的黎明在发白了：

譬如一个声音开始响了，响着……继續响着……停止了，靜默了，声音已成过去，已沒有声息了。在未响之前，沒有声音，不能度量，因为并不存在。而现在声音已經不存在，也不可能度量。在响的时候可以度量，因为具有度量的条件。可是在当时声音并非停留不动的，它是在疾馳而过。是否它的可能度量在乎此？因为它在經过时，伸展到一定距离的时間，使它可能度量，而当前則沒有絲毫长度。

假定在当时可以度量，則設想另一个声音开始响了，这声音連續不断地响着。在声音响的时候，我們度量它，因为一停止，将成

① 見《詩篇》61首9节；99首3节。

为过去，不可能度量了。我們仔細地量着，說它有多长。但声音还在响着；要度量，必須从它开始响量到終止。我們是量始終之間的距离。为此一个声音沒有停止，便不能度量，不能說它有多少长，不能說它等于另一声音或为另一声音的一倍等等……但声音一停，便不存在。这样我們又何从量起呢？我們是在度量时間，但所量的不是尙未存在的时間，不是已經不存在的时間，不是絕无长度的时間，也不是沒有終止的时間。所以我們不量过去、现在、将来、或正在过去的时間，但我們总是在度量时間。

“Deus creator omnium”：① 这一句詩共有长短相間八个音，第一、三、五、七、四个短音，对二、四、六、八、四个长音而言是单音，每一个长音对每一短音而言是有一倍的时間。我讀后便加以肯定，而且感觉也清楚觉察到确实如此。照我的感觉所能清楚觉察到的，我用短音来度量长音，我觉察到长音是短音的一倍。但字音是先后相继讀出的，前一个是短音，后一个是长音，在短音停止后长音才开始作声，我怎样抓住短音去度量长音，說长音是短音的一倍？至于长音，是否我乘它现在而加以度量？可是如果它不結束，我不可能进行度量，而它一結束，却又成为过去。

那末我量的究竟是什么？我凭什么来量短音？当我度量时，长音在哪里？长短两音响后即飞馳而去，都已不存在。而我却度量二者，非常自信地說：前者是一，后者是二，当然指时間的长短而言。而且只有在它們过去結束后，我們才能如此說。因此我所度量的不是已經不存在的字音本身，而是固定在記忆中的印象。

我的心灵啊，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間。不要否定我的話，事实

① 引安布罗西乌斯的一句詩，意思是：“天主，万有的創造者。”

是如此。也不要在印象的波浪之中否定你自己。我再說一次，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間。事物經过时，在你里面留下印象，事物过去而印象留着，我是度量现在的印象而不是度量促起印象而已經过去的实质；我度量时間的时候，是在度量印象。为此，或印象即是时間，或我所度量的并非时間。

我們还度量靜默，說这一段靜默的时間相当于那声音的时間；这怎么說呢？是否我們的思想是着重声音的长度，好像声音还在响着，然后才能断定靜默历时多少？因为我們不作声，不动唇舌，心中默誦詩歌文章时，也能确定动作的长短与相互之間的比例，和高声朗誦时一样。一人願意发出一个比較长的声音，思想中預先决定多少长，在靜默中推算好多少时間，把計划交給記忆，便开始发出声音，这声音将延續到預先规定的界限。声音响了，将继續响下去：响过的声音，已經过去，而延續未完的声音还将响下去一直到結束。当前的意志把将来带向过去，将来逐漸减少，过去不断增加，直到将来消耗淨尽，全部成为过去。

二十八

但将来尚未存在，怎样会减少消耗呢？过去已經不存在，怎样会增加呢？这是由于人的思想工作有三个阶段，即：期望，注意与記忆。所期望的东西，通过注意，进入記忆。誰否定将来尚未存在？但对将来的期望已經存在心中。誰否定过去已不存在？但过去的記忆还存在心中。誰否定现在沒有长度，只是疾馳而去的点滴？但注意能持續下去，将来通过注意走向过去。因此，并非将来时間长，将来尚未存在，所謂将来长是对将来的長期等待；并非过

去时間长，过去已不存在，所謂过去长是对过去的长期回忆。

我要唱一支我所嫻熟的歌曲，在开始前，我的期望集中于整个歌曲；开始唱后，凡我从期望抛进过去的，記忆都加以接受，因此我的活动向两面展开：对已經唱出的来讲是屬于記忆，对未唱的来讲是屬于期望；当前則有我的注意力，通过注意把将来引入过去。这活动越在进行，則期望越是縮短，記忆越是延长，直至活动完毕，期望結束，全部轉入記忆之中。整个歌曲是如此，每一闋、每一音也都如此；这支歌曲可能是一部戏曲的一部分，則全部戏曲亦然如此；人們的活动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那末对整个人生也是如此；人生不过是人类整个历史的一部分，則整个人类史又何尝不如此。

二十九

“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1] 我的生命不过是揮霍。“你的右手收納我”，[2] 置我于恩主、人子、介乎至一的你和芸芸众生之間的中間者——各个方面和各种方式的中間者——耶穌基督之中，使“他把握我，我也把握他”，[3] 使我摆脫旧时一切，束身皈向至一的你，使我忘却过去种种，不为将来而将逝的一切所束縛，只着眼于目前种种，不馳騖于外物，而“专心致志，追随上天召我的恩命”，[4] 那时我将“听到称頌之声”，[5] 瞻仰你无未来无过去的快乐。

现在，“我的岁月消耗在呻吟之中”。[6] 主，我的安慰，我的慈

① 见《詩篇》62首4节。
② 同上，17首36节。
③ 见《新約·腓立比书》3章12节。
④ 同上，3章14节。
⑤ 见《詩篇》25首7节。
⑥ 同上，30首11节。

父，你是永恒的，而我却消磨在莫名其究竟的时間之中；我的思想、我心灵的藏府为煩囂的动蕩所撕裂，直至一天为你的爱火所洗炼，我整个将投入你怀抱之中。

三十

我将坚定地站立在你天主之中，在我的范畴、你的眞理之中；我将不再遇到人們所提出的无聊的問題，这些人染上了懲罰性的病症，感觉到超过他們本能的饥渴，因此要問："天主在造天地之前，做些什么？"或："既然以前从来不做什么，怎会想起創造些东西？"

主啊，使他們好好考虑自己的問題，使他們认識到既然不存在时間，便談不到"从来"二字。說一人从来不做什么，不等于說这人沒有一时做过事嗎？希望他們认識到沒有受造之物，就沒有时間，不要再这样胡說。更希望他們"专心致志于目前种种"，[1] 懂得你是在一切时間之前，是一切时間的永恒創造者；任何时間，任何受造之物，即使能超越时間，也不能和你同属永恒。

三十一

主、我的天主，你的秘蘊眞是多么高深屈曲，我的罪恶的結果把我远远抛向外面，請你治疗我的眼睛使我能享受你的光明而喜悅。当然，一人如具备如此卓識远见，能知一切过去未来，和我所最熟悉的歌曲一样，这样的識见太惊人了，眞使人恐怖；因为过去

① 见《腓立比书》3章13节。

一切和将来种种都瞒不过他，和我熟悉一支歌曲一样，已唱几节，余下几节，都了然于心。但我絕不能說你、万有的創造者、灵魂肉体的創造者，你是这样认識将来和过去。你的见識是无边的深奇奥妙。我們自己唱，或听别人唱一支熟悉的歌曲，一面等待着声音的来，一面記住了声音的去，情緒跟着变化，感觉也随之迁轉。对于不变的永恒，对于真正永恒的精神創造者，决无此种情形。一如你在元始洞悉天地，但你的知識一无增减，同样你在元始創造天地，而你的行动一无变更。誰能領会的，請他歌頌你，誰不領会，也請他歌頌你。你是多么崇高，而虛[illegible]却是你的居处 你“扶起跌倒的人”，① 你所提举的

① 见《詩篇》145首8节。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十二

一

主啊，在我貧困的生活中，当你圣經的言語敲击我的心門时，便覺得意緒紛然。人类浅陋的理智往往欢喜多費唇舌，都因为搜寻較发現更易饒舌，請求較获致更耗时間，双手摸索較掌握更費勤劳。但我們已把定了你的諾言，誰能从中破坏？“如果天主帮助我們，誰能阻挠？”①“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寻找，就寻见；叩門，就給你們开門。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門的，就[illegible]”②

[illegible]理所允許的，誰会担心受騙？

所见的一切与此相比不过是尘土，这天究竟在哪里？整个物质世界虽则不是处处完美，但即使以我們的大地为基础的最差的部分也有其美丽之处，可是我們地上之天，与那个天外之天相比，也不过是下土。的确，我們这个庞大的天地，比起那个属于天主而不属于人的子孙的莫可名状的天，統名为“地”，这确有理由的。

三

“地是混沌空虛”，[①] 是一个莫测的“深淵”，深淵上面沒有光，因为沒有任何形色。为此你命作者写道：“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①] 所謂黑暗，不就是沒有光嗎？假如有光，光在哪里？只能在上面照耀。假如光尙未存在，則說一片黑暗，等于說沒有光。上面是一片黑暗，因为上面沒有光，犹如沒有声音，就是靜寂。說一片靜寂，不是等于說沒有声音嗎？

主啊，你不是早已如此教誨这个向你忏悔的灵魂嗎？你不是已經告訴我，在你賦予这原始物质形相、把它区分之前，它是什么也沒有，沒有顏色、沒有形状，沒有肢体、沒有思想？但不是絕无的空虛，而是一种不具任何形相的东西。

四

这物质，称它什么呢？除了用一些通俗的字句外，怎样向迟鈍的人解释？世界形形色色之中，能找到什么比“地”、“深淵”更接近于这个混然无形的物质？二者处于最下层，不如天上一切燦烂发

---

① 见《創世紀》1章2节。

光的东西美观。那末我怎会又同意你把所創造的未具形相的物质，为了便于向人們說明，名为“空虛混沌的地”？

五

我們的思想追究一下，我們的感觉怎样接触这物质？思想将对自己說：“它旣是物质，則不像生命、正义等属于理智的范围，但同时又是‘空虛混沌’，尙无可以目睹、可以捉摸的条件，也不能凭感觉去辨别。”人类的思想如此說时，只能力求达到不懂而似懂，似懂而又不懂。

六

主啊，如果我要用唇舌笔墨向你陈述你关于这个物质方面所教給我的一切，我首先承认我以前听到这名称时是莫名其妙，而向我談論的人也是一窍不通；我的思想用各种形状去模拟它，而实际上还是无从模拟；我心中設想一片混沌之中各种丑恶可怖的形相，但依旧是形相，而我名之为“不具形相”，不是因为缺乏形相，其实是具有如此罕见奇特的形相，以致我的感觉忍受不了，我怯弱的心灵因此惶惶不安。

实际我所想像的东西，并非沒有任何形相，仅仅是和比較美观的东西相形之下，未兔恍然失色。眞正的理智教我如果要想像一个絕无形相的东西，必須摆脫一切形相，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很快就会想不具任何形相的东西即是空虛，我无法想像形相与空虛之間一种旣无形相又非空虛、近乎空虛而未显形相的东西。

我的理智便停止詢問我那充滿着物质影象并随意变化影象的

想像力了；我注視物体本身，并深一层探究物体的可变性，由于这可变性，物体从过去的那样，成为现在的这样；我猜測到物体从这一种形相进入另一种形相的过程不是通过絕对的空虛，而是通过某一种未具形相的原质。

但我所要的是认識，不是猜測。现在如果我的唇舌笔墨向你陈述你在这一問題上所給我的一切启发，哪一位肯坚持不懈的思索領会呢？但我的心并不因我不能闡述这一切而不贊揚你、不歌頌你。

一切能变化的事物，所以能接受各种形相，因而能形成各种事物，是由于它們的可变性。但这可变性究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抑是精神或物质的一种状态？假使能够說："非虛无的虛无"，或"存在的虛无"，則我将这样說了；但无論如何，它总是有此存在，才能取得可见的和复杂的形相。

七

任何存在都来自你，因为一切只要存在都来自你。但一样东西和你差别越大，則和你距离也越远，当然这不是指空間的距离。

主啊，你不能一会儿如此，一会儿如彼，你是始終如是，是"圣、圣、圣，全能的主、天主"。① 你在来自你的"元始"中，在生自你本体的智慧中，自空虛而肇成品类。

你創造天地，并非从你本体中产生天地，因为如果生自你的本体，則和你的"独子"相等，从而也和你相等；反之，凡不来自你的本

① 《旧約·以賽亚书》6章3节。

体的，也决不能和你相等。但除了你三位一体、一体三位的天主外，沒有一物可以供你創造天地。因此，你只能从空无所有之中創造天地，一大一小的天地；由于你的全能和全善，你創造了一切美好：庞大的天和渺小的地。除了你存在外，别无一物供你創造天地：一个近乎你的天，一个近乎空虛的地，一个上面只有你，另一个下面什么也沒有。

八

主啊，“天外之天”是属于你的，你賜与人的子孙的那个地，可见、可捉摸的地，那时并不像我們現在看到的、接触到的地，那时是“空虛混沌”，是一个“深淵”，深淵上面沒有光，“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也就是說黑暗弥漫于深淵之上。此后肉眼可见的众水汇注的那个深淵，即使在底层，现在也有一种为鱗介所能辨别的光綫。但在那时，这一切旣未賦形，还近乎空虛，不过已經具备接受形相的条件。

你从空虛中創造了近乎空虛的、未具形相的物质，又用这物质創造了世界，創造了我們人的子孙們所贊叹的千奇万妙。这物质的天眞是奇妙，这是諸水之間的穹蒼，是造了光以后第二日，你說“有”，就这样出现的。[1] 这穹蒼，你名之为“天”，是第三日你以形相賦与最先創造的原始物质而造成“地”和“海”[2] 上面的天。而你在有日辰之前所造的天，是“天外之天”，也即是你“在元始創造了天地”的天。至于你所創造的那个“地”，不过是无形相的物质，因为

① 见《創世紀》1章6节。

② 同上，1章10节。

“是混沌空虛，而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从那个混沌空虛的地，从那个不具形相的地，近乎空虛的东西，你創造了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所賴以存在而又不眞实存在的万物；在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中，表现出万物的可变性，我們便从而能觉察时間和度量时間，因为时間的形成是由于事物的变化，形相的迁轉，而形相所依附的物质即是上述“混沌空虛的地”。

九

你的僕人的导师、“圣神”，在叙述你元始創造天地时，不提时間，不言日子，因为你元始創造的“天外之天”，是一种具有理智的受造物，虽则不能和三位一体的你同属永恒，但能分享你的永恒，由于諦視你而感受的欢愉幸福，压制了本身的可变性，从受造之时起，就依附于你絕不傾墮，超越了时間的变迁。

至于那个无形的物质，混沌空虛的地，也不列入日子之中，因为旣无形相，沒有組織，便无所来，亦无所往，旣无来往，便也沒有日子与时間的交替。

十

眞理，我心的光明，希望不是我內心的黑暗在对我讲話！我向着黑暗飄流，为黑暗所籠罩，但在黑暗之中，即使在黑暗之中，我也热爱你。“我迷失了路，你想起我”，① 我听到你的声音在我后面叫喊，教我回来，但由于情欲的蠢动喧扰，我几乎辨不出你的声音。现

① 见《詩篇》119 首 67 节。

在我汗流满面，喘息着回到你的泉水旁边。希望沒有一人来阻挠我，我要暢飲，我要生活。希望我不再是我自己的生命。我凭我自身，过着敗坏的生活，为我只有淪于死亡。我在你之中复活了。請你对我說話，叮囑我。我相信你的圣經，可是圣經中的話太深奧了。

十一

主啊，你已用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的耳边对我說过，你是永恒的，只有你是不朽的，因为你沒有形态动作的变化，你的意志也不随时間而轉移，因为意志如此如彼，便不成为不朽的意志了。在你面前，我已清楚地看到了，希望能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希望在你的双翼复庇之下，我能小心翼翼地坚定于这启示之中。

主啊，同样你用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的耳边对我說：是你創造了一切自然与实体，它們虽則不和你一样存在，但終究也是存在；不来自你的，惟有虛无，惟有意志离弃你最高存在而趋向次一級存在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是罪恶；任何人的罪恶不能損害你，也不能搅乱你所主宰的秩序，不論秩序的尊卑高下。在你面前，我已清楚看到，我求你使我能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使我在你双翼复庇之下小心翼翼地坚定在这启示之中。

你用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耳边还告訴我說，即使是那一种受造物仅仅以你为它的欢乐，用始終不变的純洁享有你，絕不暴露它的可变性，你永久在它面前，它也全心向着你，旣不期望未来，也不回忆过去，沒有变迁，也不伸展于时間之中，即使是这样一种受造物，也不能和你同屬永恒。

如果存在这样的受造物，依附于你的幸福，永久作为你的“居

处”，永久受你的照耀，眞是幸福！你的这样一所居处，瞻仰着你的悦乐，沒有任何缺陷会把它带走，这样一个純粹的理性和我們蒼天之上的、你的天都的子民們、圣洁的神灵們以和平的联系紧密結合的理性，称之为“属于天主的天外天”，我认为再恰当沒有了。

从此，每一个羈旅于尘世的灵魂，如果它已經渴望你，如果已經“以眼泪为飲食，同时每天有人在詰問它：你的天主在哪里？”①如果已經向你仅仅要求“一生无日不住在你的圣殿里”②——它的生命即是你，而你的日子即是永恒：“你的年岁沒有終极，因为你是始終如一的”，③——如果可能的話，希望这样的灵魂懂得你的永恒超越一切时間，而你的“居处”④从未离开你而远游，虽則不是和你同属永恒，但始終不渝地依附着你，不受任何时間变迁的影响。

在你面前，我清楚看出这一点，我求你，使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并且在你双翼的复庇之下，能小心翼翼地坚定在这启示之中。

在那些最卑微的受造物的变化中，自有一种未显形相的东西。但除了那些沉湎于幻想之中、为幻想所顚倒而丧心病狂的人們外，誰会对我說：“一切形相消除淨尽后，仅仅剩下无形的物质，事物改换形相所凭借的物质能带来时間的变迁。”这是絕对不可能的，因为沒有活动变化，便沒有时間；而沒有形相便沒有变化。

十二

根据上面所論列的——我的天主，当然这是出于你的恩賜，也

① 见《詩篇》41首3节。
② 同上，26首4节。
③ 同上，101首26节。
④ 按“居处”即指上文所謂“天外之天”，純粹的理性。

由于你催促我叩門，在我叩門后又为我开启——我在你所造万有中，看到两种东西沒有时間，但二者都不能和你同属永恒：一种是如此純全，以致不会脫离仰止你的境界，沒有瞬息的变化；虽則本身可能改变，但因享受你的永恒性与不变性，便不会有任何变化；另一种是如此混沌无形，不能从一个形相变化到另一种或动或靜的形相，因此不具备受时間限制的条件，但并不让它停留在无形相的阶段中。你在一切时日之前，“在元始創造天地”，即是我所說的两种工程。“地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这句話是为了逐步把无形原质的概念灌輸給不能想像絕无形相而又不是空虛的人們。从这个未具形相的地，又形成了另一个天、另一个可目睹的、有組織的地、清徹的水以及圣經所載創世的几天中所創造的一切。这一切由于活动与形相的有规則的演变，都受时間的支配。

十三

我的天主啊，你的圣經上說：“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地还混沌空虛，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并不提到你那一天創造天地，我的理解是：天指那一个“天外之天”、理智的天，那里理智能认識全面，不是“仅见部分，得其仿佛，如鏡中观物”，而是洞悉无遺，“如面面相对”；① 不是先认識这一点，后认識那一点，而是如上面所說的，认識全面，沒有时間的先后；我也理解到地是指那一个混沌空虛的原质，沒有一时如此、一时如彼的时間变迁，因为旣然沒有形相，便談不到如此如彼。

① 见《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

这两种受造物，前者开始时即純粹完美，后者則完全沒有形相；天是天外之天，地是混沌空虛的地，照我的領会，圣經上不提日子，說：“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便是指这二者。因此接着便說明地是那样的地。至于下文叙述第二日造成“穹蒼，名为天”，[①] 暗示出上文所說沒有日子的天是指另一种天。

十 四

你的話眞是多么深奇奧妙！这些話好像体貼我們的幼稚，仅把极肤浅的意义透露給我們，但已是多么深奇奧妙，我的天主，多么深奇奧妙！接触之下，眞使人惊怖，但这是恪謹的惊惧，爱的恐怖。我眞痛恨那些反对圣經的人們，为何你不用“双刃的利剑”[②] 刺死他們，使他们不再敌視圣經。我眞祝望他們为自己而死亡，俾能为你而生活。

但还有些人，不是排斥而是贊揚《創世紀》，他們說：“天主圣神通过摩西而写出这些話，意义并非如此。这些話的意义并非如你所說的，而是我們說的。

我們共同欽崇的天主，我是这样答复他們，并听候你的裁夺。

十 五

眞理以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耳边对我說的有关創世者的眞正永恒性，他的本体的絕对不变性，以及他的意志与本体的同一性，你們能斥为錯誤嗎？因此，創世者不能这时願意这样，那时願意那

① 见《創世紀》1 章 7 节。

② 见《詩篇》149 首 6 节。

样，而是一下子地、同时地、永久地願意所願意的一切，他的意志沒有反复，不能这时願意这么，那时願意那么，不能願意先前所不願的，也不能先前不願而后来願意，因为这样的意志是有变化，而一有变化即不成为永恒；而"我們的天主是永恒的"。①

眞理在我心灵的耳边对我說：对未来事物的期望，在事物来到后便成为直接的諦視，等事物过去后又成为回忆，思想如此变迁，是由于它的可变性，一切可变的都不是永恒，而我們的天主是永恒的。我把这些眞理集合起来，联系起来，便认識到我的天主、永恒的天主不是用一个新的意願創造世界，他的理智也不受暫时事物的影响。

反对我的人們，你們能說什么？是否这些都是錯誤？他們回答說："否"。那末說一切具有形相的东西和能接受形相的物质所以能存在，都来自"至善"，因为至善也是最高存在，这也是錯誤的嗎？他們說："我們并不否定这一点。"那末你們是不是否定存在着一种卓越的受造物，这种受造物用純洁的爱依附于眞正的、眞正永恒的天主，虽則不和天主同屬永恒，但絕不会脫离天主而堕落到变迁的时間之中，它仰望着唯一眞理而得到安息，因为你天主把自己显示給一个遵守你的命令而热爱你的受造物后，这受造物便不会脫离你而轉向自身。所謂"天主的居处"，不是尘世的宮殿，也不是天上的物质建筑，而是精神的，它分享你的永恒，因为它永永不受玷污。"你立定他，直到永世，你所命定的，永远不能逾越。"② 但它不是和你同屬永恒，因为它有开始；它是受造的。

① 见《詩篇》47首15节。

② 同上，148首6节。

"智慧受造于万物之前"①：虽则在此以前找不到时間，但这智慧并非和你天主完全平等、同是永恒的智慧，你通过永恒的智慧創造万物，即是"在元始之中創造了天地"。这里所說的智慧是受造的智慧，是有理性的受造物；它仰望你的光明，自身也成为光明，因此虽是受造，也名为智慧。但犹如光明有照耀与被照耀之分，同样智慧也分为創造的智慧与受造的智慧，同样正义也分为使人成为义人的正义与一人获得义德后所具有的正义，即你的僕人使徒保罗所說的："使我們成为天主的正义。"② 你在造其他万物之前，先造了某一种智慧，它是受造的智慧，具有理性和思想，它是屬于你的圣城、我們的慈母、自由而永恒的天都，——这天，不就是歌頌你的諸天之天、"屬于天主的天外之天嗎？"——在此以前找不到时間，因为它是在創造时間之前；在它以前，是創世者的永恒，它的来自創世者，不在时間方面，因为时間尚未存在，而是由于本身的受造。

它是来自你，我們的天主，但和你截然不同，它不是常在的本体：可是在它之前，在它身上找不到时間，因为它能永永仰望你的圣容，不会瞬息离开你，所以它不会有任何变化。但它仍具有可变性，假如沒有那种伟大的爱和你联系，依靠你永远維持着中午的光明和热力，也可能暗，也可能冷。

你是多么光明燦烂的宫殿！"我喜爱你的华丽，你是創造你并占有你的天主尊显荣貴的住所。"③ 在我羈旅尘世之时，我向你叹

① 见《德訓篇》1章4节。

② 见《哥林多后书》5章21节。

③ 见《詩篇》25首8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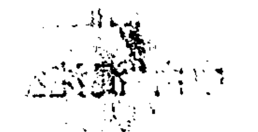
息，我乞求你的創造者也占有我，使我也托居在你屋中，因为我也是他創造的。“我飘零着如迷途的羔羊”，①但我希望能背在我的牧人、你的創造者的肩头，带回到你的宇下。

反对我的人們，我对你們說了这些話，你們有何意见？你们也相信摩西是天主的忠僕，摩西的著作即是“圣神”的言論。那末有沒有这样一所天主的居处？它虽則不能和天主同属永恒，但它在天上具有另一种永恒，在它身上你們找不到时間的变化，因为它超越一切空間时間，他的幸福在乎依附于天主。他們回答說：“有的”。那末我的心灵向我的天主呼号时，听到至尊天主的声音，你們怎能斥为虚妄呢？你們是否反对我关于无形物质的见解？这物质沒有形相，便沒有組織；沒有組織，便沒有时間的变迁；虽不是完全空虚，但近乎空虚，不論它怎样存在，怎样来自万有之原的天主。他們說：这一点，我們也不反对。

十六

我的天主，凡承认你的眞理在我心灵中所說的話都是确实可信的，我願意在你面前和他們一談。至于否定这一切的人們，任凭他們去狂吠吧，他們只会鬧得使自己糊涂；我要努力去劝說他們平心静气，向你的“道”敞开心門。假如他們不願而拒絕我，那末我恳求你、我的天主，“不要对我緘口不語。”②請你在我心中据实說，因为只有你能如此說。我将听凭这些人吹嘘尘土来蒙蔽自己的眼睛，我将由心灵深处向你唱出爱情之歌，发出我羁旅生涯中无法形容

① 见《詩篇》118首176节。
② 见《詩篇》27首1节。



的呻吟，我是念念不忘耶路撒冷，一心向往着耶路撒冷、我的故乡、我的母亲耶路撒冷，也向往着你、耶路撒冷的君王、它的照耀者、它的父亲、它的保护人、它的所天、它的純洁而熾盛的幸福、它的可靠的快乐、它的不可名状的至宝、它的一切，因为你是唯一的、眞正的至善；我决不再舍弃你，直至你、我的天主、我的慈爱，收斂整个支离放失的我，改变丑恶不堪的我，永远坚定我于这位最可爱的母亲的和平之中，那里有我精神的鮮果，那里是我的信念的来源。

有些人对以上的眞理，不斥为錯誤而全部接受，对你的圣經、通过摩西而写成的圣經，也表示尊重，和我們一起承认圣經是理应遵从的最高权威，但对于某些問題反对我們；对于这些人我这样答复：“我們的天主，請你担任我的懺悔与他們責难之間的裁判者。”

十七

他們說：“这一切是眞的，但摩西在圣神的启示下說：‘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不是指你所理解的天地，所說的天并非指一种精神的、有理智的、永永仰望着天主圣容的受造物，所說的地，也不指无形相的物质”。那末指什么呢？他們說：“我們所說的，即是摩西的本意，也即是摩西用这些話所要表达的意义”。究竟指什么呢？他們說：“摩西用天地二字先籠統概括地說明整个有形世界，然后按照日子的次序，把‘圣神’所要說的一切，一条一条分别叙述。摩西談話的对象是一个粗魯而只知关心肉体的民族，摩西认为只能把天主化工中有形可见的东西介紹給他們。”

他們也同意凡我們所熟悉的、有形可见的一切，都是以后几天中由“混沌空虛的地”和“黑暗的深淵”形成而布置的；他們也认为

这"地"和"深渊"理解为无形相的原质并非不恰当。

那末有人要說:"天地两字最先就是給我們物质的无形相与混沌的概念,这个有形可见的世界以及世界中所呈现的万类,往往也名为天地,即是从那个物质化育而成的。"

那末,另一人要說:"不論有形无形之物,統名为天地,是很恰当的;甚至天主在智慧中,即在'元始'中創造的一切,也可以用这两字包括起来。但既然一切不是从天主的本体,而是从空无所有中創造,和天主不同,則一切都有某种可变性,但有的是存在而不变,如'天主永远的居处',有的是不断变化,如人的灵魂和肉体;所謂'混沌空虛的地'和'深淵上面的黑暗'是指一切可见不可见之物的共同原质,这原质未具形相而能接受形相,从此形成了天地,即一切有形无形的、已具形相的受造物;二者的区别是:'混沌空虛的地'是指未显形相的物质本原,而'深淵上面的黑暗'則指飘忽不定、未受約束,未受智慧照耀的精神原素"。

还可能有人說:"讀到'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天地二字并不指完善成形的可见与不可见之物,而是指万物尙未成形的胚胎、是指能接受一切形相、能用以制造一切的原质,虽未有清楚的特性与形相,但已粗具端倪,依照性质区分之后,天是指精神的受造物,地是物质的受造物。"

十八

听取并研究了以上各种解释,我不愿"作文字上的争辯,因为一无好处,徒乱人意"。"法律是有利于我們的进修,只要引用合理,因为法律的目的是爱,这爱出自光明純洁的心地和无邪的信

仰。”① 而我們的导师已把全部法律与先知总括在两項命令中。②我的天主，我双目在黑暗中的光明，只要我眞誠地向你懺悔，那末圣經上的这些話旣然是眞实的，即使有种种解释，对我有什么关系？别人认为一种不同于我的见解是圣經作者的本意，为我有什么关系？我們讀圣經时，都力求理会眞义，旣然我們相信作者眞实无妄，則我們确知或认为是錯誤的，我們决不敢想像作者会如此說的。旣然我們都力求在圣經中領会作者的眞义，而如果你、一切眞誠无妄者的光明，你启示我們某一种见解是正确的，即使这幷非作者的本意，而作者的本意即使不同，也属正确，这有什么不好呢？

十九

因为，主，确无可疑的是：你創造了天地。确无可疑的是：“元始”即是你的智慧，在智慧之中，你創造了一切。确无可疑的是：这有形可见的世界分为两部分，用天地二字可以总括你所造的一切。确无可疑的是：在我們意識中，一切可变的东西，是具有形相方面的某种欠缺，因此能够接受形相，亦能改变形相。确无可疑的是：凡与不变的形相紧密結合的，便不受时間的影响，即使本身可能变化，而事实不会改变。确无可疑的是：未具形相的物质，近乎空虛，也不能有时間的变迁。确无可疑的是：物质造成一样东西，按照习慣，能用成品的名称称原来的物质，因此造成天地的任何无形物质也能称为天地。确无可疑的是：在成形的东西中，沒有比“地”和

---

① 见《新約·提摩太后书》1章8,5节。

② 按指耶穌在《馬太福音》(22章37—40)上所說的：“全心、全灵、全意爱天主……爱人如己，全部法律和先知系于这两条誡命。”

“深淵”更接近于无形相的原质。确无可疑的是：不仅一切已造的和已成形的东西是出于你的創造，甚至可能創造和可能成形的东西，都可能由你創造，因为一切来自你。确无可疑的是：凡从无形以至成形，一定先是沒有形相，然后接受形相。

二十

凡不怀疑以上各項眞理的人，凡蒙受你的恩賜，內心能看到这些眞理的人，凡坚信摩西是遵照眞理之神而說話的人，在这些眞理中选择了一項說：“在元始天主創造了天地”就是說天主在和他同屬永恒的“道”中，創造了有理智的和可感觉的，或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另一人說：“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就是說天主在和他同屬永恒的“道”中，創造了整个物质世界，包括一切显而易见的、熟悉的东西。第三人說：“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就是說天主在和他同屬永恒的“道”中，創造了精神和物质世界的未显形相的原质。第四人說：“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就是說天主在和他同屬永恒的“道”中，創造了物质世界的无形物质，那时天地还是一片混沌，以后区分而成为我們感觉到的大块文章。第五人說：“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就是說天主在造化工程的开始，創造了粗具天地规模的无形物质，天地由此形成，截然分清，包括所复載的一切，呈现在我們面前。

对于下一句的解释也是如此。在各种正确的意义中，有人采用这一点說：“地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是指天主所造物质的东西，是物质世界不具形相、无組織、无光明的原质。另一人說：“地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是指整个名为天

地的东西，是未賦形相、未受光明的物质，从此造成了物质的天地和天地間一切可感觉的东西。另一人說："地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是指整个名为天地的东西，是未具形相、未受光明的原质，由此形成了理智的天，也称"天外之天"，和地，即物质的自然界，这地也包括物质的天，換言之，即从此造成了一切可见或不可见的受造物。另一人說："地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圣經上所說的天地，不是指无形相的东西，这无形相的东西已經存在：圣經先說明天主造成天地，即精神和物质受造物，然后用"混沌空虛的地和黑暗的深淵"指出从什么造成天地。还有人說："地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就是說已經存在一种未显形相的东西，圣經先說明天主創造天地，然后指出創造天地的原料，而天地則包括整个物质世界，分为两大部分，一上一下，以及所复載的和我們經常看见的一切受造物。

二十一

对最后两說，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难題："如果你不願以天地二字指无形相的物质，那末有非天主所造而天主借以創造天地的东西了，因为圣經上并未記載天主創造这物质；为此圣經所云"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天地二字或单独"地"字只能指哪个物质。至于下一句"地是混沌空虛"，虽則圣經以此称无形相的物质，我們不能解释为首句所称"天主創造天地"之外的另一种物质。对于这个难題，主张最后两說的人将答复說："我們并不否认这无形物质造自天主，因为一切美好来自天主：我們說凡已經造成，已有定型的东西是更好，我們承认凡可能造的和可能成形的东西比較差，但也

是好的。至于圣經未載天主如何創造那些无形物质，則圣經未載的事很多，如“嗂嘧啪”、“撒拉弗”[①]的創造，如使徒保罗所列举的“爵、位、权、德、諸品天使”，[②]这一切显然都是天主造的。如果“創造天地”包括一切，那末“天主之神运行于大水之上”，[③]这水怎样讲呢？如也包括在“地”字之中，則我們所见的水是如此美好，“地”字怎能解为无形的物质呢？即使作如此解释，則为何圣經記載从无形物质“造成穹蒼”，“将穹蒼称为天”，却不載怎样造成“水”？是否在天主說：“天下的水应汇合在一起”[④]时，汇合即是成形，水才获得这样形状？但穹蒼上面的水怎样解释呢？圣經既不載这水如何形成，这水既然不具形相，怎会占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于此可见，虽則有些东西，《創世紀》不說它們造自天主，但健全的信仰和正确的理智对此不会有所怀疑的；任何有分寸的学說不至于因《創世紀》提到水而未言什么时候創造水，便說这些水是和天主一样永恒。圣經上名为“空虛的地”和“黑暗的深渊”的无形物质，即使对于它的創造缺而不載，我們为何不能根据眞理的敎訓，肯定它是天主从空虛中創造的，因此不能和天主一样永恒？

二十二

听取了这些言论，用我愚昧的能力加以考虑后，向你、洞悉一切的天主陈述我的见解。一个誠实可靠的人用文字来传达一件

① 二者都是天使的一种，嗂嘧啪屡见于《旧約》各卷，撒拉弗則仅见于《以賽亚书》6章2节。

② 见《新约·歌罗西书》1章16节。

③ 见《创世纪》1章7节。

④ 同上，1章9节。

事，我以为对于这样的記录可能产生两种分歧：一种是关于事实的眞假，另一种是关于作者的本意。因此，探討受造物的性质是一件事，研究这位传达你的信仰的杰出僕人摩西写出这些文字时希望讀者听者領会什么，是另一件事。

关于第一点，凡以錯誤的学說作为眞理的，請他們离开。关于第二点，凡认为摩西所述有錯誤的，也請他們离开。但是，凡在你慈爱的領域內以眞理为飲食的，我願意在天主內和他們团結，和他們一起欢乐。我們将一起研究你的圣經的記載，在这些文字中，探索你通过你的僕人摩西的思想、从他笔下所表达的思想。

二十三

但研究这些文字时，能有不同的见解，在各种正确的意义中，我輩誰能用同样的自信肯定摩西的本意是如此，这一段記載的意义是如此，和我們不問摩西的本意如何，能肯定这段是确然可靠一样？

我的天主啊！我、你的僕人，我願意在这些文字中向你献上懺悔之祭；我恳求你，使我能依靠你的慈爱，完成我的志願。我肯定地說在你永恒不变的道之中，你創造了一切有形无形之物。但我是否能同样肯定地說摩西写“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一語的本意是此而非彼呢？因为对于第一点，我在你的眞理之中，看出是确无可疑的，但我是否能同样在摩西的思想中看出他写这一句的本意是如此呢？

摩西用“在元始”一語，可能說創造的开始，用“天地”二字也可能不指已經成形完善的精神和物质世界，而是草昧之始尚未成形

的世界。我看出这些意义都可能，但哪一个是摩西的本意，这很难断定了。但这位伟人写这一句时，思想中不論看到第一义或第二义，或上列各种意义之一，他的见解是正确的，而且用恰当的方式記載下来，这一点我自毫无疑問。

二十四

任何人不要再用这样的話来和我糾纏："摩西的本意不是你所說的，而是我指出的。" 如果有人問我："你怎样知道摩西写这些話的意思就是你所解释的？" 我将平心静气地对待他，可能用上面的話答复他；如果这人比較固执，可能說得更詳細一些。如果他說："摩西的本意不是你所說，而是我說的"，但这人并不否认我們彼此的见解都是眞实的，那末，我的天主，貧困者的生命，在你胸中絕无矛盾存在，請你把息事宁人的雨露洒在我心中，使我能耐心对待这样的人。他們对我如此說，不是因为他們有天主的精神，也不是因为他們看透我的肺腑，而是由于他們的驕傲；他們并不了解摩西的思想，而是欢喜自己的见解，不是因为这见解正确，而是因为是他們自己的。否則他們也会欢喜另一种正确的见解；在我一面，只要他們的见解正确，我便欢喜，不是因为是他們的见解，而是因为见解的正确。因此，见解如果正确，便不是属于他們本人了。同样，如果他們所以欢喜自己的见解，是由于见解的正确，則这一见解不仅属于他們，也属于我，已經成为一切爱好眞理者所共有。

至于他們强調摩西的本意不是我所說的，而是他們所說的，这种态度我不能接受，我討厌，因为即使确实如是，他們的大言不慚，不是根据学識，而是由于师心自用，不是因为有先见之明，而是由

于傲慢。

主啊，你的审判的可怕正由于此。你的眞理既不是我个人的，也不是某人某人的，是我們全体的；你公开号召我們来分享你的眞理，你还严厉地警告我們不要独占眞理，否則便要被剝夺眞理。誰把你提供我們共同享受的东西占为己有，以公共的东西作为私有，势必因私而废公，也就是舍眞理而就謊言，因为"誰說謊，是出于他自己"。①

我的天主啊，你是最好的审判者，你是眞理本体，請你傾听我，傾听我怎样答复反对者。我是在你面前說話，是在一切符合友爱的目的而合理使用你的法律的弟兄之前說話。請你傾听我，看我怎样答复。

我要用友爱和平的話答复他：如果我們两人都看出你所說的是正确的，如果我們两人都看出我所說的是正确的，請問从哪里看出的呢？当然，我不是从你身上看到，你也不是从我身上看到。我們两人都是在超越我們思想的、永永不变的眞理中看到的。我們对于我們的主、天主的光明并不爭論，我們了解别人的思想不如了解眞理那样明确，那末为何对别人的思想要发生爭論呢？即使摩西出现在我們面前、对我們說："我的本意是如此"，我們并沒有看到摩西的思想，但我們相信他的話。为此"对于圣經的記載，我們不要自高自大，彼此傾軋"，② 我們应該"全心、全灵、全意爱我們的主、天主，并爱人如己"。③ 假如我們不相信摩西撰述时所有的思想

① 见《約翰福音》8 章 44 节。

② 见《哥林多前书》4 章 6 节。

③ 见《馬太福音》22 章 37 节。

都是着眼于以上两条命令，认为摩西并不遵照天主的教訓而別有用心，那末我們势必要說天主在騙人。于此可见，既然这些文字能有許多非常确切的解释，那末强調說摩西只能有其中某一义，进行着无益而有害的爭辯，违反了我們努力闡述摩西著作的唯一目的，这不是太鲁莽吗？

二十五

我的天主，你是我謙卑的尊光、我勤劳的休息，你傾听我的懺悔，宽赦我的罪过；既然你命令我爱人如己，我决不能想像我如果生于摩西的时代，用我的心神唇舌替代摩西传播这些文字，使这些文字能千秋万岁造福人群，在全世界享有超越一切錯謬傲謾学說的最高威权，这时我所受自你的恩賜会超过摩西。

如果我是摩西的話——我們全都来自"同一团泥"，"人算什么，假如不是你顾念他"①——如果我是摩西，奉你的命撰《創世紀》，我希望你賦与我这样一种表达思想和修辞选句的能力，使尚未領会天主如何創造天地的讀者也不能說我的文字超过他們的能力，而具有理解能力的讀者，能在你僕人的寥寥数語中，不放松一字，找到通过深思便能发现的各条眞理；如在眞理的照耀下，有人看出另一种意义，則在我的文字中，也能找到这种意义。

二十六

譬如一股泉水，衍为许多支流，灌溉了大片土地，泉水在狹窄

① 见《罗馬书》9章21节；《詩篇》8章5节。

的泉源中比了散布在各地河流中更加洋溢澎湃，同样传达你的言語的人所作的叙述，供后人論辯，从短短几句話中流出眞理的清泉，每人尽可能地汲取眞理的这一点那一滴，然后再加发揮，演为鴻篇巨著。

有些人讀到或听到这些話，設想天主具有人相，或似一个具有无比威力的庞然大物，意念所至，刹那間在身外、在远处，創造两个巨大的东西：天和地，一在上，一在下，万象森列于其中。他們听到："天主說：有什么！便有什么"，便設想一句有始有終、随起随灭的話，一語才毕，立即出现了所命令出现的东西。可能还有其他解释，但都是庸俗的臆測。

这些见解幼稚的"嬰孩"，被质朴的語句所拘牵，好像匿在母亲怀中，但他們仍能树立起有关他們生死的信仰，他們确认为天主創造了他們感觉到的、千奇万妙的一切品物。

其中如果有人輕視这种似乎浅陋的文字，由于驕傲的昏蒙，飞离了他在其中成长的窠巢；唉，眞可怜！他墮落了！主啊，請你怜憫他，不要使过路的人践踏这只毛羽未丰的雛鳥，請派遣天使，把他送回故巢，让他生活下去，直到能够飞翔！

二十七

为另一种人，这些話不是一个巢，而是一个綠叶成蔭的树林，他們看到累累的果实，愉快地在其中飞鳴飽啄。

他們讀到或听到这些話时，便觉一切时間，无論过去未来，都为你的永恒不变所統攝，沒有一个暫时的受造物不是你創造的；你的意志即是你的本体，不是由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意願，而是由于你

始終不变的意志創造一切；你創造万有，不是从你的本体、万有的典型中分出和你相似的东西，而是从空虛中造成了无形相的原质，它虽則和你迥然不同，但能依你的定型，凭借独一无二的你，遵照你預先的规定，每一事物各随自己种类所禀的能力而接受形相，就此现出非常美好的万物，或环繞于你左右，或和你保持着不同的距离，在时間空間之中或产生或受到种种美妙的变演。

他們在眞理的照耀下，按照他們薄弱的能力，看出以上一切而欢欣踊跃。

有人对于“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以为“元始”是指“智慧”，因为“他向我們說話”。① 有人对这一句释为創世的开始，“在元始創造”，等于首先創造。

以“元始”指智慧，释为“天主在智慧之中創造天地”的人，也有以为天地二字是指造成天地的原始物质；有以为天地二字指已經成形而截然不同的东西；有以为天是指已成形的精神体，地指未定型的物体。以天地二字指未成形的原质、从此造成天地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以为包括一切超感觉和可感觉的受造物，有以为由此仅仅造成可感觉的大块，在它广大的內部包容着有形的、呈现在我們目前的自然界。

那些认为天地二字指有組織、有条理的受造物的，有的认为兼指精神界和物质世界，有的认为仅指物质世界，即光明的天和幽暗的地以及复載的一切。

① 见《約翰福音》8章25节。

二十八

至于以"在元始創造天地"释为"最先創造天地"的人，只能以天地訓为天地、即一切超感覚与物质世界的原质，否則便不正确。因为如果訓为已成形的世界，那末請問天主最先造了这一切，以后造什么呢？既然天地包括一切，則无法解答这一問題："如果以后不造什么，怎能說最先呢？"

如說最先造无形相的原质，后造定型的世界，便不矛盾，只要恰当地分清有关永恒、时間、优劣、起源的先后：永恒方面，如天主先于万物；时間方面，如花先于果；优劣方面，如果优于花；起源方面，如发声先于唱歌。

这四个方面，第一第四极难理解，第二第三則很易領会。主啊！你的不变的永恒，創造了可变的万物，因此你是先于万物，只有极少数人，而且极艰难地看出你的永恒性。其次，要領会声先于歌，也需要敏銳的思想，費却很大的力量，因为歌曲是有組織的声音，一样沒有組織的东西能够存在，而不存在的东西却不能有組織。因此原始物质是先于由此而形成的品物，但所謂先，不是說后者是由原始物质創造，应說后者是由此形成，而且不是指时間方面的先后。我們不是先发出无組織的、不成歌曲的声音，然后加以調制而成为一支歌曲，和我們用木材、銀子制成箱盒杯盞一样，因为木材銀子等原材料在时間上也先于制成品，但对歌曲并不如此。唱歌时，人們听到歌声，不是先有无秩序的声音，然后有协律的歌曲。声音一响即逝，已不存在，艺术不能把声音收回而重新配合。歌曲是由声音所組合，声音即是歌曲的原料，同一声音接受形式，

便成为歌曲。因此我已說过，声音作为歌曲的原料是先于已成形式的歌曲，不是說声音有創作歌曲的能力所以先于歌曲，因为声音并非歌曲的制作者，声音服从发声的器官，由歌唱者的灵魂制成歌曲。这也不指时間上的先后，因为声音是与歌曲同时的。也不指优劣方面的先后，因为声音并非优于歌曲，歌曲不仅是声音，而且是美化的声音。这是起源上的先后，因为不是歌曲接受形式后成为声音，而是声音接受形式后成为歌曲。

希望人們能从这一个比喻懂得为何說先創造世界的原料，这原料所以名为天地，因为从此造成天地；所謂先造，并不指时間的先后，因为万物形成乃有时間，这原料沒有形相，只能随时間的出现而同时呈现于时間之中。但在叙述时，只能作为它在时間上先有，而在价值方面是最差，因为定型的东西都优于无形的原料。最后造物者的永恒又凌駕一切之上，因为孳生万类的原始物质也是从虛无所有中造成的。

二十九

只有眞理本身能調和这些正确见解之間的出入。希望我們的天主怜憫我們，使我們能恰当地使用你的法律，能着眼于法律的目标：純洁的爱。

如果有人問我这些见解中哪一个是摩西的本意，那末我只能向你承认：“我不知道”，否則这里写的不是我的懺悔了。除了我已經批判过的那些庸俗的见解外，我认为其他见解都是正确的。即使接受那些庸俗的看法的人，也是些抱有良好意願的“嬰孩”，你的圣經文字，詞近而旨远，言簡而意賅，并沒有使他們望而生畏。

我承认我們都在这些文字中认識眞理并闡述眞理，我們理应彼此相爱；同时如果我們渴望的不是空虛而是眞理，便应該爱你，我們的天主、眞理的根源。我們还該表揚你的僕人，充滿着你的精神的僕人，圣經的传布者；我們深信他笔述你的启示时，只着眼于其中最能发揚眞理的光輝、最能产生有益果实的部分。

三 十

因此，如果有人对我說："摩西和我所见相同"，另一人說："不，我的见解即是摩西的思想"，我认为更符合宗教精神的答复是如此："如果两說都正确，为何摩西不是兼有这两种见解呢？如果尙有第三、第四或其他正确的见解，为何不相信摩西都已經看到呢？独一无二的天主通过摩西，使圣經配合后世許多讀者，并使讀者看出种种不同的、但都正确的解释。"

至于我一面，我从心坎中敢大胆声明："如果我享有最高威权而有所著述，我宁願如此写，使每人能在我的文字中看到他們每人对事物所具有的正确见解，不願仅仅表达出一种正确意义而排斥其他一切并不錯誤、并不和我抵触的见解。因此，我的天主，我不願如此冒昧地設想摩西这样的伟人沒有从你那里获得这样的願望。摩西下笔时，定已想到我們在这些文字中所能发现的、所不能发现的以及尙未发现而可能发现的眞理。

三十一

最后，主，你是天主，不是血肉的人；人所见有限，你在这些文字中願意启示于后世讀者的一切，即使传授者只想到一种正确的

意义，“你的善神，引导我行走在平地上的善神”① 能不知道嗎？既然如此，他所看到的意义当然高出一切，主啊，請把这意义指示我，或随你意願，指示我另一种正确的意义。不論你指示我們的意义和指示摩西的相同，或对于同一句話，你指示另一种意义，請你自己来喂我們飲食，不要听凭錯誤来玩弄我們。

主、我的天主，对寥寥数語，我写了多少篇幅！依照这种方式，对于全部圣經，我能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时間嗎？

請許我比較概括地向你作有关这方面的懺悔；請許我选择你所启发我的一种正确、可靠、良好的见解，虽則我能看到多种解释和多种意义。在我的眞誠的懺悔中，如果我所說的和你的代言者所见相同，則使我能正确而完善地表达出来，——因为我应該努力做到这一步——如果我不能做到，至少使我能道出你的眞理用这些話所要向我說的一切，因为你的眞理也向摩西說了所要說的話。

① 见《詩篇》142首10节。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十三

一

我的天主，我的慈爱，我向你呼吁；你創造了我，我把你置之脑后，你却并不忘掉我。我向你呼吁，請你降至我心，准备我的心，使我的心用你所启发我的願望来接待你。請你不要抛弃正在向你呼吁的我，你在我发出呼吁之前，先已用各种声音一再督促我，敎我遙遙听着，敎我轉向你，敎我向正在呼喚我的你发出呼吁。

主，你鈎銷了我的全部罪业，使我这双助我叛逆你的手不受处分；在我一切良好行动之前，你已先事安排，为了酬报你那創造我的双手，因我尙未存在之时，你已存在，我并沒有值得使你賦与我存在的理由；我的存在完全出于你的慈祥，在你造我之前，在你所用以創造我的事物之前，你的慈祥已先作布置。你无需于我，我亦并无长处足以有助于你，我的主，我的天主；我奉事你，并非由于你工作疲劳，并非沒有我的效劳，你的能力会有所短少；你并非像一块田地，需要我耕作，沒有我耕作便成荒蕪。我的奉事你、伺候你，是为了从你那里获致幸福，而我的能享受幸福也出于你的恩賜。

二

受造物的所以存在是出于你的无限美善：任何一种美善，虽則为你一无所用，絕不能和你相比，但既是由你而来，即亦能够存在。

天地有什么值得你"在元始"創造它呢？"你在你的智慧中創造的"① 精神和物质世界对你有什么权利，以至无論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那些原始的、不具形相的、混沌未凿的、和你迥乎不同的原质也属于你的智慧？无形相的精神原质优于成形的物质，无形相的物质优于空虛，假如你的"道"不呼召未形之质走向你的純一性而得以成形，使一切能因你的至一、至上的美善而都成为"非常美好"，那末这些未形之质依旧潜留于混沌之中听候你的吩咐。这未形之质对你有什么权利呢？因为虽則不具形相，但所以能存在也由于你。

原始物质有什么权利能成为"混沌空虛"呢？因为如果不是你創造，也不会存在；既然不存在，对你沒有权利获致存在。

原始的精神受造物本是一片黑暗，飄流不定，犹如深淵，和你迥异，及至你用你的言語把它領回到同一言語之中，照耀它使它脫离幽暗，虽則不能和你同样光明，至少能仿佛你的肖像，这有什么权利呢？

一样东西的存在和美丽不是一件事——否則不可能有丑陋的东西了，——同样，精神受造物的生活和明智地生活也不是一件事，否則一切灵性都将始終不渝地生活在你智慧之中了。"亲近天主，为他是有益的"②，他因归向你而获致光明，将因背弃你而丧失光明，生活犹如堕入黑暗的深淵。

我們在灵魂一面是精神受造物，我們曾經离开你、我們的光明、我們的生命，我們"一度是黑暗"③；我們至今还忍受着黑暗的

---

① 见《詩篇》103首24节。
② 同上，72首28节。
③ 见《以弗所书》5章8节。

遺害，直到在你“独子”之中，成为“你的正义”①，“好像天主的高山”：因为“我們曾是你审判的对象，如无底的深淵”。②

三

至于你在創世之初說的：“有光！”便有了光③。我以为是指精神受造物，我这样理解并非不恰当，因为既然能接受你的光明，必已具有某种生命。这精神受造物的具有生命和受你的光照并非有什么权利，同样它的具有某种生命，能接受你的光照，也并非对你有什么权利。如果它不成为光而停留在无形相的阶段中，也不会取悅于你。它的成为光，不是由于存在，而是由于仰望着照耀万有的光明、依附于这光明。它的具有某种生命，它的享受幸福的生命，都是由于你的恩賜，它是通过一种有益的变化而轉向着既不会变坏，也不会变好，而是永恒不变的你。惟有你是存在本体，至一的存在；为你，生命和幸福的生命是二而一的，因为你的本体即是你的幸福。

四

你是自有的，即使万物不存在，或停留在无形相的境界中，你的幸福会有什么欠缺嗎？你的創造，不是出于需要，而是由于你的磅礴的美善，收斂受造物納入形相之中，但你的幸福并不因此有所增益。当然受造物的缺陷不能使純全无瑕的你惬意，因此你玉成

① 见《哥林多后书》5章21节。

② 见《詩篇》35首7、8节。

③ 见《創世記》1章3节。

它們,使它們取悦于你,但这不是你有所欠缺,因此成全它們使你满足。你的圣"神"运行在大水之上,并非被水托着,似乎安息于水上。所謂"圣神安息在一人心中",其实是"圣神"使这人安息在自己怀中。这是你的不朽的、不变的、不匱的意志运行在你所創造的生命上面;为这些生命,生活与幸福生活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們即使漂零于黑暗之中,却仍具有生命,它們需要轉向創造者,在生命的泉源中汲取越来越充沛的生机,瞻依于創造者的光輝中,才能进入純全、光明、幸福的境界。

五

这样,我好像"在鏡中"看见了天主的"三位",也就是看见了你、我的天主:你"圣父",在我們的"元始"中,在你所生的、和你相等的,与你同是永恒的智慧中,也就是在你的"圣子"中,創造了天地。上面已經談了許多关于"天外之天"、混沌空虛的地和黑暗的深淵;我也說过这个精神的、漂流不定的元气必須归向你、生命之源,受到光照,然后成为美丽的生命,成为水与水区分后形成的天地之外的另一重天。

我从天主的名称找到創造天地的"圣父",从"元始創造天地"的元始一語找到"圣子";根据我們信仰所相信的天主三位,我便在圣經中探求,看到"你的神运行在大水之上"。圣父、圣子、圣神,那不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万有的創造者嗎?

六

眞理之光,我把我的心靠近你,我怕它教我沉湎于空虛;請你

扫除它的黑暗。請你告訴我，我恳求你，我通过慈祥的母亲——教会——恳求你，請你告訴我为何你在提出天地、混沌空虚的地和深淵上面的黑暗后才提到你的“神”？是否为了說明“运行”二字，必先說明在什么上面运行，然后能理解？“圣神”不在圣父、圣子之上、下面沒有什么，便不能說在上面运行。提到“圣神”，只能說他在什么上面运行，因此必先說明下面是什么。但为何提到“圣神”，只能說他在什么上面运行呢？

七

从此起，誰能理解的，請他跟随着使徒保罗。使徒說：“你所賜給我們的圣神把你的爱灌注在我們心中”，[①] 使徒教导我們有关精神方面的事情，指示我們爱的奇妙的道路；他跪在你面前，为我們代求，使我們认識“基督超越一切的爱”。[②]

因此，“圣神”自始即“超越一切”，“运行在大水之上”。

可是我将向誰說明，用什么話来說明：沉重的私欲拉我們墮入幽阴的深淵，而通过你的运行在大水之上的“圣神”，爱使我們上升？我将向誰說明？用什么話来說明？我們在下沉呢，还是在上升？这不是空間中的沉浮。这比拟旣是很相像，又是大不同。我們的情感，我們的爱好，我們精神上的垢污构成了我們重重煩累，使我們下沉，而你的圣善使我們向往你的安宁，拯拔我們上升，使我們举心向上，向着你，到达“你的神在大水上面运行”的境界，我們的灵魂穿过“无质的大水”，[③]将进入无上安息。

① 见《罗馬书》5章5节。
② 见《以弗所书》3章19节。
③ 见《詩篇》123首5节。

八

天使堕落了，人的灵魂也堕落了，二者說明一切精神受造物的深淵是处于那样的无底黑暗中，幸而你在开始时就說："有光！"，便有了光；你的天都的一切神灵都服从你，依附你，安息于你的"圣神"、凌駕乎一切可变事物之上而永恒不变的"圣神"之內。否則你的天外之天、本身即是一个黑暗的深淵；而现在却是"主里面的光明"。①

堕落的精神受造物被剝去你的光明的衣服，处于可怜的忧患之中，充分說明你把具有理智的受造物提拔到多么崇高的地位，說明只有你才能使他們享受到幸福的安息，同时也說明他們不能自己滿足自己。我們的天主啊！你将照明我們的黑暗：我們光明的衣服来自你，"我們的黑夜将如白昼"。②

請把你賜給我，我的天主啊，請把你还給我：我爱你，假如我爱得不够，請使我更爱你。我不能衡量我的爱，不知道我的爱欠缺多少，該增加多少才算足够，請促使我的生命投入你的怀抱而不再离开，直到融合于"你神妙的容光之中"。③ 我仅仅知道这一点：除非在你怀中，否則无論在我身內身外，我只会感到彷徨不安；即使金玉滿堂，只要不是我的天主，为我都是瓦礫。

九

但"圣父"或"圣子"是否不运行于大水之上呢？

① 见《新約·以弗所书》5章8节。
② 见《詩篇》138首12节。
③ 同上，30首21节。

如果視为一个物体浮游于空間，則“圣神”也并不如此；如果指超越一切可变事物的不变神性而言，則圣父、圣子、圣神都运行于大水之上。

但为何独指“圣神”呢？为何仅仅对“圣神”要虛拟一个并不存在的空間呢？因为仅仅称“圣神”是你的恩宠：在这恩宠之中我們憩息，我們享受你，而我們的憩息即是我們的安宅。

爱把我們送到这安宅之中，你的“圣神”顾念我們的卑賤，把我們从死亡的門戶中挽救出来。我們在良好的意願中享受和平。物体靠本身的重量移向合适的地方。重量不一定向下，而是向合适的地方。火上炎，石下墮。二者各受本身重量的推动，各从其所。水中注油，油自会上浮，油上注水，水必然下沉；各为本身的重量推动而自得其所。任何事物不得其所，便不得安定，得其所便得安定。我的重量即是我的爱。爱带我到哪里，我便到哪里。你的恩宠燃燒我們，提掖我們上升，我們便发出热忱冉冉向上。我們的心灵拾級上升时，唱着“升阶之歌”。[1] 你的火，你的有益的火燃燒我們，我們在迈进，向着耶路撒冷的和平上升，“听到我們要到主的圣殿去，我是多么高兴！”[2] 良好的意志把我們安置在哪里，我們只求永远定居在哪里，别无其他願望。

十

一个受造物能不遭遇其他景况，眞是造化！假如它在受造的同

---

① 《詩篇》有十五首題为“升阶之歌”，据說是古犹太人每年赴耶路撒冷时路上所歌。

② 见《詩篇》121 首 1 节。

时，得不到运行于一切可变事物之上的"恩宠"，沒有你的命令說："有光！"便有了光，而获得超拔，則势必与现在不同。在我們身上，划分为两个时期，先是黑暗，后成光明。对于那一种受造物，圣經仅仅指出它如果不受光照将是如何，說它将是漂流不定、将是黑暗，这是为了說明它所以不如此而如彼的原因，說明它所以能轉向不息之光、自身也成为光的原因。誰能領会的，希望他領会，希望他能求你，希望他不要和我糾纏，好像我即是"照耀世人"①之光。

十一

誰能明彻全能的天主的三位呢？可是誰不在談論三位一体？談的眞是三位一体嗎？关于天主的三位，不論談什么，极少人能知道自己究竟在談什么。人們在議論，爭辯，但沒有內心的和平，誰也不能得其眞諦。

我願意人們对自身的三个方面思索一下。这三个方面和天主的三位当然大相径庭，我提出来只是为了使人們学习、钻研，能体会出二者的差异。

我所說的三个方面是：存在、认識和意志。我存在，我认識，我願意：我是有意識、有意志；我意識到我存在和我有意志；我也願意我存在和认識。

生命在这三方面是多么純一而不可分割：一个生命，一个思想，一个本体；不可分割却又截然分清。誰能領会的，希望他細細体会。希望每人面对着自身，观察自身，然后答复我。

---

① 见《約翰福音》1章9节。

即使有人在其中捉摸到一些,能表达出来,也决不可自以为捉摸到超越一切的不变本体,这不变的本体是永恒不变地存在着,永恒不变地思維着,永恒不变地願意着。是否由于这三方面而有“三位”? 是否每一位具有这三方面,是一而又三? 是否三位兼有二者,兼有妙不可言的純一性和复杂性,在无限的本体中,在浩无涯际的純一性中,即以自身为对象,永恒不变地存在着,认識自己,願意自己? 誰能輕易領会呢? 誰能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呢? 誰敢冒失地作出什么肯定呢?

十二

我的信仰,你继續懺悔吧,向你的天主說:“圣、圣、圣、我的主、天主!”我們是因你父、子、圣神之名領受了“洗礼”,我們因你父、子、圣神之名給人行洗礼,因为天主通过他的基督,也在我們中間創造了一个天地,就是教会的精神部分和肉体部分,我們的“地”在領受你的圣道的范围之前,也是混沌空虛,被愚昧的黑暗所籠罩,因为你“因人的罪而懲罰他”,①“你的审判犹如一个无底的深淵”。②

但你的“圣神”运行于大水之上,你的慈爱并不漠視我的困苦,你說:“有光!”“你們应該悔改,因为天国近了”。③ 你們应該悔改;有光! 我們內心惶惶不安之时,“从約旦地方”,“从那个和你并高、为我們而自卑的山上”,④ 我們想起你,我們厌恶我們的黑暗而轉

① 见《詩篇》38首12节。
② 见《旧約・以賽亚书》35章7节。
③ 见《馬太福音》3章2节。
④ 见《詩篇》41首7节。

向你，便有了光。为此我們"过去一度黑暗，而现在已是在主里面的光明"。[1]

十三

可是我們依旧是"凭借信仰，而不是凭着目睹"。[2]"我們是靠希望而得救。"[3]"希望看见后，已不是希望了"。[4]"深淵虽則还在向深淵发出呼号，但是在你的瀑布声中"。[5] 虽則使徒保罗說："我对你們說話，不能如对精神的人，只能如对肉体的人"，[6] 但也自认沒有把握，因此要"忘却以前种种，努力于当前种种"，[7] 他在沉重的負担下呻吟着，他的灵魂渴望着永生的天主，"如麋鹿渴望溪水"；[8] 他喊道："什么时候我能到达？"他"深願获得来自天上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9] 他对下面的深淵說："不要模仿这世界，要变化气质，重建新心"，[10]"在心志上不要作稚子，在恶事上当作嬰孩，在心志上当为成人"，[11]"无知的加拉太人，誰迷惑了你們？"[12] 这已經不是保罗的声音，而是你的声音了；你通过升天的主耶穌，自天

---

① 见《以弗所书》5章8节。
② 见《哥林多后书》5章7节。
③ 见《罗馬书》8章24节。
④ 见《詩篇》41首8、7节。
⑤ 见《詩篇》41首8节。
⑥ 见《哥林多前书》3章1节。
⑦ 《腓立比书》3章13节。
⑧ 见《詩篇》41首3节。
⑨ 见《哥林多后书》5章2节。
⑩ 见《罗馬书》12章2节。
⑪ 见《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
⑫ 见《加拉太书》3章1节。

派遣了你的“圣神”，疏凿了你的恩澤的瀑布，使欢乐的急流灌漑你的圣城。

“新郎的朋友”①所太息想望的就是这圣城；他虽已“拥有圣神的鮮果，但心中还在叹息等待儿子的名分和身体的救贖”②。他向圣城叹息，因为他是“新妇”③的肢体；他为圣城而努力，因为他是“新郎的朋友”；他是为圣城而不是为自己努力，因为他是用“你的瀑布的声音”，而不是用自己的声音，向另一个深淵发出呼号，这深淵是他努力与忧惧的原因，他害怕“人們的心流于邪僻而失去在我們的新郎和你的独子中的淳朴，和夏娃受詭詐的蛇誘惑一样”。④我們能当面看见他的时候，那种光明将是多么燦烂！这时別人責問我們：“你們的天主在哪里？”我們日夜以眼泪为粮食的时期也将成为过去了。

十 四

我也要問：我的天主，你在哪里？你究竟在哪里？“每当我向我自己吐露肺腑，发出欢呼贊美之声，发出节日的歌声”⑤时，我能暂时在你怀中呼吸。可是我的灵魂依旧悶悶不乐，因为它重新墮落，成为深淵，或更好說，它觉得自己依旧是一个深淵。我的信仰，你在黑暗中燃点在我面前的信仰对它說：“我的灵魂，你为何忧悶，

① 见《約翰福音》3章9节。按施洗約翰以新郎喻耶穌，自称为新郎的朋友，也以比喻耶穌的信徒。

② 见《罗馬书》8章23节。

③ 按新妇指基督的教会。

④ 见《哥林多后书》11章9节。

⑤ 见《詩篇》41首5节。

为何扰乱我？你在天主內盼望着。”[1]“他的道是引导你举足的明灯。”[2] 希望吧，坚持着，直至万恶之母的黑夜过去，直至主的义怒过去，我們从前曾是义怒之子，曾是黑暗，我們还把黑暗的残余带到犯罪而死亡的肉体中，直到曙光驅除阴影。在天主內盼望着：早晨我即将站立起来，我将凝神諦观，我将永久歌頌他。早晨我将站立起来，我将看见我的拯救者、我的天主，他将因居住在我們心中的“圣神”而复活我們的肉体，因为“圣神”慈祥地运行在我們黑暗漂流的心灵之上。为此，我們在羈旅之中已經得到保証，日后将成为光明：我們已經因希望而得救，已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不再是过去的黑夜之子，黑暗之子”。[3]

在二者之間，在人类变化不定的意識中，只有你能区分，因为你洞悉我們的心，你“称光为昼，称暗为夜”。[4] 除了你，誰能鉴别我們？“我們有什么不受自你的呢？”[5]“从同一团泥，一块作成貴重的器皿，而另一块作成卑陋的器皿。”[6]

十五

我的天主，你在我們上空，在你神圣的經典中，又为我們創造了一个权威的穹蒼，除了你誰能如此？“天将被卷起，犹如书卷”，[7] 而现在却和羊皮一样在我們上面展开。自从你所委任传授我們圣

---

① 见《詩篇》41首6节。
② 同上，118首105节。
③ 见《新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5节。
④ 见《創世紀》1章5节。
⑤ 见《哥林多前书》4章7节。
⑥ 见《罗馬书》9章21节。
⑦ 见《旧約·以賽亚书》34章4节。

經的人死去后，圣經的权威更崇高了。主啊，你知道人类因犯罪而将遭受死亡后怎样穿上了皮衣①。因此，你如用羊皮一般，展开了你的圣經的天，把你的融合无間的圣訓通过死亡的人递相传授，展开于我們上空。这些人虽已去世，而你通过他們传授的圣訓获得了更巩固的威权，更崇高地伸展于它所复庇的一切事物之上，他們生前尙未能见到圣經如此崇高地开展着，因为你尙未把圣經的天如羊皮一样展出，尙未把他們身后的声名传播于遐邇。

主啊，請許我們瞻仰这一片青天、你手造的工程，請驅散你用以遮蔽我們視綫的烏云。在这天上有你“启发孩童智慧的指示”。②我的天主，“請你由嬰儿及哺乳者的口里完成你的光荣”。③

我們找不到其他书本能如此摧毁驕傲，击敗敌人，击敗那些迴护自己的罪恶而拒絕与你友好的人。主啊，我从未讀过如此純粹的言論，能如此督促我懺悔，如此压服我的双肩来接受你的軛，如此勉励我不計酬报地奉事你。我的慈父，巴不得我能透彻这些言論，請你鉴察我的虛心而賜与我，因为你的諄諄教誨就是为虛心受教的人。

在这青天之上，我相信有另一种水，不朽的、不受尘世玷汚的水。請这些天上的子民、天使們贊頌你的圣名，他們不需要俯視这青天，不需要通过閱讀而认識你的圣訓。因为他們永远瞻仰着你的圣容，不通过时間的文字讀到你永恒意志所願意的一切。他們在閱讀，在体味，在热爱。他們永远在閱讀，而他們所閱讀的从不

① 事见《創世紀》3章22节。
② 见《詩篇》18首8节。
③ 同上，8首3节。

会消逝。他們以体味热爱来閱讀你的永恒不变的决定。这书册从不会翻沒或卷起来，因为你就是他們的书，而你是永恒存在的；因为你安置他們在这个穹蒼之上，使穹蒼复庇下的凡人矫首仰視，认識你的慈爱如何在时間之中昭示了时間的創造者。主啊，"你的仁慈上凌霄汉，你的眞理达于云际"。[1] 云在过去，但天是留着。传播你的圣訓的人們从此生进入另一生活，而你的圣經将永久复庇着万民直至世界末日。但"天地要过去，你的話不会过去"。[2] 因为羊皮将卷起来，所复庇的芊眠芳草也将消失，而你的話却永久常在。你的話不露眞相，仅在云雾隐现之中，通过蒼天的鏡子显示于我們，因为我們虽則已得到你的圣子的爱，但"将来如何尙未显明"。[3] 圣子通过肉体的网，撫摩我們，燃起我們的热爱，"我們追随着他的芬芳"。[4] "他一朝显现，我們将和他相似，将看见他的本来面目"。[5] 主啊，看见你的本来面目，这是我們尙未享受到的权利。

十六

只有你是絕对的存在，同样只有你才眞正认識：你是不变地存在着，不变地认識着，不变地願意着；你的本体不变地认識、願意着；你的理智不变地存在、願意；你的意志不变地存在、认識着；在你看来，受你光照的可变受造物，要和你一样认識你不变的光明，这是不合理的。为此，我的灵魂在你眼中犹如"一片干旱的土

① 见《詩篇》35首6节。
② 见《馬太福音》24章35节。
③ 见《新約·約翰一书》3章2节。
④ 见《旧約·雅歌》1章3节。
⑤ 见《新約·約翰一书》3章2节。

地”,[1] 因为我的灵魂不能光照自己,也不能浇灌自己,因此只有到你生命之泉边,同样也只有在你的光明中能看见光明。

十七

谁把苦涩的“水”[2] 汇集在一起?这些苦水有同一的目的,即暂时的、现世的幸福;虽然芸芸众生随着纷至叠来的欲望,如波涛起伏,一切都廻旋于这个目标之內。主啊,除了你,誰命令“天下的水汇集在一起”,而涌现企望你的陆地?“海是你的,是你造的;陆地是你的,是你亲手造的”,[3] 因为不是苦涩的意志,而是汇集在一处的水名为海。你約束了人类的貪欲,定出界限,防止横流,迫使波浪自相撞击,这样依照你統攝万有的綱紀,你造了海。

至于那些渴望你、在你眼前的灵魂,你为他們另作安排,把他們区分开来不和海接触,用神秘的、甜蜜的水灌溉他們,使陆地生出果子;我們的灵魂遵照了主、天主的命令,“各从其类”[4],結出仁爱的果实:爱护别人,在物质需要上帮助别人;灵魂由于肖似天主的一面,本身包含着爱的种子,从自身的忧患产生了同情心,肯帮助别人的需要,一如我們自己在同样的困难中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不仅在乎輕而易举的事情上,犹如一棵小草,也包括大力的援助照顾,犹如一株結成果实的树,即是能加恩于人,用公平正义的有力支援,如树蔭一般复庇别人,从强暴者的手中解

---

[1] 《詩篇》142首6节。

[2] 按“水”字即指下文所引創世紀1章9节:“天主說:天下的水汇聚在一处,使陆地出现。”

[3] 见《詩篇》94首5节。

[4] 见《创世纪》1章11节。

救被蹂躏的人。

十八

主啊，你經常散布快乐与力量，我恳求你，請你使"眞理由地上长出，正义从天下視"，① 使"天际出现光体"。② 使我們能"把我們的餅分給饥餓的人，将飘泊的穷人接引到我們家中，见赤身的給以蔽体的衣服，不要輕視和我們同类的亲人"。③

如果我們土地上长出这些果实，請你垂視，因为这是良好的。希望我們的光明能及时发射，希望我們所收获的行动果实能上升而获得諦观生命之道的眞趣，能附丽于你的圣經之天，成为照明世界的"光体"。

在圣經中，你和我們談論，教我們区分属于理性的事物和属于感性的事物，如昼夜的不同，教我們区分追求理性事物的人和追求感性事物的人。你在創造穹蒼之前，潜神默化，剖判了光明和黑暗，现在不如此，你的恩宠已昭示于宇宙，你所造的精神体已秩然有序地安置在同一穹蒼之中，照耀着大地，"分别昼夜，指定时节"④，因为"旧的已經过去，一切变成新的了"，⑤ 因为"我們得救之日比初信之时更近了"，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近"，⑥ 因为"你的祝福弁冕于你的年月"，⑦ 你已派遣工人收割别人播种的庄稼，

① 见《詩篇》84首12节。
② 见《創世紀》1章14节。
③ 见《旧約·以賽亚书》58章7、8节。
④ 见《創世紀》1章14节。
⑤ 见《哥林多后书》5章17节。
⑥ 见《罗馬书》13章11、12节。
⑦ 见《詩篇》64首12节。

你又派工人另播种子，等到世界末日收割。

你接受了义人的志願，祝福了他們的岁月，但"你是始終如此，你的岁月沒有尽期"，① 正如你为消逝的岁月所准备的糧仓。

按照你永恒的計划，你在适当的时間，把天上的恩澤施于大地："有些人蒙圣神賜他智慧的言語"，② 作为"宏大的光体"，犹如皎洁的晨曦，专为那些爱好眞光的人們；"有些人蒙同一圣神賜他們知識的言語"，好比"小的光体"，其余則或蒙受信仰，或能医治疾病；或能行灵异或能知未来，或辨别神的邪正，或暢通万国方言，这一切犹如星光。"而一切都由同一圣神的化工，随己意而分給各人"，使众星拱列，为众生造福。

"知識的言語"包罗众妙，随时代而变化，犹如月魄的有盈有亏；至于上文拟为星辰的其他恩賜，則和智慧的光华相差甚远，前者不过是黑夜的开始，后者則是白昼的先导；但这些星辰之光也是需要的，你的非常明智的僕人用此晓喻具有凡骨而不属于精神的人，而智慧的妙諦則仅传授給出类拔萃的人。

寻常血肉的人，"在基督中犹如哺乳的嬰孩"③，等他們壮大后，才能正式飲食，然后能受得住太阳的光耀。他們不应自以为被弃于黑夜之中，应以月亮与星辰之光为滿足。

天主啊，你在你的圣經中，在你的穹蒼中，非常明智地和我們談論这一切，使我們能在奇妙的諦观中，辨析一切，虽則我們还受到"記号、时节、日子、年岁"④ 的限制。

① 见《詩篇》101首28节。
② 见《哥林多前书》12章7—11节。
③ 同上，3章1、2节。
④ 见《創世紀》1章14节。

十九

但最先"你們要洗濯，要澡雪自己，从你們心中除掉我所见的恶行"，使"陆地出现"；"要学习行善，給孤儿伸寃，为寡妇辯屈"，使地上长出有用的草和果树；"主說：你們来，我們彼此辯論"，① 使天际出现"光体"，照耀大地。

那个富人"問良善的老师，該做什么，才能得永生？良善的老师，耶穌——那富人只当他是一个凡人，但他确是良善的，因为他是天主——对他說："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誡命"，摆脫罪恶的苦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不可妄証"，才会出现陆地，結出孝敬父母、爱人如己的果实。那人說："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田地肥沃，怎会生出荆棘呢？——去芟除慳吝的榛莽，"变卖你所有的，分施貧乏"，充实你的庄稼，"积財于天上，并且你若願意做一个完全的人，跟随主"，② 加入那些聆听着认識一切、区分日夜的天主談論智慧的人們中間，这样你也能认識，这些人将成为天上的"光体"照耀你；但如你的心不在天上，便不可能如此，而你的財产如不在天上，你的心也不会在那里。这是那位良师的教誨。那块磽瘠的地听了悶悶不乐，长出荆棘，蕪沒了天主的道。

但你們是特选的子民，是"世上軟弱的人"，③ 你們放弃了一切，跟着主走。跟着他走吧，使强壮的人羞愧，用你們清洁的双足，跟着他走，在天际发出光明，使"諸天頌揚主的荣耀"④，分别純全

① 见《旧約·以賽亚书》1章16—18节。

② 见《馬太福音》19章16—22节。

③ 见《哥林多前书》1章27节。

④ 见《詩篇》18首2节。

者——虽則还不像天使——的光明和孩子們——但并非絕无希望的人——的黑暗;你們該照耀大地:旭日当空的晴天将向白昼播告“智慧的言語”。素月流輝的夜晚将向黑暗播告“知識的言語”。月和星照临着夜色,而黑夜并不能損益它們的光輝,因为它們是按照黑夜所能接納的程度而发光。这犹如主說了:“天空要有光体!”“忽然有声来自天上,恍若大风吹过,又有炎炎如舌的火光分降于每人头上”,① 天空出现了具有生命之道的光体。神圣的火焰,燦烂的火焰,你們到处飞揚吧!你們是世界的光明,不应压束于斗下;凡接受你們的,受到荣显,也荣显你們。你們应到处飞揚,照耀天下万民!

二十

“使水滋生蠕行的生物!”② 使海怀孕,产生你的工程!由于水能区别尊卑,便成为天主的喉舌,天主通过它說:水不要滋生地面上的有灵之物,而滋生蠕行的生物和翺翔天空的飞鳥。天主啊,这些蠕行的生物即是你的“圣事”。它們凭借圣賢們的行动,游于尘世痴迷的波浪中,用你的名义,使人类受到你的“洗礼”的潤澤。

从此出现了种种宏伟的奇迹,犹如庞然巨鳞,而传播你的言語的使者則飞翔于上空,在你圣經的穹蒼中,不論他們在哪里栖息,都有你圣經的威力呵护,因为这“不是无声无息的言語,他們的喊声,他們的言語传遍于天涯地角”,③ 因为你祝福他們,使他们繁盛。

是否我在哄人?是否我把天上事物的明确概念和穹蒼之下波

① 见《新約·使徒行传》2章2—3节。

② 见《創世紀》1章20节。

③ 见《詩篇》18首4节。

涛汹涌的海洋中的物质事物混淆不分呢？有些事物的概念是已經确切规定，世世相传，絕无增損，犹如智慧与知識的光明，但这些概念同时牵連到繁衍的、各式各样的物质行动，在你天主祝福之下，彼此相生，孳乳繁息：你顾念我們感觉的喜新厌旧，因此使唯一的眞理，通过肉体的行动，在我們思想中构成形形色色的想像而表达于外。

水能滋生这一切，但是依恃你的"道"。由于人类远离了你的永恒眞理，才需要滋生这一切，但也仅仅在你的"福音"之中，因为这一切虽出于水，但必須凭借你的道，才能使它們在苦澀凝滞的水中滋生。

万有是美好的，因为是你創造的，但你，万有的創造者，更是无比美好。假如亚当不堕落，那末从他怀中不会流出海洋的苦水，即怀着深度的好奇心，暴风雨般的傲气和不能自持的躁妄的人类。也不需要传授你的圣經的人，在水中，用物质的和可感觉的行动，把你的奥妙的行动和言語表达出来。我是如此解释"蠕行的生物"和"飞鳥"：人們即使得到这些象征的潤澤、陶冶，也不能越出他們所隶属的物质"圣事"的界限，除非他們的灵魂能获得更上一层的精神生活，在"道"的启发之后，造詣到純全的境界。

二十一

为此，由于你的圣"道"，已不再从海洋深处滋生蠕行的生物和飞鳥，而是从脱离苦水后的陆地上长出"有生命的灵魂"。①

① 见《創世紀》1章24节。按此語原意为"生物"，奥氏据通行拉丁文譯本，譯为"有生命的灵魂"，以此象征信徒。

这灵魂不再和被水淹沒时一样，需要外教人所必須的“洗礼”，因为从你规定了入天国的条件后，别无其他門径进入天国。这灵魂在信仰方面也不再要求灵异奇迹了，因为他已不再是“不睹奇迹灵异决不相信”① 的人了，因为信徒的陆地和不信者的苦海已經分淸，而“通晓万国方言不是为信徒，而是为警告不信的人”。② 你在水上建立的陆地，也不再需要海水遵照你的道而滋生飞鳥了。請你派遣使者向大地传布你的“道”。我們仅能传达他們的事业，惟有你才能在他們身上行动，創造有生命的灵魂。

陆地产生灵魂，因为陆地是这些工作所以能創造灵魂的因素，犹如海是产生“蠕行生物和天空飞鳥”的因素。地已經不需要这些动物了，虽則在“你为信徒所准备的筵席”③ 上还供着捕自水中的魚；因此水中捕魚不过为了供养陆地！飞鳥是海的产物，但在陆地上繁殖。最先传布福音的原因是由于人們不信宗教，但信徒也每天从福音中获得各式教訓和祝福。至于有生命的灵魂則生自大地，因为捐弃尘世的浮华，仅仅为信徒有用，使他們为你而生活；灵魂如果生活在逸乐之中，生活在宴安鴆毒之中，是虽生犹死，因为你才是使心地純洁者获得充沛生气的逸乐。

使你的工作人員不要再像在不信的海水中布道时通过灵奇、通过神秘隐語来轰动愚昧，因灵异的威慑而产生敬仰——这是亚当逃避你的圣容，子孙成为深淵后，走向信仰的途径——希望他們犹如在和深淵截然分淸的地面工作，在信徒前生活，成为信徒的模

① 见《約翰福音》4章48节。

② 见《哥林多前书》14章22节。

③ 见《詩篇》22首5节。

范，促使信徒取法。

这样信徒不仅聞其所聞，而且也躬行实践："寻求天主吧，你們的灵魂将生活着"，① 使大地生长有生命的灵魂。"不要取法世俗"②，应防止受世俗沾染。你們的灵魂因追求世俗而死亡，惟有逃避世俗才能生活。你們該防止残酷横逆的驕傲，丧人神志的快乐，自欺欺人的学問，使它們成为降伏的野兽，馴服的家畜，无毒的长虫。这些都象征灵魂的趣向：妄自尊大，纵情佚乐和好奇的鴆毒，都是灵魂死亡后的行径，因为灵魂虽說死亡，但仍不能冥然不动：灵魂离开生命之泉而死，被消逝的世俗所收拾，也就亦步亦趋跟着世俗。

天主啊，你的"道"是永生的泉源，不会消逝，因此不容許我們离开你的圣"道"。你的"道"对我們說："不要取法这个世俗，使大地在生命的泉源中生长有生命的灵魂"，一个純洁的灵魂，能在你的道中，凭借福音的作者們，仿效那些仿效你的基督的人。这便是"各从其类"③ 一語的意义。因为朋友之間才能彼此相效，所以使徒保罗說："你們要像我，因为我也像你們"。④

这样，在有生命的灵魂上，有馴良的仁兽，因为你命令过："进行工作时应当謙和，你就为人所喜爱"；⑤ 有良好的家畜："不吃无損，吃也无伤"；⑥ 有良好的、不会毒害人的蛇，它們能机警地防范

---

① 见《詩篇》68首37节。
② 见《新約·罗馬书》12章2节。
③ 见《創世紀》1章21节。
④ 见《加拉太书》4章12节。
⑤ 见《德訓篇》3章19节。
⑥ 见《哥林多前书》8章8节。

着，它們享用自然，仅仅为了使人从受造之物进而辨别永恒、认識永恒。这些动物出离了死亡的道路，成为良好的动物，为理智服务。

二十二

主，我們的天主，我們的創造者，我們的情感一朝摆脫了促使我們趋向败亡的耽玩世俗之心，我們的灵魂才度着良好生活而开始眞正的生命，这样实践了你通过使徒而誥誡我們的話："不要随从世俗"，因此也实践了你接着說的："要变化气质，重建新心。"①你不教我們"变化""各从其类"，不教我們仿效前人或仿效生活比較良好的人。因为你不說："造人，各从其类"，却說："我們要照我們的肖像造人"，② 使我們能从此体味出你的圣意。

为此，传授你的言語的人，通过福音而生育儿女，不願始終如乳母的乳育婴孩，所以說："你們要变化气质，重建新心，为了体驗天主尽善尽美的圣意。"③ 为此，你不說："造人"，而說："我們要造"；不說："各从其类"，却說："依照我們的肖像。"④ 一人的心刷新后，能辨别、能认識你的眞理，不需要别人的指引，便不需要"各从其类"了；他得到你的指示，自己能体驗你的尽善尽美的圣意；他受你的教导，已能領略三位而一体、一体而三位的天主。为此，你先用复数說："我們要造人"；后用单数說："天主造了人"；你先用复数說："照我們的肖像"，接着用单数說："照天主的肖像。"⑤ 于此可

① 见《罗馬书》12章2节。
② 见《創世紀》1章26节。
③ 见上注①
④ 见上注②
⑤ 见《創世紀》1章26—27节。

见，一人的刷新是为了认識天主，依照造物主的肖像，这样精神化以后，他"裁判一切应受裁判的事物，而他自身则不受裁判"。[①]

二十三

"裁判一切"，就是"管理海中的魚，空中的飞鳥、牲畜和大地，以及地上所有的蠕行昆虫"。[②] 此項权力的行使是通过理智，理智使他"領会圣神的妙理"。[③] 但"人在尊荣之中而不悟，則是自淪于无知的畜类，变成和畜类一样"。[④]

我們的天主，在你的教会中，按照你所賜的恩宠——因为"我們是你締造的，是屬于你的良好的工程"[⑤]——不仅有凭借圣神而統治的人，也有凭借圣神而被統治的人，因为你在你圣神的恩宠之中"造了男人和女人"，[⑥] 而在恩宠中，以性别論，"沒有男女之分，也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⑦] 因此凡"屬于精神的人"，不論是統治者或被統治者，都能凭借圣神而裁判。但他們不能裁判照耀穹蒼的精神思想，因为他們不能裁判如此崇高的权力；——也不能裁判你的圣經，虽則圣經中有艰深难解的文字；对此我們的理智只能服从，即使我們不能了解，但知道所說的一定眞实不虛，我們只有坚信不疑，因此一人即使屬于圣神，已重建新心，依照造物主的肖像認識了天主，但仍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不是裁判者；

① 见《哥林多前书》2章15节。
② 见《創世紀》1章26节。
③ 见《哥林多前书》2章14节。
④ 见《詩篇》48首21节。
⑤ 见《以弗所书》2章10节。
⑥ 见《創世紀》1章27节。
⑦ 见《哥罗西书》3章10节。

——也无权判别哪些人属于圣神，哪些人属于肉体，只有你洞悉二者的区别：如果他們行动中絲毫无所显示，則我們不能从"果实"来认識他們，但他們完全暴露在你，我們的天主的眼中，你早已认識他們，你在創造穹蒼之前，在冥冥亭毒之中，已經加以分別召喚。一人即使属于圣神，也不能裁判尘世的众生，因为"外界之人用不到他裁判"，[1] 因为他不知众生之中哪些人将享受你的甘飴的恩澤，哪些人将永久沉淪于不信的苦海。

因此，依照你的肖像而造的人，对于"天上的光体"，对于奥妙的天，对于創造穹蒼前的晝夜，对于汇合在一处的水，都沒有权力。但他有权"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飞鳥，牲畜和大地，以及地上所有的蠕行昆虫"。

他能裁判的——亦即正确的可以贊同，不正确則加排斥的——是有关你的慈爱从水中拯拔出来的人們領受圣事的条例，有关供給信仰的大地享食的、捕自水中的"魚"[2] 的礼仪，有关一切服从你的圣經权威的言論，亦即一切从口中发出的惊叹、闡述、辯析、称揚、呼号你的声音，以及信徒答应的"阿們"，[3] 如天空的飞鳥；这些言論，从物质的声音方向，起源于尘世的深淵与盲目的肉体，肉体不能看见思想，必須用声音来敲击耳鼓，因此飞鳥即使在陆地上繁殖，但亦源出于水。

属于精神的人所能裁判的——亦即正确的加以贊同、不正确則加以排斥的——是有关信徒的行动、习尚和他們救济貧困的功

① 见《哥林多前书》5章12节。

② 按希腊文："耶穌、基督、天主、子、救主"，五名詞的起首字，合为"魚"字，故古代基督教以魚象征基督，此处指"領圣体"或"圣餐礼"。

③ "阿們"为基督教祷告經文的結束語，义为心願如是。

夫，这犹如大地所結的果实。他还能裁判“有生命的灵魂”，这些灵魂的情欲以及通过感觉所得到的一切已被純洁、斋戒、誠意所馴伏。总之，凡他有权纠正的，便有权裁判。

二十四

主，你祝福了人类，教人类“生育繁殖，布满大地”。[①] 这究竟指什么？有什么奥妙在内？是否在这件事上，你并无其他用意，要我們有所領会？为何你称“光”为“昼”时，未尝祝福光，也未尝祝福穹蒼、日月星辰和大地海洋？天主啊，如果你不祝福水族大魚，教它們“孳生繁殖，充满海洋”，[②] 我真想說你是依照你的肖像造了人，所以单把祝福之恩賜給人类；如果你也祝福树木花草牲畜，我便要說这祝福是专为那些能孕育蕃息的东西。但你沒有对花草树木牲畜蛇虫說：“孳生繁殖吧”，虽則它們也和游魚飞鳥人类一样，孳生繁殖，綿延它們的种类。

我有什么可說呢？我的光明，我的真理！这句話不是毫无意义嗎？不是廢話嗎？当然不是，慈爱的父亲啊，你的“圣道”的僕人决不敢如此說的。即使我不懂这一語的意义，我希望有比我更好、比我更聪明的人，按照你賦畀每一人的理解力，能更好地領略其中意义。

主啊，請你至少接受我在你面前的懺悔，我相信你如此說不是徒然的，我还要說出我讀这段文字后所有的感想。此外，我也看不到有什么能阻止我領略圣經文字的象征意义。因为[illegible]想构成一个

① 见《創世紀》1章28节。

② 同上，22节。

概念，而具体事体能用无数方式表达出来，反之，具体事物的一个概念，思想能用各种方式加以領会。譬如“爱天之爱人”这样一个簡单的概念，可以用多少象征、多少語言具体表现出来，而每一种語言又有多少說法！

水中的生物便是这样孳生繁殖的。讀者可以注意到这一个例子：圣經上“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一語，除了錯謬欺人的见解外，根据正确的观点，不是能有多种解释嗎？

人类的嗣胤便是如此“孳生繁殖”的。

观察事物的本性，如果不考虑象征意义，仅仅着眼于具体，則一切从“种子”产生的，都符合“滋生繁殖”一語。但如着眼于象征意义——我以为圣經所以把祝福仅限于水中生物与人类，眞諦即是如此——則无論在精神与物质受造物中，——犹如在天地之中，——无論在良好的与敗坏的灵魂中，——犹如在光明与黑暗之中，——或在传授圣經的神圣作者中，——犹如在諸水之間的穹蒼，——或在痛苦的人类社会中——犹如在海洋之中，——或在虔誠信徒的持身方面——犹如在陆地之上，——或在现世的慈善工作方面，——犹如在花草果树之間，——或在专为造福他人的精神恩宠方面，——犹如在天际的“光体”內，——或在有軌有則的情感方面，——犹如在“有生命的灵魂”——我們都能找到芸芸众生。

在这一切之中，众生都在生长蕃息；但所謂“孳生繁殖”是在乎具体表现和思想概念方面，即同一事物能用各种方式表现，而同一表现形式能用各种方式去理解。

具体表现，犹如水族的孳生，为我們沉溺于罪恶的肉体是必須的；而思想概念則犹如人类的嗣胤，是由我們理智所誕生。

主啊，我們认为你所以仅命水中生物与人类說："孳生繁殖"，原因在此。因为在这"祝福"中，你使我們能用多种方式表达同一概念，又能用多种方式理解同一的、隐晦的概念。这一切"充满海洋"，海水的波动是由于圣經的不同解释；大地也布滿人的后嗣，大地的干燥是由于渴求眞理，但大地是属于理智范围。

二十五

主，我的天主，我还要談談你的圣經下一节給我的启发，我将毫无顾虑地談出，因为我只談眞理，而且是你启发我，要我讀了这些文字而加以宣說。除你外，我相信沒有一人能启发我談論眞理，因为"你是眞理"，① 而"人都是虛伪的"，②"誰說謊，是出于自己"，③ 为此，我要談眞理，只能依据你。

你把"地上所有結子的菜蔬，一切有果实而能传种的树木，給我們作为食粮"。④ 你不仅給我們，也給"天空的飞鳥，地上的走兽和蛇虫"，⑤ 但不給与鱗介和鯨鯢。

我們已經指出地上的果实是象征着各种慈善工作，是肥沃的大地供应我們之所需。譬如"你所爱怜的阿尼色弗一家"⑥ 便是这样的土地，这一家"屢次使保罗暢快，并不以保罗的鎖鏈为耻辱"⑦。同样那些"来自馬其頓、接济保罗的困乏的弟兄們"⑧ 也如

① 见《約翰福音》14 章 6 节。
② 见《罗馬书》3 章 4 节。
③ 见《約翰福音》8 章 44 节。
④ 见《創世紀》1 章 29 节。
⑤ 同上，30 节。
⑥ 见《提摩太后书》1 章 16 节。
⑦ 同上。
⑧ 见《哥林多后书》11 章 9 节。

此做了，結出了这样的果实。但保罗也痛心有些树木不結应結的果子，他說：“我初次申訴时，沒有人来帮助我，竟然都离弃我；但願这罪不归于他們”。① 凡以合乎理性的道理教导别人，使人能領略神圣的奧蘊，理应享受这些果实。他們作为人，应享受这些果实；作为“有生命的灵魂”，以克己精进成为他人的模范，应享受这些果实；作为“天空的飞鳥”，由于他們的“言語传到天涯地角”，② 使大地因他們而充滿着祝福，也应享受这些果实。

二十六

凡取食这些果实时感到快乐的人，才能享受这些果实。反之，誰“以口腹为神道的”，③ 便感觉不到其中滋味。至于供应这些果实的人，眞正的果实，不是果实本身，而是他們的好意。

因此我完全看出这位奉事天主而不奉事口腹的使徒所以快乐的原因，我也和他同乐。他从以巴弗提手中收到了腓立比人的餽遺，④ 但我看出他所以快乐的原因。他所享食的即是使他快乐的原因，他也直认不諱：“我在上主之中非常欣慰，因为我終于看见你們对我如此关怀，这种关怀之心，你們前所曾有，但未几即已厌倦”。⑤ 这些腓立比人曾經感受长期的厌煩，似乎不再結出善行的果实，使徒的喜乐是由于他們重新开花結果，而不是因为他們接济他的拮据。因此他接着說：“我并不因缺乏而說这話，我无論在什

① 见《提摩太后书》4章16节。
② 见《詩篇》18首5节。
③ 见《新約·腓立比书》3章9节。
④ 同上，4章18节。
⑤ 同上，4章10节。

么景况中都能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賤，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溫飽、或饥餓、或有余、或不足，随时随地我都能应付。我依靠加給我力量的主，能应付一切”。[①]

伟大的保罗！什么是你快乐的原因？什么使你快乐？什么是你的飲食？你是“依照創世者的肖像而认識天主的新人”，[②] 你是具“有生命的灵魂”，你如有翼能飞的妙舌，用以宣揚天主的妙諦。如此的灵魂才相称有这样的飲食。什么是你的飲食？快乐。听他接下去說的話：“你們能和我同受患难，这是好事”。[③] 这便是他的快乐，这便是他的飲食：是因为他們做了好事，而不是因为解除了他自身的患难。他对你天主說：“在困苦之中，你使我心泰然”，[④] 因为他在加給他力量的天主中，知道如何应付有余或不足。他还說：“你們也知道我初传福音、自馬其頓出发时，沒有其他教会与我合作，只有你們和我通有无；我在帖撒罗尼迦时，你們一再派人供給我的需要”。[⑤] 他的快乐是由于他們恢复这些善举，正如荒蕪之地重成膏腴而滋长花果。

他說：“供給我的需要”，这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嗎？不是为此而快乐嗎？不、不，因为他接着說：“我不求饋贈，我求果实。”[⑥]

我的天主，我从你处学会了如何分别饋贈与果实。饋贈是别人送給我所需要的东西，如銀錢、飲食、衣服、房屋或其他資助。果

---

① 见《新約·腓立比书》4章12节。
② 见《歌罗西书》3章10节。
③ 见《腓立比书》4章14节。
④ 见《詩篇》4首2节。
⑤ 见《腓立比书》4章15节。
⑥ 同上，17节。

实是指赠与者良好而純正的心意。我們的良师耶穌不仅仅說:“誰接待先知”,还附加說:“因先知的名义”;不仅仅說:“誰接待义人”,还說:“因义人的名义”,然后能得到先知和义人的賞报。也不仅仅說:“以一杯凉水給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喝”,还說:“因門徒的名义”;最后說:“我实在告訴你們,他一定失不了他的賞报。”① 接待一位先知,接待一个义人,給門徒喝一杯凉水,这是饋赠;“因先知的名义”、“因义人的名义”、“因門徒的名义”,这便是果实。以利亚受寡妇供养的便是这样的果实,寡妇知道供养着天主的人,也为此而供养以利亚;至于以利亚得自烏鴉的餅,② 则是饋贈;吃餅的不是以利亚的內心,而是以利亚的外表,以利亚的肉体,这肉体能因缺乏这种飲食而死亡。

二十七

主啊,我願在你面前傾談眞理。那些愚昧者和不信仰者需要“鱗介和鯨鯢”所象征的玄妙的灵异和伟大的奇迹,才肯学习信仰,接受信仰;他們款待你的孩子們,在某些生活需要上有所資助,他們并不知道因何如此,目的何在;其实前者并不供养后者,后者也不受前者的供养,因为前者如此做并不本着一种神圣的、正确的心意,后者既然看不见果实,也并不因前者的饋贈而快乐。凡能使心神愉快的,才能滋养心神。于此可见,“鱗介与鯨鯢”只能取食大地和苦海区分后所产生的食料。

① 见《馬太福音》10章41—42节。

② 事见《旧約·列王紀》上,17章6—16节。

二十八

天主，你看了你所造的一切，“都很美好”，[1] 我們也看见了，一切都很美好。你对每一項工程，說：“有”，就有了，你看见每一样都是好的。我計算过，你前后共七次看了你所造的，說好；第八次你看了所造的一切，不仅說好，而且說一切都很好。因为每一項分別看，仅仅是好，而合在一起，則不仅是好，而且是很好。任何美好的东西也都如此說。因为一个物体，如果是薈萃众美而成，各部分都有条不紊地合成一个整体，那末虽則各部分分別看都是好的，而整体自更远为美好。

二十九

我曾仔細找寻你是否七次抑是八次观察你所造的是否良好并表示滿意；但在你的举目之中却又找不到足以使我理解你多少次观察所造事物的时間。我不禁喊道：“主啊，旣然你是眞实、是眞理，你所启示的圣經怎能不是眞实无妄呢？为何你告訴我你的观察事物沒有时間，而圣經却說你每天看见你所造的良好，我竟然能計算出多少次呢？

旣然你是我的天主，請你为我解答这問題。你用强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的耳际，振发你的僕人的聋聵，对我叫喊說：“你这人！圣經上的話就是我的話。但圣經是在时間之中写的，而我的言語則超越时間，和我同屬于永恒。为此，你們通过我的圣神所看见

[1] 见《創世紀》1章31节。

的，我也看见，你們通过我的圣神所說的，我也說。但你們是在时間之中看见，我則不在时間之中看见；你們在时間之中說話，我不在时間之中說話。”

三 十

主、我的天主，我听见了，我舐到了你的眞理的甘露，我也懂得有些人为何不服貼你的工程，他們以为其中許多工程，如天体的結构，星辰的布置，是你迫于需要而創置的，这些工程不是出于你，而是早已造成，你不过加以收集整頓，这是你战胜仇敌之后才筑起这座世界堡垒，有了这样的工事，使战败的仇敌不能再起来反抗；其他种种，如人身的肢体，微小的动物和生长在地上的草木，也不是你創造的，而是出于另一敌对的神道，另一自然；这神道或自然，也并非由你所造，它們盘据于宇宙的下层，和你相抗，产生和形成以上种种。

这些狂妄的人如此說，因为他們不是通过你的圣神而观察你的工程，所以不能在这些工程中认識你。

三十一

誰能通过你的“圣神”而观察这些事物，你便在他身上观看。因此他看出万有的美好时，是由于你看见其美好。誰为了你而爱好任何事物，也就在事物之中爱你，一切因你的圣神而得到我們喜爱的，也就在我們之中得到你的喜爱。“因为除了人的心，誰知道人的事？同样，除了天主的‘圣神’，也沒有人知道天主之事。”使徒保罗又說：“我們所接受的，不是世間的精神，而是来自天主的

‘圣神’，他使我們知道天主开恩賜給我們的一切。”①

因此，我能肯定說：除了天主“圣神”外，沒有一人能知道天主之事。但我怎样知道天主开恩賜給我們的一切呢？我所得的答复是如此：即使是我們通过天主“圣神”而知道的，除了天主“圣神”外，也沒有人知道。对于那些因天主“圣神”而說話的人，圣經上曾明确地說：“不是你們自己說話”，② 同样，对于因天主“圣神”而认識的人，也能肯定說：“不是你們自己认識。” 对于因天主“圣神”而看见的人，也同样能肯定說：“不是你們自己看见”，因此誰因天主“圣神”看出事物的美好，也不是他自己看见，而是天主看见。

为此，一种看法是：以恶为善，这是上列那些人的看法。另一种看法是：以美好为美好，但看见受造物的美好而喜爱，却不在受造物中喜爱你，他們更願享用受造物，不願享受你。第三种看法是：看见某一事物的美好时，是天主在他身上看见事物的美好，因此天主在受造物身上受到人的敬爱。这爱仅能靠天主所賜予的“圣神”而获致，因为“天主的爱是凭借他所賜与的‘圣神’而傾注在我們心中”。③ 通过“圣神”我們看见了各种存在事物的美好，因为这美好并不来自有限度的存在，而来自絕对存在。

三十二

主、我感謝你。我們看见了天和地，即物质受造物的上下两部，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受造物；我們看见了划分黑暗的光，点綴着

① 见《哥林多前书》2章11—12节。

② 见《馬太福音》10章20节。

③ 见《罗馬书》5章5节。

物质世界或整个受造物的各个部分。我們看见了諸水分为上下后中間的穹蒼,即宇宙的最初物体,或现在名为天的空間,飞鳥翱翔于其間,中有汽化的水,晴夜凝而为露,重浊的水流而为雨。我們又见万流委輸、海色的壮丽,大陆上壙壤的原野和长滿花卉树木景物宜人的腴壤。我們又昂首而见"光体",太阳充々照耀着白昼,黑夜則有月色星光的撫慰,同时又成为时間的标識。我們又见卑湿之处滋生了鱗介鯨鯢和飞翔的禽鳥,因鳥翼所凭的浓厚空气是由水蒸发而成的。我們看见地面点綴了动物和依照你的肖像而造的人类,人凭借了和你相似之处,就是說凭借了理性和理智,統治百兽;犹如人的灵魂上一面是通过思考而发号施令,一面是服从号令,犹如行动受理智的指揮而获得正确方向,同样女子以肉体言,来自男子,虽則在理智和灵性方面具有同样的天賦,但由于性别的不同,女性应隶属于男性。

我們看见了这种种,每一样都已美好,而綜合一切尤为美好。

三十三

希望你的工程歌頌你,使我們爱你,也希望我的爱你,使你所造的万类也歌頌你。万物在时間之中,有始終,有升沉,有盛衰,有美丑。因此它們有晨有夕,或幽而隐,或明而显。它們是由你創造,不是从你身上分出,也不是你身外先期存在之物分化而出的;它們是来自同样受造的,也就是說来自同时受你創造的原质,你不分时間的先后,把无形的原质形成万有。

天地的质和天地的形,二而非一,你从虛无中創造了原质,又从不具形相的原质創造世界的一切品类,但这两項工作是同时的,

原质的受造和形相的显现并无时間的間隔。

三十四

我們也探究了你为何願意万有按照这样一个程序創造或按照这样一个程序叙述所象征的意义，我們已见每一样都美好，而整个万有尤为美好，我們也在你的"道"中，在你的"独子"中看见了天和地，即在一切时間之前，在你的无晨无夕的預定計划中的教会的元首和身体。你开始在时間之中执行你的預定計划时，为了显示你神秘的計划并整治我們的紛乱，——因为我們的罪恶压在我們头上，我們离开了你，沉淪于黑暗的深淵，而你的"圣神"則运行于深淵之上，准备在适当时間拯救我們——你使恶人成为义人，把他們和罪人分隔；你在仅仅听命于你的上层人員和隶属前者的下层人員之間树立了圣經的权力；你又把教外人集合为一体，使他們具有同一的精神，为了显示信徒的热心；你又使信徒們向你貢献他們的慈善工作，把现世的財帛布施穷人，而获得天国。

你又在穹蒼中燃点起許多"光体"，即是拥有生命之"道"的，蒙被"圣神"恩宠的，用他們卓越的权威照耀四方的圣賢；为了使教外民族受信仰的灌溉，你用有形的物质造成了"圣事"和可以目睹的灵迹，以及符合你圣經之天的言論，这一切也使信徒蒙受祝福；你又用坚强的节制和合理的情感培育信徒們"有生命的灵魂"；你依照你的肖像模样，刷新了仅仅听命于你而无需取法人間任何权威的灵魂，使理性的行动服从理智的約束，和女人服从男人一般，你又教这些信徒們供应你的工作人員——为信徒现世的进修所必需的工作人員——的生活需要，这也有益于他們的身后。

这一切我們都见到了，都是很好的，因为你在我們身上也见到了，你把“圣神”賜与我們，使我們因圣神而见这一切，而且在这一切之中看见你。

三十五

主、天主，請你賜給我們和平——既然你把一切賜与我們——憩息的和平，安息日的和平，沒有黃昏的和平。因为这些美好事物的美妙秩序到达終点后，就会消逝，在它們身上有早晨，也有黃昏。

三十六

第七天是沒有黃昏，沒有夕阳，因为你圣化了这一天，使它永远駐在着。你完成你的“很好”的工程后，——虽則你是在安閑之中創造一切——第七天上你休息了，你的圣經借此預先告知我們，本着你的恩賜，完成了我們“很好”的工作后，在永生的第七天上，我們将安息在你怀中。

三十七

一如现在你在我們身上工作，同样到了那一天，你将在我們心中安息。一如我們的工作是你通过我們而工作，同样，我們的安息将是你在我們身上安息。主，你是永久工作，永久休息；你不随时間而见，不随时間而动，不随时間而安息，但你使我們见于时間之中，你創造了时間，你也制定了时間后的安息。

三十八

我們看见你所造的一切，因为它們存在，为你，則由于你看见这一切，因此这一切存在。我們用官感看见它們存在，用心灵看见它們的美好；为你，則如果看出应該創造的东西，便看见它已經存在。

我們先前离弃了你，陷于罪戾，以后依恃你的"圣神"所启发的向善之心，才想自拔。你，唯一的、至善的天主，你有不息的仁恩，我們凭仗你的宠錫，做了一些善行，但不是永久的。我們希望功成行满后，能安息在你无极的圣善之中。你至美无以复加，你永安不能有极，因为你的本体即是你的安息。

哪一人能使另一人理解这一点？哪一位天使能使别一位天使理解？哪一位天使能使世人理解？只能向你要求，向你追寻，向你叩門：惟有如此，才能获致，才能找到，才能为我洞开戶牖。

书中人地名汉拉对照表

三 划

凡莱公都斯	Verecundus 奥古斯丁之友
大卫	David （旧約人名）

四 划

內布利提烏斯	Nebridius 奥古斯丁之友
巴比伦	Babylon （地名）
巴特利西烏斯	Patricius 奥古斯丁之父
尤利安	Julianus 罗馬皇帝
文提齐亚努斯	Vindicianus 奥古斯丁之友

五 划

以巴弗提	Epafroditus （新約人名）
以色列	Israel
以利亚	Helias （旧約人名）
以扫	Esau （旧約人名）
以撒	Isaac （旧約人名）
以賽亚	Isaias （旧約人名）
加西齐亚根	Cassiciacum （地名）
加拉太人	Galatae （新約人名）
卡提里那	Catilina 古罗馬阴謀家
瓦楞提尼亚努斯	Valentinianus 罗马皇帝

六 划

伊壁鳩魯	Epicurus 古希腊哲学家
优庇特	Jupiter 罗馬大神
优斯提那	Justina 罗馬帝瓦棱提瓦亚提斯之母
多比雅	Tobias （旧約人名）
安布罗西烏斯	Ambrosius 米兰大主教
安东尼	Antonius 古基督教隐修士
安那克西美尼斯	Anaximenes 古希腊哲学家
朱諾	Juno 罗馬女神
米兰	Mediolanum （地名）
西姆普利齐亚努斯	Simplicianus 奥古斯丁之友
西普利亚努斯	Cyprianus 古基督教教父
西塞罗	Cicero 古罗馬文学家
西瑪庫斯	Symmachus 罗馬市长
达那埃	Danae 希腊神話人物
亚当	Adam （旧約人名）
亚伯拉罕	Abraham （旧約人名）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古希腊哲学家

汉名	拉丁名
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地名）
扫罗	Saulus （新約人名）

七 划

汉名	拉丁名
何西何	Oseas （旧約人名）
克利攸塞	Creusa 希腊神話人物
狄多	Dido 传說中的迦太基女王
希波革拉第	Hippocrates 古希腊名医
希埃利烏斯	Hierius 奥古斯丁同时的名演說家
那末奇烏斯	Navigius 奥古斯丁之友

八 划

汉名	拉丁名
味吉尔	Virgilius 古罗馬詩人
帖撒罗尼迦	Thessalonica （新約地名）
所多瑪	Sodomitae （旧約人名）
所罗門	Salomon （旧約人名）
罗馬	Roma （地名）
罗瑪尼亚努斯	Romanianus 奥古斯丁之友
阿尼色弗	Onesiphorus （新約人名）
阿利比烏斯	Alypius 奥古斯丁之友
阿利阿派	Ariani 古基督教的一派
阿波利那利斯派	Apollinaristae 古基督教的一派
阿努俾斯	Anubis 埃及神名
阿得奥达多斯	Adeodatus 奥古斯丁之子
阿塔那西烏斯	Athanasius 古基督教教父
迦太基	Carthago （地名）

九 划

汉名	拉丁名
保罗	Paulus （新約人名）
約书亚	Josue （旧約人名）
約旦	Jordanus 地名，河名
約瑟	Joseph （旧約人名）
約翰	Joannes （新約人名）
叙利亚人	Syrus

十 划

汉名	拉丁名
埃尔比第烏斯	Elpidius 奥古斯丁之友
埃伏第烏斯	Evodius 奥古斯丁之友
埃涅阿斯	Aeneas 味吉尔《埃涅依斯》史詩中人物
夏娃	Eva （旧約人名）
特里尔	Treveres （地名）
特洛伊人	Teucri
馬其頓	Macedonia （地名）
馬都拉	Madaura （地名）

十一划

汉名	拉丁名
密納发	Minerva 罗馬女神
密提阿	Medea 希腊神話人物
梯伯河口	Ostia Tiberia （地名）
盖尔瓦西烏斯	Gervasius 古基督教殉教者